

國家文物局

清代傳記叢書



明文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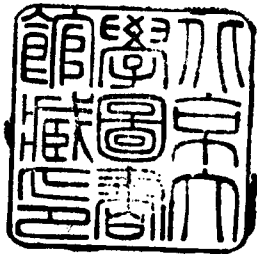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⑦
周駿富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二)

卷一四七至
卷一五五

(清)李桓輯



明文書局印行

國朝晉獻類徵初編卷百四十七目錄

郎署九

孔繼涵

來起峻

李堅

舒君

宋大鐔

洪榜

楊芳燦

馮敏昌

李鼎元

陳詩

蔣師煥

薩龍光

沈在廷

繆炳泰

吳嵩梁

王育琮

瑋琛

補錄

温汝能

因朝者獻類徵初編卷百四十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郎署九

孔繼涵

君諱繼涵字體生一字誦孟號荏谷曲阜人至聖六十九世孫祖
衍聖恭愍公毓圻父一品廕生傳鉦君以乾隆庚辰舉於鄉辛卯
成進士官戶部河南司主事兼理軍需局事充日下舊聞纂修官
誥授朝議大夫君篤於內行天性過人歲丙戌當與計吏偕有
術者言君此行必獲雋顧母氏恐有意外虞耳君夙不信術士聞
此則色變不欲行諸父兄弟趣之行行二百里心怦怦策車亟返

其在戶部駁駭嚮用矣一旦以母氏心疾遽移告歸養三年而母氏歿又三年而君歿年四十五君雅志稽古於天文地志經學字義算數之書無不博綜官京師七年退食之暇則與友朋講析疑義考證異同凡所鈔校者數千百帙集漢唐以來金石刻千餘種與經義史志相比附又以編纂官書徧觀京城內外寺院古跡碑記歷西山沿昌平岡弗槩錄君爲人體弱有醞藉生平無疾言遽色而精心強力期於致用與人交緩急補助無矜色遇藏書家罕傳之本必校勘付鈔以廣其傳所刻有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算經十書杜預春秋長麻春秋土地名趙汧春秋金鎖匙宋庠國詔補音趙岐孟子注休甯戴震文集未刻者君所自撰考工車度記補

林氏考工記解句股粟米法釋數同度記各一卷紅欄書屋集二
卷詞四卷君生於乾隆四年正月二日卒於四十八年十二月十
八日娶孫氏子男五廣棧舉人廣根附學生廣休廣閑廣權孫男
五銘曰

雲乎奚以壽君也奚以因其數之倚其經之神其度量鈞其篆隸
分氣塞岱東蔚乎大文以昌其身以利其後人

右墓誌銘翁方綱撰

孔體生農部若有春秋世族譜春秋地名人名同名錄春秋閏例
日食例左國蒙求周官聯事國語解訂論

右松軒隨筆張維屏撰

										11
--	--	--	--	--	--	--	--	--	--	----

來起峻

明蕭山何御史舜賓以請復湘湖水利爲人所陷害子兢冒死復
父讐卒能復湘湖之舊以成父志兢以此名聞天下稱何孝子事
具明史我友來君江臯居鄉以孝行稱獨畱意縣中利病不爲勢
力所撓規復水利竟以勞瘁得疾而卒事幸得直故名不出於里
中然其志行與何孝子先後有相似者君子成龔請余爲埏道之
文余敘君之生平願爲當世之有志於民生利病者告不僅爲一
鄉一邑言之也君諱起峻字魯登江臯其號也世居蕭山之長河
代有聞人爲紹興著姓曾祖藻府學生祖長森考繼儒縣學生君
生有異稟早歲能文章博覽載籍務得其要指乾隆二十四年舉

於鄉二十七年成進士授戶部湖廣司主事先是君爲諸生家居授徒藉館穀以營甘旨盤匪之奉晨昏之溫清非躬親則中懷震惕恐無以當父母心故未嘗輕出百里外公車六報罷卽日歸四千里往返父母按行程以計其歸日弗或爽也官郎署甫三月念父母不置慨然曰人之生依父母以生吾今者適不知有生之樂也卽日引疾歸授徒如故時侍親側談說故事間爲孩笑相娛樂或奉父遊行阡陌雖田父販婦遠望皆起立相贊慕久而阡陌間至曹偶無言語居喪哀毀盡禮君至性爲士大夫所難鄉居不事表儀鄉之人亦不言晉化也然君家居勇於爲義視縣中利病悉爲言之舉行必盡善而吏胥之作奸者及豪民之牟利者率不便

君所爲相與騰謗語或起而爲難君持之不變卒以集事顧於湘湖水利爲尤力湘湖者潛築自北宋蕭山鄉田所賴以灌漑也屢廢而復然惟何孝子之復湖爲最艱其事亦最著歲久法弛沿山之陰涸爲原奸民規爲利藪互東西築之隄度以步者三千相望謀占射勢未已君省知之迺告縣中薦紳曰數百年衣食利賴之原柰何坐視其廢棄乎湖爲畝三萬七千漑九鄉田十四萬有奇今盜湖三百是千四百畝不得漑也是九鄉十四萬畝胥不得漑也豪民專其利愿民噤不敢言及今不治後習爲常將使九鄉之田盡爲焦壤邑中利害孰大於此非士大夫任其責疇任其責者皆曰諾則相率而白於知縣知縣聞君有孝行雅敬君及見君辨

論漸漸不置心賺之廉得侵田者主名不時捕侵田者恃有繫援
招羣不逞之徒要王進士宗炎於途狙擊之宗炎君之同志也君
從後至爭前裂君衣以救得免侵田者大鬪勢益張明日知縣覈
湖田歸獄築夫薄其罪餘不問君直前曰某今者豈有恩怨於其
間哉侵田擅利者不過數人而九鄉之被其害者不啻數萬人明
府縱欲寬此數人獨不爲數萬人之生命計乎則曷不罪此數人
之侵田者以謝數萬人而以某一人謝此數人某無憾知縣面發
赤合前後左證侵田者不能舉辭卒抵罪剗其隄湖復舊紹興環
山而濱海厥土塗泥非湖陂爲之渟瀦非涵術爲之宣洩則歲事
不登故湖陂者東南民食之天也余家餘姚去蕭山二百里而遙

餘姚西鄉有湖奸民射爲川害及一鄉余選情又居鄉日少目擊其害不克救聞君釐正湘湖事未嘗不自愧然湘湖在明中葉嘗盡廢矣何孝子父子相繼萬折不回再煩廷議始得復百年之利因以成其孝君素以順德孚於人故士大夫皆樂於從君而官於其土者亦有所敬憚委蛇從君議然非君豫見萌芽迨盡廢之後出全力與爭亦難驟挽是則君之先事弭患有德於其鄉者甚大推君所欲爲上考古人兩山有川之勢高高下下則西北之水利可興惜乎君所爲者僅試於一鄉也君又議繕西江塘由蕭山以及山陰會稽爲江海保障量廣袤倨句之數計役授功庀材未歲會夏霖雨大至君冒雨循塘行號近毗具苦蓋畚鍤以保塘而塘

內積水已盛漲田疇彌望成巨浸則亟走三江開洩水以救田疇
 兩甚舟幾覆跣足行十餘里開啟水降田疇得無恙君以此得病
 病遂不起是則君於鄉里庶幾所謂以死勤事者君歿後數月同
 縣鄭進士應簡何舉人其葵奉君成議繕西江塘告成縣人益思
 君不釋嗚呼是亦君不失言於人之效也君生於雍正六年十月
 某甲子卒於乾隆四十九年九月某甲子年五十有七配某安人
 繼配朱安人俱先卒男子子一卽成巽縣學生女子子一適同縣
 學生王鎮南成巽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原銘曰

辭祿養親哀慕終其身和順之氣卽之溫溫及其決大疑臨大事
 而莫能奪者則由於勇以成仁志未及展而試行一鄉者澤已被

於生民古之鄉先生歿而祀社者君殆其人歟

右墓誌銘邵晉涵撰

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一

李堅

公李氏諱堅字敬堂號琴浦其上祖諱伯皋當明永樂中自山東遷順天東安之新店世居新店人 本朝者諱蔚然以孫貴馳贈中大夫戶部江西司郎中加三級再遷籍大興蔚然四傳至諱輝者更隸河南開封之祥符今爲祥符人公高祖思恭 諱贈中大夫戶部江西司郎中加三級曾祖澆根 諱授中大夫由戶部江西司郎中出知江西瑞州府明敏多惠政拔高安朱文端公軾於寒微教之卒爲名臣瑞州有子十一人其長松乾候選州同是爲公祖考 諱贈朝議大夫刑部江西司主事加三級配高恭人撫孤有奇節生五子其次曰輝任山東單縣主簿歷河南獲嘉丞

署獲嘉陽武襄城澠池四縣知縣所在人思之最後終於獲嘉丞
署是爲公父公既位於朝並贈如公官詳公先大夫行略獲
嘉娶海甯衛守備曹公鵬飛女累封太恭人子二人公於次屬
長生有奇質術者推其算云壬戌丙午庚申生與宋文信國符貌
又嚴毅不苟嬉笑父由是大異之方五六歲時公父官獲嘉署有
岡僻潔綠土多空穴蟲蟻蠕蠕橫道上公隨父步且四望誤置足
蟻聞父不怡目屬之公懼因長跪固謝其幼已善承教如此乾隆
庚午父歿公九歲弟坊亦五歲與母歸祥符自痛孤弱勤日夜刻
苦既而行益修謹有聞其所爲學資力殊絕日記數千百言遂於
經史百氏記注疏義博通無所不窺然求爲內蘊不一覬知於世

如是者又五六年人重之如宿儒庚辰應河南提督學政試入爲
府學生受知學使故翰林院編修武進湯公其後應督學試輒異
等更爲增廣生丙戌丁亥連館舞陽典史范君署教其子舞陽縣
其者雅重公會縣以歲試校士屬公閱卷公初移縣署夜分方假
寐如物頓撼之遽卽坐中起立恍惚出覩見女子逡巡簷下再拜
且泣曰氏不幸爲某所污以死願因公雪之公驚寤當是時縣故
有獄富人某偪鄰劉氏女女嘗不從遂縊而某狡悍厚假胥隸多
爲地因詭曰舊有染獄頗不決公稔知之未發也比夢益感其烈
卽懇知縣事者覆按益力按之具如指立寘兇於法一縣爭譁以
爲神庚寅 詔開恩科公得中鄉舉越歲辛卯報罷再應壬辰會

試獲中式引 見以主事用時例進士分部學習者唯戶刑二部
得蒙 特簡不由吏部掣籤公翼日再引 見復邀 上知擢用
刑部分授某司額外主事其年十月遂移疾歸省奉母居里第間
微示意欲引例終養母力不從閱兩歲乃入京師任山西司額外
主事復迎養京邸後改江西司再兼提牢廳滿歲授山東司主事
升補廣西司員外郎時 上駐蹕熱河需 回鑾引 見然公自
是已憊矣公初不樂爲法吏既任事亦無所避其斷獄務持大體
遇不可必爭之而性尤厚於慈凡值有疑讞多爲所曲宥者自在
總辦秋審處近七年閱四方奏牘中之構連叢結冀有罅豁可求
生累終夜不寐有間輒上之雖數遭訶駁卒不屈公居部試事三

年期滿議兵出故刑部侍郎嘉興錢公意獨遲未決謂曰吾故不
識某柰何人或導公至會所錢公遽起曰是某曹邪是向好斷斷
爭攷辨卻者吾久識之今因題奏乃始知名某誠宜畱卽手押牘
以上他日江西民爲縣豪毆死獄輾轉不可詰民婦屢上訴始獲
飭員檢骨得情而縣具獄猶執律文載誣告蒸檢者律婦罪遠徒
宜準人贖公遽削牘爲白其誣又獨抗言曰民冤慘至此旣獲實
而婦猶不免以罪抵自後人親死其孰奮身爲理者議再上遂決
婦竟釋無他逆犯王錫侯伏誅其族屬牽連被逮抵京師更未減
赦歸人惴惴無敢鬧歸必欲邀文爲符迫歲盡印空不可得眾議
且置獄公獨不可謂此繫囚已顛撼數千里設再入禁數日瘐死

同治丁丑年春
卷一百一十一
矣乃視解官某可屬因降階紉禮宛轉屬之遂仍與俱歸凡公所
爲爲人曲折請命不避委瑣者此其一也始公與同官謁故刑部
尙書滿洲德公諸進見者屈半膝依外有司禮德公素抗直不樂
曹吏趨媚媵一見輒驚顧自推坐拊掌呼曰諸曹大誤諸曹何爲
至此時居後者惟公長揖而已德公尤異重之公喜接後進譙談
必盡其情或數請謁亦多不納以故士無賢不肖識公卽知自引
重至有爲公擢棄絕不與通者亦嘆曰君子退無後言與人交不
爲面訐有失則引他事規之不聽必自引過云此吾誠或不入同
官有他誤情迫急欲屬累公而公且望吏議獨引身任之又隱護
終不以明平居危坐竟日與客言笑亦未嘗見有惰容旣疾聲暗

如嘶氣衝逆公度將不起念母老且過戚乃用託醫者言居宜靜攝自寢室移居庭之北偏日強入內慰安病甚猶遣人數走報且云勿驚太恭人母或過省起迎戶外斂氣支吾與母對移時面色充盈一如常比歸臥喘汗若吼唯餘息存矣然母徒望其貌幸無他以故垂歿母獨不知增劇方公之在假少有起也夜治燭披牘周覽覽已悉摘其深文引律御之會所司有成獄公一見卽命車或阻之曰公憊甚公曰分也吾不可以病辭由是活二人釋無辜者又數人初公從父兄增歿單縣厝黃龍寺寺垣圯於水棺陷淤土中朽敗不可識三十九年公訪其葬有老役指之發視果驗拾遺骸自負以歸時盛暑公在道顛蹶傷甚間歲復人官又積瘁遂

迨於歿其歿也自河南官京師與凡在京之士及四方與知公者皆悼喪出涕書史僕隸走役哭之如哭私親獄罪徒某聞公卒憤踊大哭曰仁人歿矣率諸被繫者在獄爲公制喪遣人走弔詞尤哀公生乾隆七年五月初二日卒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年四十有二葬祥符谷家莊先塋之次以張恭人祔實四十九年閏三月十八日也配張恭人國子監生諱文炳女 誥封恭人先公卒側室沈氏生子一大軫今四歲送公喪意皇皇如慕見者嘆息且喜公宜有後女四公生平力古文詞未嘗一言人亦無知者余居京師強求之終不出後余歸二年始以書抵余曰堅少時私學爲古人之文未敢一出求正於人何日得偕足下正之余大

喜詫於眾曰公不棄予今歲閏三月赴弔哭公之喪從其家求遺
槩得詩文若干篇文皆少作詩多近所爲亦非定本然讀之簡直
雅奧皆由致誠而發足稱其學唯所著錢譜旁搜曲證有補史志
之闕者竟逸不見錄嗚呼公之所蘊不幸其不盡試於事而在事
又重不自銜然私冀於公遺文內有以抗志述懷庶可想見公之
崖岸今且淪散至此嗚呼此於公固亦無負而世之重公惜公者
頗引用爲憾故予謹以所知見與聞之公故舊遊從略所傳道者
綜列一二用祈當代通人大儒以表公墓

右行狀武億撰

下用...
...
...
...
...

舒君

余分校順天鄉試被薦者有某郡舒某舒某領鄉薦距其父刑部君卒五年矣卜今年月日葬君某鄉某原奉狀乞誌銘遂誌其先世其行能其軼事其職其階其卒其年其子孫而爲之銘其先世曰明永樂間有道武者自小興州遷某郡五傳至某貢生舉賢良方正舉飲賓爲君曾祖某康熙丙辰進士湖北穀城縣知縣以孫某貴 贈朝議大夫陝西西安府知府爲君祖某監生以子貴 贈朝議大夫戶部廣東司郎中爲君父其行能日事父母能承其歡父性卞急能解之兄弟五人伯兄某仕湖北倚君如左右手嘗派築金沙隄君適歸道從事吏速之行一日而至者二君政績皆

在尋甸尋甸以開曠爲生不知耕君教之用力反土西喀里五里
松得田千畝山河歲溢爲患建議築隄引灌環城之田名曰玉帶
河尋甸不產布泉康熙間知州李月枝教之機杼會地震州民以
爲戒牢不可破君諄諭之化其惑制紡車數十給環署之民遠者
效之民始織績舊有書院廢爲傳舍復之延名師主之踰年楊中
選成進士館選前此無登甲榜者修文廟修州志以次具舉出師
征緬甸軍需絡繹夫馬之費君捐貲立辦不以責於民軍徵牛五
百頭解未及軍而斃復徵之君以歲失千牛害於耕抵以馬總督
吳勤毅公莅雲南將寄耳目於君君曰公生明是在閣下某何敢
與聞勤毅益禮重之州舊設奇兵營置兵千勤毅裁其半徵糧額

如故州故近廠米翔貴納者費不貲君請減米二千石每石折銀一兩昆明邪狡劉均誣州民某某爲從均故得符呪法嘗以醫病至州所指某某皆醜錢不遂者君力白之大猾高上才官吏莫敢誰何會其黨竊浙客李助如細緞七百匹於州之屬功山廉得其實根究之則遂發上才平日之奸置之法羅夷山居舊例歲徵禽獸若干謂之獻歲除之嘗護迤東道轄金沙樂馬二銀廠歲餘銀三千兩謂之秤費君曰前此秤自不足吾秤自足卻之籍記於官其後受者抵於法君以無事大吏幕客葉某授主人意購古彝器君曰余素不識此攜人澆徵價君曰余素不服此其後某以贓伏法與之交通者率望吏議君以無事其軼事曰兒時之外大父家

竈觚之側忽見旌騎高可尺許往來地上正色叱之頓滅屏鑿落
如相應有聲時鄰嫗有崇聞之懼匿時皆謂是子不凡其職曰貲
仕則雲南尋甸州知州卓異則刑部雲南司員外郎改用委署則
四川丹稜縣知縣改用者既升員外郎猶以軍需三年畱尋甸引
見之月用兵金川 天子命往四川委用丹稜運糧衝要非才
不任也其階曰 誥授奉直大夫加一級又軍功議敘隨帶加一
級其卒曰乾隆三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其年曰六十有五其子孫
曰某貢生其長子某某其季子某某其孫也次子某以舉人騰錄
四庫全書議敘知縣今年乾隆五十九年銘曰
鉅鹿之望鄭州是遷幼重爲出獨勞爲臣友弟於楚循吏於滇考

績陟明爲百吏先京員外用任重以繁歸道之光是室孔安永承
其澤子子孫孫

右墓誌銘蔣師煥撰

--	--	--	--	--	--	--	--	--	--	--

宋大鑄

王昶云茗香詩埽淨一切追漢魏而上之李滄溟輩當變色失步
惟五言近體迪功靈一稍堪把臂

茗香嘗裹糧爲天台之遊所爲詩飄然凌雲有謫仙之意其子咸

熙通經學嘗注夏小正

定香亭筆談

左彝中年詩專學太白有逸氣又善鼓琴嘗自天台歸邀余集吳
山之平遠樓酒半爲鼓風入松一曲冷然善也

石溪舫詩話

茗香謂孔氏之門如用詩則漢之古歌辭升堂十九首入室廊廡
之間坐陶杜此說較之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可坐於廊
廡之間自勝矣

養一齋詩話

右正雅集符葆森錄

助教詩神肖青蓮而真樸處酷似王孟晚年歸老西湖一日湖樓
晨起呼肩輿游龍井采茶輿人至已端坐而逝如蛻化狀人以爲
仙去詩有不襲前人而如古箴銘者如種花莫種桃住家莫入城
生兒莫早慧交友莫近名是也余有詩云相馬當相驥愛客須愛
賢結交先結心積物休積錢自謂與此同調

右寄心庵詩話符葆森撰

按宋公斨江仁和人乾隆甲午舉人官國子監助教著有學古

策牧牛村
舍詩全

洪榜

洪榜字汝登一字初堂歙縣人也年十五補邑庠生乾隆乙酉選拔與兄樸同應 召試梁文定公國治時爲安徽學使評其賦曰詞霏玉屑則弟勝於兄文抱風雲則伯優於仲樸授中書而榜未獲雋然以文章見知於文定乃從遊至晉旋中乾隆戊子科舉人丙申應天津 召試第一授中書舍人卒年三十有五榜少與同輩戴君東原金君輔之交粹於經學著有明象未成書終於益卦因鄭康成易贊作述贊二卷其解周易詁訓本兩漢行文如先秦又明聲均撰四聲均和表五卷示兒切語一卷江氏永切字六百十有六是書增補百三十九字又以見溪字母等字注於廣韻之

因明書賦原切韻 卷百四十一 訓音九

目每字之上以定喉吻舌齒脣五音蓋其書宗江戴二家之說而加詳焉平生著述甚多皆未卒業有周易古義錄書經釋典詩經古義錄詩經釋典儀禮十七篇書後春秋公羊傳例論語古義錄初堂讀書記初堂隨筆許氏經義諸書畱心奇遁之術以其術犯造物忌病中舉所著畀之火唯新安大好紀麗久已刊行爲人律身以正待人以誠以孝友著於鄉里生平學問之道服膺戴氏戴氏所作孟子字義疏證當時讀者不能通其義惟榜以爲功不在禹下撰東原氏行狀載與彭進士尺木書笥河師見之曰可不必載戴氏可傳者不在此榜乃上書辨論今行狀不載此書乃東原子中立刪之非其意也藩是時在吳下見其書歎曰洪君可謂術

道之儒矣今錄其文於左文曰洪榜頓首竒河先生閣下前者具狀玆先生行實俾其遺孤中立稽首閣下之門求志其墓石頃承面諭以狀中所載荅彭進士書可不必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圖更於程朱之外復有論說乎戴氏所可傳者不在此榜聞命唯唯惕於尊重不敢有辭退念閣下今爲學者宗非漫云爾者其指大略有三其一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其所立說不得復有異同疑於緣隙奮筆加以釀嘲奪彼與此其一謂經生貴有家法漢學自漢宋學自宋今旣詳度數精訓故乃不可復涉及性命之旨反述所短以揜所長其一或謂儒生可勉而爲聖賢不可學而至以彼矻矻稽古守殘謂是淵淵聞道知德曾無溢美必有過辭

蓋閣下之旨出是三者仰見閣下論學之嚴制辭之愼然恐閣下
尚未盡察戴氏所以論述之心與榜所以表章戴氏之意使榜且
得罪不可以終無辭夫戴氏與彭進士書非難程朱也正陸王之
失耳非正陸王也闢老釋之邪說耳非闢老釋也闢夫後之學者
實爲老釋而陽爲儒書援周孔之言入老釋之教以老釋之似亂
周孔之真而皆附於程朱之學閣下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
豈獨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陸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卽老
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也唯其如是使後儒小生閉口不敢道
甯疑周孔不敢疑程朱而其才智少過人者則又附援程朱以入
老釋彼老釋者幸漢唐之儒抵而排之矣今論者乃謂先儒所抵

排者特老釋之麤而其精者雖周孔之微旨不是過也誠使老釋之精者雖周孔不是過則何以生於其心發於其事繆戾如彼哉況周孔之書具在苟得其解皆不可以強逼使程朱而聞後學者之言如此知必急急然正之也然則戴氏之書非故爲異同非緣隙釀嘲非欲奪彼與此昭昭甚明矣至謂治經之士宜有家法非爲宋學卽爲漢學心性之說賈馬服鄭所不詳今爲賈馬服鄭之學者亦不得詳夫言性言心亦不自宋以後興也周末諸子及秦漢間著書立說者多及之其辭雖殊其意究無大異凡以勸學立教而已惟老聃莊周之書乃有沖虛之說眞宰之名不寄於事不由於學謂之返其性情而復其初魏晉之間此學盛興而諸佛書

國朝元子... 卷二十一
流入中土亦適於此時爲盛其書本淺妄無足道譯者雜以老莊
之旨緣飾其說大暢元風唐傳亦曾言其事矣然而未敢以入儒
書也至乎昌黎韓氏力闢佛老作爲原道等書使學者昭然知二
氏之非而其時佛氏之說入人既深則又有柳子厚之徒謂韓氏
所罪者其迹也忿其外而遺其中譬之知石而不知韞玉彼其不
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也此說一出後之學者
往往執是說以求之易論語而所謂易論語者則又專用魏王氏
之注與何氏之集解其人本深於老釋其說亦雜於二家此則宜
其有合也歷唐之末逮宋之初此論紛紛固結而不可解於是讀
易論語書者或往往先從事於二氏因卽以其有得於二氏之精

者以說易論語之書是以眉山蘇氏作六一居士集序曰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也宋熙甯以後此弊日深至於姚江王氏之學行則直以佛書釋論孟矣彼買馬服鄭當時益無是弊而今學者束髮受書言理言道言心言性所謂理道心性之云則皆六經孔孟之辭而其所以爲理道心性之說者往往雜乎老釋之旨使其說之果是則將從而發明之矣如其說之果非則治經者固不可以默而已也如使買馬服鄭生於是時則亦不可以默而已也前之二說閣下苟詳察之亦知戴氏之非私於其學而榜之非私於戴氏矣至於聞道之名不可輕以許人猶聖賢之不可學而至如閣下以此爲慮此其猶存乎後儒之見也孟子謂

國朝通志卷之四十一
聖人人倫之至首陽之義孔子稱曰古之賢人夫聖賢不可至蓋
在是矣雖然安可以自棄乎哉若夫高談深遠者謂之知道不言
而躬行者謂之未聞道及夫治經訓者謂之儒林明性道者謂之
道學此固戴氏所不道而榜所望於閣下表揚之者亦不在是也
夫戴氏論性道莫備於其論孟子之書而所以名其書者曰孟子
字義疏證焉耳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度數而已矣
要之戴氏之學其有功於六經孔孟之言甚大使後之學者無馳
心於高妙而明察於人倫庶物之間必自戴氏始也惟閣下裁察
焉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楊芳燦

嘉慶丙子夏吾友楊君才叔喪歸自蜀是冬其孤承憲手狀請銘其墓予與君交四十載君仲弟布政與予齊年比歲又先後主關中講席無以辭君諱芳燦號蓉裳才叔其字世爲無錫人曾祖宗濂祖孝元考鴻觀清德未耀竝以君仲弟揆貴 贈通奉大夫甘肅布政使妣顧氏 封太夫人君生前一夕母夢五色雀集庭樹生七月卽能識楹帖字不誤四歲讀四子書竟能背誦唐人古今體詩八百餘首稍長從舅氏顧君遊爲詩時得佳句君世父潮觀四川邛州知州故名宿君兄弟與羣從中表皆以才名里中諸老折輩行交之年十九爲金匱縣學生員名第一試江甯見賞於袁

大令枚南昌彭文勤公視學江蘇每試輒冠其曹旋遭父喪免喪
爲丁酉選拔貢生 廷試一等以知縣用發甘肅文勤聞之致書
惋悵君亦忽忽若有所失己亥赴甘肅攝西河環縣旋補伏羌乾
隆四十六年四月河州循化逆回蘇四十三爭教事起攻陷河州
初安定回馬明心倡立新教從者頗眾至是與老教構讐遂起事
布政王廷贊誘明心執之羣回以索教主爲名進攻蘭州會英勇
阿桂公嘉勇福康安公先後率師至賊始破滅當兩教構讐伏羌
回馬得建等十六家斂銀爲訟費事平後獄詞連及臬使馳驛至
縣嚴鞠之其家屬數百人滿城號哭勢洶洶君以得建斂銀在蘇
四十三起事前與從逆有間力爲申辨遂祇論得建等免其緣坐

闔城帖然以其暇修朱圉書院與姜伯約祠明年邑西南天門山石鼓忽鳴相傳鳴則主兵君既修築縣城復請減糶以備倉貯未幾回匪田五果起石峰堡召募鄉勇設立堆卡日費數百緡或曰賊氛尙遠如此糜費奈虛空何君曰虧空不過死我耳與一城生靈全家性命孰輕重耶旣而賊掠固原攻靖遠擾安定城中馬稱驥等約爲內應獲奸細始知亟捕稱驥等皆持械抗拒格殺四人然後就縛方欲請兵賊已大至焚燒郭外民居火光燭天時城上兵民雖眾而非精練舊有獵戶烏鎗每發必中選得三十餘名以資捍禦賊頗畏之君則懷印佩刀登陴固守賊槍箭雨集城上亦矢石交下如是相持凡五晝夜當是時援兵不至人心皇皇忽有

步騎絡繹從東北來離二十餘里而止是夜賊攻圍益急眾疑賊
黨積至君召獄中積匪李五脫其械謂之曰官兵已到特未知領
兵者何人汝能往探得實當賞汝罪卽以印文畀之使縋城出時
天猶未明日出時李五返則胸懸銀牌亟挽之上乃曰領兵者總
督也探懷出銀牌十批其印文云孤城困守烽火連天不意書生
當此重任實堪嘉尙馬稱驥等卽於城內正法毋以援兵卽至稍
有疏虞君傳示四城酌給銀牌鼓勵民勇歡聲如雷官兵與賊接
後前後殺賊五百餘人賊膽落不敢復偏方賊屯天門山入夜潛
來攻城寂無鐙火是夜忽列炬數千迨曉而眾已遁矣初賊首張
夫慶子張太以舉發內應憾馬映龍因言與其父通約五日後獻

城以官兵突至未果有檄逮訊君知其冤卽與偕往見英勇公曰
首發內應者映龍果欲獻城將約爲死黨何旨舉發且獻城必於
五日後俟守者力盡耳伏羌向無官兵民夫皆烏合之眾賊至卽
獻何必五日公曰彼爲得建子旨助我耶君曰得建之案吏議已
照叛逆公免其緣坐映龍言之往往感泣正欲得一當以報公耳
公曰爾能保之乎君曰非特芳燦保之同守城者皆願保也會眾
投具保狀公乃釋然立命出之軍務竣以守城功上有旨以知
州題補丁未補靈州丁巳靈州歲饑州民有搶奪者里長張皇具
報市門悉閉闔邑驚疑君曰此饑民耳可無慮卽馳往慰撫自上
官借口糧旣發倉散給又設立粥廠械搶奪爲首者以示民情翕

服戊午權平涼知府會君仲弟授甘肅布政例迴避以久於風塵
備嘗艱險不樂居外改捐員外郎在戶部廣東司行走尙書朱公
珪舉爲會典纂修官旋爲總纂修甲子布政卒於任將告歸以書
垂成不準乞假時季弟英燦已奉母南下布政已遷江甯乃先遣
子歸省丙寅京居日貧又念親綦切得心疾聞人大言疾步輒蹶
氣震怖旋遭太夫人憂質寓中書籍爲舟車費歲暮達江甯悲勞
臻至容髮自此衰矣明年冬葬顧太夫人於嶧峒灣戊辰主衢州
正誼書院杭州詁經精舍己巳陝西巡撫延主關中講席庚午諸
生捷秋榜者二十二人一時稱盛卒未蜀中大吏延修省志適季
弟題補安縣君遂赴蜀以便往來其間癸酉在成都忽遭危證久

始稍痊時予已在關中亦嬰末疾秦蜀尙邇書問時通嘗爲子撰詩文集序乙亥志局將成君欲南歸蜀中當事力挽增脩脯至于金遂勉留是冬在安縣偶感寒疾遂不起嗚呼始君與布政皆以詞藻顯旣而並著戰功俱可不朽然君少予六年布政且少予十有三歲乃兩人志墓之文咸出予手予之衰疾頽廢反塊然獨存斯可哀已所著有真率齋彙十二卷芙蓉山館詩詞彙十四卷駢體文八卷行世又集外詩四卷文四卷藏於家君生乾隆十八年二月十八日卒嘉慶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春秋六十三配徐氏封宜人子二承憲候選府經歷承惠候選縣丞爲從兄掄後承邛州大宗女三人直隸景州知州秦承祐山東臨清州判龔

瑞毅候選通判張嗣敬其壻也孫二人應韶應融以嘉慶二十二年九月甲寅葬無錫崑崙祖塋之昭穴銘曰
才陵六朝命寄百里研京鍊都捍城築壘經緯兼之中外歷只胡
爲駁駁而遠中止我銘無媿百世以俟

右墓誌銘趙懷玉撰

君諱芳燦字才叔一字蓉裳姓楊氏常州無錫人曾祖宗濂祖孝
元父鴻觀三世皆以君弟揆官甘肅四川布政司 晉贈如其官
曾祖妣馮祖妣顧倪妣顧皆晉 贈夫人顧夫人夢五色雀集庭
樹而生君君生七月而能言君大父特愛之長而詩文華瞻見稱
於老宿年十九補縣學生冠其曹鄉試罷歸應學使者試彭文勤

公大異之以己主試時失君爲悔也文勤峻學使事將受代君方居父憂招君問家世昆弟遂以兄女字君之弟揆君兄弟三人君爲長次揆 召試 賜舉人歷官至四川布政使次英燦今爲四川安縣知縣君旋以選拔貢生應 廷試得知縣分發甘肅嘗攝西河環縣旋補授伏羌回民田五爲亂起石峰堡伏羌回民馬稱驥應之未發君先期旣募鄉勇爲防守會馬映龍白中煒馬宏元以稱驥之謀告君立捕殺稱驥四人方請兵而賊至君率映龍中煒宏元偕鄉勇登陴守五日夜兵來與賊比日戰圍始解映龍稱驥甥也君能得其心與其守又嘗脫李五於獄而使之迎官兵言狀李五果得銀牌還君治縣温温若不任事者坐堂皇訊事罷卽

手一編就几讀人或以爲笑孰知其臨變敏決若是初蘇四十三之亂獄詞連伏羌人大恐君請於提刑曰馬得建等饋銀在蘇四十三未爲亂前與從逆者有間請量從末減於是家屬悉得免緣坐及石峰堡事平賊首張文慶子太憾映龍之洩謀曰映龍固與吾父通音問其助守城欲於五日後獻城也阿文成逮映龍至靜甯君與偕往言於文成曰映龍欲獻城曷爲以其謀告且伏羌無兵鄉勇皆烏合眾亦無俟五日後力始竭也文成曰彼非馬得建子耶君曰彼固以得免緣坐時時與某言涕泣思得當以報公也文成以爲然立命出之獄嗚呼此又足以見君之仁而明其定亂出圍城非由倖致也君後雖以守城功擢知靈州嘗單騎諭散奪

米饑民請借口糧設粥廠以安眾大吏亦甚知君才矣而自念家世本儒術不樂爲外吏遂入貲爲員外郎居戶部與纂會典辰入申出專力於館書歸則擁書縱讀益務記覽爲詞章君詩出入於義山昌谷而自成其體又工儷體文嘗語用光曰色不欲其耀氣不欲其縱沈博奧衍斯儷體之能事也君旋丁願夫人憂資不能治裝鬻書以歸爲衢州杭州關中書院山長者數年最後入蜀修四川通志主錦江書院山長乙亥冬省弟於安縣十二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於安縣署中距其生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享年六十三妻徐宜人子二承憲承惠承惠以後君世父潮觀爲冢孫承憲娶沈氏生子一應韶承惠娶趙氏生子一應融女三長適今

景州知州秦承濡次適今臨清州州判龔瑞穀次適候選通判張嗣敬承憲工詩詞能承其家學以狀來屬為君志幽之文乃敘次而銘之銘曰

謂君為懦兮靖豺獮謂君當顯兮潛郎署以暫居與余遊處兮登倚驢既別去兮余懷孤過大梁兮重遇余雖暫覲兮喜摻祛黯蜀山兮雲飛徂遠君之鄉兮孰與為娛招子雲兮攀相如庶一見而慰君兮歸委蛻於蓉湖

右墓誌銘陳用光撰

君名芳燦字蓉裳江南金匱人以拔萃科試高等選甘肅伏羌令擢靈州牧入京為戶部員外郎以母憂歸卒於蜀君天姿英絕年

甫冠所爲詩文已爲藝林所重與弟劾襄有二楊之目及官伏羌
卽值田五之變田五者回民之譎驚者也聚石峰堡以復新教惑
眾謀作亂未期而事洩遂由海城攻靖遠破通渭戕都統參將於
高廟山合數萬人攻伏羌伏羌當秦隴之衝城中回民雜處君外
輯軍民內杜間謀獲馬稱驥等數人誅之其良者君拊循激勸咸
願助君堅守居民以回也疑之君曉以大義民與回遂和擘畫甫
定而賊大至君隨機宜設方略應之與下同甘苦當矢石之衝者
五晝夜援兵至圍始解賊不得越伏羌而東乃退守石堡會大將
軍阿公制府福公統禁旅至秦蜀兵亦先後雲集築長圍以攻破
石堡是役也非君以死守扼其衝必蔓延四出不可驟定論者比

之睢陽玉壁焉事平論功擢靈州牧時荔裳已由中書舍人從大將軍福公征廓爾喀與君遇於靈州逾年軍事平荔裳以觀察擢甘肅藩司君例應引避不樂外任乃入貲爲戶部員外郎君故工駢體文及官京師多暇日所爲文益宏整典重京師有大著作必假君手君有請必應文不加點日常數千言輦下數才人者君爲舉首後生寒賤多被容接士論翕然歸之纂修會典克舉其職會荔裳卒於蜀太夫人繼逝君乃南歸君之歸也貧無以自給則西之秦主講關中書院者數年繼又之蜀客蜀者又數年修四川通志會季弟蘿裳令縣竹遂至絲州以嘉慶乙亥冬卒於絲州君與人平易無疾言遠色而外和內介生平未嘗有失德文人之敦行

者莫君若矣所著眞率齋集芙蓉山館詩集文集各若干卷行於
世子二承憲承惠承惠以嗣從兄掄後三女一適同里秦氏一適
龔氏一適餘姚張氏

陳子曰余之識君也在辛酉春以計偕留京師先後與君過從者
五年君怡聲緩步使人浮氣皆斂而身居圍城乃忠義奮發卻敵
全城爲 國家保障洵賢者不可測矣君弟荔裳以書生從軍絕
域勒銘二萬里外及官蜀適白蓮教不靖與軍事相終始所著桐
花館詩與兄媿美論文人者二楊其不易及哉

右傳陳文述撰

揚州牧薦才絕豔世謂盈川復生袁簡齋太史論詩所云毘陵星

象取文昌洪願孫揚各擅場者也始以里選上計出宰伏羌值回
氣肆備樓城守禦指揮殺賊一軍皆驚王述庵廉使統師長武嘉
其偉節賦詩二律飛達圍城州牧卽有和章並自著伏羌紀事詩
一卷又何整暇竟以殊功特擢可謂才人之奇遇

右吳會英才集張維屏錄

蓉安驚才絕艷綴玉聯珠駢體之工幾於上掩温邢下儕盧駱而
詩則取法於工部玉溪間填詞亦兼有夢窗竹山之妙乃僅以拔
萃科選爲伏羌縣令旣而逆回構亂烽火連天蓉裳嚴守孤城授
子傳賢獨當承突事平久之乃量授靈州又偃蹇十年餘始爲農
部雖兼會典館纂修而終不獲與於承明著作之林殊爲缺事然

聞京師盤敦之盟必以君爲赤幟蓋光燄固不能掩也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馮敏昌

乾隆乙酉春予按試廉郡得馮君文奇之遂以選拔貢入國學其
後歷官翰林刑曹中外士大夫無不知有馮魚山者予歷掌文衡
所得英雋非一而以天才獨擅屈指君爲最先君爲人篤於孝友
庚寅秋上海陸耳山典粵試耳山夙負知人之鑑及揭榜予與耳
山相見於公譙所予稱賀曰榜第三馮生者天下異才也亟趨君
拜見而君適以弟訃悲不自勝至不欲赴會試強之而後行其官
刑曹也乙卯除夕前一日聞父喪痛不欲生子聞亟趨視之大雪
後嚴寒已徒跣竟日矣予責其傷生非孝也再四大聲疾呼而後
著襪弔者相謂曰此非嚴師不能使著襪也其天性過人皆類此

君生平徧遊五嶽皆造巔題其厓壁予嘗登岱至絕險處竹筥中見飛流巨石上壁窠鑄馮敏昌來而華山蒼龍嶺高五百丈隆脊徑滑窄不容足行者必援鐵索以上君乃大書蒼龍嶺字於石字徑三尺許旁識歲月又手拓其樞索鐵柱文云崇禎四年三月借薪司太監府官韓國安施造以拓本寄予其神氣閒暇如此又如匡廬龍門底柱壺口雷首中條首陽無不徧涉亦探奇罕見者平生詩文所至有記撰華山小志六卷又撰河南孟縣志又嘗修廣東通志而所爲詩尙待眾輯定之書法由褚入大令尤精研蘭亭諸本與予商訂有出桑俞二考外者其於繪事不學而能鑒別尤不苟蓋以純篤至行而兼眾長藝林殆不數見此人不特廉欽科

自君始也君諱敏昌字伯求號魚山世居欽州祖經邦增廣生
父達文歲貢生官訓導君乾隆庚寅舉人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
編修刑部河南司主事加二級 誥授奉政大夫生於乾隆十二
年八月十一日卒於嘉慶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年六十配潘宜人
子三士載士履士鑣孫一紹宗君卒逾年子始得士履所爲狀而
表其墓道如右

右墓表翁方綱撰

公諱敏昌字伯求姓馮氏欽州人祖憲萬公增廣生始居天馬山
之南雅村父天巖公歲貢生候選訓導以 覃恩封贈兩世如公
官天巖公八子公最長著齡隨父文筆峯賦詩驚座上客年十二

補弟子員乙酉拔貢庚寅舉鄉試第三人主司陸耳山先生故鄉
榜第三欲以衣鉢傳也戊戌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授編修充甲辰
會試同考官得胡應魁等六人乙巳大考改官主事方候銓乃縱
遊豫陝燕楚間癸丑冬戶部浙江司行走甲寅選刑部河南司主
事臘月丁外艱歸里辛酉丁內艱廬於墓丙辰主粵秀講席爲諸
生說經晨夕輒先誦數過毋倦容忽病煩熱浹旬而逝得年六十
公自釋褐後居官才七八年遠遊九年退居十二年所蘊未獲究
施而內行誠篤績學醇茂布於遠邇嘉慶己巳奉 旨祀鄉賢祠
嗚呼公不朽矣公論學云聖門之學大抵就事上見心由求赤之
兵農禮樂要是日之講求卽仲弓之見實承祭顏子之克己復禮

亦於出門使民視聽言動上見非別有求心之學又云順理成章至公無我可以處處推廣世世通行而又知權達變無歉於己而有濟於人此之謂仁耳公官刑部時虛鞠疑獄遇秋審決囚矜愴形於色歸猶寢食不甯累日天巖公嘗一至京故僞儻有遊興日供具出遊至西山窮探焉長子士載昏於鄭州仇氏踰歲殞是歲天巖公凶訃至比歸四弟又卒三喪在庭而昏憤中準酌古禮條理井井母太宜人之將歿也公自端州馳歸猶得侍湯藥十日人謂誠孝所感初隨覃溪先生學聞三弟訃不得歸哭痛常徹心四弟歿教育諸姪如己子庶出七八兩弟當析箸卜宅屯廩村絲粟皆爲經紀焉在都日聞籜石先生訃痛哭啜粥數十日後復哭於

墓房考葦藥齋先生病劇公往護視藥齋曰甚哉子視子猶父也
臨訣以所寶大滌子畫昇焉藥房先生卒懸其所畫松爲位哭至
咯血有卒於京者爲歸柩於里前後凡十餘櫬每急人之急慨然
以不得廣廈萬間爲憾此皆實踐所學而著於倫紀者也其論詩
云詩者心聲也天地之中聲流於人心而發於詩正如元氣之鼓
萬物而不自知萬象咸該滴水不漏此所謂大家若節節而爲之
豈有詩哉又謂手腕須和筆頭須重甯拙毋巧甯蒼毋秀甯樸無
華甯用秃筆毋用尖筆故公詩由昌黎山谷上追李杜又穿穴諸
家而自闢面目所師尊者笥河籜石覃溪三先生所交戴東原周
林汲李南澗黃仲則彭秋潭洪稚存王秋塍諸君子上下議論而

所詣益進且公足跡半天下嘗謁闕里觀車服禮器登泰山至日
觀峯視日出遊廬阜觀瀑布三千丈泊之大梁上中嶽神祠又抵
華嶽攀鐵緯躋崢嶸大鐫蒼龍嶺三字其上復書一聯於嶽帝廟
門在河陽時畢秋帆中丞屬修孟縣志親歷芒碭王屋太行諸山
條其疆域訪韓子祠墓而確得其處公以北嶽去孟縣不千里騎
駿馬直造曲陽飛石之巔窮雁門長城而後返最後兩宿南嶽廟
待霽而升祝融諸峯觀雲海賦七古一首勒石壁其餘神皋奧區
靡不遐矚曠覽變態吐納奇狀一注於詩是故開闔動盪而歸然
爲大宗也書法專宗二王尤得力於大令時文則馳驟諸名家晚
乃專師王唐瞿鄧間詔子士履士鑑曰汝等不可浮慕聲華須及

時專研一經使融會貫通作文庶有根柢又曰敬以持己靜以養氣義所當爲則毅然爲之否則卓然不可奪皆至論也掌端溪粵秀越華三書院爲學約十六條皆切中文士膏肓所著有孟縣志韓詩選小羅浮草堂詩集

論曰公崛起天南陲爲人倫模楷擬之日南姜公瓊臺邱公雖功業祿位不逮而所造深邃與代興無愧焉子嘗就公問業有叩輒鳴而猶嗛嗛若不足大致在專心希古而不移其力聞公每月朔望必肅衣冠向闕稽首轉而拜於祖及其師終身如一日亦難矣哉

右傳謝蘭生撰

馮敏昌著有河陽金石錄師友淵源集覺羅文敏公桂芳受業於
敏昌卒爲名臣

右廣東通志張維屏錄

都中廉州會館勗始公手鄉人得所誌

右常惺惺齋文集張維屏錄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百一十一

七

李鼎元

李鼎元字墨莊，蘇州人。乾隆戊戌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改內閣中書充冊封琉球副使。官至兵部主事。著有師竹齋詩集。吾蜀自前明三高後，人才歇絕。先生爲兩村太史從弟，與同懷弟覺塘中允奮起詞壇，後先濟美。而先生才筆謹嚴，風骨高峻。在羣季中，尤稱白眉。久滯冷官，無所阿附。自甘窮約，尤爲人所難能。奉使諸作，才氣雄健，豪邁前無古人。卽兩村詩老亦當退舍。誠卓然爲西蜀一大宗也。

右 國朝全蜀詩鈔小傳孫桐生撰

某爲西南屏水，厲山刻峭，而數十年來未有鍾其靈異者。近日縣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書
州稱三李以墨莊爲最意沈摯辭善拔所過名山大川發其抑鬱
無聊之氣拔地倚天三吳士大夫未能或之先也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陳詩

愚谷殫見洽聞勤於著述暇讀晨鈔罔閒寒暑生平纂輯繁富如湖北舊聞湖北文載湖北詩載湖北叢載等書均係湖北山川事又有歷代地理志彙纂專記沿革又有質疑錄自天神地祇人鬼以至道釋鬼神一一攷其原委以詩文附之又有姓氏書以姓爲經氏爲緯每種皆數十卷其小小紀錄如紀元韻譜名物類編又有宋韻合鈔取廣韻集韻合爲一編而以三十六字母次第之

右考田詩話張維屏錄

黃雲鵠云愚谷先生觀政工部旋歸養不出主楚北書院數十年學問醇博士咸宗之喻石農葉雲素尤爲推服生平著作極富藏

於弟子陳秋舫家者計數十卷近悉燬於兵火矣

右正雅集符葆森錄

按陳公別號大桴山人湖北蘄州人乾隆戊戌進士官工部主事著有

大桴山人
偶存集

蔣師煥

仁和蔣公師煥字慕劉一字晦之號東橋七歲喪母哀泣如成人
十六入郡庠學使者諸城賈公光爾以神童目之旋食餼試輒冠
軍因諸生二十年不與文酒之會講授學徒一遵安定紫陽法造
就日夥如陸湖張昌運其最著者也乾隆己亥始舉於鄉庚子成
進士選庶吉士以疾歸主三衢講院士數百里外擔簦從病痊赴
郡散館改工部主事復選授兵部武庫司主事性恬退遇升缺必
以讓人官事過自不忘冊檔或散佚官吏問公公一一指證獲就
理輒他人持以白上官公顧若未與也者署有椒山先生祠傳有
崇同官戒往歲時公獨拜祠下崇以絕己酉分校順天王子典試

福建得人稱最盛性端毅讀書正坐如對聖賢研經證史寒暑不
輟杭堇浦世駿見幼所爲文驚曰昌黎復生矣上官阿文成公韓
城王文端公雅重其爲人卒年五十六著周易精義二十卷尙書
精義二十卷毛詩精義二十卷三禮精義六十卷曰精義不襲前
人陳說也漢書疏證百卷杭州府志若干卷通志略刊誤四十卷
杭郡選舉錄四卷阮嗣宗詠懷詩注四卷敦艮堂文集十二卷詩
集八卷劄記十卷子詩能傳其學

右述聞謀瑤錄

薩龍光

古所謂君子之富豈非人情之所難哉士大夫出不能爲泰山之雲處則孳孳墾鬻與畧僧較錙銖不冑落一毛以利桑梓滔滔皆是也若漢樊重蜀許靖元魏盧度世隋李士謙其綱紀門戶瞻矚窮乏並被褒前史垂勸後世然亦不數數見也吾鄉往數十年有仙遊徐萬寶同安潘振承咸輕財尙義見稱於雷翠庭蔡文恭二公今則鮮有能繼其躅者也余媿薩君露蕭自其祖父習倚頓業百有餘年余少時卽聞君考濠梁公好施也君性孝友與人忠信其在戶曹也郎署例有餐錢人歲得數百金君悉畱以資京寮之病貧者不足則捐貲以濟同郡之謁選及與計偕者多館於君邸

數常居會館之半鄉宦某偏逋負將以身殉君偵知其情傾囊助之解其厄是時已有急病讓夷之風矣及丁濠梁公憂歸居無何伯兄與太夫人相繼卽世服闋於是君愀然無宦情且念子姓少食指餘千親故待以舉火數百家因不就職專治愚筴從子旣長則分祖遺及伯兄手勑業歸之而鹽政日敝左提右挈所代承課額不下數十萬金推惠內外老者幼者鰥者嫠者孤者疾者死者貧無以嫁娶斂埋者族戚之月需錢米者士子之赴省試禮部試者親以逮親友以逮友往往無半面之識莫不給求推解若旱暵之遇甘雨自舟人哨丁臧獲乳媪以及百工行賈之受役於其門者人人樂得其欲以去林袁州其宴先與君同部相善卒官江西

家甚貧子又夭亡君乃娶其女爲子婦以恤其婦若孫福甯道某在京師聞君名甫下車造廬請見不一年某沒喪具皆君所辦治眷屬數十口淹滯踰三載君周之歸餽之贖久之猶時寄金恤其家侯官令某以虧空干吏議倉卒登門求助君慨然諾之某獲復官然令與君實無素交也君尤篤於敬祖西郭外宗祠圯於風偕從子捐數千金新之北郭外支祠亦如之其他善事大者如增置龍峯書院舍葺洪江鳳山橋建東街文昌祠修鼓山涌泉寺乙卯之賑饑丁丑之濟河皆倡輸千金或數千金然後集事然余見君緩急恆稱貸於人非盡有餘也而施不倦嘗語余曰吾豈以財爲德哉視吾義所存而從之而已必俟有餘而後散焉則爲善無日

矣嗚乎此可以媿世之爲子孫奮者矣君居郎署恬澹不競長官
將擢充軍機章京及寶泉局監督皆辭於鹽務力持公正每爲通
商籌利弊必綽然有便於人者遇事崎嶇窒閼眾計無所出得君
一言立解君無它嗜好飲食衣服不取華靡教子孫以義方嘗持
蔚州魏敏果公之訓曰敗家子有二等蕩淫賭博驕奢縱佚喪祖
父之貲產者敗其家門也此愚頑不讀書之人爲之妨賢病國貪
賄肥家辱祖父之名節者敗其家世也此聰明能讀書之人爲之
爾曹知保貲產尤宜愛名節又嘗誦關西西銘之語曰富貴福澤
將厚吾之生使之爲善也輕然則君之所學可知已卒之日親戚
相與哭於室朋友相與泣於寢門官相與歎於府士相與嗟於學

細民相與悲於途僉曰古之遺愛誰其嗣之余於君爲同館後輩
申以婚媾獨心折君之爲人去歲秋君病比鄰猶相過從其季冬
余劇病幾殆君亦臥牀尊猶相存問不衰居無何余瘳而君竟不
起嗚呼哀哉君諱龍光字肇藻先世本色目人荅失蠻氏元世祖
時有思蘭不花者佐命仗節鉞英宗時阿魯赤留鎮雲代遂爲雁
門人君之遠祖也阿魯赤長子南臺侍御史薩都刺次子江西建
昌路總管野芝生福建行中書省檢校仲禮卜居閩縣子孫以薩
爲氏君之始遷祖也明禮部侍郎琦始革色目舊習持寧一本朱
子家禮君之十一世祖也福安學教諭位君曾祖也 封朝議大
夫護君祖也 封朝議大夫知遇君考濠梁公也昆弟四人君其

仲也乾隆四十五年以易經魁於鄉明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戶部授江西司兼山東司主事嘉慶二十有三年夏五月朔卒春秋六十有七夫人葛氏前卒適陳氏兩林氏方氏子十四人侍楓甲子科舉人工部營繕司員外郎崇禔增貢生大應礪廷煥郡學生早逝皆嫡出景城景欽並縣學生景瀚景翹景鉞景奎景燮景耆景森景淋皆庶出女十一人孫十人婚娶多名門以君卒之年冬十二月某日葬西郊羣鹿山之陽與葛夫人同兆禮也前期工部來請銘銘曰

陽施夜行無翼而飛鄙寬薄敦忠信庶幾善人云喪里春歎秋九原不作吾誰與歸

右墓誌銘陳壽祺撰

國朝書款順敘初編
卷百十七 郎署九

早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margin,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a non-Latin script.

沈在廷

舍人之尊公既堂先生守姑孰時幕中則武進黃仲則陽湖洪稚
存興化顧文子諸公舍人或師或友相與切劘故其所造甚精

右寄心庵詩話符葆森錄

按沈公字楓埒江蘇高郵州人
乾隆癸卯舉人官內閣中書著

有經餘書
屋詩鈔

繆炳泰

繆炳泰字象賓少讀書家貧資遠遊以養親歷慎黔粵不得意久之以能寫像薄遊吳中無所遇轉入武林聲譽忽大謀會尙書福長安公奉使過浙挾與俱北聞於上立召入寫御容拜文綺之賜先是院工爲上寫者以百數上無所可顧獨善炳泰炳泰雖無官以諸生引籍禁門由是一時貴人咸欲得繆先生寫像輦下名此技者皆爲炳泰絀乾隆四十九年上南巡炳泰獻詩紀六巡之盛遂與召試旣入選天顏大說自是屬車所莅靡不從行並命更定紫光閣後五十功臣畫像五十三年春臺灣平復繪功臣像皆炳泰筆也炳泰亦能爲人物花鳥雅不自

負獨以寫像受 上知遂以名天下其畫像懸然天得不由師授
爲兒時乘塾師出竊紙筆隨所見人默圖之有不似百方塗改廢
其所課以是爲父兄督過旣長稍以試之儕俗昆友閒其昆友或
溲嬉笑不屑意迫炳泰旣顯公卿購其迹或至一二年不能得然
炳泰爲人燭燭若無能者遇人無貴賤少長接之如一又以是見
重於世云炳泰今官內閣中書舍人

右小傳王芑孫撰

吳嵩梁

吳嵩梁字蘭雪東鄉人以諸生應乾隆甲辰 召試不遇逾年舉
於鄉以爲國子監博士改內閣中書詩才與黃仲則埒弱冠入都
王述庵翁覃溪及法梧門諸公盛稱之自是徧交海內名流酬唱
無虛日袁簡齋最自負亦心折其詩所著香蘇山館集播外夷朝
鮮吏曹判書金魯敬以梅花一龕供奉之稱爲詩佛日本賈人斥
四金購其詩扇其名重若此

右事略李元度撰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a thick black border. Inside the border, there are several vertical lines that create approximately 10 columns of varying widths. The table is mostly empty, with some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a small mark on the right side.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 blank ledger or a form with multiple columns for data entry.

王育琮

君諱育琮字秉玉世爲武進人曾祖滋生祖家梓國子監生父光燮以進士起家終福建連江縣知縣母白氏生母黃氏君自爲諸生好高吟大嘯不循俗流矩度而內行修潔無疵與人交無城府邊幅乾隆五十三年鄉試中式明年會試中式 殿試 賜進士出身授兵部額外主事武選司行走部中諸曹故事掌印郎中主可否其次郎中員外郎其次主事若額外主事雖同官以後進賢嚴事諸僚掾吏持牘至視己名署訖不敢問如呈牘於尙書侍郎所隨諸僚刺促行次立俟署已乃退尙書侍郎亦不問一言如未見者君至部意有所否則不署時湖南搜捕苗匪上功狀不平郎

中以下皆已暑君曰吾不能爲此尙書命改順平之諸僚知其誠
不忤也京朝官雖倍祿時苦乏君以不治生益困正月朔不能具
朝衣冠入 殿門陳賀旦日偶驅車過所知駐 大清門下下車
九叩首人大非笑之君曰屬者吾發於心不能自己不叩首不能
復上車行公等所謂禮非吾所及也噫君之心於 朝廷嚴摯如
此使得竟其用冠飾纒芥以欺 朝廷哉君能篆書爲文縱麗自
喜以嘉慶元年七月甲子卒於京師年四十一娶吳氏繼娶徐氏
再娶黃氏無子以仲弟寶雲之子成錦叔弟育璣之子成鈺爲嗣
成錦國子監生成鈺順天舉人八年正月丙子葬於城東之原銘

曰

玉之駟石之砢也無珉之尤也竹之溝節之脹也無桂之摻也性
壹氣行堅直不可揉也琢之雕之鏤之羽之聖人之求也

右墓誌銘惲敬撰

國朝通志卷之九十一

四

瑋琛

計甫草沂州朱氏孝友世德堂記朱氏兄弟曰仁曰義仁將死義曰吾兄死魂魄孤單吾不忍獨生闔戶自經死今天下兄弟不能者何多也義雖賢者之過亦可謂悌弟矣以余所聞又有瑋主事主事瑋琛滿洲正白旗人官戶部長官皆以爲才將遷官矣會父病父諱修濟官學士告歸者也主事衣不解帶父死殮後聞釘棺聲氣絕家人急以湯蘇之呻吟曰欲歸室臥眾咸曰目不瞬者數月哭不絕聲者三日以恆情論臥富三四日不醒也於是家人自戒近其室者勿著履行詰旦侍婢覘之主事自經死矣遺書一紙曰父歿而子死之禮與曰非禮也周孔所不爲也雖然吾不

能無死也吾母歿幼不知事今視父病苦彌留狀而忝然生而飲食起居恥孰大焉吾不能矣余官不尊然他日必出爲府州思父病苦彌留狀而臨民何以教民孝哉古人祭祀重宗子吾支子也吾無子兄有子則父已有孫矣吾可以隨吾父夜臺呼璫璫能磨矣書法遵勁主事兄璫景韓先生琦官安徽按察使余在幕中故知其詳今讀改亭集忽觸三十年前所聞約略爲記以傳之

右記熊寶泰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四十七補錄

邵署九

溫汝能

謙山性豪邁有玉山草堂風嘗搜輯粵東詩文爲詩文海自漢迄
今千有餘家書近二百卷又嘗搜陳巖野遺文及其子元孝與曾
孫輩爲陳氏五代集人尤義之所爲詩亦原本性情

右嶺南羣雅張維屏錄

洪稚存太史稱其高出流品凡貴遊之習聲氣之場槩不能染歸
田後刻書甚夥梨棗之資費以巨萬而粵東文海詩海之選尤稱
大備

右嶺南詩鈔張維屏錄
按溫公字希禹號謙山廣東順德人乾隆五十三年舉人官中書有

支鈔
謙山詩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四十八目錄

郎署十

馬潤

吳貽詠

曹德華

趙良澍

汪德鉞

姚學埭

龔麗正

許宗彥

郝懿行

張紹學

徐煥

王琪
廉志勳

孔繼堦

金菁莪

彭永思

李在青

劉逢祿

張延闕

汪遠孫

黃式亨

陳起詩

夏恆

王寅

凌玉垣

梅鍾澍

劉傳瑩

聖朝有虞舜德神補錄卷之四十一

補錄

周孝煥

夏恆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四十八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郎署十

馬潤

士負瑰異之才大抵期以文章經濟見於世得酬其志者天也或
限於所遇學而不克竟其業仕而不克竟其用亦天也至隨所遇
而各盡其道則存乎人之自爲矣余誌季荀馬公之墓歎其生平
而微識其志焉公諱潤齊河人自先世以來有厚德故子姓蕃熾
甲於一邑公本生父曰重華公以世父魯生公無子出爲之後幼
穎異喜讀書若有夙慧稍長從淄川張榆村游益肆力經史泛濫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一

於古作者之文各得其要領下筆輒落落有奇氣出應童子試卽
爲學使掄門金公所知拔縣學第一僉謂掇青紫如拾芥比入秋
闈竟不利時太夫人切望顯揚急欲覲毛義之檄公慨然曰文章
工拙有定而場屋之選合則無定歸熙甫十上公車陳大士六旬
登第恐非老母所欲待也乃輟舉業而筮仕得戶部陝西司員外
郎是司最號繁劇公剖決釐剔老吏皆斂手大學士舒文襄公時
領部事於僚屬少許可願獨賞識公初保送 上諭處行走旋委
監平糶並能舉其職乃委辦見審處事公準情酌理務得其平凡
所鞫斷兩造皆稱無枉縱方駸駸期大用而太夫人年已七十有
二本生父重華公年亦八十有四矣會得家書知太夫人有微恙

卽援例乞歸省上官雖惜公去而情詞懇惻聞者感動竟亦不忍奪乃具奏準歸歸後烝烝色養無間晨夕逮太夫人及本生父母皆享高壽而終公亦壯懷日減自揣再入曹司非復昔日少壯比遂以未竟之志付之子孫而林泉終老矣論者謂公抱儒才而不第懷幹略而不顯皆以娛親養親之故頗爲公惜然孝者百行之本也公不得於登高科陟臚仕而獨得之於此所得抑亦多矣余又聞公有妹適李氏公憂其貧贈以宅一區田五頃錢編修敦堂嘗負公數百金敦堂沒卽折券且爲經紀其妻子又有友人老乏嗣公捐貲爲置妾竟得一子乾隆壬子山左饑公捐糧千石付社倉多所存活邑有大清橋七省孔道也歲久剝圯公獨力新之行

旅得不病涉其他厚德多類此然此在他人爲卓行在公又爲緒
餘矣公生於雍正戊申七月卒於乾隆己酉閏五月年六十有二
配李恭人歷城雍正己酉科舉人諱儀女子五長夔龍官大理寺
右寺丞次震龍候選州同次田龍縣學生次文載文光女二孫三
孫女一右丞兄弟將葬公於峩眉山北之新阡以余於公爲媯家
冒寒走京師乞余爲誌余義無可辭乃綜括梗槩而系以銘曰
其仕也博親之歡其不仕也將戒養於陔蘭或進或退各得所安
雖未盡其才乎知公無憾於九原

右墓誌銘紀昀撰

吳貽詠

先生喜吟詠能洪飲生平嘗處窶境無蹙蹙容舉於鄉年四十八
矣又十年乃成進士癸丑試禮部日春麓侍御與焉及揭曉先生
躍然曰子不先父我固知若遜一籌也侍御於己未成進士其弟
星槎刺史又於辛未成進士云 桐舊集

桐城吳種芝主事晚年得會元文名滿海內詩多新句如花影似
雲都入夢酒痕如雨盡霑衣微雨階前春草合亂帆門外夕陽深
可謂新而不纖者矣 奇心庵詩話

右正雅集符葆森錄

按吳公字惠連安徽桐城縣人乾隆
癸丑進士第一官吏部主事著有芸

暉館
詩集

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卷之八十八

三

曹德華

君諱德華字迪諧一字山甫姓曹氏宋寶慶中兵部尚書彥約自歆遷都昌十傳至廷實自都昌遷新建之蘆阮三傳至文寶自蘆阮復遷魯江君曾祖家甲福建龍谿縣知縣祖繩柱福建布政使父穎先候遷州同知妣萬氏君年十九爲南昌府學生次年爲廩膳生乾隆四十八年江西鄉試中式五十八年會試中式六十年殿試 賜同進士出身以內閣中書用是年考取軍機章京嘉慶二年補內閣中書三年充山東副主考四年充方略館纂修七年升刑部江蘇司主事九年充方略館提調十一年總辦秋審十二年二月初九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七配彭氏子二紳業綈業女

長適候選從九品熊文濟次適太學生彭邦彤君貌豐下鬢眉羅
羅然進止語言甚溫雅而耳重聽語非促膝不聞所官內閣及刑
部皆繁要又督攝皆 天子親信才德重臣故少年厲鋒穎求合
反多不得當君以重聽聞於勳舊諸老先生皆加意察之然君從
容十餘年無一事齟齬者 憲皇帝雍正五年設軍機處論者以
爲如宋之樞密院然樞密院止掌兵事與中書省並重而已 本
朝軍機處主受天下之成如宋中書平章事主內制如宋翰林學士主
徵發賞罰功罪如宋樞密使三者惟明之內閣兼之今內閣在午
門不能常見止稟擬進呈軍機處在乾清門大臣每面取 進止
益嚴故軍機章京常急速趨事以爲能然君亦從容十餘年無一

事齟齬者嗚呼諸老先生能容君與君能見容於諸老先生足以稱矣先是 純皇帝南巡君獻賦 行在 賜級二匹後君外舅彭文勤公元瑞直 內廷 純皇帝清問及之朝士以爲君成進士必 賜及第而竟列三甲內閣侍讀員缺例用內閣中書一人軍機中書一人故行走者皆游陟侍讀會直隸總督題十三州縣被水復題誤爲十二君正之 皇上嘉其勤朝士以爲君必擢侍讀而竟以平教匪議敘升主事若是者其命也然非君能安之何以及此君能詩善篆分不恆作行書正書皆精能畫山水學南宋溢爲花鳥人物草蟲得其意然多偶然爲之不徇貴遊請屬自君之曾祖祖以進士起家羣從悉貴盛而君從父文恪公秀先以侍

從官六卿君生長世胄始終清素自守有寒門所不能者君歿後
一年紳業綈業自京邸扶柩還新建將卜葬以敬與君爲鄉試同
年生請銘銘曰

收視者明返聽者聰餘於道則其事習其藝工故形之選非德之
禿也

右墓誌銘懽敬撰

趙良壽

良壽性孝友幼侍父讀書恪奉庭訓但以行誼爲先不以科名爲急初丁內艱勺飲不入口者數日三兄皆前卒惟與弟良壽疊侍父左右夜則聯牀以伺寢息旣免喪猶疏食癸丑入都罷歸而良壽復病不起益感傷不欲赴試以族眾共勸乃復入都得雋年已五十餘矣

右安徽通志符葆森錄

按趙公字肅徵號肖巖安徽涇縣人乾隆乙卯進士官內閣中書著

有讀春秋讀詩讀禮讀易諸書及詩古文集

汪德鉞

禮部員外郎汪君於嘉慶十三年十月八日卒於京師次年其孤
滿奉柩歸葬於懷甯先以書請余爲之銘嗚呼學之敝甚矣世俗
說經者不務講明服習聖道行天下之公是而求一己之私名搜
取隱僻爲異而不必其中辨晰瑣碎爲博而不必其當好惡黨讎
乖隔錯迕是失聖人所以作經之本意而以博聞強識滋其非者
也君少稟承宋儒之言行己有恥其於經也辭義訓詁之小者未
嘗一一拘守程朱而大義必宗衢而信且好焉因推明其旨將以
扶正道率後賢是可謂君子之爲學矣余始未識君居懷甯敬敷
書院君來偶見余說詩關雎言古序及毛傳皆同朱子之說謂爲

后妃求賢作者鄭康成一人之誤說耳君因探懷出所著說則意
正同余自是往來益密其後君去入京師中乾隆五十三年順天
舉人嘉慶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告歸又一見其後君改官禮部
主事擢員外郎以公事被議旋復待缺遂卒君所讀經皆有札記
其子編之爲八卷君年僅五十餘所欲爲者非第如今八卷也君
深識天下事利病遇義慷慨敢爲使專行一方施於政事亦當有
可觀者惜其仕與學皆未竟而身歿矣君諱德鉞字崇義祖諱周
煜父諱文墀娶徐氏繼娶阮氏子三時滿時漣時泰孫某銘曰
篤信好學義之徒志遠吏鬱失士模後百千歲敬厥墟沐棹中壑
非俗儒

右墓誌銘姚鼐撰

汪德鉞字宗義安徽懷甯人性孝嘗到股療母疾以拔貢生舉乾隆五十三年順天鄉試嘉慶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禮部精膳司主事遷儀制司員外郎充會典館總纂以書吏繕寫錯誤奪職鄉人爲鳩貲以復需次久之貧甚卒於京邸年六十一初大興朱太傅珪巡撫安徽政體寬大君獻書略曰天子代天治民天之元氣也封疆大吏代天子治民天之雨露霜雪雷霆也霜雪之遏抑也不固雨露之滋生也亦不茂疾風迅雷之散陰氣也不力和風甘雨之宣陽氣也亦不暢使吏離慈母之懷侍嚴師之側而更不望風惕息盪滌宿弊者未之有也今宜法子產之治鄭不宜如曹

參之治齊宜如蜀相諸葛武侯不宜如東海相劉寬抑鄭僑諸葛
之不同申韓也公稔知之如强悍之族不絀於鄭游詞巧飾之吏
不斥於西蜀子產豈得爲惠人而忠武又何以亞管蕭哉故貔虎
不除麟無以爲仁鷹鷂不逐鳳無以爲威稂莠荼蓼不薈嘉禾無
以爲生無賢愚知之公不忍於頭會箕斂之人而獨忍於纍纍然
匍匐入井之赤子邪太傅善之及今上親政太傅被召君上
書言四事曰輔盛德教皇子慎用人以舉眾職辨上下以定
民志故事曹司見長官皆長揖後權貴專軸乃易爲半跪因仍數
十年君啟座主尙書紀昀爭之以爲自古宗社鞏由士大夫氣節
植氣節植出廉恥豫廉恥者何不苟且以營利達不胥肩諂笑以

羞妻妾而已昔人制禮每析之於毫釐君子守禮亦爭之於微末
尙書建其言卒復長揖山東巡撫議以肥城邱氏爲左邱明後據
廣韻引風俗通證之咨部請立五經博士君議駁曰唐林寶元和
姓纂於邱氏云齊大夫封於營邱支孫以地爲姓左傳有邾大夫
邱弱於左氏云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爲氏後乃出左邱云齊
國臨淄縣有左邱明之後舉左雍左思爲證林寶唐博聞士姓纂
邱獨不用應劭說必證據明白始削之邱氏譜近出去林氏又千
餘年乃反引風俗通爲證誤矣案廣韻姓纂於邱左二氏迴別姓
纂以倚相邱明別族今乃依違二者改易頗煩復以倚相爲邱明
祖又載漢光武時裔孫邱堂左氏精舍志跋鄙陋紕繆僞託顯然

胡可信也或謂善善欲長然欲報左氏傳經之功而俾非種冒承
 左氏有靈其式憑耶事遂寢其說經曰尚書惠不惠懋不懋已女
 惟小子乃服維宏王王當為大左傳引周書曰惠不惠懋不懋康
 叔所以服宏大也此其證毛詩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夏楚也
 革鞭也書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古以與通此謂聲與色夏與革耳
 士冠筮日卦者在左卒筮寫卦執以示主人特牲饋食禮筮日卦
 者在左卒筮寫卦執以示主人書寫皆卦者事執筮示主人
 皆筮者事士冠不言筮者文不具耳鄭注以士冠書卦為筮人事
 特牲書卦為卦者事誤也士昏親迎北面奠雁再拜稽首者女父
 筵於戶西西上右几以先祖之遺禮授人故也壻拜主人不荅者

亦假先祖之靈以授之不敢當其禮也鄭注謂主爲授女敖氏謂以女在房失其義矣馬季長注論語以三綱五常解因以文質三統解損益朱子集註因之然三綱五常定之自天者也非夏殷先王所制也不可謂之因且孔子言禮一而已馬以爲五常則益之以仁義知信信如其說曰殷因於夏之仁義知信周因於殷之仁義知信可乎蓋因與損益爲一事損者損其禮益者益其禮禮也者吉凶軍賓嘉之謂非指其辭讓之心之爲禮之端而言也董子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湯武革命故禮亦隨之然革其節目而不能革其大體故同一始加冠而牟追章甫委貌異其制同一三加而收啤弁異其名同一尸而夏立殷坐周旅酬同

一降神而殷先求諸陽周先求諸陰同一牲而異其黑白赤同一祭而異其心肝同一飲而異其明水醴同一尊而異其山著犧象乃因風氣之清澆而有盈縮監前人之得失而裒益其多寡是聖人之善其因也禮也者人之隄防也其因與損益亦若是而已故君臣父子之名不可卽名以禮而仁義知信之德不可獨以禮當之也嘗言君子立身務厲廉恥刻苦自治日之所爲夜必書之揭經書要義撰箴銘自警又言浮薄以厚藥之躁率以靜藥之放誕以敬藥之不能精進病在因循因字銳齋又字三藥未達時隱居其鄉之雲田坂自謂與俗迕暱我者琴書山水四友也因撰四一居士傳所著周易義撰一卷周易雜卦反對互圖一卷七經餘記

一卷女範一卷銳齋偶筆一卷日記六卷六鈔六卷古今體詩二卷

右傳陳壽祺撰

姚學堞

姚先生學堞字晉堂一字鏡塘浙江歸安人性靜介讀書能實體諸身乾隆己酉舉於鄉遭父喪能盡禮嘉慶丙辰進士官中書母不樂居京師乃歸侍母母不許期滿任則歸戊辰夏擬乞終養適奉命主黔試歸道聞母訃痛不得躬養侍疾遂終身不以妻子自隨服闋獨行至京妻張有婦德蓄妾方氏年十七將遣侍京寓不許乃歸其父母方氏曰婦人從一者也吾有所從矣竟不嫁與張躬紡績以終先生獨居京師前後四十年若旅人之窶者衣食做陋然冠服未嘗不整其學以修己爲要每論事言必可行與潘布衣諮友善日求寡過以無玷古人從遊者常滿室人至其居蹙

然病其貧日就之乃知其樂嘗曰吾視百物皆有真趣又曰人必
內自定始可應物在官惟恐曠職而恬退不務進取其不歸者毋
遺命也累遷兵部郎中治部事必慎毋欺既病不就寢日正衣冠
坐有問者必起揖道光丙戌十一月病篤握布衣手曰人生獨知
之地鮮無愧者我生平竭蹶竟如此止君亦就衰矣盡所得爲俟
年而已遂坐瞑年六十有一

右事略李元度撰

龔麗正

龔麗正字閻齋仁和人嘉慶丙辰進士官郎中以段懋堂爲師能傳其學著有國語韋昭注疏

右事略李元度撰

四庫全書
卷之二
目錄

三

許宗彥

國家自康熙己未乾隆丙辰皆有鴻博科以羅天下賢俊瑰奇之士嘉慶己未雖未試鴻博然是科進士人才之盛論者謂不在康熙乾隆兩大科下其中卓犖兼賅取長者莫如武進張皋文與德清許周生皋文從修撰歛金輔之間故邃於易禮爲古文詞上追楊班韓柳周生濡染其鄉黃太沖萬充宗季楚胡渭生毛大可朱錫曾全紹衣杭大宗諸先進之澤又與當世通儒名德程易疇錢曉徵段若膺姚姬傳王蘭泉諸尊宿遊上下議論益湛深經術其學務求六經大義深觀自漢以來二千年治亂得失究古今儒術隆替文章眞僞不屑屑校讐文字辨析偏旁訓詁不樂掇拾零殘

經說不惑於百家支離曼衍迂疎寡效之言討論經史多精詣考
周五廟二祧以爲周制五廟之外別有二祧爲遷廟之殺以厚親
親之仁宗廟之外別立祖宗與禘郊同爲重祭以大尊尊之義諸
經無文武二廟不毀之誤誤始於韋元成而劉歆因之鄭康成又
因之祧者遷廟乃謂爲不遷之廟名實乖矣考文武二世室以爲
周文武皆配於明堂太室故有文武世室之號孔穎達誤謂伯禽
稱文世室武公稱武世室以公羊傳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
公稱宮證之外甚考太歲太陰以爲太歲者歲星與日同次斗杓
所建之辰也太陰始寅終丑太歲始子終亥漢律志曰太初元年
歲前十一月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歲名困敦此太歲始

子之確證武帝詔曰年名焉逢攝提格此太陰始寅之確證漢書天文志始誤以甘石之言太陰者係之太歲而與太初之太歲遂差兩辰乃以爲星有贏縮非矣說六書轉注以爲從偏旁轉相注說文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後序曰其建首也立一爲崇卽建類一首之謂也如示爲部首从示之偏旁注爲神祇等字从神祇注爲祠祀祭祀等字展轉相注皆同意爲一類戴東原指爾疋詁訓爲轉注而不知詁訓出於後來非制字時所豫有也段懋堂申戴說又言爾疋字多假借而不知假借者本無其字今如初哉首基之訓非本無首字而假初哉諸字以當之也其閔辨卓識披抉紕繆雖大師魁儒卒無以易之君通天算在嶺南

國朝音韻攷功類編卷百四十八 部第十

嘗問西法於富卽濟亞之以其學來者援耆緯考靈曜說四海以
疏本天高卑而知不同心非渾圓之理考周髀北極璿璣以推古
人測驗之法七政皆統於天而知東漢以前用赤道不用黃道爲
得諸行之本論日左右旋一理而知戴東原分黃道黃極爲二行
王寅旭解黃道右旋赤道平行之失詳所著太陽行度解洞徹微
妙皆言天家所未及君又工爲古文詩詞善鼓琴幼至冠隨父宦
遊旣通籍念親老兄亡不敢違養而仕就官一月遽引疾歸親沒
卒不出此其仁孝而遺榮利也今宮保總督儀真公君座主也撫
越時尤重君繼之以婚媼然君歲時未嘗輕至府門也還觀君所
以立身制行具有本末所論經誼未嘗不發千古之覆文章深博

實抗有明作者嗚呼是於越士足以躡黎洲而跨葦浦豈獨一時之魁能冠倫者哉所慨者君與張皋文咸天才絕特慨然有用世之志而兩人位既不顯年又止於強艾不得施其所學以濟於時斯不能不爲天下人才惜也君少多病四十以外漸衰傷於哀樂臥疾久枕上自作挽詩二章庶幾趙臺卿陶元亮之風易簣前一日作詩詞意恟恟若有所見嗚呼君其奚適耶安歸耶抑亦精靈不可磨滅仍返於崧嶽之間耶是未可知也余辱與君同譜相知愛君旣逝其孤延案等赴於闔且諭余曰先君子有集二十卷生時錄其半其半方屬諫庵舅氏編校它日將寄請刊石之文於長者踰年餘君良執金匱孫平叔以福建按察使入 覲道過杭州

攜其集還授壽祺曰君宜爲周生志墓壽祺不能辭乃撮君文學之大者著於篇而爲之系與銘系曰

君諱宗彥本名慶宗登第改今名字積卿一字周生浙江德清人寓杭州如松坊先世自明初居湖州烏巾山號烏山許氏六世祖孚遠南京兵部右侍郎諡恭簡載明史儒林傳少弟紹遠始居城東號縣東許氏曾大父鎮康熙五十一年翰林江西南昌府知府大父家駒乾隆十二年舉人十九年明通西安教諭考祖京三十三年省元三十四年進士由內閣中書歷官廣東布政使妣胡夫人生子二君其仲也舉乾隆五十一年鄉試嘉慶四年進士兵部車駕司主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卒其生以乾隆三十三

年正月元日春秋五十有一夫人梁氏內閣大學士諱詩正諡文
莊公孫女工部侍郎諱敦書女生子延敬延珩筮吳氏生子兆奎
延宗延澤筮陳氏生延凱女四長殤次適監察御史休甯孫球之
子承勳次適阮福儀真公子也筮崔氏生女一字翰林院侍讀學
士胡敬之子琮君卒之六年爲道光三年以十月二十日葬杭州
畱下鎮之花家山銘曰

出不違親處不干人孰污其身學善言天文如淵泉惡逃於禪抱
才懷寶未行吾道如何速老花山之墟下馬山隅行人勿渝

右墓誌銘陳壽祺撰

許君名宗彥字積卿又字周生浙江德清人明史儒林傳許孚遠

之後會祖鎮康熙壬辰翰林院編修江西南昌府知府祖家駒乾隆丁卯舉人西安學教諭父祖京己丑進士內閣中書廣東布政使母胡氏君生有異質九歲能讀經史善屬文時中書君主劉文正公家文正見君甚器之青浦王公和愛其才作積卿字說載春融堂集君十歲卽不從師經史文章皆自習之乾隆丙午舉於鄉嘉慶己未成進士授兵部車駕司主事是科得人最盛朱文正公曰經學則有張惠言等小學則有王引之等詞章則有吳鼐等兼之者宗彥乎君性孝友偶以禮部試離親左右卽泣不忍別隨父任先意承志曲盡孝力事兄事女兒皆悌愛肫摯雖性情和平神理澄淡然見者皆肅然敬之嘗訓諸子曰讀書人第一須使此心

正大光明澄清如止水無絲毫苟且私曲不可對人處故名所居曰鑑止水齋君自入兵部後兩月卽以親老引病歸丁母憂復丁父憂旣免喪猶纓纒然惡衣疏食恬淡無宦情遂不復仕居杭州杜門以讀書爲事君於學無所不通探賾索隱識力卓然發千年儒者所未發是爲通儒所著有鑑止水齋文集十二卷詩八卷集多說經之文其學說能持漢宋儒者之平其辭曰學者何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吾者焉不如吾之好學也子路言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是聖門本以讀書爲學雅言詩書執禮學之事也所以學者何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則學也者所以求知也知者何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又自言五十而知天命始於知言知禮終於知天命知之事也所謂下學而上達者詩書執禮則下學也知天命則上達也後之儒者研窮心性而忽略庸近是知有上達而不知由於下學必且虛無恟怳而無所歸考證訓詁名物不務高遠是知有下學不知有上達其究瑣屑散亂無所統紀聖賢之學不若是矣夫詩以治性情治性情者明德之學也書以達政事達政事者新民之學也禮以範視聽言動克己復禮者止至善之學也禮者正也思無邪則心正矣允執其中則天下平矣動容周旋中禮則盛

德之至矣然則大學之道亦豈有外於詩書執禮歟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學所以爲大也其周廟祧攷世室攷敘能發韋元成劉歆鄭康成王肅所未能明其辭曰唐虞廟制書缺有間夏五殷六緯書未可據周禮雖殘缺遺說猶存五廟二祧略可攷見五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制禮有節仁孝無窮於親盡之祖限於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若夫聖人御世功德廣遠天下後世蒙其德澤則必有崇祀以爲大報故有祖宗之祭周公營洛建明堂大台諸侯祀於太室所以顯明文

武之功德於天下此周人祖宗之鉅典也義則親親與尊尊各殊地則廟祧與明堂又別自漢承秦後因陋就簡禮之大者未暇講明迭毀之議元帝時乃發其端而合祖宗於宗廟之中則在當世無知其非者上自詔書下至臣僚建議皆以祖宗爲不毀之廟夫周人以后稷爲太祖而復祖文王者后稷宗廟之祖文王明堂之祖故不嫌二祖漢以高帝爲太祖孝文孝武爲世宗則止一祖將以高帝準周稷則祖宗之典仍有宗而無祖合并之誤顯矣論者乃據漢制以揣周制祖宗之禮不明廟祧之數亦輾轉不合後人不求致誤之由但以五廟七廟依文發難夫五廟二祧禮有正文不容增減王制曾子問通稱七廟非必遂有異義執此相攻是知

二五而不知十也五七之數既岐并牽合廟祧爲一夫祧爲遷廟
必非與寢廟同制若祧猶是廟何爲別立此名循其通稱忘其殊
義親親之殺追遠之意胥失之矣至乃列世室於昭穆忘其爲明
堂之名藏遷主於二祧非太廟合祭之旨循誦舊說私心未安輒
伸管穴爲五廟二祧攷以明周人宗廟之法爲文武世室攷以明
周人祖宗之典凡舊說之不合者頗致辨焉其他如日行諸解辨
王寅旭戴震之誤禮論治論諸篇稽古證今通達政體文雖不多
然皆獨具神識未經人道有補於聖賢經義者始著於篇異乎俗
儒之連篇累牘卑庸無裨於世者君以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二
十二日卒於杭州年五十有一妻梁氏子六兆奎延桀延澤延敬

延凱延毅女子子三延錦適元之子福元與君丙午同舉於鄉己未會試元副朱文正公爲君座主又以子女爲姪家學術行誼相契最深故爲傳焉

右傳阮元撰

君幼有神童目當代名公宿儒咸器重之劉文正公謂他日必爲名儒費文恪公諱古愚中丞以爲異常兒王蘭泉司寇作積卿說以贈積卿君初字也君遠祖諱柔者明初居德清之烏巾山號烏山許氏第六世諱松生子五長孚遠明南京兵部侍郎諡恭簡詳見明史儒林傳季紹遠始移居城中君其後也曾祖諱鎮康熙壬辰進士翰林院編修祖諱家駒甲戌明通西安縣學教諭父諱祖

京乾隆戊子解元己丑進士由內閣歷任廣東布政使君諱宗彥
乾隆戊子年正月初一日子時生有宿慧年四五時母胡夫人口
授陶詩輒解其意九歲能屬文乾隆丙午舉順天鄉試嘉慶己未
成進士是科得人極盛總裁朱文正公尤重君嘗曰經學則有張
惠言小學則有王引之詞章則有吳鼐等兼之者其許某乎釋褐
分兵部時方伯告養在籍奉母太夫人蔡居杭城君念伯兄早世
膝下乏人觀政兩月卽假歸日偕婦梁宜人承歡左右冀慰親心
旣而胡夫人及方伯相繼辭世君素羸兩遭變故悲哀過情體氣
彌弱遂無意進取顏其室曰止水以見志杜門著書垂二十年先
是君以葬親擇地隆冬用歷深山中風寒浸漬久患肺嗽疾不時

作戊寅冬喘逆益劇至臘月不能殺食日食瓜果飲清水然神明始終不亂猶爲汪家禧楊鳳苞嚴元照作三文學合傳延至二十有二日而逝年五十一君孝友過人伯兄曉岑遺女僅三齡幼育長姝撫之不啻所生姊適王氏居郡城君聞其病冒風雪走百里外躬親醫藥姊病賴以痊性和易雖卑幼奴隸未嘗輕加訶譴平居不苟言笑不輕然諾人有急必周之尤加意寒士凡有義舉捐輸恆倍他人梁宜人有同志每助之施慎交友所與游者粵中則梁簡林淺金匱孫爾準歸安嚴元照同邑徐養原昆仲並學行中人君寡嗜好惟喜購異書不惜重價藏弄滿樓於書無所不讀實事求是旁及道經釋典名物象數至殫其奧而後已獨不取考訂

以爲無裨實學尤精於天文得西洋推步祕法自製渾天球別具
神解詩古文詞心匠獨出著有鑒止水齋文集十二卷詩八卷詩
餘一卷皆卓卓可傳君卒一年伯子延案將營窀穸乞作傳是弗
可辭爰述其梗槩著於篇以備 國史采擇云

舊史氏曰余與君同里且有連顧君幼隨任未得見歲乙巳余薄
游嶺南始識君於藩署一見心契引爲忘年交自後京邸里門情
好日永丙子夏余告歸每至武林君必虛榻以待君恆病往往力
疾坐談夜分不息促之始入寢戊寅嘉平余至杭君疾且憊招至
內室握手託家事出詩文商棄取返棹再宿而訃至矣於戲余生
平知己如君者未易一二數也而今亡矣傳次爲之泣然

國朝詩林卷之六

右家傳蔡之定撰

三

郝懿行

郝懿行字恂九棲霞人嘉慶己未進士官主事撰山海經注爲實
事求是之學

右事略李元度撰

張紹學

門人平涼張遜甫余所期以上不欺元后下不薄生民中不隨朋
僚俯仰者成進士未五年年甫四十官止未補缺之主事而其身
已非世所有余未識天生斯人之何意也遜甫少余九歲自髫年
大父奇愛終日謹飭未嘗有子弟之過發解後以書記遊諸侯十
餘年靜默自持如坐空堂及任兵部武庫司主事長官繁劇常倚
辦余辛酉赴禮閣迎宿其寓余自年二十五六卽少寐京師春寒
未敢雞鳴卽起遜甫四更輒秉燭過余窗前呼驕子駕車赴部一
日論居官曰卽此數十斛米數十金之俸未敢怠其事而虛受也
乙巳之六七月枯旱如焚其季父任西鄉大巴司巡檢所轄山市

如在此中晝日方長未見其有昏惰容也辛酉五月引 見後余
寓京邸遜甫出署輒來省余日已昃未午食常慮其以疲餒致病
勸備小飧錢如前數年勸亡友陳琴山之語又嘗勸其讀顧亭林
日知錄以爲他日蒙 主上拔擢得陳所見非熟精此書不足奏
大臣之績未知遜甫果盡心此書否以其自幼至強仕之年清醒
無倦勤敏有加微祿必報必不爲容身保位無能往來之人三數
月未得音耗而遜甫以疾死矣辛酉仲冬之十三日送余行余告
之曰老母若冑來京來春當相見瞿然曰來則不能歸余訝詢其
故則曰學迎老母取家累以來甫年餘窘窮不支已若此余沈思
其言移時別去淚滿眶余以此益知遜甫耿介自立艱難匱乏之

狀不爲師友所知者尙多也抑斯言也遂爲遜甫客死之讖耶嗚乎悲夫昔方望溪先生於尹少宰元孚李方伯餘三之卒皆深致惜謂未盡其胸中之蘊然二公已卓然著良臣之績士民咸被其德意今遜甫之賢方如珠之在淵玉之在璞錐之在囊中遽病死使望溪識此後生見其抱良器以死其惋惜鬱悲不知何如余洵未知天生斯人之何意也無子以季弟紹芳之次子爲嗣余作哀詞寄其仲弟紹先且望其歸匱葬城固焉詞曰

見其婚冠兮見其登朝祖令學律兮稚首則搖客不慕重兮穀不羨饒果以科顯兮賢良上招當其應科兮邪說誘之智不可惑兮窺聖之涯鬱爲選首兮白圭自持客遊諸侯兮介而不隨禮闈

國朝詩林卷之十一

獲雋兮出方公門

今陝西巡撫方葆巖先生嘉慶己未會試分房

曾未屢謁兮聽生所論

廉正自矢兮孝友性敦惜不相習兮惜不久存克壽卿位兮足光

帝聞師少孤顯兮弟子恨吞親不克養兮訣別弟昆四千里櫬

兮憂豈忘帶京城西郊兮棲託廟垣鵲嘯蟲弔兮念彼英魂辛酉

冬仲兮雪路饒尊先芳送我兮兩面淚痕時生無恙兮離悲可言

生忽齋志兮淚河夜翻何方告哀兮哀籲乾坤我聞涕隕兮悲此

義根攬歸何日兮祝弟騰鶩文字幾存兮風貌軒軒思生之賢兮

貧不飽餒紛紛俗兒兮富貴智昏豐彼悴此兮命不可原嗚乎哀

哉兮何獨蹇屯

右哀詞岳震川撰

徐煥 王琪 廉志勳

徐煥字舫亭江蘇無錫人嘉慶六年進士除庶吉士改內閣中書
歷宗人府主事禮部主事爲人坦直樂易一以肫誠相感少治儀
禮嘗作朱子釋宮圖證闕堂前方丈地導諸生進退揖讓容止秩
如王公子弟多執經門下座師朱文正顏其楹曰先生畫堵同蘇
絕弟子傳經半繡衣都人傳誦之所作古文樸質無飾著有舫亭
集同邑王琪字玉章御史寬之族弟嘉慶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改
車駕司主事在部十餘年勤慎稱職十九年邑大祲琪在籍董振
務定圖振法後做行之廉志勳字雲階嘉慶十八年拔貢生 廷
試分兵部學習旋舉二十三年鄉試性端慎文案必再三覈諸大

僚倚如左右手累遷職方司郎中嘗館英相國家器重甚至志勳
無一言及私人服其狷介書工小楷學趙文敏得其神韻

右傳楊熙之撰

孔繼堦

孔君叔方諱繼堦字阜村叔方其號也至聖六十九代孫父諱傳
燧明經四氏學學錄聖廟五品官馳 贈奉直大夫母陳太宜人
君天性孝友年十二以父命出繼從父 贈奉直大夫諱傳源公
母杜太宜人青年苦節撫君如己出君溫清定省先意承志數十
年如一日杜太宜人歿事陳太宜人愛愈篤與本生昆季推讓財
產怡怡無間乾隆甲寅舉於鄉嘉慶壬戌成進士分戶部貴州司
學習甫數月念陳太宜人乞假歸省太宜人勉以先 國後家移
孝作忠復來都供職在部十二年清慎自矢勤理案牘貴州司約
各省關稅成課實力稽覈吏不敢欺癸酉春實補四川司主事已

國朝通志卷之八
三
惠病矣素性謹厚謙讓寡言笑退然如不勝衣及遇事持正無阿
徇與朋友交坦白相示急人之急公務餘間以書史自娛爲文斂
才就法漸進於樸老有先正風力卒年五十有一子二人廣珣太
學生廣理廩膳生余與君同舉鄉試又同官農曹相知深君病革
泣謂余曰心事未完蓋以陳太宜人爲念也

論曰士先志節而後才猷守樸敦實立身之本君自率天真質掩
其文服官事親信友庶幾古之直諒者甫補一官未竟其志惜哉

右傳賈聲槐撰

金菁莪

金菁莪字藝圃一字蘿香番禺人嘉慶壬戌進士官兵部主事著有軒子軒文鈔藝圃嗜學爲京曹官未嘗一日廢書嘗以文質座主紀文達公公稱其文筆健舉年四十二卒於京

右嶺南文鈔小傳陳在謙撰

彭永思

彭君諱永思號兩峰世居湖南長沙少而峻整自將忱恂縝粟兩
兩如不能語事至則剖晰毫釐枝分縷解辨窮萬變而斷以片言
長老往往驚異以爲吏才天所授也年三十二以嘉慶五年庚申
舉於鄉十四年己巳成進士卽用知縣明年署雲南嵩明州知州
斷獄八百餘民譽翔治徙補楚雄縣楚雄故附郭劇邑君至一以
治嵩明者治之訟牒入立判紙尾期以某日質訊出則聽民遮道
自言停輿研鞠前者辭窮後者大畏或就逆旅操筆定讞且判且
詰決遣如神尤善爲離參之法離參者如欲知豆價則先以麥問
甲次以稻問乙次以粱問丙離其事異其人而旁參之然後進退

以定豆價百不失一君用此術多奇中他人效之亦不能得民情
僞也大吏以君既政成常使兼聽鄰縣之訟大姚有醉繼賢者殺
人獄成省中覆覈則詭辭翻異問官數易爰書數十易終不能決
君訊之七晝夜卒以參鞠其子乃得情實論決如律某官解餉銀
至省發封則失銀而得數石以獄屬君君察石有蟲齧痕非道途
間物因問輦運之卒甯覺馱負左右敲乎頗憶敲側始何日乎卒
對某日過某店始覺右敲君自省返楚雄挾此訣與卒與石俱行
途中雜采羣石較之皆不類至某店得石與蟲齧者類一鞫而伏
遂抵旅店主人於法五侯神者不知所起淫祀也土民與江西客
商爭祀構訟數十年君以黷祭宿獄終無已時令昇神像至縣庭

取筆判八字曰爾像不滅訟端不絕立飭吏卒碎而毀之兩造相
顧愕眙而散蓋君之明而能斷類如此嘉慶十七年大姚令上變
告烏龍口有眾數千嘯聚爲亂郡守夜召君問策君立與區畫草
數書抵旁縣戒勿輕動遣數人僞與賊暱者風使解散而潛發輕
兵掩捕擒七十人罪數人而事定於是遠近又歎君才堪濟變也
在滇六年凡三署大姚四署廣通兩署南安州再爲鄉試同考官
上官方以治行卓異薦君而君以父命不樂久爲吏遂援例改就
京職官戶部員外郎貴州司行走兼管廣東司議蠲逋賦釐定饜
政多所匡贊道光二年丁家艱歸自是山居二十載養母教子收
族振貧祭田義渡凡諸善舉皇然如有失而急圖之陶然與販夫

農父相狎自忘其爲宰官之身人亦忘之亦愈敬之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春秋七十有四曾祖從美祖必化 馳贈奉直大夫考勝桂 誥封奉政大夫以五 堂獲旌於 朝祖妣氏范妣氏黃皆 封宜人君之配黃恭人以賢孝特爲舅姑所倚嘗一從夫雲南官舍而未及從宦京師凡綜理彭氏家政七十餘年敕始瑟終內外秩秩室靡棄物里無違言妣婦有先亡者叔早逝者撫其諸子女公早寡者撫其孤甥曲有恩紀齒逾八十猶篝鐙紡績不倦同治元年閏八月二日告終蓋九十有六矣子申甫道光乙未科舉人候選通判婦陶氏安化文毅公女也女三皆適士人孫樹森同治甲子科舉人志本序本豐本孚本孫女士

二申甫以道光壬寅九月某甲子葬君於長沙之文家段蓮花臺
同治壬戌閏八月某甲子葬恭人於木魚山墳壠相望約二百步
而近屬國藩表其墓於是敘述大節而綴以銘銘曰

流水不腐古傳斯語賢侯之明積勤所補壽母之壽本諸勞苦居
上而逸天所不許降福者天宰天者人治獄陰德恆大厥門科名
廣續有子有孫更千萬禩長裕後昆

右墓表曾國藩撰

彭君永思字位存號兩峯湖南長沙人嘉慶十四年進士以知縣
卽用發雲南署嵩明州事涖任三月結宿案八百有奇有疑獄閱
十餘年者一讞輒定尋補楚雄縣精於治獄狀入立判紙尾并判

以某日訊非左證不具不以役喚也一訊必與決曰鄉民曠工廢業稍稍延其害與鬻獄等凡攀輿納狀卽口訴者亦立致研詰或令夾輿行且行且問且斷案結而人不知出必以筆研隨每就田隴閒決事始至投訟牒者麇集其後月不過三四紙矣界哨民爭差役不均數十年無定讞兵備道過境至闕而環其驛館得君判遂著爲例每聽訟必霽色和顏使各畢其說徐出一言斷之皆折服鞫重囚輒屏左右低聲細詰使囚忘其爲官雖數日不承不加刑然卒莫能遁也尤善治盜儔侶窟穴皆知之所勘問雖黠盜莫敢枝梧退或爲謾語曰爺幾曾作賊來某官解餉至省會破鞫得一石失銀二百兩適君至繫羸卒屬治之君察石有蟲窩非道塗

物可無向卒求也。因以手量石，問曰：石輕於銀爾，竄負銀左右，輕重必均。幾日曾敲否？卒悟曰：某日出某店，卽敲君曰：吾歸途當察之。歸載石，輿中途遇石相類者，輒取之，計已十數矣。皆不甚類。至某店，從屋後得石絕類，乃暗置袖中。縱傭夫歸，呼店主及某官從者曰：今日但看我審石，取十數石，令自比較，皆曰：不類。徐出袖中，石示之，曰：類乎？則曰：類。君笑曰：此石何以出爾屋後也？乃頓服。蓋店主與某官從者實同盜銀，其精審多類，此遇事擔當有氣力，遇不避必力爭。總督嘗有批劄，君面誦其誤，請繳還在嵩明巡撫同興公過境，廉從苛索甚厲，君用好言慰反，肆詈君持鎖入，必欲得而笞之。同公爲起謝，迤西道行部至驛家奴橫恣竟繫之於柱某

巡道子過縣索夫馬君曰例不應與其子猶張甚君白太守包君
曰來日此子不出城必鎖其奴痛與杖尋遁去永昌守與夫毆大
理諸生某於境君請飭赴質夫故守鄉人袒之不使出異晨令肩
其寵姬前行君馳馬追及城外叱役縛夫別飭卒昇與太守亦無
如何凡大府涉境必相戒無擾彭知縣五侯神者不知所起淫祀
也邑民與豫章商爭祀鬪訟數十年君令兩造昇神像至取筆判
神背曰爾像不滅訟端不絕立毀之兩造相顧睜眦而散楚雄城
外某寺停棺百餘久暴露君督役往瘞一日而盡時久旱雨忽大
至大姚令某報稱烏龍口奸民嘯聚數千將爲亂太守包君夜召
君問計君察啟詞涉張皇請乘其始聚選幹役僞與賊親者以虛

言吶喝散其黨密白副將某率兵疾馳日行百八十里入峒掩捕之獲七十人君承鞠誅一人徒三人而已初君權大姚篆旣受代邑有逆案君聞之驚曰必某村某姓也已而果然同官訝之君曰曾至鄉見某狀兇很呼至誠之略無作容以其無惡跡也姑置之然未嘗忘也君任楚雄五年几三權大姚四權廣通兩權南安州知醫遇獄囚及貧民病輒親診之多所全活大計舉卓異君厭外吏人貲爲戶部員外郎勤其職道光三年父憂歸遂不復出卒年七十有四子申甫孫樹森皆舉於鄉

右事略李元度撰

李在青

嘉慶癸酉正月十二日白橋李君以疾卒於京邸同年生陶澍與其友官於京朝者相率經紀其喪南歸已復念君齋志沒不可無述也輒次君行實以寄其孤俾碣而納之於壙君諱在青字貫時白橋其號一號柏喬同郡湘潭人也先世故衡陽徙其後乃定居長沙云曾祖吉候選縣丞祖榮傑太學生父宗瑚早逝母陳太安人守節撫君至於成立太安人素嚴明箝鐙教讀未嘗以一子假借作止必依法度稍長文譽大起旋入學爲博士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嶽麓山長羅慎齋鴻臚尤愛重之每言李生一日千里施之大廈棟梁材也是時大湖以南莫不譟白橋名咸謂功名可摘髭

取而君鄉試願屢誦及戊午以優行貢成均同貢者彭寶臣浚也
明年禮部會考天下優生君第一庚申與寶臣同舉北闈君卷出
靈石何水部元煥之門冠其一房其後寶臣占大魁而君僅以鑲
紅旗教習期滿出爲教諭於沅陵辛未復赴會試雲夢楊員外世
英得君卷以呈大總裁富陽董相國誥歛縣曹大司農振鏞通州
胡少司馬長齡滿洲閣學文幹皆驚歎爲名作榜發復冠其一房
始君之捷北闈也閣學與長沙劉相國權之滿洲侍郎英和爲主
考官咸於君有國士之目至是尤相慶得人長安諸鉅公爭欲識
君君閉門謝客惟日書試卷數千字曰盡其在我而已藥籠中物
非所樂也 殿試名在十卷不列鼎甲傳臚先日赴 乾清宮引

見出遇讀卷諸公新城陳侍郎希曾就執君手曰是李君耶策對書法一時無兩向固疑爲君矣慰藉久之長沙相國亦太息焉既而館選不得與蒙 恩以中書用君自揣精力尙壯欲改官一邑以自效史館諸先生以君學問精博畱君校理祕文會蒙古王公大臣表傳成遂以委君行且用優敘注選而君竟不起矣君爲人清矯拔俗規外而矩中議論丰采奕奕然貌癯削如巖松礪石爲文清勁刻露迴絕時流書法入趙吳興室生而孤苦晚始一第又不如其志他人或爲之不平而君泊如也病革時澍與劉比部教五楊孝廉世瑛唐太史鑑賀太史長齡立牀簣閒遺言惟云人生不免此一日良久復曰莫非命也遂卒蓋臨終不亂如此君

生於乾隆甲申正月初一享年五十配廖氏生子立恆側室謝氏
生一女尙幼君官沅陵時嘗力舉苦節三人辛未春有夢迎節孝
扁額自君所者其數適三其年遂登第及官內閣以母氏節行呈
部請旌 命下君已沒竟不及知是尤可哀也已銘曰
經以德緯以辭才其身而無施嗚呼斯人也而止於斯

右墓誌銘陶澍撰

劉逢祿

道光九年八月十六日劉君申受卒於京師春秋五十有六訃至
哭之慟嗚呼吾鄉一意志學洞明經術究極義理者行輩中遂無
人矣來者將安所儀型哉君文淵閣大學士文定公之孫 召試
一等 賜中書卣子先生之子禮部侍郎諱存與莊公之外孫文
定公偉量碩德爲 熙朝名相入祀賢良祠禮侍公鴻識卓學甄
綜天人經緯聖哲君寶克承內外淵緒始終條理山宣而澤鍾之
年才中身位不副望殄瘁之痛胡可言也君生乾隆四十一年九
月十二日年十八補弟子員二十五中拔萃科三十二舉順天鄉
試三十九始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改用禮部旋補儀制司主事在

官者歷十有二年不遷簿書期會敦肅恪共如一日君貌不逾中人而美若冠玉容止溫肅吐屬謙謹其於學務深造自得禮侍公兼通五經各有論述著春秋正辭涵濡聖真執權至道取資三傳通會羣儒君乃研精公羊探源董生發揮何氏成釋例三十篇以微言大義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洞然推極屬辭比事之道又成箋說蒼難決獄等凡十一書自漢以來未嘗有也中交張翰林臯文共通虞氏易爲六爻張揮旁通表虞氏易變動表卦象陰陽大義易言補易象賦卦氣頌凡五卷又旁求之於書掇拾殘缺兼蒐眾說爲古今文尙書集解三十卷又旁求之於詩病古韻未有專書近人推演遞密而收字不全入聲分配無準爲詩聲演二十七

卷皆冊通奧域遂於大道句萌新意營達柯幹者也又以餘力及九章小學成書數卷取史記天官書及甘石星經爲之疏證成書數卷又欲徼經典釋文之例存異文古訓爲五經考異已就兩經而未成其在官凡同列有疑不能決者爲引經義別白之已而公卿亦多就問所疑無不據經決事有董相風在官有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十二卷春闈雜錄一卷東陵勘地圖說一卷石渠禮論一卷悉事言翔實疏證確審大抵君之著書不泥守章句不分別門戶宏而通密而不縛其大宗也選定八代文苑四十卷唐詩選四十卷絕妙好辭二十卷詞雅四卷自著詩文集八卷大都所手輯及著幾二百十餘卷精力可謂過人矣配潘恭人前君二月卒子

入存者四承寬嘉慶丙子舉人承向承實俱監生承安縣學生其
次子承寵嘉慶己卯舉人有雋才先君卒承宴承宣承宇俱早歿
李兆洛曰予弱冠卽與君相知愛君孜孜從事公羊家言子淺陋
極知其學之正而不能從問業又時出不經語相難君俯仰唯諾
未嘗折之亦未嘗以語於人予甚媿焉比從宦日疏闊見其成者
公羊釋例虞氏易表數通而已餘所成者多在服官後十數年間
想亦默不自得而以深思博綜銷其歲月耶宜其年壽之不永也
君勤於取資當世有名人莫不降心下問後輩一業之善卽引與
朝夕不宜其所成之過人也漢儒林傳稱董仲舒通五經善持論
能文辭又云仲舒弟子遂者惟東平嬴公守學不失師法君雖未

冒抗行伸舒以視羸公固有餘矣

右傳李兆洛撰

劉禮部文定公之孫推衍經學著書數百卷與李申耆先生最善
李寄詩云要將經緯伴元化豈僅文章動帝關

寄心庵詩話

右正雅集符葆森錄

按劉公一字申甫號思誤居士江蘇武進縣人嘉慶甲戌進士著有劉禮

部集

張延闕

張延闕字麓門湖南長沙人性敏好學經史外文選全部背誦精熟爲文下筆立就甫冠成嘉慶甲戌進士授內閣中書充道光辛卯順天鄉試同考官于辰典山西鄉試所得多知名士旋補內閣侍讀年未五十卒

右傳李元度撰

汪遠孫

吾鄉自杭厲後績學能文有稱於時者不多見獨山舟學士以翰墨名動四裔餘事發爲詩古文詞繼以隴北處素兩先生經史各名家兼通聲韻之學其所自出能成梁氏宅相而以著述聞者羣推吾友汪君小米君名遠孫字久也系出安徽黟縣世居縣之宏邨十世祖文字公諱元台始遷錢塘曾祖容谷公諱寬早世本生曾祖干波公諱憲乾隆甲子舉人乙丑進士官刑部陝西司員外郎祖仲連公諱潞丙午舉人官太常寺博士父孔皆公諱誠甲寅舉人官刑部江西司主事母梁宜人文莊公會孫女冲泉少司空孫女處素孝廉之女君幼聰穎十歲遭梁宜人喪侍祖父受經通

大義嘉慶甲戌入郡庠孔皆公督課嚴命寄居中表孫午泉大令
家偕午泉攻舉子業夜漏未盡卽篝燈起讀如是者二年丙子舉
於鄉兩赴計偕循例爲內閣中書戊寅在京待銓聞赴疾歸里是
秋孔皆公捐館君銜哀風木遂絕意進取而一意肆力於著書先
是千波公性耽書插架多善本甲乙編排丹黃多所手定吾鄉藏
書家若趙氏小山堂吳氏瓶花齋杭厲輩所借觀珍惜者今皆散
佚不存惟振綺堂所藏巋然具在孔皆公以君之嗜學也病中指
楹書示曰他日以畀汝君著書務爲根柢之學排日讀十三經注
疏以心得者著爲攷異又以抱經堂釋文多譌缺欲爲補正功雖
未竟其宗尙已可槩見近人於注疏能守一經終業者已鮮矧全

經攷其異耶盧氏釋文本於注疏所載脫誤處已大半增改近人
讀不終篇倦而棄去矧全帙加以補正耶君讀書心敏而志定敏
故洞達定故持久不輟著述之暇與同里耆彥結東軒吟社凡爲
歲十爲集百舊萃所作且繪爲圖於湖濱起水北樓春秋佳日棲
息其中勘經之餘焚香晏坐時復登山臨水寄其曠逸之懷因自
號曰借間漫士吾鄉志乘以南宋咸淳臨安志爲最古君重雕以
廣其傳他若厲樊榭遼史拾遺東城雜記梁處素左通汪選樓三
詞志俱次第梓行以及亡友詩文代爲校乘者難以悉數事繼母
姚以順率諸弟以端待戚黨以睦方孔皆公棄養時君年甫二十
六五弟一妹皆幼友愛兼至爲締媼舊家八年來婚嫁遞畢治家

遵祖父遺訓豐約得中不染習俗流弊重然諾見事明決與人交
以至誠貧者感其施饒裕者亦倚以定是非可否易簀之日里中
士大夫無親疏遠邇皆咨嗟太息且有泣下霑襟者娶於梁爲萊
子教諭女生子一曾撰女五而梁孺人歿篤於伉儷鰥居九載以
內顧憂不獲已繼娶於湯未踰年又以瘵歿副室李氏生女一君
卒於道光丙申五月八日年四十三所著有詩攷補遺國語攷異
發正古注漢書地理志校勘記借閒生詩三卷詩餘一卷配梁孺
人著有列女傳校注湯孺人著有玉臺畫史半爲君所訂定云
論曰余官京師時聞君名癸未歸田得與君締交暨丙申歲星更
始矣余齒長於君二十餘歲既老且病間有所作謂異時當賴君

訂正不圖君之先我辭世也余里中所交友凡通詁訓擅詞章者前後無慮數十輩至晨夕晤聚殷嚮往而深知性情者始則汪選樓家禧繼則陳扶雅善最後惟君耳選樓學博而志銳力欲抗衡古人於詩不多作扶雅明易學工古文辭詩詞亦非所長能兼而有之者君也選樓墓木已拱得君梓其遺編以行於世扶雅之歿後君祇半載餘所注晉書已垂成君不及與爲商推惜哉君既承梁氏兩世學此二人亦素爲山舟學士所稱而又皆爲君所推重者志合道同故連類及之

右傳胡敬撰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thin vertical lines. At the top right, there is a header area with some faint, illegible text. The page is otherwise empty of any data or markings.

黃式亨

式亨黃君吾鄉篤行士能文而不掇科名能仕而不階榮顯能爲善而不永天年公論惜之君稟賢父兄賢母氏教又得賢耦戴氏助可不謂極幸自幼至壯一以封公素園先生德誼爲法而又善推其所爲十齡喪嫡妣呂太恭人哀毀如成人旣冠而孤號慟聲無日夕感動閭里服除試秋部郎察獄明慎堂上官一見器其才未幾引疾堅畱不可以所生母范太宜人慈命歸養弗敢違且俾哲兄範亭侍御悉力勤官勿貽內顧於兩女兒苦節肫肫行其友愛之性如事兄然倚季父清庵先生庀家政出又有經畫家日以起封公未竟之緒如創家祠家塾義田義莊及爲族戚撫孤治婚

葬爲甞人助飢賑散寒衣暑藥任卹必周此皆人所能爲所當爲而君之爲唯恐有莫逮焉者平居不詣公府遇應地方事如修縣學濬湖溝增新貢院號舍諸大舉率先眾議比事集雖烈日視工作罔他若廟祠橋道之役出餘力以辦而皆不欲以己名其不專美於獨不見德於人大率視此予丁丑冬歸君遭范太宜人喪慰之呂次越己卯秋君寓書京師惓惓作別離語豈知作書後三日卽君怛化之日耶噫異矣一子維焯性慧善記誦頭角已露意者天理施報不於其身而於其子孫其不爽歟夫傳者傳也爰質言之以爲志乘傳信之券

右傳劉鳳誥撰

陳起詩

予友陳君雲心之罷官京師也浩然南歸疾於塗及家而甚踰兩月竟下世渴葬予病不及臨追念平生游從之樂文章氣誼相期許之隆盡有痛於予心迺爲表墓之辭以紆其哀且章君志事云君諱起詩字敦復號雲心世爲郴州大族自其祖父以來咸以魏科碩德典型鄉國廿角警敏稟家學無不通達十六歲入州學十七食餼督學星伯徐先生待以國士聲大起楚南士無識不識皆知有郴州才子陳雲心者道光乙酉以本科選拔中湖南鄉試第三名己丑登甲科授吏部主事浮沈曹署者十年轉員外郎記名御史旋以言事忤其長罷官始予與君同爲諸生年相若意氣

相親善及予爲選拔則識桂東李君克鈿邵陽魏君源君夙與李君師友而因予得知魏君於是四人者交始合議論古今人物出所業互切劘而君才識尤雄獨與博遠近趨附當是時魏君與予及君率少年李君齒方剛各負恃志氣覲望奢遠忽忽二十年間李君死魏君衣食奔走於四方予屢躡場屋君亦羈閒散無可發舒乙未予應禮部試至都復見君與魏君則已蒼然皆有頽髮且禿然君意尙豪甚日攷校 國家利病人材邪正學術得失源流稽古諷今鈞致深遠表裏洞達顧世俗屑屑當其意者無幾人子假歸後數年聞君當得御史喜且懼懼君出所有摠積憤或觸忌將齟齬斯世竟用是蹉跌靡推挽卷利器以藏身莫贖嗚呼造物

皆生才之難摧折之之易而世路行止夷險友朋聚散死生之變
幻莫可恃若此是可爲太息流涕者矣君自少工詩賦雜文雄健
有奇氣通籍後戒不復作壹意爲經世之學乙丙閒館于其寓數
縱言天下事條畫秩秩曰吾異日不得試於時則將盡出其畜託
空文以告來茲今已矣暇當爲君網羅散佚傳之天下慰君九原
君以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卒年四十七卽以其月二十
八日葬於州城外之南塔嶺君始娶羅氏繼娶糜氏子男二人善
圻善坦糜氏出雖幼聞已嶄然見頭角庶能紹君志事者

右墓表何慶元撰

夏恆

夏恆字一卿攸縣人道光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吏部考功司主事轉本部員外郎

耆舊傳一卿多才好學講求經濟時譽翕然未竟其用而卒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河東縣志卷之八

四八

王寅 凌玉垣

王寅原名謫字琴槎湖南武陵人幼奇慧母聶氏口授唐詩數十首如夙誦九歲畢讀諸經道光壬午優貢是科舉於鄉己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直軍機處章京填委票擬輒數千言伸紙疾書略不加點外艱歸以毀卒著有蜀遊草紱紫山房集後有凌玉垣字荻舟善化人有奇慧年十一爲詩傾其儕輩後於古文駢體無弗工者詩亦益遠巡撫吳榮光設湘水校經堂課多得淹雅士玉垣輒冠其曹名大震湖廣總督裕泰前歷任湖南撫藩尤賞愛之由道光丁酉拔貢授七品小京官尋登己亥鄉試官工部屯田司主事記名軍機章京未入直而卒著有蘭芬館詩初鈔十三卷兄

玉城道光庚子舉人

右傳李元度撰

梅鍾澍

梅鍾澍字霖生湖南甯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改禮部儀制司主事

耆舊傳霖生弱冠舉於鄉文名赫然困公車二十載始就試學正官國子監至成進士入翰林年四十矣館中翕然以詞壇老宿相推散館改部未久卽歸道山矣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國朝書目考卷之四十一

五

劉傳瑩

道光二十有八年九月十八日吾友漢陽劉君卒於家年三十有一踰月訃至京師國藩爲位哭於舍旁道院遂徧告諸友皆相弔哭有失聲者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里某山劉氏先隴之次國藩乃爲銘伐石於都下寓舟浮江以達於漢既不及事則追而埋諸墳之趾君之爲學其初熟於德清胡渭太原閻若璩二家之書篤嗜若渴治之三反既與當世多聞長者游益得盡窺國朝六七鉅儒之緒所謂方輿六書九數之學及古號能文詩者之法皆已規得要領采名人之長義與己所考證雜載於書冊之眉旁求祕本鉤校朱墨竝下達旦不休久之稍損心氣又再喪婦遂疾作不

鄂州書林東坡力圖
卷五十七 郎署十

尾

良食飲君自傷年少羸弱又所業繁雜無當於身心發憤歎曰凡吾之所爲學者何爲也哉舍孝弟取與之不講而旁騫瑣瑣不已俱乎於是痛革故常取濂洛以下切己之說以意時其離合而反覆之先是君官國子監學正薄有祿入而婦翁鄧氏資之數千金歲益饒給至是盡反金鄧氏而移疾罷官將家居食力以爲養蓋浩然自得以歸歸未數月而奄及於死可哀也始君之歸嘗語國藩沒世之名不足較君子之學務本焉而已吾與子做精於讐校費日力於文辭以中材而謀兼人之業傲倖於身後不知誰何者之譽自今以往可一切罷棄各敦內行沒齒無聞而誓不復悔國藩敬諾其後君歸果黽勉孝恭族黨大悅規畫家政條議麤具而

君遽卒命之永不永不足憾獨其事親從兄之志之美且堅而不克竟其事茲其可悲者也而國藩之無似不克踐死別之約以一塞故人地下之望此又余所深恥而切痛者也君諱傳瑩字椒雲曾祖良琨祖方行世有隱德父正伯以君官封徵仕郎母葉氏封孺人始娶湯繼娶陳皆前卒終娶鄧氏君之反婦家金鄧贊成之無子以兄子世圭嗣君之學業其考覈載於書冊之眉者與其詩古文皆不以刊布惟搜得朱子所輯孟子要略一書國藩爲校刻行於世修君志也銘曰

竝吾之世江漢之濱有志於學者一人其體魄藏於此土其魂氣之陟降將游乎在天諸大儒之門敢告三光幸照護乎茲墳

右墓誌銘曾國藩撰

劉君諱傳瑩字蕉雲漢陽人祖方行父正柏余初識君時君二十餘以舉人官國子監學正方考古務爲精博又好爲古文詞然常多疾疾每發輒廢食且不能近書君家故貧去父母兄弟久又連喪婦變君者皆以君有所不自得者戒於學宜少休而君自苦彌甚志益高且欲追古爲己之學而從之不以文學人自處也而不自標異雖余亦於其疾且歸始知其日進也可愧也歸未數月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卒年三十一旣卒乃得其日記並遺令讀之始若可怪繼爲之悲卒乃起人敬嗚呼君之學蓋自不妄語始矣嘗以爲世之困人者獨功利耳文章傳述之事得其深者亦

有以淡外慕而自足要。不若守身義理之學超萬累之表而莫吾
挫此豪傑之士所以必志於是而不以自忤也。如君所志者。是已
君始娶湯繼娶陳終娶鄧。鄧有高行。父兄媵以財數千金。夫不樂
受。遂反之。母氏以是知君固窮之節。行於家也。無子。嗣兄子世圭
卒之明年某月日葬。祖墓側。將卒書告友人曰。上元梅先生表吾
墓。龍侍講書曾侍郎誌吾墓。何編修書遂皆如其言。

右墓表梅曾亮撰

余既銘劉君椒雲之墓。其兄子世輝復寓書抵余。季父之行義蒙
甄敘大凡。其爲學之次第。不幸遺書未成。世輝之愚不可驟曉。其
孤世圭尤幼。卽他日長大。終無以窺尋先人甘苦。季父執友莫篤。

先生先生若哀吾昆弟卽別爲家傳鐫諸家牒所以不死季父而
貶我劉宗益厚無已蓋椒雲之學之自得於中者有不可褫諸文
字者矣其致功之迹國藩實親見之而親討之稱述以詔其諸子
吾之職也始椒雲嘗治方輿家言以尺紙圖一行省所隸之地墨
圍界畫僅若牛毛縣以圓圍府以叉牙交錯成圖不爲細字識別
晨起指誦曰此某縣也於漢爲某縣此某府某州也於漢爲某郡
國凡三四日而熟一紙易他行省亦如之其於字書音韻及古文
家之說亦皆刺得大指其後益及天官推算日夜欲求明徹銳甚
適會喪婦勞憂致疾乃稍稍自惜慨然有反本務要之思矣竊嘗
究觀夫聖人之道如此其大也而歷世令辟與知言之君子必奉

程朱氏爲歸豈私好相承以然哉彼其躬行良不可及而其釋經之書合乎天下之公而近於仲尼之本旨者亦且獨多誠不能違人心之同然遽易一說以排之也自乾隆中葉以來世有所謂漢學云者起自一二博聞之士稽覈名物頗拾先賢之遺而補其闕久之風氣日敝學者漸以非毀宋儒爲能至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字一切變更舊訓以與朱子相攻難附和者既不一察而矯之者惡其忤睢因竝蔑其稽覈之長而投人以詬病之柄皆有識者所深憫也椒雲初從事於考据卽已洞知二者之弊旣更憂患之餘尤自斂抑退然若無以辨於學術也者默識而已矣於是道光二十八年二月棄其所官之國子監學正決然歸去以從政

於門內積其謹以嚴父母之事以達於凡事無所不嚴積其誠以推及父母之所愛若所不愛無不感悅其又不合則考之禮經覈之當世之會典以權度乎吾心自然之則必三善焉而後已病中爲日記一編記日日之細故自責絕痛將卒又爲遺令處分無憾蓋用漢學家之能綜覈於倫常日用之地以求一得當於朱子後之覽者可以謂之篤志之君子耶抑猶未耶國藩爲發其擇術之意既告其諸子亦與異世承學者質證焉

右家傳曾國藩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四十八補錄

郎署十

周孝孀

君姓周氏諱孝孀字愚初自號通梅吳縣木瀆鎮人也其先爲常
熟紀氏明末有諱某者避兵木瀆依中表周氏遂從其姓及君凡
七傳曾祖某祖某並以君叔某議敘階 贈中憲大夫父某以君
階 贈承德郎母汪繼母湯 贈封皆安人贈君有子四人君爲
之長五歲入塾過目成誦長而爲文秀拔瀏亮其於古今體詩有
篤好益自童子時然也逾冠補吳縣學生次年食廩餼有聲黉序
聞方是時嘉定錢少詹主講紫陽書院廡士以學各因才之所近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四十八郎署十補錄

誘掖之君以詩文見稱一時知名之士咸與通編紆交秋試屢不
售乙卯僥得而失會川楚例開入資爲部主事吳有諸生獄所交
知名之士多逮繫者木瀆去城四十里君日懷餅金走繫所相慰
勞或行風雨泥淖中衣溼履敗不以自息凡歷數閱月獄解乃已
入都分刑部廣西司尙書以下皆知君有敏練才而君虛心聽事
以辭察情不隨眾責諾疊駁兩案得實紀錄二次退食之餘與同
郡之爲京朝官者文酒譙集集必有詩才名滿輦下在部一年兼
安徽司行走充律例館纂修官嗣以養母乞歸初君名蘭穎服官
易今名蓋以程太安人在堂而墟有伯氏之義不欲以白華潔養
委於諸弟則當筮仕之初而歸志固早決矣得歸益肆於學盡發

家藏圖史朝夕披覽一資之以爲詩嘗泛舟西湖湖富春江訪嚴
陵釣臺所至交其才僂更唱迭和每江山幽峭風日清麗扣舷獨
吟蕭然有出塵之想後從木瀆定居楓橋蒔花種竹嘯歌其中春
秋佳日吹笙奉輿愉愉如也行誼肫實待諸弟有恩不以私財較
彼此親故有中落者必爲壽畫俾無失所里中恤嫠掩骼諸舉知
無不爲歲荒助振者三堅辭獎議而自奉樸略裏衣時有補綴者
恆曰忠厚節儉保家之本也林居簡外事詩之好益專先後輯瀆
川耆舊諸集及友朋遺集各十數種鈐版以行蒐羅幽奧用心甚
勤君之於詩篤嗜由其性生酬答次韻屢變不竭風格灑灑近長
帽老仙自餘諸作不爲葩粉不病癯棘適如意之所欲言而止胸

無宿留則語無造作擬諸吳中先哲王百穀蔡孔達之亞也所著
遺讀小廬詩二十卷多有錄其副者他著性理析疑四卷韻學參
考二卷奉暉堂文集六卷試帖八卷律賦二卷並藏於家君生於
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初六日卒於道光十三年八月初三日年七
十有一 教授承德郎娶於許 封安人子二直錫早卒經鉏例
貢生女四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今以某年月日葬某邨之原而經
鉏謁余爲辭曰

靈巖之山單椒亭亭泉甘水馨鍾秀於君蔚爲羽儀以昌其詩仕
不違親貞不絕俗仕乃非穀既孝既友人倫克完克完所難古絃
獨揮於林之下悠悠知者青松白雲蔭彼廣原高風弗諼

右墓誌銘朱紱撰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四十八補錄

郎署十

夏恆

吏部驗封司主事佞縣夏君一卿之喪至自京師長沙毛國翰往哭於舟次旣歸葬其子光迪以狀來請爲表其墓嗚呼余言豈足以表一卿之行耑然余與一卿交最久今都中故人已多零落余亦將以窮而老矣而一卿又未嘗卒用其才不得遂其志以終是亦增余悲也一卿爲人廉悍樸敦辭受不苟勇於爲義論天下得失毅然見於辭色嘗所與遊有過必切規之邑令有知其賢者厚遇之邑中豪猾或有所干於令謁一卿欲得一言爲請卒不敢發

而退其剛直亦天性也久之以優行貢成均道光元年舉京兆鄉試己丑成進士改庶吉士尋改隸吏部非所樂也然朝夕居官次勤習故事益究當世之利弊時他部有獄事連吏部坐之者眾羣執其議甚牢一卿知其多所枉以爲言不可獄將成矣則委曲救之益力主者感其誠事解乃多得全其守正不戾於時類此世亦以此多之然一卿之所見於世者如是而已而世之得見者又不足盡一卿之所自見則余以世之所得爲一卿述者亦僅如是而已也嗚乎其可悲也夫一卿幼好學家故貧其父令事他術一卿曰貧士之常也他術亦須日月則學成亦可謀養由是益自力年十六補弟子員學且教以事其親至是以歲時家祭輒泫然以祿

不及養也然自一卿分部曹已十年矣同時儕輩或已至通顯而一卿無所抑鬱暇日則讀書尤喜司馬遷班固之文以爲論事達時務也頃年以書來訊余曰吾年未五十須髮斑白精力行就衰矣而事無所就知日月當復幾何也余聞其言異之明年隨大學士湯公使江南道中疾作是歲始補今職既還京師病稍閒而復劇以道光十九年十月十一日卒於官次享年五十一卿諱恆世爲攸縣人祖諱家樂父諱之璋一卿貴皆 贈如其官一卿爲詩爽健有古風嘗與余相聚於鄆東洙上數數爲之及別去囊亦散佚既到官亦閒作今其存者無多時新化鄧教諭顯鶴方選沅湘耆舊詩因付而錄之俟彙其全別爲一集一卿屢喪其婦男子子

三長光迪邑庠生同邑楊氏出次光适繼室湘潭王氏出次光適生纒數月女子子二皆幼繼室會稽山陰施氏出施氏先一卿八月卒孫男三昭銓昭錫昭鈺孫女三光迪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四日卜葬其父喪於攸之西鄉黃桑橋祖山辛山乙向與施氏合窆一卿之卒也光迪時在道其友官於京者爲經紀其喪光迪至護喪南歸諸君以道遠弱小不能偕南於是貴筑縣黃吏部輔辰爲其兄子聘一卿長女畜於家其幼子女則長沙彭編修舒萼益陽胡編修林翼相分撫之俟稍長乃遣南歸彭君既出守轉屬南豐劉戶部良駒竟其事嗚呼朋友之所得爲者諸君爲之而一卿之所欲爲者卒不能一有爲於時天也然天之所以限一卿者遇

而其志行卓卓足以見於時光於後則一卿之得於天有非遇之
所得而加損者特慮其既久將無由知而述也故特爲之表其槩
於石以示後人

右墓表毛國翰撰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四十九目錄

疆臣一

沈文奎

馬鳴佩

雷興

吳景道

馬光輝

孟喬芳

羅縡錦

弟縡錦

申朝紀

王來用

馬國柱

李棲鳳

劉宏遇

楊方興

補錄

馬鳴佩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四十九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疆臣一

沈文奎

沈文奎浙江會稽人少時寄養外家冒姓王氏年二十爲明諸生
北遊遵化天聰三年 太宗文皇帝征明下遵化文奎來歸貝勒
豪格攜至瀋陽 命直文館後隸漢軍鑲白旗六年貝勒阿濟格
等征明至宣化明守臣遣使輸貢議和師還 召賜文奎饌 問
此次和議於爾意云何文奎奏曰漢人以宋轍爲鑒俱諱言和雖
以 聖主好生之念不忍明國生民塗炭欲安息待時而漢人反

以我爲可欺邊塞小臣區區盟誓安足信哉但彼旣民窮財竭盜賊蜂起且去年大凌河陷沒人人膽喪當此危急之際翻然悔禍則允其和議實明國之幸也不然以 聖主之威武乘中原擾亂之秋率兵直入黃河以北非明有矣崇德元年 特旨甄別內院人員分爲四等文奎名列一等第二 賜人戶及牲畜等物授弘文院學士七年八月以飲醉乘馬失避 御前儀仗罪論死 上特宥之仍 諭以嗣後毋飲酒致有誤順治元年 世祖章皇帝定鼎京師授保定巡撫駐正定明三關總兵郝之潤旣投誠願除寇自效旋以被劾解任文奎將抵任得其手書且聞其率部卒馳至倒馬關暫駐形跡乖張慮其外連山右流寇釀成禍患特劄諭

寬慰曉以禍福旋令總兵吳勝兆率精銳步騎疾馳赴鎮以備不虞而密疏奏請收其所部以圖後效之潤遂畱保定交文奎策遣先是畿南未定土賊蜂聚若大名之開州內黃正定之井陘獲鹿保定之東鹿唐完所在千百成羣焚掠村堡文武守吏分勦不遑聞復招撫諭降給劄獎勸而賊勢愈熾一賊聞勦羣賊拔拒文奎既莅任訓練標兵飭厲將士與按臣衛周允商推機宜設策勦撫賊黨趙崇陽等數百人絡繹歸誠會甯晉叛寇韓國璧等抗師負固文奎卽遣崇陽星夜擒勦陣斬國璧殲其逆黨復遣署總兵王燦等討滅香鑪寨賊渠錢子亮喬家寨賊渠趙建英別遣守備劉文選等攻圍深州賊渠于小安晉州賊渠馬數全所至賊巢蕩洗

於是冀州賊郭世先保定賊李庫內黃賊李君相順德賊袁三才等數十渠魁一時並就俘戮賊黨解散其投誠驍健獻械及馬願自效者收標下驅策之畿南始定十二月疏薦明修撰兼給事中陳名夏才學兼優可當倚任章下所司是時保定等府州縣徵納賦課猶沿襲明季舊例有優免太濫致虧正額者亦有取盈攤派刻薄厲民者文奎奏定悉照正條一切陋弊槩行禁革又以甯晉莊地利廣租輕多爲各郡邑豪右占據遞年逋欠籽粒銀兩守令代償墊解疏請嗣後凡莊地盡召土著小民佃種立甲徵收豪右紳衿槩行禁絕明年正月疏言畿南兵燹之餘民力困竭每歲解京之絲絲等物俱購之別省旣難卽得且物貴民貧運解不易請

俱改爲折色二月又疏請各衛所地畝錢糧令州縣徵收屯丁兼屬管攝凡軍宅屯莊槩入保甲且於邊成旣裁軍裝雜派之需應行革除諸疏並見採擇四月天津土寇李聯芳張成軒等橫行南皮鹽山閒聚眾千人文奎遣都司楊澄守備徐景山等率精銳閒道星馳擒剿復與天津道張鵬舉等分路追襲擒斬聯芳等九十人 特旨嘉獎旋 命調任陝西未赴任復 詔仍畱保定巡撫五月擢淮揚漕運總督文奎以漕運當明代末年百務隳廢加以江淮寇殘兵虐凋瘵之後今欲規制一新永垂久遠事非易易奏請 陛見叩聆 聖訓有 旨淮揚初定督漕正急著星馳受事殫力經理以副委任文奎至則淮揚徐三府方遭寇逆高進忠

魏用通高升之亂文奎檄調官兵勦撫並用先諭降進忠營將孔道興等八人皆率所屬兵丁戰艦軍械投誠進忠等遂潛遁入海有偽招討鄴報國僞兵部司邦基者假擁立明宗新昌王爲名譌言惑眾於是魏用通高升復突入內河拒捕劫殺鎮臣王天寵率將士奮擊陣斬高升文奎遣遊擊裴應賜與降將孔道興等追斬魏用通於白駒場賊眾殲滅殆盡尋鄴報國司邦基爲其將王大功馬西緣擒縛以獻進忠走崇明納降十二月復擒斬如皋叛渠于錫藩劉一雄等散其餘黨萬餘人海濱底定三年二月奏增設淮北淮南淮西各道標營兵戰艘八月邳州土寇楊秉孝王君實等嘯聚餘黨掠民肆害將攻邳城文奎率淮徐道張兆熊調兵擒

斬之十月疏請禁革漕弊其略曰江南蘇松等府徵漕前代以來積弊殊甚有司催徵止及城鄉小戶運船到次先兌民糧里書倉蠹串通旗丁抑勒需索小民受累非一官戶儒戶之糧堆貯私家運官旗丁沿門赴兌米色好醜斗斛完欠槩置不問此紳衿誤漕之害也府縣吏胥假濟農倉耗米爲名乾沒侵肥臨兌升合無完此吏胥誤漕之害也臣請嗣後不論官戶儒戶濟農名色槩令有司與民戶一體督催及時上倉候船領兌如倉糧驗係乾潔運船刁難不速領兌者領運官重寘以法如紳衿豪勢抗不交倉以致稽延漕運者題劾逮問並治有司以不能革弊之罪部議准行且著爲令四年正月以擅免荒田稅賦又瀆請明朝陵寢祀典坐革

職五年十二月起補弘文院學士六年正月充纂修 太宗實錄
副總裁官二月充會試主考官八年閏二月部議文奎於大學士
剛林等擅改 實錄不行陳奏應革職議政王大臣等覆勘論文
奎罪得 旨免議四月復受 命往淮揚總督漕運七月疏陳漕
政四事一曰慎選運官明季世職既裁勢必選用舊弁其身家殷
實者又多巧爲規避所餘窮員無幾以致白丁市儈鑽營領運無
不逋欠今請一體遴選道府各官毋許徇隱一曰清覈舍餘前明
衛所世職裁汰既久所有親族謂之舍餘不入民籍不當軍差今
請旗丁十名以舍二軍八爲率以均勞逸一曰合選殷丁一伍之
中殷實有限今請自臣衙門爲始不論吏書及生員之餘丁悉令

僉選不許隱庇一日清句黃快屯丁江南各衛軍丁明季編定各
差如屯軍領種屯田歲照科則輸糧黃快船丁每年止納丁銀三
錢運戶則專供撥運近來運戶稍富厚者皆竄入黃快屯軍借爲
護符以致運戶日減僅餘空乏閒丁僉報抵數今請嚴察清句以
杜隱漏之弊下部議行十年十月膠州總兵海時行叛文奎奉
命偕直隸河南山東總督馬光輝統官兵進剿軍次永城兩路夾
擊俘斬甚眾時行勢窮自殺其黨李文進率子弟及所部赴軍前
降文奎以功加一級 予廕一子時江北廬鳳淮陽等府州縣水
旱相繼被災甚者已奉 詔蠲免文奎請將十年漕糧照被災分
數議折十年見徵及九年前宿通酌量蠲免部臣以漕糧爲軍餉

儲需萬難議折而鹽通及廬鳳各屬覆勘被災分數尙未詳悉申報亦難議獨往返咨駁各屬候覆改折至冬盡猶未開徵十一年通秦海濱叛寇朱周錡稱僞號糾眾惑民爲同謀者所首文奎遣兵擒獲悉誅其黨又奏墾江北荒屯地九千九百餘頃是歲九月以催運稽遲降三級調用尋補陝西督糧道卒於官入祀名宦祠

右 國史館本傳

馬鳴佩

馬鳴佩遼陽人先世居山東蓬萊縣有馬英者仕明爲遼東保義副將因籍遼陽左衛天命四年太祖高皇帝克遼陽鳴佩隨眾投誠隸漢軍鑲紅旗年十七以生員受知太宗文皇帝召入文館理事天聰三年授工部啟心郎仍供事內院崇德元年甄別內三院官爲四等鳴佩列二等賜人戶牲畜八年考滿授職雲騎尉順治元年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擢山西冀南道二年調湖廣下湖南道三年以戶部侍郎銜總督江南糧儲兼理錢法疏言錢法首嚴私鑄犯者宜盡法究治並請設錢法道一員以資統理時江南兵餉不敷又請畱關權稅課接濟並見施行八年任戶部

侍郎十年改總督倉場侍郎十一年二月擢宣大山西總督勸墾
宣府大同等荒地三十餘頃會平陽草寇嘯聚山谷肆掠鳴佩調
兵扼要隘乘機勦捕令副將許占魁等搜擒賊渠張五等二百八
十餘人悉斬之復招撫餘賊九十餘人下部議敘十月調江南江
西總督僞伯陳其綸竊據瑞金遙附海寇鄭成功結寨大柏山鳴
佩檄總兵胡有升等督兵進勦其綸敗竄入甯都天心寨爲土人
擒斬又搜捕僞侯汪龍於九江是時成功餘黨胡甯等猖獗逞亂
鳴佩策官軍於蕩茜諸涇擊走之未幾賊黨張名振聚船海上屢
犯崇明鳴佩劾總兵王煜防勦無能請黜罷下部察議部臣以海
寇登岸焚掠提督張天祿疎防失事鳴佩不據實入告坐徇庇隆

二級畱任督勦尋遣舟師閒道出海與賊遇奮擊之賊潰奔擒偽副將林正禮等獲其船艦軍械先是福山等營領兵一千八百名部臣覈議裁減鳴佩以沿海汛地遼闊狡賊乘虛竊發勢難堵禦請仍如原額復周歷松江崇明諸邑親察形勢奏請水陸夾勦攻守有備部臣又以給事中張玉治言江南提督應移駐蘇州吳淞宜增兵防禦令鳴佩覈議鳴佩以沿海水陸相錯巡防尤不宜懈應令江南提督分兵移守劉河福山以衛蘇州至吳淞爲松江門戶已有蘇松提督駐守無須再議增兵但令與江南提督協籌禦勢相犄角則內地可保無虞疏入得旨俞允十二月海賊潛舉再犯泊舟崇明海港中隔小洪官軍莫能徑渡鳴佩密令民戶

出草東木板運港側以濟師焚燬賊船斬獲無算賊乘夜遁十三
年正月招撫海賊黃卿等一百餘人復降其僞總兵顧忠僞副將
黃忠董禮四月率參將吳守祖等協剿海賊於浙江獨山俘獲甚
眾粵東賊魯拱震等復出沒吉安贛州二郡鳴佩督兵偵剿邀擊
賊渠於上坪閏五月追剿徽州花橋諸賊敗之旋以目疾再疏乞
休命回京調理晉世職三等輕車都尉康熙五年正月病卒
予祭葬如典禮祀江南名宦子雄鎮別有傳

右 國史館本傳

總督公名鳴佩字潤甫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時遼左初隸本朝
太宗求賢智自助以公爲工部啟心郎會諸事草創每有規畫

建置輒以詢公公對輒稱 旨甚器重之公爲人深博有謀善兵
略從 世祖入關以左參政分守山西潞汾道闖賊餘寇號一隻
虎者驍悍將吏莫能制嘗寇岢嵐公設伏敗之已獲復遁去呼郡
將密授方略馳數十騎往縛以歸餘賊駭散移分巡下湖南道課
最超遷戶部右侍郎督理江南糧儲錢法又 命總督宣大所至
治辦皆有聲順治十一年遷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江西軍務當是
時天下略定大江西南地延袤三四千里萑苻伏莽所在多有而
鄭氏餘孽跳梁海上瀕海郡縣數中寇吏民苦之公至則選將校
明什伍繕墩堡治戰艦軍政畢舉大將軍梁公化鳳時爲偏裨未
知名公與語奇之疏薦化鳳有大將才命統水師遮擊海賊於崇

明大戰陣斬千八百級獲賊艦百復平洋諸沙賊氣懾欲遁公爲檄檄賊中開示禍福僞督張銘鎮阮四陳輝僞總兵賴忠王有才相繼乞降忠尤劇賊號綱倉顧三善水戰所鄉輒利羣賊倚以爲導忠降賊益沮竟公鎮不敢入寇久之以目疾再疏乞休 詔回京視醫藥後十餘年卒先是公旣去鎮賊闖入海門破京口攻圍金陵東南大震化鳳以吳淞總兵赴援提三千卒擊破賊眾十餘萬於龍江關賊宵遁金陵圍解捷 聞卽軍中授大將軍印封世爵世以是益服公能知人云一子卽文毅公

右家傳邵長蘅撰

雷興

雷興遼陽人後隸正黃旗漢軍 太祖高皇帝定遼東興以諸生
選直文館 太宗文皇帝設科取士興中式舉人授祕書院副理
事官崇德元年 特試內三院學士舉人生員興名列二等 賜
人五戶及牲畜等物尋任都察院理事官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
年十月授天津巡撫時土賊李聯芳張成軒嘯聚滄州南皮間興
同總兵婁光先督師進剿成軒等竄遁我兵追至海口掘其去路
賊驚潰投水死者大半興復遣兵搜捕餘黨斬其渠魁散裔從者
歸農疏言大沽海口爲神京門戶請置戰船以備海防下所司議
一年四月調陝西巡撫時陝西當流賊李自成擾亂戶口散亡

興招徠撫綏之疏述其狀 上加獎勵 賜冠服裘馬三年肅親
王豪格奉 詔統師由陝西進征四川師未至流賊孫守法等掠
興安興慮賊勢猖獗急移潼關兵三百駐防商州復值叛鎮賀珍
掠漢中興密檄漢羌道胡全才設備固守以待大兵及肅親王統
師至賊皆竄遁是年九月興疏言隴州關山爲河西咽喉西安藩
蔽山險林深盜賊易於出沒應設兵分防控禦臨洮鞏昌與西番
爲鄰請暫畱屯軍以防邊隘並下部議行四年四月以疾解任十
年八月起授河南巡撫未至任卒 賜祭葬如例 贈兵部右侍
郎廕一子入監祀陝西名宦祠

右 國史館本傳

吳景道

吳景道遼東廣甯衛人後隸正黃旗漢軍 太宗文皇帝天聰時授吏部啟心郎崇德元年改都察院理事官疏劾刑部理事官郎位貪污不法狀鞠問得實黜郎位爲民追贓免死尋 賜內院學士都察院參政諸臣人戶牲畜有差景道得一等 優賜郎位銜景道劾己旋誘都察院筆帖式李民表同居令以入款訐景道於法司鞠之悉誣李民表伏誅籍郎位半產入官景道以失察李民表違禁移居他旗罰如例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授河南布政使尋擢河南巡撫時河北初定河南五府餘寇未靖寶豐朱養氣新野陳蛟商城黃景運等各聚眾數千人侵掠城邑景道檄總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一

高第副將沈朝華等分路勦捕養氣蛟景運並就擒伏誅四年郎陽賊王光泰率眾千餘犯浙川景道遣參將尤見等與總兵張應祥合兵擊卻之五年羅山縣土賊張其倫踞雞籠山寨結黨出掠景道遣都司朱國強倭文煥等分兵截擊攻破賊寨擒其倫及賊黨朱智明趙虎山等以奏得旨官兵蕩平賊寨有功人員察明敘賚生俘賊首張其倫等著卽正法是年山東曹縣賊范慎行等煽誘河南甯陵商邱考城虞城儀封蘭陽祥符封邱諸邑糾眾剽掠屯踞黃河北岸景道檄高第率兵擣賊巢屢戰俱捷賊退據長垣第追蹙之賊竄蘭陽景道遣倭文煥率兵搜勦斬千餘人追至曹縣賊列柵拒守景道檄總兵官孔希貴自衛輝由肥城進兵斷

其東路遣游擊趙世泰都司韓進等率精騎疾馳分道夾擊師至東明賊分三路迎拒我軍左右合擊殲其勁兵數千餘眾潰散獲賊渠范慎行誅之得 旨嘉獎下部議敘加兵部右侍郎銜七年晉本部尙書八年陝西商州賊何柴山等嘯聚突至盧氏縣夜襲趙世泰軍高第統兵掘剿賊敗奔商南景道檄張應祥撲滅之九年以堵築汴河決口工竣與河道總督楊方興並 賜鞍馬冠服及白金十年八月以老疾乞休得 旨吳景道撫豫有年清勤素著據奏年逾七十積病日深情詞懇切准致仕仍下部議 加恩晉一級廕一子入監十三年三月卒年七十有五 賜祭葬如典禮 贈太子太保諡愨僖祀河南名宦祠

右 國史館本傳

吳景道遼東人順治二年由河南布政使遷巡撫駐節杞縣歷任
十載招撫流民開墾荒蕪擒南陽大盜關素等曹濮之亂委總兵
高第綏輯歸德秋毫不擾潛擒李化鯨餘黨加尙書歸

右述聞誌瑤錄

馬光輝

馬光輝順天大興人後隸鑲黃旗漢軍初爲明武舉 太宗文皇帝天聰四年隨其兄光遠光先來降授備禦七年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崇德三年任戶部理事官四年正月以貸官商物三年不償罷任革世職六月增設漢軍官員授光輝鑲黃旗副都統五年隨大軍圍明錦州擊敗松山杏山敵兵六年兼任吏部參政七年隨鄭親王濟爾哈朗攻克塔山城及附近諸臺復攻克杏山城敘功復三等輕車都尉世職時大軍旣取錦州光輝奉 命同都統孟喬芳率八旗漢軍參領各一往錦州督鑄神威大將軍礮工竣還奏稱 旨八年隨鄭親王征明甯遠以礮攻克中後所前屯衛

二城晉世職爲一等輕車都尉順治元年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六部參政改稱侍郎光輝仍任吏部四年考滿加一雲騎尉世職五年隨征南大將軍譚泰討江西叛鎮金聲桓聲桓既伏誅譚泰承制得便宜除授欲以光輝爲江西提督光輝辭不就既而譚泰欲以都察院理事官紀國先爲掌印都司國先謂文職不應授武官且云不善者以善置之善者以不善置之天下劫亂職是故耳譚泰奏劾國先因以光輝辭提督事入告部議國先應棄市籍沒光輝應罷任革世職得旨免國先死籍家產半光輝罷副都統及侍郎任降世職爲騎都尉七年復任副都統八年上以光輝素著軍功仍予世職爲一等輕車都尉加一雲騎尉遇恩

詔晉爵三等男是年閏二月兼任刑部侍郎五月調戶部侍郎十月授直隸山東河南總督十年九月膠州總兵海時行叛脅鎮標官兵從逆肆掠萊沂聞光輝統兵進剿至沂州時行引賊走宿遷結浮橋渡河我兵乘其猝渡擊之賊多墜水死時行走河南永城光輝同漕運總督沈文奎自靈璧縣趨永城賊踞洪河集西拒戰光輝分兵左右夾擊自午至酉殺賊無算時行窮蹙乞降光輝縛之並逮繫其子弟妻孥及從逆裨將數人以聞得旨嘉獎下部議敘加一級廕一子入監十一月以疾乞罷上以其才猷練達慰留之十一年二月甄別督撫諸臣加光輝太子少保尋再疏以病乞休詔還京調治十二年七月卒賜祭葬如例諡忠

靖子爾泰襲爵

右 國史館本傳

孟喬芳

孟喬芳漢軍鑲紅旗人天聰四年克永平喬芳以副將領本城汛兵歷二等參領崇德八年隨大兵攻克前屯衛中後所二城順治元年擢兵部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四年遣副將王平勦賀珍等餘孽於興安斬胡向宸於板橋南山擒賊首賀洪器時山西逆寇虞賡等陷蒲州及臨晉河津喬芳督兵渡黃河直趨蒲州殺賊無算遂復其城別遣參領根特副將趙光瑞赴平陽會勦遇偽帥白璋等馬步賊六千餘奮擊大破之賊北走我軍追至河賊自蹂躪多溺水死斬白璋遂趨猗氏破偽監軍道衛登芳分兵擊斬偽帥張萬全還擊登芳擒之斬偽副將王國興等三十餘員又遣章

京杜敏等徇解州賊渠破走滎河猗氏以次復是年冬甘州回賊
米喇印丁國棟等乘隙作亂喬芳率兵馳勦斬米喇印於水泉丁
國棟就擒餘黨悉定加兵部尙書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晉太子
太保逆渠孫守金僞宜川王朱敬鑼踞紫陽糾連川湖諸孽復遣
將討平之十一年卒 賜祭葬卹 贈太保諡忠毅

右 國史賢良小傳

公孟氏諱喬芳別號心亭其先徐州人始祖某明洪武間從燕王
就國靖難立戰功世襲官永平衛遂爲永平人九傳至國用歷甯
夏總兵官生公少儻任俠不屑經生章句入鄉塾輒侮其師夜
盜父廐馬渡河匿杜氏遂之京師鳴弓擊劍關雞走馬諸勦戚小

侯爭邀致久之歸永平發陰符伏讀暇卽出城南射獵發必洞
札歲庚午 太宗兵入關公杖策謁軍門 太宗奇之引置左右
不期年擢刑部左侍郎兼領副都統事屢從 太宗征伐大凌河
錦州松杏甯遠皆著戰功順治元年甲申 世祖章皇帝義師入
關定李自成之亂公帷幄中籌策居多自成戰敗竄歸關中公帥
師追之由燕南下河北三郡踰太行出河東所至簞食壺漿以迎
王師遂入關直抵長安六月關中平就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駐西安亡何賊渠賀珍數萬
眾圍西安公遣諸將陳德軍西門任珍軍北門往來馳突賊退追
北至永壽賀珍遁去是時張獻忠尙據蜀二年冬十月遣總兵官

范蘇等討之伏兵葑溪茅溝子鏖戰白水青川屢破之斬獲無算以反閒計殺賊帥況益勤劉二虎遂收龍安先是武大定作亂固原戕殺甯夏巡撫餘孽未殲三年五月公至固原遣任珍討白天壽等禽斬之授計總兵官劉芳名禽甯夏賊王元焦浴遣陳德討鎮原賊姬蛟王總管降之固原西北平十一月遣任珍陳德馬甯討賀珍劉二虎於興安十二月任珍討胡向宸於蕎麥山四年正月斬向宸於板橋四月任珍斬孫守法於藥箭寨十一月禽米國軫於漫營山寨興安悉平八月遣補艾馬甯討馬德於亂麻川追至河兒坪斬之九月遣張勇劉友元禽賀宏器於鐵角城攻李明義堡寨克之禽明義環慶賊平時秦賊據險負固者實繁有徒公

投策陳德王平等招青嶺寨賊折自明三十六寨賊渠王希榮韃
轡寨賊高一祥皆降之斬天峯寨賊張貴五年夏四月河西回賊
米喇印丁國棟作亂甘涼皆爲賊有渡河而東連破蘭岷臨洮岷
之薄鞏昌關輔大震朝議發禁旅援勦公密奏止之而請身任其
事自統大軍駐秦州遣馬甯救鞏昌會趙光瑞軍大戰於廣武坡
逐北七十里斬首三千級遂解鞏昌之圍賊據臨洮岷州內官營
以數萬計公分大軍三路以進遣張勇陳萬略取臨洮馬甯劉友
元取內官營趙光瑞佟透取岷洮河三州勇敗賊於馬韓山斬首
七百級光瑞敗賊於梅川禽丁光射斬首三千級甯直搗內官營
破之斬首八百級臨洮岷洮河三州皆復閏四月公自鞏昌至蘭

州勇甯光瑞皆會師蘭州城下攻拔之別遣光瑞追丁嘉升於舊
洮州戰野狐橋嘉升遁走土番土目馬你完卜襲斬之復舊洮州
五月以三耀斬米喇印於古城窅傳首軍前七月公至涼州八月
至甘州賊嬰城固守公夜命將士設伏已然炬坐帳中召幕僚高
會行炙痛飲彈琵琶醉歌不輟矢落帳前如雨左右皆錯愕公談
笑自如不爲動頃之伏兵四起鼙鼓震天賊已面縛獻帳下矣遂
遣張勇乘夜襲之而身與提督滿兵昂邦章京傅夸蟾及馬甯趙
光瑞諸將繼之賊食盡乞降已而復叛六年正月親督攻甘州勇
甯光瑞賈勇先登拔之逐北至北山斬首八千級是時丁國棟奔
肅州立土倫太爲王子哈密纏頭畏兀紅帽哈喇五種番人爲都

督火者而自爲總兵官據城固守時出掠武威張掖酒泉地會大同姜瓖反其黨虞印韓昭宣等眾號三十萬攻陷蒲州公旋師河上而畱馬甯張勇齊升等圍肅州十一月諸將克肅州巷戰十日斬首五千級殺土倫太國棟其黨黑二哈只等皆伏誅傳首三邊河西悉平八月公自潼關渡河諸將根太趙光瑞復蒲州斬首七千級遂進兵臨晉猗氏斬賊元帥白璋禽監軍道衛登芳復平陽諸郡縣虞印韓昭宣等走據運城九月諸將狄應魁趙光瑞沈應時根太杜米等攻拔之斬虞印韓昭宣平陽寇悉平七年三月世祖章皇帝嘉公勦勞晉兵部尙書照舊管事八年六月遣諸將馬甯等討劉宏才於北山大戰於保安禽其軍師苗惠民再戰於

合水縣禽宏才以歸延慶餘賊悉平十年九月趙光瑞討孫守金於紫陽洞山禽之公在秦十年撫賊脅從十七萬六千有奇公豁達大度推赤心置人腹中有所愛駿馬諸將或徑取以去詰之對曰欲得此馬爲公殺賊耳公捧腹大笑遂賜之其他寶刀良鎧之屬諸將目屬輒以賜之有功者輒力獎拔不限資格起偏裨至大將或爵通侯者如張勇馬甯趙光瑞任珍陳德狄應魁劉友元沈應時趙良棟皆是也諸寇旣殄於是疏豁陝西荒糧以甦民累靖盜源又上屯田奏曰秦省自明季寇變以來荒田最多虧正賦不貲深山大谷虎狼所窟地方多事議裁兵則不可惟有屯田之一法旣可足食亦可彊兵而弭盜安民亦在乎是矣 上可其奏以

白士麟等五人分屯延慶平固及西安鳳翔諸郡兵屯歲收糧米二萬六千有奇民屯歲收糧米一萬六千有奇省協餉無算又條奏省兵略曰秦省七鎮及督撫各標官兵計九萬八千有奇合滿洲四旗及平西王固山額真兵每歲共需餉銀三百五十九萬餘兩而秦賦熟糧並錢息僅一百八十六萬有奇缺額者一百七十餘萬年復一年後將難繼近日逆賊叛孽以次削平各鎮之兵實有可省甘肅遠在天末興安界連三省應照舊額餘如延綏甯夏固原臨鞏四鎮標下宜各留兵三千分中左右三營領之所餘之兵固鎮撥五百人隸慶陽協守餘五千五百人可省也漢羌駐平西王固山大兵應裁去總兵官設城守副將統兵千人隸興鎮餘

兵撥防陽平關黑水峪漢陰縣各五百人餘二千五百人可省也
漢兵提督四千人駐在省會宜畱二千人協同滿兵征剿餘二千
人亦可省也各道標兵盡易屯兵免其起科延鎮定邊神木等處
無屯田者止用守兵計所省又二千餘人約共省兵十萬二千有
奇歲省餉銀約三十一萬兩有奇皆報可又疏陳蜀地戰守之
計曰蜀接壤秦楚自唐宋以來在所必取今獻賊蹂躪之餘所在
焚掠人民死徙大兵采入恆苦轉運之艱且水泉多毒飲之則人
馬皆病是以兩經撻伐未克底績今大兵撤至保甯殺賊殆盡斷
當以保甯爲駐兵之地以四川右路總兵官馬甯統兵馬精銳三
千駐之以爲漢中藩籬以步兵五千分駐保甯迤北廣元昭化之

閒爲屯糧久遠之計令平西王駐漢中相爲犄角戰可制勝守可固圍兵食有賴不苦運輸流亡來歸漸可生聚從此規取全蜀易易也以本地之糧養本地之兵兵心旣固民情亦安舉動罔不利矣或狃一時之見撤兵漢中則保甯咽喉之地必爲賊有東而紫陽西鄉西而階州文縣中而甯羌陽平之間凡諸險要賊得與我共之三秦且無甯日矣臣故決以保甯爲駐兵之地不可輕移尺寸棄以資賊其固山額眞之兵當暫撤以紓秦民轉餉之勞皆見施行九年入覲京師 賜內廄御馬二 詔從馳道出以寵異之加太子太保還西安十年 命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累疏乞休 慰留不允冬十二月以病乞骸骨始 允之加少保馳驛回

京而公已薨於位年六十訃聞 上震悼 命內大臣酌酒匱前

諭祭三壇 錫以碑文 賜諡忠毅別 賜甲第一區白金千

兩以某年月日葬於胡桃園之 賜阡公狀貌偉碩腰腹十圍望

見者驚爲神人諸將憚其威嚴而樂其坦夷性不甚讀書每令人

誦文書於側坦腹聽之鼾睡如雷偶誤一字輒寤曰誤矣人以爲

神公生於萬厯乙未二月初五日申時卒於順治十一年甲午正

月初一日子時階光祿大夫官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兼

理糧餉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

三等阿思哈尼哈番祖考延勳考國用皆 贈光祿大夫如其官

祖妣王氏妣馬氏杜氏皆 贈 品夫人配卜氏艾氏皆 贈一

品夫人王氏 封一品夫人子三人熊臣汀州府知府熊飛浙江
道監察御史熊弼襲父職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孫九人纘祖康熙
丙辰進士大理寺右評事繼祖絃祖繹祖縣祖縉祖緝祖維祖四
哥銘曰

粵定鼎初巨寇西僨維司馬公威稜遐震電激兩河颯馳三晉遂
指峭函雍涼埽汎 天子曰咨汝維坐鎮蠢爾遺孽不虺螳奮有
銓未膏有鼓未聲公撫其袪乃狀厥愠先勝後戰神機獨運告成
三載底綬八郡凡公之績成於善任桓桓武臣以威以信發縱指
示所嚮斯躡天篤眷公展厥底蘊秦川旣甯河西復炊酒泉報傾
金城告禘天水傳烽咸陽偃近談笑禦之指揮而燼雲中逆命狂

如飲鳩賤賜跳跟河東爲甚返旆渡河叛臣是問摧其藩籬斷其
鞬勒賊勢分崩獲醜執訊疆圉旣奠遠敷棠蔭撫此瘡痍育以暘
潤方略亟上請奏不靳省兵擇吏屯開農訓擊鼓吹豳以樂田畝
露積崇墉車輪充牣流冗四歸荒殘丕振秦地無虞川師繼進井
絡重開鯨鯢膏刃天造草昧公功爲備於赫孟公功高益慎 帝
曰吁來驂駟入覲何以錫之天閑神駿 詔行馳道光賁中禁保
障秦蜀才唯汝僅欽哉汝往勿辭勞疾公乞骸骨 申命重巽鞠
躬盡瘁卒歸以櫬丈人貞吉行險而順雲雷方屯經綸奮迅帥秦
十載衮衣金印入水同流二華比峻風虎雲龍會逢堯舜神爲列
星生符瑞讖像列雲臺恩施祚允刻示豐碑以永令聞

右神道碑銘王士禎撰

孟喬芳漢軍鑲紅旗人故明革職副將天聰四年大兵克永平仍用喬芳爲副將五年任刑部承政順治元年以兵部侍郎總督陝西二年冬遣總兵范蘇等入蜀討張獻忠克復龍安疏陳蜀地戰守之計多見施行尋總督川陝三邊軍務賊賀珍起寶雞鳳翔平涼所在殘破遂圍西安喬芳出擊賊敗走追勦悉平三年李鶴子反同州屬邑盡陷會大兵至喬芳發卒合討左輔以甯五年回賊米喇印陷河蘭臨洮進偪鞏昌部將遣軍校乞師甚急喬芳寂無調發徐曰無恐汝歸賊當破矣其人還未至援兵已四集賊大敗斬獲無算餘黨皆降明年延安賊王永彊與府谷賊高有才連兵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三
叛同華震動喬芳兼程馳至延安大敗之盡復諸郡縣又擊斬叛
回丁國棟等於肅州軍旅所至閭閻安堵嘗請免各屬積年荒糧
招撫流移民皆復業以功加兵部尙書九年入 覲加太子太保
復還西安平紫陽餘寇以病乞休卒諡忠毅 加贈太保

右述聞誌瑤錄

羅繡錦 弟繪錦

羅繡錦遼陽人後隸鑲藍旗漢軍 太宗文皇帝天聰五年始設
六部繡錦由諸生授工部啟心郎八年 命禮部試滿洲漢人通
文義者惟舉人繡錦與選 賜衣一襲免四丁尋授國史院學士
纂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書成得 優賚崇德七年兼授佐領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七月擢河南巡撫至則流賊李自成之黨
率眾二萬餘寇掠衛輝懷慶閒而原武新鄉諸邑復有土賊爲患
繡錦同總兵官祖可法等協力防勦並請 敕發八旗勁旅會豫
親王多鐸統師征陝西 上命取道河南相機勦賊諸賊或降或
遁繡錦疏請以河北荒地凡萬餘畝令守兵屯種得 旨俞允二

年十一月擢湖廣四川總督時湖南郡邑爲明巡撫何騰蛟等所據自成遺黨一隻虎劉二虎等復寇擾湖北繡錦至荊州一隻虎率眾犯城順承郡王勒克德渾自江甯移師擊走之及順承郡王班師賊復窺犯繡錦飭兵防剿屢奏捷土賊胡公緒踞天門縣之八百洲糾黨四出焚掠殺署鹽道周世慶繡錦遣中軍副將唐國臣署總兵楊文富等分路進剿陣擒公緒平毀賊巢四年恭順王孔有德等征湖廣取長沙衡州寶慶辰州等府繡錦條奏增設鎮協移兵駐守事宜並下部議行先是襄陽總兵王光恩與鄖陽道李之綱互訐賊私下撫按會覈光恩獲罪逮問其弟光泰遂糾眾作亂踞鄖陽提督孫定遼戰歿 上遣侍郎喀喀木率師自河南

進剿繡錦以兵會之復鄖陽光泰通四川五年喀喀木將班師值
江西總兵金聲桓叛湖南騷動常德武岡辰州沅州復爲自成遺
黨郝搖旂馬進忠所陷繡錦奏留喀喀木駐守荊州而分遣總兵
徐勇馬蛟麟等防守要地屢敗賊眾 上復命鄭親王濟爾哈朗
等統師征湖南諸陷賊郡邑以次恢復繡錦疏言湖南叛服不常
大兵凱旋之後恐餘孽跳梁煽誘降將如故凡勢窮乞降之眾宜
安插腹地以靖疆圉 上嘉納其言九年七月卒於官年六十有
三 賜祭葬如例 贈兵部尙書廕一子入監弟繪錦順治八年
授通政司理事官十三年擢順天府府尹十八年遷贛州巡撫康
熙四年繪錦以定例荒地招民間墾種三年後起科復經戶部定

議各省荒地限兩年墾徧遇期遣官履勘因疏言黔省雖開闢數年而連年逆苗倡亂攻勦頻仍不能不借用民力又復疊遇水災已熟之田輒多荒棄未墾之地尙事招徠通計各府衛新墾之地有一萬二千九百餘畝應照例起科此外請酌寬年限並暫停遣官履勘疏下部議從之六年十一月以年老乞休後卒於家

右 國史館本傳

羅繼錦漢軍人由舉人歷官河南巡撫時流寇蔓延大河以南尙爲賊所據繼錦駐河北選練將士撫安軍民期年河南遂定尋總督湖廣四川軍務勒平八百洲巨寇及徐家砦諸山賊卒於官

石述聞瑣錄

申朝紀

申朝紀遼東人後隸鑲藍旗漢軍 太宗文皇帝天聰八年任刑部啟心郎崇德元年 賜內院學士六部啟心郎以下諸臣人戶牲畜分四等朝紀得二等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七月授河南河北道駐懷慶值流賊李自成之黨二萬餘來犯朝紀登城守衛晝夜不懈有賊渠乘白馬薄壕麾眾犯城者朝紀舉礮殪之賊黨悉驚竄二年七月擢江南布政使十一月擢山西巡撫三年疏言驛遞之累民始自明季之計糧養馬按畝役夫臣莅任後禁革驛遞濫應里甲私派雖積習已除恐踰時復蹈前轍請 旨嚴飭勒石各驛永遠遵守又言各省驛站銀舊額一十五萬有奇明季盛

經裁減撥充兵餉於是驛費不足輒私派於民近蒙 皇上軫恤
民力經制次第釐定請 敕部盡復原額庶驛費裕而私派永除
又請定賦役全書凡應裁應留俱覈實詳酌俾有司不得私徵
濫派疏並下部議行四年四月陽城土賊王希堯賈國昌等以邪
教倡亂朝紀遣中軍都司白璧同冀南道武延祚率兵往剿希堯
國昌等俱伏誅五月汾州營叛兵李本清任自興等糾眾劫掠據
永甯銅柱寨朝紀赴汾州指揮調度遣冀甯道王昌齡督兵同參
將張國纓遊擊高國盛等進攻賊寨發槍礮殲賊無算擒李本清
任自興獲馬騾弓箭等物焚其寨六月甯鄉縣逆民楊春暢等復
以左道聚眾據冷泉寨洞朝紀遣平陽營副將范承宗等剿平之

七月擢宣入山西總督五年三月卒於任祀山西名宦祠

右 國史館本傳

申朝紀遼東人順治初巡撫山西下車劾貪墨數十人屬吏肅然
站銀舊額一十五萬明年裁充餉驛費不足派之里甲至二十萬
有奇朝紀請復其舊驛馬官牧無得累民勒石郡邑民德之爲立
祠祀焉

右述聞說瑤錄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thin vertical lines. At the top right, there is a header section with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The page is otherwise empty of text or data.

王來用

王來用漢軍鑲藍旗人天聰八年 太宗文皇帝命禮部考取通滿漢蒙古文義者爲舉人來用以漢書中式崇德元年授工部啟心郎八年兼參領順治元年授保定兵備道二年授山西布政使三年三月大兵屯四川勦流寇張獻忠餘孽 詔授來用戶部右侍郎總督山西川陝糧餉駐西安六月疏言川陝賦役未定錢糧無從覈對請 敕部詳開實數以杜吏胥妄報弊七月又言道府州縣責在催徵應以完十分爲上等七八分爲中等三五分爲下等歲終察覈賞罰庶知警惕八月又言陝西被兵州縣地荒人少糧欠難追請蠲荒徵熟又山西舊銅日少鼓鑄日增定價過賤商

販裹足請酌加均下部議行四年奏稱漢南遭賊賀珍蹂躪荒殘
已極請 加恩賑濟並 敕部儲備肅親王凱旋兵餉五年閏四
月奏稱叛回倡亂河西運道阻塞進征雲貴大兵指日入秦請撥
楚漕協濟八月又言漢中駐大兵錢糧歲不下數十萬請專設餉
司以專責成疏入俱如所請六年疏言出鎮兵丁例得家口養贍
錢糧司兵者欲於離伍日算支司餉者欲於到軍日扣起又同時
出兵有直至軍前或中途留駐不同請定例畫一銷算部議兵丁
調後不論已未到俱應給家口養贍中途逃亡不得冒支得 旨
允行八年四月御史聶玠劾來用專倚中軍王楨自隳職業部議
降一級調用援 赦免七月裁督餉總督入京另補九年授順天

巡撫十年閏六月疏言山海永平距百五十里有永平道協中馭
應裁山海協止留遊擊三屯遵化距五十里有三屯協副將可兼
攝臣又駐遵化應裁遵化協副將止留遊擊計裁兵千一百名馬
蘭松棚喜峯太平四路守備等僻汛亦應裁其兵無幾分各汛分
轄衝要如薊城駐餉司薊屬開平衛俱宜增兵二百拱華城宜設
守備增兵百五十拱極城宜設都司增兵二百俱於裁數內撥補
餘員歸部另選兵令歸農得旨具見用心料理下部議從之
十二月移巡撫駐河間府奏言撫標兩營隨臣移駐請撤回城內
舊設滿兵或調要處用尋議調滿兵駐德州十一年命各督撫
確議衛所裁併之處來用奏裁興州後屯衛歸通州左衛大同衛

歸河閒衛茂山衛歸保定左衛紫荆所歸保定右衛武定所無衛
可併應歸武定州 從之時定南王孔有德檄歸京師 詔近畿
地方官迎通州官不至 敕督撫查參來用以奏參遲延降署湖
廣按察使十四年改補河南大梁道尋卒

右 國史館本傳

馬國柱

馬國柱遼陽人隸正白旗漢軍 太宗文皇帝天聰八年 命禮部考取舉人國柱與選 賜衣一襲免四丁入直內院崇德三年授都察院理事官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大兵擊走流賊李自成於大同代州歸順授國柱山西巡撫自昌平出居庸關至代州任事值都統葉臣巴哈納石廷柱等平忻州太原國柱進駐太原策應大軍汾州平陽潞安澤州等府以次底定賊黨李過高一功遁踞綏德國柱疏請分兵東西夾擊使賊首尾不能相應則一鼓可以成擒 上是其言二年二月疏舉明廢官巡撫張鵬雲苗胙士太僕寺卿王邦柱巡按陳昌言等並下部錄用六月陽曲土賊

閻汝龍等糾眾劫掠國柱遣遊擊楊捷率兵往剿擒斬汝龍等復
勦嵐縣土賊高九英招撫四十餘寨交城賊梁自兩河曲賊李俊
等與九英互爲犄角國柱亦遣將勦平之十月擢宣大總督四年
七月調江南江西河南總督五年正月安慶土賊馮洪圖陷巢縣
掠無爲州國柱飭按察使土國寶隨侍郎鄂屯率兵剿擊擒洪圖
及其黨蔣懋修鍾武等是月江西總兵金聲桓踞南昌叛賊將潘
永禱突犯徽州國柱遣滿洲駐防官兵進擊賊眾奔潰復祁門黟
縣 上命征南大將軍譚泰率師討聲桓九江南康饒州以次恢
復時僞尙書余應桂踞都昌出沒鄱陽湖國柱遣副將楊捷等隨
大將軍以雲梯攻克都昌城擒應桂斬之復擊敗賊黨鄧應龍等

於武甯十月廣東叛鎮李成棟由南雄犯贛州國柱遣兵與巡撫劉武元等會勦大敗其眾六年湖廣流賊王定安陷羅田結連江南英山土賊陳元等謀犯霍山縣國柱遣中軍副將朱運亨等擊卻之三尖山檄總兵卜從善勦白雲梅家英窠諸寨僞石城王朱統鈞糾賊五千餘由金紫寨赴援倚山列陣我兵奮力衝擊斬獲無算連破賊寨擒僞總兵孔文燦僞副將方學達等國柱復自率兵會提督巴山張大猷勦六安州山賊先圍賊黨侯應龍於將軍寨迎擊賊渠張福寶賊俱敗潰陣斬福寶應龍招降僞總兵王俊僞副將霍維倫等諸賊寨俱燬滅先是明魯王朱以海竄舟山僞侯吳凱踞大崗山助之國柱奉 詔酌籌勦撫機宜知甯波貢生

方聖時與僞僉都嚴我公爲舊相識令赴賊巢陳說利害我公遂
投誠並獻招撫策國柱護送京師 上遣之齋 敕招撫國柱復
寓書與凱至是凱偕僞伯顧奇勳僞將軍姜君獻僞總兵陳德芝
等繳僞敕印來降是年秋江南河南所屬州縣有雨雹傷稼者國
柱請 敕撫按確勘分別蠲恤得 旨嗣後州縣遇有災傷督撫
按卽察明頃畝分數奏恤勿泛奏候旨遲於察勘著爲令國柱又
疏言江南旣改爲省南京國子監宜改爲江甯府學卽其舊址新
之仍支學田租銀以供祀事疏下部議 從之七年遇 恩詔加
太子少保九年七月福建賊渠張自盛竄入江西大覺巖國柱檄
提督劉光弼會閩兵合剿陣斬僞總兵李全等自盛就擒十年五

月蘇松巡撫秦世禎疏請各省州縣賦課徑解布政司以杜勒索
侵那諸弊國柱疏言州縣錢糧由府解司所以察覈完欠重郡守
之責成請於解府之時府但編號記簿無庸拆封換批則勒索那
移之弊可絕 詔如國柱所請行十一年正月海賊張名振屢犯
崇明及劉河吳淞等地國柱增造戰艦募水師遣總兵王璟副將
張恩達等分兵夾擊敗賊於靖江又敗之於泰興燬賊船賊眾遠
竄二月湖廣紅頭賊賴龍等踞桂東犯江西國柱與湖廣總督祖
澤遠會師協剿直擣賊巢擒獲賴龍等是年遇察典加太子太保
九月以年老致仕康熙三年二月卒 賜祭葬如例入祀江南山

西名宦祠

右 國史館本傳

馬國柱遼東人順治元年巡撫山西時流寇據太原凡八月國柱至卽擊破之盡誅餘孽之匿民間者安集撫循民漸復業時客兵數往來苦供億繁國柱悉心措置里閭若不知有兵者四年總督江南時八旗駐防兵民不相習國柱善爲撫戢令行禁止兵民相安

右述聞謔瑤錄

李棲鳳

李棲鳳廣甯人隸鑲紅旗漢軍以生員任祕書院副理事官崇德元年考察各官棲鳳列二等 賜人戶牲畜順治元年授山東東昌道二年調湖廣上荆南道三年六月擢湖廣布政使十月擢安徽巡撫值休甯婺源二縣土賊吳繼程國柱等聚眾劫掠棲鳳檄總兵李仲興副將許漢鼎等發兵會剿擒獲偽總兵江烏鄭恩祥招降偽總兵張天麒江周等千人又土賊趙正等犯宿松棲鳳偕總兵卜從善冷允登等進剿師至洿池斬賊千人擒趙正之子趙捷應弟趙秀升及偽瑞昌王朱誼貴等俱伏誅會屬邑有濫徵稅租者棲鳳不舉劾以徇縱降三級調用五年授浙江杭嘉湖道六年

擢廣東巡撫時廣東賊寇俱附明桂王朱由榔連陷郡邑平南王
尙可喜靖南王耿繼茂奉命往征率師駐守省城棲鳳駐南雄
策應軍需七年會師攻克韶州府剿平雷州廉州諸賊寨八年僞
國公曾志建率眾犯韶州棲鳳飭南韶道林嗣琛遊擊張璋等擊
卻之斬賊二千餘九年遣副將先啟玉等陣擒叛鎮李成棟之子
李元允於欽州十年流賊孫可望遣其黨李定國由廣西梧州突
犯肇慶棲鳳調廉州兵馳援敗賊於龍頂岡尋令總兵徐成功吳
進功等分兵恢復羅定州東安縣又遣副將陳武李之珍等剿賊
於高州府至沙江賊沿河列寨我兵渡河衝擊擒獲僞副將姚奇
僞中軍余元璣等率兵抵化州吳川縣焚燬賊巢殲賊無算敘功

加兵部右侍郎十一年甄別直省督撫加棲鳳一級十五年三月
考滿加兵部尚書六月擢兩廣總督時朱由榔竄雲南其僞將軍
陳奇策等結連僞江夏王朱蘊鎰僞德陽王朱儼錦等踞上思州
旁掠屬邑棲鳳檄總兵粟養志等率兵進剿陣擒奇策蘊鎰儼錦
又剿撫那錦板強諸寨賊眾太平思恩等府皆平十七年加太子
少保先是御史李之芳劾棲鳳濫委廢員郭光祖署左江道等事
詔棲鳳回奏棲鳳自引咎部議應罰俸援赦寬免十八年九
月分設廣東廣西總督棲鳳改廣東十二月以年老致仕康熙三
年正月卒賜祭葬如例祀廣東名宦祠

右 國史館本傳

少保李姓名棲鳳字瑞梧武威人明四川總兵官太保李維新長子維新官薊遼時生少保於廣甯遂籍廣甯爲文學歸 本朝爲祕書院副理事官順治元年除山東東昌道三年遷湖廣布政使未幾擢安徽巡撫時天下初定土寇往往竊發程國柱者嘯聚休甯婺源間我兵輒爲所敗少保旣莅任檄總兵李仲興副將許漢鼎會剿禽獲僞總兵江烏鄭恩祥招降僞總兵張天騏江周土寇望風畏之而其黨趙正及子捷應復犯宿松少保怒曰蠢爾者將嘗試我耶非大創之損國威殘民命 朝廷烏用巡撫爲乃親督師進剿師至沔池斬賊千餘級禽趙正父子及僞瑞昌王朱誼貴會屬吏或濫徵錢糧少保失劾參坐徇縱鐫職五年起爲浙江杭

嘉湖道六年授廣東巡撫當是時明桂王由榔居安隆廣東鉅寇附之連陷郡邑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繼茂奉 詔往征少保駐南雄策應耿尙皆驕橫平南尤恣少保多方調護民賴以安七
年會師攻克韶州剿平雷州廉州諸賊寨八年僞國公曹志建犯韶州少保擊卻之九年檄副將先啟玉陣禽叛鎮李成棟之子元允於欽州十年張獻忠遺黨李定國由廣西梧州犯肇慶少保徵廉州兵馳援敗賊於龍頂岡遂檄總兵徐成功吳進功分兵恢復羅定東安又檄副將陳武李之珍剿賊於高州至沙江賊沿河設伏我兵衝擊禽獲僞副將姚奇余元璣乘勝抵化州吳川焚毀賊巢殲賊無算以功進兵部右侍郎是年李率泰用輔臣洪承疇薦

起爲兩廣總督值定國犯粵東率泰禦之敗其將高文貴而靖南
將軍朱瑪喇兵亦至大破定國於新會遂克高州雷州是役也少
保參贊之功爲多十三年率泰調任浙閩少保以巡撫超拜兵部
尙書行兩廣總督事十五年授兩廣總督時桂王竄雲南其僞將
軍陳奇策結僞江夏王朱蘊鑰僞德陽王朱儼錦踞上思旁掠屬
縣少保檄總兵粟養志進剿禽奇策蘊鑰儼錦又招降那錦諸寨
於是太平思恩皆平十七年加太子少保十八年分設廣西廣東
總督少保改廣東尋致仕康熙三年卒於家 賜祭葬如制祀
東名宦祠少保爲人侃爽秀才時已以天下爲己任及任封疆控
德戎馬謀斷兼長其收復羅定東安也 世祖御書知方略三大

字襄之又 御書兩河巨室表其閭得 寵顧如此兄弟八人棲
鳳字光梧儀容俊偉國初 召用前明大臣子弟棲鳳至京睿忠親
王奇之累官至漕運總督能於其職加太子太保棲鴻兵部武選
司員外郎棲鳴江南總兵棲鸞密雲總兵棲鵬都司棲鳴廣東提
督棲鵬泉州副將棲鳳子鎮鼎廣東提督以功加太子太保鎮邦
鎮圻鎮域皆任副將鎮國雲南維摩州知州鎮坤廣西梧州同知
鎮垓山東青州同知鎮基河南禹州知州皆以循良稱子孫先後
任偏裨者又二十餘人衣冠之盛甲於河右而鄉人最稱棲鳳祀
鄉賢祠

潘挹奎曰李維新當明之末造持節西川碌碌未有奇績棲鳳棲

鳳入 國朝各以勳名垂竹帛子之賢於父歟抑所遭之時不同也易言雲從龍風從虎於虜豈偶然哉

右傳潘挹奎撰

李棲鳳漢軍人累官廣東巡撫同平南靖南二藩入粵省連歲用兵棲鳳協謀制勝悉意撫綏加兵部右侍郎十四年晉尙書旋授兩廣總督時東省尙患伏莽西省潯南兩郡未平棲鳳受事五閱月調兵恢復潯南兩郡擒明江夏王及渠帥陳奇策等積年負閫者次第剪除土司交趾率服致貢十七年加太子少保改廣東總督以老致仕棲鳳歷任督撫十二年清操如一去任時行李蕭然

右述聞謔瑤錄

劉宏遇

劉宏遇遼東人初與其弟奇遇並以諸生隨明總兵祖大壽幕下
爲參謀天命七年 太祖高皇帝征明次三岔河宏遇同奇遇挈
家來歸並以明邊境兵馬數目及戰守事宜陳奏 上遣鄂木克
諭之曰得廣甯城後當授爾官嗣以明將士來降者眾宏遇閒居
遼陽 太宗文皇帝崇德元年宏遇上書自陳乞 賜錄用 命
大學士范文程等試之謂可任文職遂授弘文院副理事官後分
漢軍爲八旗宏遇隸正藍旗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三月以繙
譯遼金元三史告成 賚白金鞍馬尋任工部理事官十月授山
西朔州道二年四月借副將侯大節等督兵勦蔣家峪黑草菁諸

賊擒斬甚眾五月擢陝西布政使四年考績稱最五年擢安徽巡撫值叛鎮金聲桓騷擾江西江北土賊蜂起宏遇駐池州飭兵守禦分遣鎮將授策搜剿渠魁王貳甫等次第就擒復自池州移駐安慶與總督馬國柱會剿英山霍山潛山諸賊連破賊巢擒斬渠魁孔文燦等餘黨悉平六年五月裁安徽巡撫 召還七年二月授山西巡撫先是叛鎮姜瓖踞大同其黨分踞平陽保德甯武代州五臺連結榆林靖邊府谷諸邑土賊四出寇掠至是瓖伏誅餘黨竄匿山谷宏遇奏請免逋賦甦驛困矜恤諸死事家又言郡邑甫遭兵燹民田荒蕪殆盡前此大兵征伐大同徵輸芻糧竭蹶以供今尙有保德五臺府谷餘賊未滅日需輸輓復值二麥未收秋

禾遇蝗災耕種失望臣承撫字之責仰體 皇上視民如傷之意不敢不以實陳得 旨下所司蠲賑尋與總督佟養量總兵剛阿泰協勦五臺山賊劉永忠高鼎等於曹家寨攻毀賊巢俘斬略盡十年陝西賊楊茂等竄入平陽遣兵招降之宏遇撫山西四年建忠烈祠以祀守土諸臣死姜瓖之亂者並葺太原府陽曲縣學宮修築汾河諸隄會以逮捕土賊王眼張義國孔朝貴閻守福等未入奏卽籍沒解部有 旨下所司察覈宏遇坐罰俸給事中張璠劾宏遇不請 旨徑行籍沒罪在專擅疏復下所司議再罰俸尋奉 詔甄別督撫吏部以宏遇功少過多請 旨降調旋授福建督糧道十八年九月卒於官祀山西名宦祠

右 國史館本傳

劉宏遇遼東人順治七年巡撫山西時姜瓖初平村聚多蹂躪逋賦巨萬宏遇疏請得豁又恤諸死事家建忠烈祠祀之九年旱饑遣使分賑全活甚眾汾流侵會城築隄障之既去民懷其德建祠祀焉

右述聞謚瑤錄

楊方興

楊方興廣甯人後隸漢軍鑲白旗天命七年 太祖高皇帝征明克廣甯方興以諸生隨眾來歸 太宗文皇帝時命入直內院與修 太祖實錄崇德元年分內院學士舉人生員爲四等方興列二等並以 實錄告成俱得 賜賚旋試列舉人授佐領銜擢內祕書院學士七年 上行圍旋蹕方興以醉後騎馬衝突儀仗罪當死 特命免之戒後勿飲酒八年同戶部啟心郎布丹齋 敕往朝鮮申嚴禁令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隨大兵入關是年七月奉 命總督河道時江南北尙多反側山東土賊叛服不常方興旣之任置戰馬設烽堠遣將勦平滿家洞諸賊巢斬賊首王家

樂趙應元等黃河南北兩岸自流賊蹂躪無人防守伏秋汛發北岸小宋口曹家寨隄皆潰漫曹單金鄉魚臺四邑由蘭陽漫入運河沒田廬二年二月方興請乘水勢稍涸鳩工亟築得旨允行先是明崇禎時流賊李自成決汴水以灌汴梁其後決口屢塞屢決至是上命工部選員察勘馳奏令方興修理七月河決流通集一趨曹單及蘭陽入運河一趨塔兒灣魏家灣入運河爲濁流所侵日就淤塞下流徐邳淮揚亦多衝決方興以防護無功自劾諭令殫力河防不必引咎九月疏薦大梁道李芳蘊爲睢陳遺原克西道章于天爲克西道密雲道方大猷爲管河道四年流通決口將合全河下注勢甚湍激由汶上縣決入獨山湖方興因

請修築通濟閘上下隄岸淮安東北之蘇淤馬羅等隄及江都高郵諸石隄復言河員必就近升轉庶熟諳河務並奉 諭施行尋以流通工竣加一級六年晉兵部尙書銜七年三月加太子太保八月河決荆隆口南岸漫單家寨西隄北岸漫朱源寨小長隄南岸旋塞全河盡入北岸決口轉向東北流方興用管河道方大猷議先從上流築長縷隄遏其來勢然後築小長隄決口期以春月鳩工半年蒞事九年三月方興以目疾請休得 旨河漕重任實難其人卿籌畫素著宜悉心料理旋以汴河工成 賜方興及在事各員鞍馬白金有差時荆隆決口未合者尙三十餘丈大猷擢江南按察使方興請 敕部以新銜畱管河務又清口爲淮黃交

匯伏秋淮弱黃強黃每內灌濁沙淤澱歲需挑濬請於清江通濟
二閘適中處修復福興閘舊址起一閉二以時蓄洩歲可省挑濬
費俱下所司議行會給事中許作梅御史楊世學陳裴交章請勘
九河故道使黃河北流入海方興因疏言黃河古今同患而治河
古今異宜宋以前治河但令赴海有路可南亦可北故買讓以不
與河爭爲上策自元明以迄我大清定鼎燕京東南漕運由清
口以至董家口二百餘里必藉黃河爲轉輸是治河卽所以治漕
可以南必不可以北欲挽北流而趨南自不得不逆其性而曲爲
隄防故買讓下策正今之上策也前人幾許經畫成此數千里長
隄束水通漕若廢此不治順水北行無論漕運不通轉恐決出之

水東西奔蕩不可收拾今議者乃欲尋禹舊蹟重加疏導勢須別築數千里長隄較之增卑培薄難易曉然且河流挾沙俱行束之爲一則水急沙流播而爲九則水緩沙積數年後河仍他徙何以濟運議者又謂河經修築卽當永遠無虞不知黃河自積石入中國後源遠支繁每遇伏秋汛發漫衍橫決有非隄岸所能禦者自殷周至今已事可考臣愚以爲河不能無決決而不築司河者之罪也河不能無淤淤而不濬亦司河者之罪也若欲保其不決不淤誰敢任之明河臣潘季馴曰治河必無一勞永逸之功止有補弊救偏之策不可有喜新炫奇之智惟當收安常處順之休斯誠不易之確論伏願 敕下廷議定畫一之規屏二三之說俾河臣

知所遵守不勝幸甚疏上 上嘉納之十年河決大王廟口距朱
源塞口不遠給事中周體觀劾方興治河罔效耗帑害民罪方興
遵 旨回奏言臣自奉 命總河九載疏築如法漕運無誤所有
興工緩急役夫多寡並經請 旨施行未敢稍有遲緩及擅加料
派事因懇請罷斥奉 旨向來河工皆就決處堵塞僅顧一時以
致久無成效今山東又報河決兒在會議揚方興且殫心料理毋
致誤漕庫內事宜下部一併會議方興再疏乞休 上溫詔慰留
之十一年給事中林起龍劾方興堵築朱源決口侵冒錢糧累民
捐費至六十餘萬兩而庇河道方大猷諸員奸貪不法 上命方
興解任赴京贖對起龍坐誣鑄秩 命方興復任十三年方大猷

以婪贓誤工爲直隸總督李蔭祖所劾方興亦疏劾大猷 上以其不先舉發傳諭切責於是給事中董篤行疏劾方興徇庇下部議坐降級畱任九月考滿廕一子入監十四年引年乞休 上以其久任河道總督勤練著勞 命以原官加太子太保致仕康熙四年卒 賜祭葬如典禮

右 國史館本傳

楊方興字淳然漢軍鑲黃旗人初爲廣甯諸生天聰時直內院崇德元年取中舉人順治元年由祕書院學士授河東總督時當定鼎之初四方盜賊竊據漕艘難行方興設方略十里置一臺三十里建一城聯絡汛守安集流亡糧運得以通達順治七年荆隆朱

源寨口決直趨沙灣張秋一帶隄岸皆潰由大清河東奔入海兗濟以北皆罹其害萬民失業運道復梗方興結茅廬於隄上盛暑隆冬寢食其中九年復決大王廟口衝潰沙灣方興治塞如前並自西岸河邊起至八百廟河邊止開引河五百丈至十三年竣事其明年上疏乞休 詔以勤練著勞加太子太保致仕懸車之後長安居第僅蔽風雨疏食布衣四壁蕭然康熙四年卒祭葬如例葉方恆全河備考曰張秋爲黃河下流其決於明世者正統十三年徐有貞治之洪治五年劉大夏治之皆費極浩繁功極艱難至是三歲再見卒用糶甯蓋多於前功矣

右小傳陸燿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四十九補錄

疆臣一

馬鳴佩

江甯扶風書院勅於順治之某年而重修今年之某月所以祀故
總督潤甫馬公也公諱鳴佩遼陽人以順治甲午自宣大總督晉
大司馬開制府總大江西南而轄之是時天下承平未久窮荒餘
孽猶有擁殘兵窺伺者公初至先問民所疾苦晨夜籌畫翦除貪
墨之吏戢叫囂之伍薄賦省徭停止爭訟視民氣稍稍蘇息然後
按士籍而貸其冗食者慎選將吏修築墩堡絕鄉導解黨與百度
具興士氣大作於是指授方略大破賊眾於崇明恢復平陽等沙

而渠盜面縛叩軍門乞降者不絕於是人得安堵舉欣欣有樂生
之心迄今餘二十年而遺德之在人猶歌思之不衰此扶風書院
之作與其所以廢而復興也公廉潔自持公餘之暇退處讀書默
然終日雖歷鎮名都功施烜赫而其塵視軒冕之意不以一日而
或忘也莅吳不兩年間抗辭解組民方藉公之庇而一往歸志已
活乎其不可留矣公既歸屬子方官京師一見投契每暇必過從
摘蔬命酌無聲伎之奉而曲盡賓主之樂子時雖始仕進公絕不
以年少相遇所以期待之深而獎誨之切有至今不能舍然於懷
者別公未幾而公已下世又九年而子文毅公死義粵西 天子
聞而哀之厚加 恩卹官其孫世濟四品游陟副憲忠義之士無

不感激思奮粵西士民爭欲祀公巡撫上其事 特旨聽許是其
父子之間所以宣力 國家者一以功名一以忠節皆使人於身
後見思而由文毅以求總制公之身教洵有不偶然者矣子近與
副憲同官知其賢又能不墜家學者也夫以予之交公者三世而
又生長南國使不能述公之盛烈而道吾江南父老思慕之意於
無窮則百世而下孰爲閭風而興起者乎遂不辭而爲之記

右重修扶風書院記徐元文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五十目錄

疆臣二

佟養量 弟岱

丁文盛 子思孔

蘇宏祖

宜永貴 曾孫兆熊

劉清泰

李日芑

張朝璿

佟鳳彩

李國英

張璿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五十目錄

SECRET

國朝名獻類微初編卷百五十

通奉大夫前著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軼臣二

修養量 弟岱

修養量漢軍正藍旗人弟岱俱爲牛秉章京崇德初養量兼理義州屯事勦於謀督獲糧獨多八年與弟岱俱從克明中後所及前屯衛順治元年復與岱從克太原府二年養量從平江南克揚州及江陰二城皆以紅衣礮有功而岱從陝西敗賊於延安奪十五艘養量累官至宣大總督駐陽和時姜瓖初平骸骨徧野斂而葬之又建報忠祠祀一時死事諸人衛所屯田部議照內地起科養

以言邊地沙磧種遲霜早加以兵凶荒殘愈甚若援例起科勢必
開風俱潰疏上獲 允雲中人至今感之岱累官至湖廣總督
召還順治四年從征湖廣敗賊渠黃朝選於淶口北岸追斬之衡
州進趨廣西全州走何騰蛟六年從討大同以紅衣破克渾源州
等城十一年復擢浙閩總督坐事免康熙初率先以山西軍功得
三等輕車都尉世襲

右述聞謔瑤錄

佟岱

佟岱漢軍正藍旗人先世居佟佳父佟三略 太祖高皇帝時來
歸任副都統佟岱其第三子也初任佐領崇禎元年從 太宗文

皇帝征朝鮮師還以縱掠降民巧言掩飾論罪應死 命從寬罰
贖革佐領奪俘獲三年授吏部副理事官兼任參領六年隨大兵
圍明錦州援兵自城出戰佟岱率兵擊敗追至城壕始還其夜明
兵犯我營欲奪紅衣礮佟岱與副都統金維城奮擊卻之七年四
月隨鄭親王濟爾哈朗攻克塔山杏山及附近諸臺堡六月擢正
藍旗漢軍副都統八年隨鄭親王征明甯遠拔前屯衛及中後所
二城敘功授騎都尉世職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同都統葉臣
攻山西以礮攻克太原城二年隨英親王阿濟格勦流賊李自
成於陝西敗之延安追至湖廣獲賊船於富池口英親王征江西
至九江班師佟岱與投誠總兵金聲桓駐守九江府旋遣兵與聲

桓平定南康南昌瑞州袁州等府以所俘獲奏 聞因疏言故明
鍾祥王朱慈若等皆衰殘廢棄或存餘喘以彰我 朝浩蕩之仁
得 旨故明諸王令赴京朝見時湖廣總督羅繡錦未之任佟岱
暫署湖廣總督三年率兵還京授兵部左侍郎是年秋隨恭順王
孔有德征湖南四年自岳州進長沙偽總兵王進才等聞風遁師
次湘潭偽伯黃朝宣擁眾數萬屯燕子窩佟岱與有德及副都統
藍拜等由水道進據淥口擊破北岸賊營追擒朝宣於衡州進攻
寶慶克之聞明桂王朱由榔據武岡夜發兵疾進敗其眾并焚木
城又敗偽國公劉承允於夕陽橋遂克武岡由榔遁廣西五年十
月凱旋 優賚敘功加一雲騎尉六年隨睿親王多爾袞討大同

叛鎮姜瓖敗賊兵於傅家嶺又同都統左夢庚擊敗賊兵進拔渾源州及左衛朔州汾州太谷等城晉世職至一等輕車都尉兼一雲騎尉累遷戶部吏部侍郎十一年擢浙江福建總督十二年冬海賊鄭成功陷舟山十三年正月復陷台州時佟岱與巡撫秦世禎不協劾世禎運餉不繼致舟山士卒叛降世禎亦劾佟岱不巡閱海疆且不循例駐衢州欲以巡撫廨署自居 上命世禎爲撫江巡撫 詔佟岱解任還京佟岱不卽行且上疏自敘勦撫功上切責其冒功戀祿 命新任總督李率秦巡撫陳應泰會同巡按御史王元曦察覈佟岱與秦世禎挾忿相爭貽誤封疆情罪率秦等覆奏舟山失陷世禎不能先事密防咎亦難辭佟岱忿爭失

體久駐杭州不一至海濱實貽誤封疆疏下部院確議世禎應降
一級調用佟岱應降世職一等 上飭再議革去 恩詔所加世
職畱其軍功所得三等輕車都尉康熙二十一年子佟徽年襲

右 國史館本傳

丁文盛 子思孔

丁文盛廣甯人初爲明諸生 太祖高皇帝天命六年來歸隸鎮黃旗漢軍 太宗文皇帝崇德三年任兵部啟心郎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大兵定山東授文盛登萊兵備道二年六月擢山東巡撫閏六月濰縣土賊張廣糾眾數千犯萊州文盛檄遊擊馮武卿等分剿敗賊於三埠及紅山口斬賊黨尼思齊趙朋春張廣奔平度遊擊楊遇明率兵追及徐里瞳四面環攻廣中鏃死擒斬餘黨無算十二月文盛疏言明季馬政廢弛郵傳缺用輒索之間閭致滋擾累自今各驛缺馬宜卽以餘存驛站額銀隨時買補又言東省當兵燹之後村落多墟市集皆廢明季所增牙稅雜稅請盡

行除免舊制臨清東昌平山諸衛設兵五千餘至是虛額過多文
盛請裁畱二千以節軍餉令州縣各募壯丁暇則聽其自謀生理
遇盜賊竊發協力捍禦又請 敕有司清理刑獄嚴禁獄卒非法
凌虐疏皆下部議行三年冬荏平高唐禹城武城新城等縣爲土
賊劫掠文盛請兵 上遣副都統覺善率兵往勦四年正月給事
中林起龍御史金元楨交章劾文盛才庸不勝重任部議革職
命降一級調用九月授河南按察使六年遷福建布政使七年三
月卒於官子思孔順治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祕書院檢討十四
年擢國史院侍讀十八年授陝西漢羌道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
年巡撫賈漢復劾思孔承追胥役侵欺糧草逾限部議降三級調

用五年補河南開封府同知思孔赴通政使辨前在漢羌曾以侵
歎糧草之胥役斃獄產絕等情屢牒巡撫賈漢復漢復遲久乃入
告思孔無承追逾限罪事下總督白如梅察奏咎在漢復援 恩
詔免議復思孔所降級補直隸通薊道時直隸未設布政使八年
增設直隸總管錢穀守道與巡撫同駐保定調思孔任之十四年
遷江南按察使十五年授湖北布政使未之任卽調江南二十一
年遇計典兩江總督于成龍疏薦思孔任布政使數年籌江西湖
廣軍需應期無誤大軍征勦海賊往來絡繹料理裕如且有修造
蘇州府學勅設育嬰堂養濟院諸善政其介性情操亦矯然特立
因有督催錢糧未完各案不得與卓異之例專疏薦舉請破格擢

用得 旨丁恩孔供職勤慎著准爲卓異二十二年擢偏沅巡撫
既莅事倡率司道等官修造嶽麓書院置田三百畝資諸生膏火
二十四年五月疏言嶽麓書院扞自宋開寶時爲四大書院之一
乾道時張栻教授於此朱子自閩至與講學數旬後朱子知潭州
增廣學舍學者益眾今修造已復舊規乞 御書扁額並 賜日
講解義諸書 上允所請 御書學達性天四字俾懸書院二十
七年二月調河南巡撫時裁湖廣總督標下將弁胥令候缺酌補
五月裁兵夏逢龍作亂結中軍副將傅爾學參將李廷秀遊擊金
奇功守備林德千總胡耀乾馬兵周凱萬金鎰等叛踞武昌巡撫
柯永昇糧道葉映樞並遇害賊分掠黃州德安 上命振武將軍

瓦岱率師討之調思孔湖北巡撫 詔速赴荊州防守專理兵餉
思孔以武昌倉庫被賊劫掠各營兵餉俱缺先借撥河南布政使
庫銀委員齎隨至襄陽卽散給將士鄖陽諸營於荊州支領者亦
令就襄陽發給俾免稽遲疏報稱 旨七月瓦岱師至黃州夏逢
龍伏誅其黨僞總兵胡耀乾李廷秀萬金鎰周凱僞副將林德僞
巡撫傅爾學僞布政婁方順僞驛道金奇功等皆降思孔至武昌
察獲賊黨掠匿庫銀九萬餘兩還貯諸庫數耀乾等八人罪並斬
以徇九月復設湖廣總督卽擢思孔任之二十八年請增設武昌
荊州岳州常德水師並移辰沅宜都諸處戰艦以供訓練疏下部
議行三十三年四月調雲貴總督八月卒於官

國史館本傳

丁思孔

康熙三十三年秋八月總督雲貴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丁公以疾薨於雲南之官舍公之由湖廣調補雲貴也其出境則軍民攀轅號泣數百里不絕擁馬首不得行其入境則具盞漿芻茭逆諸途惟恐公興從之不前也三省軍民相爭於境上亡何以盡瘁 王事遘疾致不起遠近聞者巷哭如喪私親喪車出舊治剪紙錢設糗糒弔祭者絡繹於道視向之送迎者加勤焉訃聞 天子震悼遣官 諭祭所司給葬銀五百兩朝士知與不知咸失聲歎恨偉公才器而以爲未竟其施蓋公忠誠幹略爲

國家所馮依非尋常一節鉞之臣而已也公子克昌等將以康熙三十七年四月初五日丑時卜葬於房山縣東南甘池之原述公世系爵里治行乞余銘其墓公敷歷中外前後靖讐孽銷亂萌者不一軍務尤所練習以余掌邦政平日於 國家邊防屯政城堡亭障隄塞險易頗蒐討似能窺公一二者又辱與公交好其敢以不敏辭按狀公諱思孔字景行號泰嚴先世本江南之鳳陽有世襲指揮諱世魁者移駐廣甯右衛遂爲廣甯人曾祖諱博升祖諱國富考諱文盛祖妣張氏妣任氏齊氏黃氏以文盛貴國富 誥贈光祿大夫張氏任氏齊氏黃氏俱 誥贈一品夫人文盛初爲廣甯衛學諸生 太祖高皇帝天命六年入籍鑲黃旗 太宗文

皇帝崇德三年中式舉人授兵部啟心郎出征朝鮮大同俱有功
七年考滿一等稱職授拜他喇布勒哈番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
年從入關任登萊道山東布政司參政次年升山東巡撫多興釐
利病其大者請寬民力端士習併衛所汰營弁蠲荒糧停開採疏
輒報 可地方至今以爲便以事左遷終福建左布政使所在皆
爲立祠生一子卽公也公生而倣儻有志節天資過人讀書數行
俱下年十三作文卽中程式福建學使者聞公度見公所作驚歎
稱國士公因受業焉布政公卒於官哀毀備至家貧幾不能治喪
士民設匭投贈得千金公欲成先志卻不受服闋銳精舉子業順
治辛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年才十九公幼爲父友范相國文肅

公所器見公神姿風度知必登大位曰丁氏子未易才也至是與
文肅子忠貞公俱以少俊中甲科高第士林榮之後皆官總督侍
郎忠貞既以大節炳史冊公亦爲時名臣論者以是科爲得人選
庶吉士在館博涉史傳焚膏繼晷不少輟繙譯國書最號通敏
儕輩莫能比歷升侍讀調補督捕副理事官改禮部儀制司郎中
預修 玉牒十八年外補漢羌道副使丁母艱哀毀如外艱時康
熙七年補通薊道副使順天等八郡錢糧直隸戶部款項叢雜巡
撫金清惠公請設道員總覈公以才望應其選立法簡明吏不能
欺後人祖其法不變撫標額兵業領餉旋奉裁公更厚爲賞給使
歸農而別設法補公帑裁兵因以帖然十四年升江南安徽按察

使時逆藩變亂告密牽引者眾良民重足而立公悉爲開釋治獄以平允聞十五年升湖廣布政使未任調江蘇布政使軍前需用烏船沙船工匠晝夜造作刻期敦迫羽書旁午動干軍紀公調簡人吏給發糧料竹木灰釘咄嗟而具馳驅效用人得其職樓柁帆檣靡不中治堅緻牢實軍賴以濟文移裁決不假他手剪鐙達曙常不解衣福建官兵凱旋民夫船隻地方煩擾巡撫委公料理軍無停泊市不易肆公之勦決繁劇解釋膠滯此其一端也于清端公總督兩江風檢自持待屬員甚嚴冷公入謁于公方閱文卷積疑案不能剖公從旁手口指畫如別黑白處置明了案無留牘于公驚起揖之曰此席不久屬公矣與巡撫合疏舉公卓異部議以

違例駁 特旨敕部注冊蓋 上知公奇才已有意大用之矣二十二年湖廣偏沅巡撫缺遂升補焉所治七郡湖山環互民獠雜處反側子初平餘孽尙思煽惑前撫臣屢芟刈之不爲止公謂不誅鋤則威不立不教而殺則情可憫陰察爲首數人諭之曰爾等以湖南爲天外耶兇渠以百萬之眾 天戈一臨舉族灰滅狼籍都市懸首藁街近事可鑒爾輩何爲者不過窮困失業耳資汝生計可自求多福 國法不汝貸也皆崩厥角曰公活我敢不如公命湖南於以無事公之力也方軍興時州縣吏那移支應輒陷大辟公原其情咸奏請寬之長沙軍民房舍雜以茅竹數被火災公捐資倡率易以陶瓦此患遂少在湖南凡五年多惠政然整飭憲

綱剪除豪猾不少假借有不便己者為浮言以撼公公不為動
上亦稔知公事卒得白二十七年調撫河南是歲湖廣總督奉裁
標兵無所歸逆豎夏逢龍等譟變戕殺撫臣湖北諸郡率恇擾朝
議以公能辦賊仍調公巡撫湖北時變起倉卒省會官署一空兩
司官皆自京師出未抵治所公冒暑兼程往凡軍機奏報文移批
荅身兼眾職一手任之與將軍瓦公岱提督徐公治都遙相犄角
蹙賊黃州公布置形勢調遣將吏慰諭民人解散迫脇悉合機宜
逆豎聞公威名惶駭失措束手就擒即磔以徇而賊黨胡耀乾尙
據武昌城上張旗列械穀弦注矢以待公至漢口即命具舟眾謂
賊情叵測未可入公不顧又請以勁旅從公麾之去單騎直前叩

漢陽門使人傳呼曰新撫軍開汝生路汝欲抗拒耶大兵至汝且無譙類耀乾出意外倉皇不及計又見公不設防信之城門鑰啟公攬轡徐行從容曉譬然度耀乾終持兩端密與瓦公徐公計議因其入謝賞擒斬之賊有狡謀竟不得逞事既平或謂公以身試險不勞而定者何也曰緩之得以爲防急之使不及備我擁衆入勢必生猜阻我單騎往彼亦圖苟全矣夫事變之乘如器敲傾未墜於地機會所爭閒不容髮或以輕爲啟釁或以重發喪功務在逆塗其罅隙而先壞其機牙此非智者不及見非勇者不及決是故見事在明明貴斷貴速也使公徘徊江上方舟濟師困獸思鬪奮其角毒非攻圍旬日殺傷多人未能拔而公談笑指揮應機

立決不疾不徐無他料之明而斷之速也可謂膽智具備者已當
日武昌得如公者以鎮撫之亂何自生猶惜用公之不蚤也是年
七月復設湖廣總督晉公階兵部右侍郎任其事次年五月有陳
龍越入者逢龍餘黨也謀以夜半再作亂酉刻有上變告者公密
收之一訊具服卽請 王命戮爲首者於市餘人釋不問蓋亂本
不除則枝蔓易生誅求之則人人自危矣公長於濟變多類此湖
北海饑公度饑民不能忍死待乃便宜動庫銀四萬兩糴之江西
而平糴於民事 聞 上竟可其奏在任二次協同欽差各官及
河南巡撫運米賑西鳳水陸道里雇募車船躬往相視區處有方
官民皆稱便三十三年四月調補雲貴而疾不可爲矣旣彌留惟

以國恩未報稱爲言不一語及家事公生平於師友誼最篤性
澹泊寡嗜好衣裘或澣濯至故舊有困乏雖傾貲不惜屢干亦不
厭也江蘇校課士子賞識者皆知名士在湖南修嶽麓書院延宿
儒爲之師疏請濂溪先生裔孫周嘉謨爲五經博士如程朱二氏
例有知人鑑所薦文武吏官列卿節鎮者多爲時所稱工書翰富
詞章軍府閒暇賓朋觴詠筆墨揮灑雖顯家之士無以過也出車
之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烝民之美仲山甫躬敷政於外四方
爰發蓋天生魁奇挺特之彥制勝廟堂折衝樽俎用以奠定牧圉
匡襄王室今昔一也如公之德惠被於方州而勳名震於藩輔既
家興召伯之思人下羊公之淚矣論者猶以年未副其志用不極

其才若乃廉白謹恪之節陸嫺任恤之行於公爲不足矜余所聞者其一二也謹撰次如右公生於天聰甲戌年八月初六日申時卒於康熙甲戌年八月初五日子時享年六十有一配蘇氏 誥封一品夫人子六人長克昌松江府知府次克懋四川永甯道副使次克廣次克成俱候補知縣次奕昌次奕懋俱太學生女三一適天津道副使范時崇一適候選國子監典簿祖應徵一幼未字孫四樹洛泗涓銘曰

惟世運昌惟股肱夏曰有名世直大以方玉德溫潤金性堅剛鏘鳴雅樂奮怒敵場物有猛噬騰擲跳跟公往省括若虞機張披其腹心竟斧其吭脇從罔治盡脫介衾人驚唬虎公直牽羊辟邪鎮

惡烈於桂蠹以慈和濟雨露雪霜赫赫我公式是南邦其他功績
不可論量然在於公會不毫芒卜龜墨食日歸其藏體魄則降神
用飛揚上爲星辰吐耀寒鉞億萬斯年日月爭光

右墓誌銘趙俞撰

思孔巡撫湖南時逆藩始平拊循凋瘵振興文教疏請 頒國子
監校刊經史置嶽麓書院政暇集諸生講論至今書院有丁公講

堂

右 大清一統志張維屏錄

蘇宏祖

蘇宏祖遼陽人隸漢軍正紅旗崇德三年由舉人授戶部啟心郎
賜朝衣一襲免丁四名八年考滿稱職給雲騎尉順治元年授
河南河北道三年遷山東布政使五月調陝西布政使九年三遇
恩詔晉三等輕車都尉十五年五月巡按御史高爾位劾該督
等計典失實連及注考藩臬宏祖降二級調用十一年補福建布
政司左參政分守福甯道十三年遷左僉都御史十五年六月擢
南贛巡撫十七年四月山賊李玉廷糾黨粵都負固劫掠宏祖發
贛城兵捐資製火器奮勇擣巢玉廷就擒事 聞下部議敘尋以
老病乞罷 上未許時賊渠謝上達結海寇鄭成功并糾羅一鑑

徐黃毛等賊踞廣東平遠五指石界連閩贛六月宏祖會閩粵兵
合勦上遂詐降潛逃紅畚宏祖授將材李宗韜以計擒斬一鑑黃
毛等七人乘夜進攻賊蒼黃遁走連追至柑子窩中木溪悉捕斬
遂毀五指石寨進勦紅畚論賊黨縛渠自首得免罪未幾賊縛上
達獻誅之十八年五月遣遊擊王把什勦廣昌賊乘雨攻不備連
破瀉水羊石二寨斬千餘級擒賊渠幸連昇蕭來信敘功加一級
時地方初定學宮傾圮宏祖首倡捐修康熙元年二月甄別督撫
大臣 命宏祖以原官致仕三年四月卒 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宜永貴

曾孫兆熊

宜永貴遼陽人後隸正白旗漢軍 太宗文皇帝崇德五年永貴任佐領兼參領隨睿親王多爾袞圍明錦州以礮攻克涼馬山五里屯馬家湖諸臺六年復圍錦州屢擊敗敵兵松山兵乘夜來犯亦以礮卻之明總督洪承疇兵自松山分路高橋南三臺永貴攻克其臺斬百餘人七年錦州下鄭親王濟爾哈朗等移師攻取塔山杏山城永貴並用礮擊毀附近各臺及其城敘功 子雲騎尉世職八年隨鄭親王攻克中後所前屯衛二城晉世職爲騎都尉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授兵部理事官二年隨豫親王多鐸追勦流賊李自成敗賊眾於潼關又從征江南攻取揚州四年考滿

加一雲騎尉旋授臨清總兵官六年朝城土賊杜全濮州土賊張文齊等分據臺堡劫掠城邑永貴率遊擊王政純曹如松等會集滿洲駐防兵往朝城搜剿斬杜全及賊眾五百餘人隨移師濮州賊據土城以槍礮拒戰我兵奮勇攻克殲賊四百餘人追獲張文齊斬之八年復入爲兵部理事官九年擢正白旗漢軍副都統尋授總督倉場侍郎屢遇 恩詔晉世職至一等輕車都尉七月授南贛巡撫十一年僞總督許勝可等擾瑞金永貴發兵會剿直搗羅漢巖生擒勝可及其黨數百人斬以徇因疏言羅漢巖地勢險僻往往爲盜賊盤踞請移兵駐任田寨就 聖歷十二年調福建巡撫十三年以病瘵得 旨允解任代未至海賊鄭成功擁眾數

十萬襲陷閩安鎮及連江縣乘潮駕舸據烏龍江洪塘白沙諸要路阻大兵聲援遂偏犯福州時定遠大將軍世子濟度統師駐漳泉開提督馬得功率福州步騎勦賊德化永春城中守兵僅數十永貴力疾登陴率布政使王顯祥按察使鄭廷魁知府彭六翮駐防佐領焦贊三格等並出原任按察使周亮工等於獄集廝役及民間丁壯數百人分門固守令有馬者伏城外截擊士卒數易衣幟更番出戰賊謂我兵甚眾不戰趣退久之悉眾來犯旣樹梯我兵奮力禦擊傷賊甚眾城垣屢爲賊穿穴且毀應時堵塞完固當賊之甫偏城也永貴以蠟書招馬得功爲賊所阻踰月乃達得功由永福縣山路赴援而大軍之在漳泉者亦至於是內外合擊斬

賊萬餘人溺死者無算危城得全既受代永貴乃還京十六年起
爲安徽巡撫十八年四月以疾解任康熙四年復以年老辭世職
乃 子其孫廷輔襲六年十一月卒 賜祭葬如例子思孝任正
白旗漢軍副都統十年疏請追敘永貴福州全城功 子騎都尉
世職合前所得一等輕車都尉爲三等男仍以廷輔襲十九年廷
輔任參領隨征南大將軍賚塔討逆賊吳世璠由廣西擊敗僞將
軍何繼祖等於黃草壩二十年三月圍雲南城賊將胡國炳等率
眾萬餘出城拒戰廷輔率兵擊敗之賊平還京二十二年卒二十
五年追敘雲南軍功晉二等男子兆熊襲

右 國史館本傳

宜永貴漢軍人順治十二年巡撫福建海賊鄭成功擁眾薄福州城下時大師悉赴清漳城中騎士僅數十永貴先病瘵力疾率士民數百登陴固守又募兵分出七門接戰每多殺獲寇三薄城皆計卻之捍禦而月援至合擊圍始解孤城危急時百姓爭奮無二志由永貴平昔拊循之力云後以老致仕卒追敘全城功併前勞晉三等男世襲

右述聞謔瑤錄

宜兆熊

宜兆熊漢軍正白旗人曾祖永貴安徽巡撫以軍功授三等男祖思孝副都統父廷輔襲世爵並見永貴傳兆熊初襲三等男康熙

二十五年追敘廷輔征雲南功晉二等男仍以兆熊襲四十年補
佐領四十一年授參領五十七年正月遷鑲白旗漢軍副都統十
月授正藍旗漢軍都統六十一年調鑲白旗漢軍都統尋 命署
福州將軍雍正元年二月實授兆熊疏言臣抵任年餘練兵整械
查駐防四旗及臣標兩營所用盤槍皆係三段續成久必壞又子
母礮祇十八位見捐造盤槍千九百六十一桿子母礮二位以資
操演 上以捐貲過多 諭曰向後四旗兩營若有應行捐造軍
器不必捐貲宜動公項爲之二年疏言駐防滿洲漢軍協領與在
京八旗參領均三品嗣後在京副都統缺出請將協領與參領一
體較俸開列得 旨此奏甚爲公當朕卽位以來外省副都統缺

出多用駐防協鎮等補授內外皆朕臣工惟拔其優者用之耳尋
御書世有令德額賜之 諭曰福州駐防兵丁風俗甚劣自爾
到任後頗覺更易朕實嘉之其益加約束務令全善三年七月
命署浙閩總督四年正月疏言臺灣南北兩路番社甚多其爲害
於鳳山諸羅者則山豬毛等社於彰化則水沙連等社山豬毛社
前獲兇犯四名稍知畏懼至水沙連社半載閒焚殺疊見撫之不
可勢不得不示以兵威但宜以番攻番擇各社通事土官勇壯者
數人爲導率番社直埽巢穴而以汛兵駐山口壯聲勢疏入報
可尋因春雨漲發請俟夏令進剿九月授湖廣總督嗣繼任浙閩
總督高其倬檄臺廈道吳昌祚協同參將何勉等率弁兵番壯分

臣等謹將前奉 諭旨 光緒二十一年
路裏糧餉捕首惡骨宗等二十名就擒分別正法各社相繼歸誠
兆熊 陛見 諭曰昨見宜兆熊精神力量甚覺勉強楚督節制
兩省文武任鉅事繁統轄非易且又一字不識但操守尙優心術
亦正諒然有忠愛之誠爲可取耳十二月調署直隸總督五年正
月疏言直隸各營兵餉經前督臣李紱奏准將下年春季餉銀於
上年冬借司庫銀先行支給俟部撥支徵解到冬日扣還蓋恐撥
銀到遲兵未免守候洵良法可行而直屬陋弊於預支春餉外復
借領銀於本年夏秋冬三季分扣兵或事故不一借後除名其銀
或於新補兵坐扣或於闔營朋扣均非情理況庫帑豈可市恩私
借致令虛懸請將見借出者於本年內照扣嗣後永停借給得

旨此奏酌中之論如所請行閏三月擢吏部尙書仍署總督事九月疏言磁州駐防千總一官徵兵募請令大名協右營守備領兵百九名移駐並令右營千總領兵百二十五名駐元城縣右營把總領兵六十一名駐小灘鎮從之十月又言霸雄等二十四州縣被水已蒙恩散賑其地丁錢糧暫且緩徵得旨朕念直隸濱河之地易於被水用沛特恩遣官賑恤至被水之處仍應勘明分數題請照例蠲恤不得因已遣官發帑遂不照例遵行也時大名府知府曾逢聖因虧缺庫帑被劾上以逢聖任畿輔有年賦款必多命總督藩臬等轉諭所屬被屈受害者許據實控告於是吳橋縣生員寶相可控逢聖任吳橋時貪劣各款而布政使張

通祖逢聖杖斃相可與按察使魏定國詐稱監斃兆熊及協理總督劉師恕徇匿不奏 上察知之 命尙書傅敏侍郎史貽直往鞫六年正月 諭大學士等曰宜兆熊乃平常無能之人因其尙忠厚謹慎蒙 聖祖仁皇帝用至福州將軍伊並未出力報效及朕卽位伊亦不過尋常供職前因直隸總督一時不得其人令伊署理畀以綏輔節制重任教導訓誨至再至三乃伊於此事若罔聞知負朕任用之恩甘蹈徇隱之咎尙得謂事君以誠無欺無隱者乎二月傅敏等勘鞫得實逢聖擬絞監候適定國斬監候師恕降三級調用兆熊銷加一級仍降二級調用得 旨宜兆熊著降調仍暫署直隸總督尋疏言宣化府屬之保安延慶二州旗民雜

處向無武弁防禦文職遇調城池倉庫門禁鎖鑰乏員防護應撥張家口協標兩營把總二員移駐改歸懷來永甯兩路參將都司轄從之五月諭曰人臣和衷共濟始於公事有益朕今視宜兆熊與劉師恕意見不合諸事參差若仍令同辦總督事務必致貽誤宜兆熊原係庸碌之人朕因其操守可取故試用之自署福建直隸兩任觀之全不曉事著回旗照部議所降之級補用八月刑部議駁兆熊署直隸總督任內審訊南宮縣民杜枚擲傷無服族祖母劉氏身死一案兆熊以枚係獨子請畱養而其母范氏年未七十與例不符敕部嚴加議處尋議革職九年卒子成祚降襲一等輕車都尉卒子宗孔降襲騎都尉兼一雲騎尉卒子榮祖

見製

右 國史館本傳

劉清泰

劉清泰遼陽人隸正紅旗漢軍初名朝卿 太宗文皇帝賜今名
崇德六年由諸生試一等入內院辦事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
擢弘文院學士六年充纂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副總裁九年充
會試副考官教習庶吉士尋授浙閩總督時海賊鄭成功據廈門
陷漳浦海澄南靖 上諭清泰敕曰鄭成功屢擾沿海郡縣本應
剪除但昔年大兵下閩其父芝龍首先歸順其子弟何忍背棄父
兄甘蹈叛逆此必地方官不善開導致彼疑懼反側今已命芝龍
作書遣人往諭如果悔罪歸順不吝爵賞爾當宣布朕意使之悅
服十年二月清泰疏劾巡撫張學聖巡道黃澍總兵馬得功前此

臣等言：「...」
三
偵成功赴粵潛襲廈門攫其家資致成功索償修怨連陷城邑疏
下部議學聖等並罷黜三月清泰得成功自海上報芝龍書因疏
言成功妄覬浙東粵東地安插兵眾語涉浮誇與其更張於旣撫
之後不如詳慎於未撫之先得 旨所奏具見深識遠慮仍相機
而行五月平南將軍金礪攻海澄將克之以餉不繼還軍漳浦會
頒敕招撫成功封爲海澄公遂罷兵清泰疏請於閩浙兩省調
兵一千駐守浦城增設遊擊守備等官部議 從之十一年清泰
以成功旣奉 詔許給泉漳惠潮地仍不雜髮其黨逞掠如故疏
言成功無歸誠實意宜 敕遣八旗兵赴閩駐守要地以資策應
下諸王大臣議清泰旋以病乞假成功復寇掠漳州泉州 上命

定遠大將軍濟度率兵往剿左都御史龔鼎孳劾清泰一籌莫展
當將軍金礪攻圍海澄不能同心合力及招撫未就又不控扼險
要回駐杭州借病息肩致海疆被陷疏下部議革任十八年 聖
祖仁皇帝御極起爲祕書院學士尋授河南總督康熙元年築開
封城清泰疏言城工浩繁未可以歲月計官民捐輸者俟工竣議
敘未免觀望不前請按季報部錄敘以觀速效部議如所請三年
以報墾荒地一萬二千餘頃加銜兵部尙書四年五月以疾致仕
八月卒 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李日芄

李日芄遼陽人 太宗文皇帝時日芄以生員入內院理事 賜人五戶隸漢軍正藍旗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定鼎燕京授日芄直隸永平府知府三年遷霸州兵備道既之任授策州牧張儒秀諭降土賊李振宇等數百人尋擢左僉都御史四年加右副都御史銜任操江巡撫會叛鎮金聲桓蹂躪江西上游告警日芄親督官兵於小孤山磨盤洲扼勦檄江防同知趙廷臣與參將汪義遊擊袁誠等迎擊賊艘五年敗賊於彭澤賊兵中斃及溺死者無算獲戰艦二十餘六年五月裁安徽巡撫 命日芄攝其事先是安慶府之桐城潛山太湖三縣有賊渠余尙鑑者以擁立明宗室

朱統錡爲名糾金聲桓餘黨居險爲巢凡二十餘寨時出侵掠十月日芑遣副將梁大用等攻皖澗寨克之進圍飛旗寨凡七日斷賊水道賊兵四出衝突日芑分兵爲四路合擊之賊眾大潰連拔飛旗桃園等寨獲朱統錡及余尙鑑斬之大和山小和山等十八寨相繼歸順七年加兵部右侍郎十年發兵勦徽州府之赤嶺土賊斬賊首張惟良諭降其眾十一年二月 特旨甄別直省督撫詔加日芑兵部尙書是時海寇張名振屢犯鎮江瓜洲截劫漕艘日芑於鎮江城外檀家洲水淺處植木椿深處編木筏環以鐵索大江南北岸及金山俱列大礮南岸自鎮江至圖山北岸自瓜洲至三江口更築新隄造木橋以通巡兵往來令圖山瓜洲等四

營守備率哨船水師更番防禦羣賊潛匿江中謀寇涼輒爲標營
偵擊俘斬略盡十二年八月加太子太保十一月卒 賜祭葬如
例諡忠敏立碑墓道

右 國史館本傳

李日芃奉天人順治閒操江都御史時沿江多盜日芃令五里置
汛兵稽之行旅晏然海寇犯鎮江遣將堵剿斬獲甚衆刊定經賦
全書勅立書院來四方學者士民德之

右述聞謀瑤錄

張朝璘

張朝璘漢軍正藍旗人父士彥明廣甯巡撫中軍守備 太祖高
皇帝征廣甯明巡撫王化貞遁去士彥來降天聰八年授三等輕
車都尉旋乞休朝璘襲職崇德七年任佐領隨貝勒阿巴泰征明
過北京往攻登州府師次膠州遇敵兵擊敗之八年隨鄭親王濟
爾哈朗征明攻克中後所前屯衛二城晉世職二等輕車都尉任
兵部理事官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隨豫親王多鐸征江南以
紅衣礮攻克揚州府城及江陰縣城尋率兵駐防蘇州遇明總兵
黃蜚等擁眾來犯同副都統吉山擊卻之復同前鋒統領努三率
兵追勦黃蜚等敗退旋合兵從水路來犯朝璘同參領索爾敏進

兵擊之潰獲其船四年隨恭順王孔有德等平湖南時明桂王朱由榔據武岡州朝璘與協領烏赫納等率兵疾進夜遇明總兵曹志建扼於路朝璘督兵擊之敵敗奔入木城朝璘進攻擲火毬木城中城焚敵眾大潰偽國公劉承允率眾拒戰朝璘偕諸將擊敗之夕陽橋遂克武岡州承允降明桂王走靖州偽伯張先璧據沅州其部眾據黔陽縣列五營朝璘同副都統蘭拜等敗之進克沅州六年隨睿親王多爾袞討叛鎮姜瓖於大同復渾源州左衛及朔州汾州太谷等城是年以考滿稱職晉一等輕車都尉八年敘江南湖南山西功晉三等男旋授正藍旗漢軍副都統九年兩遇恩詔晉一等男十年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三年遷戶部侍

郎尋奉 命巡撫江西時南昌瑞州當金聲桓叛亂後農田荒蕪賦額多虛巡按御史筮重光請豁免部臣恐有以熟作荒情弊請下督撫議朝璘覆奏荒蕪田畝惟循序勸墾則熟者常熟荒者不致久荒若徧派起科則始焉包荒於熟漸至熟者仍荒非足國恤民計今南昌瑞州二府新墾荒田四千餘畝應三年後起科其未墾者二千餘頃請槩與豁免以勸墾耕而資生聚得 旨允行十五年以解廣西協餉功加兵部尚書銜十八年擢江西總督康熙二年江西右布政使王庭奏減南昌府屬浮糧下朝璘議朝璘疏言江西自陳友諒橫行徵派明代相沿未改前巡按御史吳贊元切陳其事部議令確覈志贖旋遭金聲桓叛亂志贖散亡是以前

撫臣蔡士英僅據右布政使莊應會所得故牘請減袁瑞二府額
徵而未及南昌今志願復出惟武甯縣因陳友諒生身之地未浮
宋元舊額其餘六縣一州浮糧請 敕部察覈志書減免尋部臣
覆奏浮銀十二萬五千餘兩米十四萬九千餘石 聖祖仁皇帝
命悉與蠲除三年朝璘疏言吉安府向食粵鹽相隔千餘里且有
十八灘之險請改食淮鹽俾商民交便事下所司 從之四年以
江西總督裁併江南解任五年正月補福建總督六年以老疾乞
休還京越十餘年卒子聖鐸襲一等男爵

右 國史館本傳

佟鳳彩

佟鳳彩漢軍正藍旗人初爲國史院副理事官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授香河知縣三年內升山西道御史疏言近畿沿河州縣頻年報災皆由隄岸衝決所致宜額設隄夫培築堅固事下部議行尋 命巡視河東鹽政七年巡按湖南明年外轉湖廣武昌道十年調河南督糧道十四年遷廣西右布政使十六年調江西左布政使明年擢四川巡撫疏言蜀自張獻忠蹂躪後城邑村墟所在蕩然宜令各官捐輸修築省會城垣並葺學宮又疏言成都舊稱沃野千里賴都江大堰蓄洩以資灌漑以遭兵燹壅塞日久請於近堰各州縣按糧派夫每歲農隙時官爲督率開濬疏並下部

議行尋丁祖父憂回京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年授貴州巡撫九年五月疏言天下所苦累者驛站而險遠尤苦累者黔省層山峻嶺上而復下下而復上故俗言地無三里平也馬走一站必蹶瘡脊爛夫擡一站必足破肩穿甚至中途倒斃司驛者徒被參處竟無良策前此之勉力支撐者當軍興秀午不暇計及於民名爲官應夫馬實則協幫於各鄉里甲屢奉 明詔嚴禁私派臣與督臣甘文焜再四籌酌盡除協幫驛站之累今已歲餘民間稍有起色獨驛站萬難撐持東往湖廣者如興隆驛清平驛平越驛新添驛西往雲南者如查城驛安南驛新興驛普安驛相距遠者百餘里近者八十餘里所經坡嶺或陡如壁立或崎嶇盤旋人足馬蹶無

不損傷應於重安江楊老堡黃絲鋪盤江坡江西坡輓轎坡六處
各增設腰站照各驛額設馬五十四匹馬夫二十五名謹繪驛路全
圖入告請 敕部詳議又疏言舊例鋪兵一名日給米一升不足
飽一日故召募罕應每勒令百姓輪當近大路者尙可勉強應役
若遠隔一二里輒斂銀轉雇借名多派滋擾請嗣後於日給升米
外加給銀二分庶應募勿缺而百姓亦免騷擾又疏言黔省田土
或巖畔或溪閒隨其形勢零星開挖我 朝闡黔之初州縣衙所
各官俱係隨營委署之人不諳里畝賦役隨意開報戶部見其數
目參差以明季賦役全書發黔訂正因將原報多者不復更改原
報少者照數增添臣莅黔之初見其頭緒冗雜酌定由單規式咨

明戶部並嚴飭府州縣衛所等官持由單填給花戶一以杜私派之弊一以驗全書之相符與否嗣據各屬造報有稱荒多熟少請於熟田內包納者有稱田地屬府州縣而丁差久在衛所者有稱田地屬土司苗人向來不計畝數止照寨之大小定糧數之多寡者此多彼縮不能照則例填給蓋實徵數目與全書所載本不相符其田地名色甚多錢糧輕重不一有徵糧不徵銀田有徵銀不徵糧田徵糧則每畝自數合至數斗不等徵銀則每畝自數分至數錢不等臣見飭司府各官詳細清理若限期忙迫難免一誤再誤當俟清理完日於全書內逐一更明達部以垂永久疏並得旨俞允十年丁母憂十一年七月起爲河南巡撫兼理河道十二

年疏言豫省平定有年百姓苦累未蘇每歲修築黃河用夫七八千名或至萬餘名自二月至十月俱按地畝起派似乎公矣然狡猾之徒以自己田土飛灑於人勢豪之家以他人地畝包攬於己甚至紳衿衙役借題優免致懦弱鄉愚愈累愈貧每月三四兩不等方能雇夫一名及解到河工又爲積年河工夫頭百計欺壓苦不能受勢必至於逃逃而提補又得二三兩重雇是每夫一月已費至六七兩矣卽以一歲萬夫初雇月需三四兩而計每年費至三四十萬今莫若官雇夫照順治十八年以前例每夫每月雇價二兩每歲上工九箇月每夫止用雇價一十八兩綜萬夫計之止用一十八萬兩其每歲估夫若干需銀若干除歲徵河銀外計通

省地畝分別等則派銀足之刊明由單內我朝制度凡錢糧俱
照明萬曆年間則例此項似爲加派而派夫較之派銀所費不啻
數倍曷若稍一更變每畝不過加之毫釐俾得安心畝畝此歲修
之議若是儻遇意外大工雇價浩繁或動何項錢糧又在臨時再
行酌題者也疏下部議如所請得旨派夫累民允宜停止若派
銀雇夫仍屬累民著照順治十八年以前例支河庫銀雇夫如有
不敷需動別項錢糧再行題請鳳彩又疏言均平里甲久奉諭
旨通行直省惟河南荒多熟少因循如故雖有里甲之名其實多
寡不一多者每里或五六百頃少者每里止一二百頃或寥寥數
頃有司止知照例編差里大則田多戶殷眾擎易舉里小則田少

人稀難以承役更有官行戶名或不入甲或入甲而不當差甚至
避重就輕大里愈得便宜小里愈增苦累今莫若令州縣印官接
見在徵糧地畝冊如一州縣有地一千頃原分爲十里者每里均
分一百頃一里之中各分十甲每甲均分十頃遇有差徭按里甲
分當則豪強無計躲避貧弱不致偏枯矣疏下部議行又疏言豫
省沿河地方雖云產柳然除隄柳園柳外俱民間納糧地栽種以
供採辦自康熙七年以來協濟江南河工之柳已二百七十餘萬
束矣而本省歲修常需百餘萬去歲開封府屬陽武縣之潭口寺
工險事迫無柳可用將民間之桃李杏梨等樹盡行斫伐堵塞方
保無虞是修防本省河工尚且不敷難以協運外省且豫省黃河

水勢洶涌原無商旅巨艦往來不過各河口寥寥之渡船耳一遇協濟渡船不敷將小河民船從陸路挖溝引水拉至大河每隻只裝柳二三百束然尙有船可運也今朱仙鎮市舶見封雇無已俱各畏縮不前大河又無片帆往來百姓運柳至河間者祇望洋而歎官吏束手無策若不急圖變通將來必至誤運見在協濟七里溝之柳九十餘萬束而隄柳圍柳官給腳價銀一分五釐民柳連運腳每束給銀四分五釐向來運本省之柳修本省之工每束尙給銀五分今遠運江南千里之外止給四分五釐小民無術飛運安得不賂累乞 敕河臣於江南雇船到豫使民止備辦柳束輒運河干嗣後就江南鄰近無河患處酌辦協濟畱河南有餘不盡

之柳梢以備本省河患庶百姓稍得蘇息大工不致遲誤矣疏下
九卿科道議行是年冬逆藩吳三桂反河南爲進剿通衢鳳彩嚴
飭各屬凡軍需糧草官購官運又酌分解馬解礮與出兵道路俾
邁行無滯十三年十二月以疾乞休得 旨解任調理南汝總兵
周邦甯以士民籲畱入告左都御史姚文然疏言鳳彩相貌議論
樸實無奇而老成練達謹慎和平服官二十餘年皆能稱職其撫
豫數載恤民疾苦民愛而信之傳聞告病以來百姓皇皇如失所
倚恃宜令力疾視事資駕輕就熟之益 上命佟鳳彩仍畱任十
六年七月卒於官年五十有六 賜祭葬如典禮諡勤禧祀河南

四川貴州名宦祠

右 國史館本傳

佟鳳彩字高岡漢軍正藍旗人少理事內院以才知香河縣擢御史轉湖廣武昌道歷河南督糧道禁運弁苛索諸弊超遷廣西右布政時雲南未定粵西屢遭兵燹人民流離鳳彩悉心籌畫轉餉不乏升江西左布政俄巡撫四川流賊張獻忠蹂躪後夔東餘孽及涼州番回劫掠常及川境鳳彩疏請修築成都城垣次修都江堰覈茶園鹽井製戰船火器事集而民不知尋以憂歸再授貴州巡撫手治一方賦役全書以絕濫徵依民俗用銀暫停鼓鑄罷添設之道員專責土司以除劫殺之弊又疏禁私徵增置驛站黔困大蘇以內艱歸復起撫河南兼理河道兩河爲患歲用銀三四十

萬舊皆按地以徵至是疏請發帑 從之吳三桂反大兵絡繹鳳
彩調度有方民不苦擾卒諡勤儉

右述聞謹瑤錄

耳手集卷之三十一

三

李國英

李國英漢軍正紅旗人順治元年隨肅親王豪格平四川流寇張獻忠授總兵五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鄴安縣流寇餘黨擒斬賊將解應甲等累加兵部尙書授二等輕車都尉世職十一年僞桂王遣僞都督魏勇犯順慶國英會同川北總兵盧光祖遣副將霍光先等擊敗之以四川亂後民生凋敝疏言滇黔未靖徵兵轉餉因一隅未安之地累數省已安之民曠日廢時師老財匱今大兵屯漢中請 敕令先取成都且屯且守次取重慶以扼咽喉然後乘流東下埽清夔關通荆襄之氣脈撤滇黔之門戶疏入議行加少保總督陝西四川十六年復嘉定州招降僞將軍楊國明

國朝通志卷之百一十一
三二
總兵武國用又降蘆山僞武義將軍杜學及部兵甚眾十七年破
川東賊寇生擒僞總兵譚益陣斬僞總兵陳貴策等餘黨悉平十
八年逆賊郝承裔叛國英親赴嘉定州密約提鎮諸臣合營進剿
賊竄沈黎悉擒之改授四川總督康熙元年僞石泉王朱奉鎰煽
惑土夷犯敘州馬湖二府擒之二年進剿昌甯直擣逆巢渠寇袁
宗第遁去陣斬僞總兵以下六十餘員招降僞新化伯馮起僞總
兵黃守庫等四年以全州恢復疏請因地設防酌議增減通省經
制定額 從之建昌番猓跳梁國英令鎮臣王明德剿平一十九
寨六年卒 贈二等男 賜祭葬諡勤襄國英治蜀二十餘年勦
除逆寇撫輯民苗收復版籍其功業爲西南最云

右 國史賢良小傳

李國英正紅旗人順治三年從肅王取蜀殲獻賊大兵凱旋畱國英鎮保順剿平餘賊代王遵坦爲巡撫治兵圍中軍旅之後餓役頗仍國英勸農桑備戰守禮賢興學士民始復業劉文繡偪閩中漢沔震動國英擊破之尋總督川陝康熙元年奉 詔帥湖廣陝西河南四川四省兵會剿茅麓山賊李來亨袁宗第等國英師次夔府伐榛莽開道以進遂奪牛耳山敗宗第於茶園坪追及巫山據其城宗第又合郝永忠劉體純引眾數萬來攻我兵出戰體純潰自殺乘勝追至黃草坪永忠宗第以次授首遂進兵圍來亨於茅麓山來亨窮蹙焚妻子自經死至是寇孽悉平國英鎮蜀凡

國朝詩林卷之三十一

二十有一年以勞瘁卒於官

右述聞謚瑤錄

張璿

公諱璿字伯珩與余生同里山西陽城人少余十一歲同年舉進士辱爲莫逆交三十餘年於今矣竊謂公其人立心制行雖求之於天下之大不能多有比不幸以王事勞瘁終於閔轉還子茂生傳其遺命稱余生平知己第一使爲誌銘記其墓余受之泣曰吾責也雖病僊安所諉負遂誌公幼抱宿慧爲兒不好嬉戲方數歲大父教以總章數法輒能通曉大體奇之遣從舅氏延生芳聲學讀書一再過終不忘尤奇者未受講訓援筆輒能成文年十五補邑諸生十九舉於鄉二十聯捷登第國初授知原武縣年二十二原武縣小瀕河經兵燹後城中居民僅數十家男女半裸日

不再食河以南數里雖隸縣版內尙多伏莽觀望未服公至加意
綏輯之漸乃復業又察其地之荒蕪與人戶死徙者申請蠲除其
賦累務與民休息凡徵比錢穀及詞訟惟用誠心感化未嘗嚴刑
時縣駐防戍兵復直禁旅往來河上阻舟停泊公並竭力運籌供
億賴無廢事他政尙多壹歸於清靜愛民殘邑爲之起色載趙戶
部明遠去思等文中乃其自奉則蔬食布衣無異寒士衙舍不蔽
風雨從未聞有一物遺寄其家居之三年凡七劾薦剡行取陝西
道御史出按四川蜀自獻賊作亂民屠戮殆盡王師開土止收
保甯順慶二府餘尙諸逆盤踞公與巡撫李公國英鼓厲將士漸
次恢廓龍安潼川相繼歸化時文武官多委署公每接見卽諭以

潔己愛民勉圖實授其治兵者諭以東兵守律又招流移勸開墾
務儲本計會同撫臣請撥牛種五萬給散兵民本年奉報除接應
軍需外貯粟六千八百有奇疏催學臣以興文教頒憲綱以肅吏
治十年草昧之地因公耳目一新適有暫撤巡方之命遵奉入
都會甄別諸御史公同十六人俱畱用差次應視鹺淮揚淮揚素
號擅途公受事後冰蘖自矢盡革從前陋習擇吏之誠謹者數人
供役餘悉裁退凡權貴人過淮揚請謁槩絕察舊弊奸賄商通蠹
胥引鹽額斤外雜以私販致地方售鹽實多銷引則寡下病貧商
上虧國課公立法嚴禁私販遇告獲卽按治其罪如律但不得
蹈襲往轍多所牽引波害無辜乃親詣儀徵抽掣引鹽夾帶之數

以充公詢計十三萬法既行而鹽之累年滯塞坐困商竈者咸獲
變售完解正課並帶徵積逋溢額二十三萬有奇實前此所
未有剖臺攷覈交章上其異等法當褒嘉吾師河陽薛宗伯亦特
疏求請獎廉尋擢大理寺丞遷順天府丞再遷大理少卿公念少
失恃故母延孺人尙寄殯淺土疏乞改葬歸里適丁太公艱服除
仍補前職俄升本寺卿轉工部右侍郎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撫臣兼理兵民重務前此皆用親舊大臣
公膺特達之知感激圖報濟河而誓首飭法廉以警貪墨文武
將吏望風震懾抵任後益謹防範絕苞苴薪水之費按季取給於
家不以一物累民諸屬皆承風丕變秦人頌之未幾兩直指再撤

萬價腳約費四萬零民馳驅雲棧千六百里始達軍前公請除漢中額賦辦納不敷者藩司按期發價召買亦如西甯例鳳屬則照歲額折解藩司俱報 可此皆隨地通變酌盈劑虛必使兵民兩利而後卽安時因餉缺 允部議各省地糧畝派練餉一分慶陽延安平涼諸州縣臨邊貧瘠舊額正賦原不以畝計而練餉必計畝徵之數溢賦外民苦敲扑至有焚廬而走者公特疏乞罷疏雖畱中旋奉 特旨永停各省練餉甯夏甘肅延綏三撫舊止典兵會議裁公念邊方要地慮姦宄乘虛則封疆多事疏割所轄臨洮鞏昌慶陽延安平涼五郡民務分隸三撫欲存羊餌舊號彈壓邪萌而實則各屬地近錢糧易於稽覈卽刑名盜案亦得速結省民

間往反數千里讞鞫之苦尤爲便計至弭地方大患如賈鳳貴王
奇等挾妖術煽眾潛通竹溪山寇約舉爲亂公密授方略刻日就
縛再如朱君應董易等句引諸番謀爲不軌公行河州營將要路
伏獲論定止於要犯不忍株連以負 朝廷好生德意後坐是鑄
級又招徠開墾荒地九千餘頃疏通鄭白二渠水利清覈漏造錢
糧五萬有奇計公在秦二年善政種種載黨相國崇雅李朝邑楷
碑文內久之用甄別降調福建督糧道參議去之日秦人士攀轅
號泣追送數百里不絕閩省經海逆狃猖軍餉歲數十萬胥於儲
臣取辦先是商賈入閩出納維艱遂相率裹足致米價騰踊將士
枵腹公至首通商販四方之糶不招而集且舊弊舟舶挽運入倉

有斗斛諸費民間數鍾僅致一石公懸厲禁兼覈侵漁而下之漏卮以塞上之羨潤以革藩督撫鎮咸服其才守過人饋儲倚以無匱然公拮据二載憂勞骨立屢以病乞休嗣因交代延遲數月疾勢增劇竟卒於閩之官署病中自爲年譜及臨終遺命教戒其子弟言後事纖悉必周從容不亂得正命焉蓋公天稟既優尤得力於學幼則沈潛舉業中則精練吏事喜覽典故諸書隨人訪納問塗於已經既大就其功名閒亦究意理學又以其聰明所及旁涉五行堪輿之說自言天地人道三才相合而成理與數不可誣也其論術數亦必援合修德施報之成迹而弗詭於正又謂人能於五倫中遭逆負屈真心忍苦不求人知此卽是陰德與余交折節

過禮同朝數年饒有相成之益在淮陽適余奉使江南公故就儀
徵僅一江之隔遣吏邀余至再余辭避不赴曰此一往不獨人疑
浼公實恐疑我我亦不受浼也公遂止後同官法司議獄資其指
牘平反者頗多御史王秉衡案誤執另議實余冒昧之罪公勉從
之世祖面詰公正告曰議出尙書上就以其言重詰臣謙臣
謙引罪雖卒坐此降職要之對君不敢不誠公與余幸俱無愧
也公爲人老成沈重常以憂勤利物爲心而自處欲然遇事從容
不苟籌度中節以斯敷歷中外饒有經濟與人寬裕和平務崇大
體好稱人善不稱人惡而人亦不敢干以私余無狀素取友於鄉
國天下之中靡敢掩人之善而獨於公信其有純全之美無忝古

名賢故作詩有道若生安之語人或詫余所言之過然余言之終始不易非諛也卒之日閩省兵民如喪慈母四方僚吏故舊部民間之無不悼惜訃至家鄉閭老少哀泣無親疏胥以失公爲不幸云公生於天啟四年甲子十月十一日卒於康熙四年乙巳十月二十日年四十二用康熙六年丁未三月二十二日葬於潤城東壯北陰之原公自卜兆銘曰

遇則早矣而枳殘以讐之用則大矣而艱逃以投之爰經爰綸克樹有顯名旣清旣忠亦庶知其仁嗚呼伯珩可謂生榮死哀矣然生者孰與死長允斯人其可亡

右墓誌銘白允謙撰

余與陽城張公伯珩同舉於鄉復同仕於朝日以所學相砥礪
余先養母歸闕八年公卒於官余在蔚聞訃爲位而哭誄以言者
再蓋爲吾道惜也旣卜葬其子茂生勾東谷先生誌且銘走書屬
余表其墓余知公頗久不忍辭乃西望拜手而言曰此墓也是海
內所稱清介君子世祖嘉其實心任事不愧風憲者也公自起
家縣令歷侍御擢亞卿特改巡撫以迄謫補少參所部吏民將
士有一不德公者耶卒之日自朝至野暨鄉里故老有一不悼
傷涕泣者耶公之人品德業表諸海內久矣余胡表表者躬行實
踐之儒而狂狷之流亞也公爲人篤於孝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可
謂孝矣行孝先以忠去其私正其色可謂忠矣與人略短而取長

得人一善若己出可謂恕矣平生不立崖岸不苟同流俗不矜名飾節以欺謾朋友不爲急言遽色以凌轢屬吏事無巨細求其心之所安而止嘗自言人能於五倫中遭逆負屈真心忍苦不求人知卽此是陰德又語余曰願學孔子萬古不易家法尋取所爲下學者何在其正己而不求於人乎又曰顏子之屢空武侯之淡泊入道本領在此公於躬行實踐誠爲得力若第謂才守過人而著書未聞也豈知公之學者哉公壬午列賢書纔十八齡余從八十人中竊窺之凝重如山嶽對同譜無一戲謔語其居鄉也聲色玩好了無所喜邑俗故尙奢公默寓維挽懼隳先世澹樸意雖官至中丞僅置一區搆家祠爲烝嘗地耳余見世之爲大僚者甫膺華

無輒廣結納競豪華諸凡宮室輿馬僕從優伶田園器具服飾無
飲之類無不侈然鳴得意然而怨惡隨之弗恤也公有一焉否且
人有廉未必才而有才或反以佐其不廉卽廉矣才矣又或一念
一事之勉強而非其心之所安也視公之心爲何如耶昔人有云
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而非彫斲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
而非矯抗以爲勇惟公有焉嗚呼儒術不明一二講學之士徒騰
口說觀其取舍大抵時所好耳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立如公者
乃可至於聖人之域而無難憶昔與余論學有中行不可能狂狷
亦非易之語蓋素心也擬之以狂狷之流亞匪敢抑公云余不敏
謬辱公知亦竊自附於知公獨以不獲共學中行爲憾安在公之

朝聞而夕死而余非罔生也吾道其不幸矣夫公諱璿字伯珩澤
州之陽城人若家世行實生卒年月子女已詳誌中不復表

右墓表魏象樞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五十一目錄

疆臣三

劉秉權

郎永清子廷極
廷棟

金鎮

佟國器

馬之先

郎廷佐弟廷相

周有德

秦世禎

于時躍

趙廷臣

法若真

楊思聖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thin vertical lines. At the top right of the page, there is a header section with some faint, illegible text and a small rectangular box. The rest of the page is empty.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五十一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疆臣三

劉秉權

劉秉權漢軍正紅旗人順治元年任兵部主事九年三月遷刑部
啟心郎十五年裁缺改刑部主事十七年七月遷戶部員外郎十
八年 詔前此由啟心郎改主事者仍以四品用康熙元年正月
遷僉都御史三年十二月擢國史院學士六年十二月授廣東巡
撫先是順治十八年以沿海江浙閩粵數被海賊劫掠且有奸民
交通接運 詔遷沿海居民於內地至是廷議展界復業 上遣

都統特錦等會勘廣東沿海邊界設兵防守安插遷民秉權與總督周有德疏言粵民間展界之令相慶復歸故土而田疇久荒其墾復者應年終冊報俟三年後起科尋疏言粵東有荒棄屯地三千五百餘頃舊額每畝科米三斗較民田多數倍民不敢承墾請照民田一例起科庶屯賦不致虛懸又疏言新還故土之民耕墾無資必量給牛種助其畚鍤粵東積穀以備賑向卽賑此遷移失業者居多自康熙六年以來共存穀四萬二千餘石請量留二千石備給因糧餘悉酌給復業之民使資牛種則民霑實惠穀無漏卮較每歲零支賑濟更有盈甯生聚之效三疏並下部議從之九年閏二月御史徐旭齡摘秉權履任後諸奏章劾其庸懦無能

依違成習徇庇容隱舛誤遲延 命秉權回奏秉權疏辨仍下部
察議劾款諸經秉權辨釋惟屯糧奏銷由戶部駁詰改正秉權難
辭舛誤之咎罰俸一年六月疏報康熙八年分安插丁口十萬二
千一百有奇墾復田地一萬七百四十餘頃十年五月疏報九年
分安插丁口三萬一千四百有奇墾復田地七千八十餘頃十一
年五月奏報十年分安插丁口二萬五千九百有奇墾復民屯田
地七千三百八十餘頃得 旨廣東海疆要地劉秉權連年安插
人民墾復地畝爲數甚多具見盡心料理十三年四月聞逆藩耿
精忠叛應吳三桂疏言福建巡撫劉秉政係臣同父異母親兄雖
自幼各居已久今福建有變撫臣偷生臣處嫌疑之際懇 恩罷

斥歸旗待罪疏入 命吏兵二部會議時廣東將軍孫延齡亦叛
平南王尙可喜疏言秉權履任以來廉靜和平素爲文武兵民信
服自廣西告變臣與商酌機宜見其智識淵深議論慎密信之重
之當茲多事之日籌兵策餉正資熟練提督嚴自明偕總兵司道
等合詞籲畱謹據情入告 詔秉權仍畱任五月秉權疏言孫延
齡黨附吳逆叛踞桂林已會疏請 旨發兵攻勦但桂林城堅靠
山倚水必須礮火制勝今與平南王議發紅衣大礮四十位以木
馬船載之並備火藥器具送往以冀速奏捷音又疏言潮州總兵
劉進忠勾通閩逆踞潮反各郡民心惶擾土寇乘機竊發乞 敕
江西撥兵一千來粵以資勦禦又疏言耿逆鳴張如聽其安閒布

置招兵集餉來犯始應非計之得也請 敕浙江兵分兩路進剿
一由江山縣取浦城一由温州府取福甯江西兵亦分兩路一由
建昌府取光澤一由瑞金縣取汀州粵東恢潮之後卽進取漳州
之詔安閩中文武荷 朝廷豢養多年一旦脅從原非本意五路
並進各郡自必聞風內應改邪歸正耿逆孤雛腐鼠屈指滅亡當
在數月之內再乘此兵威移剿吳逆先聲所至已奪其魄若桂林
叛賊大勢更在耿逆之下摧枯拉朽又不足言矣又疏報碣石衛
山賊水寇乘機竊發圭湖青子等鄉有賊徒二千餘人犯甲子所
城遊擊李復奇督兵擊敗之六月疏報剿捕藏匿偽隆武敕印賊
首李唐宗及其子於永安縣南嶺斬之餘黨悉平八月疏言逆賊

劉進忠自恃潮城險固負嶠拒敵挖溝樹柵堅守葫蘆大山以爲屏障都統提鎮諸臣雖已三戰三勝而官兵冒暑勞苦仰擊甚難耿賊又發援兵將至臣有提督軍務之責見疑親率藩撫各標官兵自省往潮與都統提鎮諸臣相度形勢分布險要絕其外援斷其糧道乘機誅擒逆惡用彰 天討尋疏言勦殺沿海水賊千餘級陣擒賊首陸老初等救回被掠男婦五百餘名九月秉權率師至潮州城南隅有鳳凰洲河道外通大海內接城壕爲糧道援兵必經之所劉進忠引逆黨六千餘人在鳳凰洲架木城二踞之以耿逆所造僞都督金漢臣等列二營於鳳凰臺下秉權與都統尙之孝定議進攻躬冒鋒鏑越塹排柵連破兩木城賊敗奔鳳凰臺

下劉逆親率二千餘眾迎敵官軍乘勝破其二營賊大潰溺水死者無數劉逆以數十人遁入城陣斬金漢臣等五千二百餘人擒僞副將蘇忠等八十三人獲器械無算別遣副將何九衢等攻復海澄縣十月遣總兵苗之秀攻克揭陽南北礮臺二殲斃賊黨甚眾招撫僞官四十五員水陸營兵三千九百餘名復揭陽潮陽二縣十一月卒於軍遺疏至得 旨劉秉權撫粵有年實心任事近以潮逆負固督兵進剿奪獲礮臺招復三縣克奏膚功不意積勞成病遽爾奄逝朕心深爲憫惻下部從優議卹 賜祭葬如例諡端勤子思儼由廕生任郎中秉政者初任直隸雞澤知縣順治九年行取授雲南道御史十五年遷太僕寺少卿十六年遷左通政

尋任甯夏巡撫康熙四年裁缺五年補福建巡撫十三年逆藩耿
精忠叛秉政從逆十五年十月康親王入閩耿精忠窮蹙乞降
詔秉政來京旋病死論罪籍其家子孫沒入內務府

右 國史館本傳

郎永清

子廷極

廷棟

中丞郎公以經濟顯名天下自入官以來敷歷中外所至皆有聲績可紀其巡撫山東蓋未竟其志而卒踰二年令子廷模以狀來請誌其墓余不佞逡巡辭讓不獲乃爲誌其大都焉狀曰公諱永清字定庵世籍廣甯人廣甯故多世家而郎爲甲姓 太宗朝選大臣子弟肄業國學公以父廕補國學生 世祖章皇帝御極初授禮部筆帖式尋除渾源州知州會姜瓖餘孽高山等竄伏山谷閒爲羣盜公至料簡丁壯躬擐甲跨馬率先討賊賊望風潰追逐多所斬獲由是相戒不近渾源界而鄰縣往往告急輒發兵犄角潛遣敢死士出賊不意戰屢捷賊平績 聞升江西贛州知府下車

輒平反廖安民等冤獄政聲籍甚會明帥李定國郝尙玖等偪兩
粵大兵進勦廷議於贛州養馬令甫下有司錯愕懼難應民間譁
言大兵且入城爭挈孳竄避公相視城外教場地爽塏區分八旗
紮營所構棚廠具芻茭積峙如山又構大將軍幕府供張器具盛
設躬前迓大將軍至萬安大將軍至大喜下令兵毋得入城於是
贛民安堵如故粵平大將軍旋師道贛檄贛民數千人挽舟十八
灘灘水湍激公念繆夫中道乏食且逃輒載米大艦尾其後是役
也軍行夫役無缺而贛民亦忘其勞虔撫以爲能特章薦值公從
子廷佐撫江西例當迴避 詔畱贛候代贛民立祠肖像祀公兩
廣總督李率奏調閩浙道贛廉公治行題補福建海防道而銓部

已除知山西汾州府汾地富庶而俗故椎魯公至用廢王府改建
廟學徵藝考業士風翕然一變舊治渾源境內有恆山距城南十
五里古北嶽也前朝乃祭眞定之恆石 國初遣官致祭亦於眞
定北嶽廟漸圯公至汾捐俸檄渾源新之工甫竣部議奉 旨改
祭渾源其興舉廢墜如此守汾秩滿遷山東東昌道副使海師圍
江南大將軍統領禁旅往討道臨清樓船鱗集公履河干鼓舞牽
卒不寢食凡五晝夜而舟師早達江南未幾奉有參藩湖廣下荆
南之 命時餘賊盤踞房竹間鄖陽僅附郭一鄖縣隔河賊壘相
對垂四載未下大兵四面會勦陝督王公領兵來饜餽取給鄖襄
時軍食乏絕將士至食馬陸路挽運由均州均距大兵營且千里

僉議派民夫十萬公憂之察水運舊有小河久湮塞乃建議濬河
倣古轉運法安塘遞運而四鎮之軍糧遂克有濟升山東按察使
山東當亂後牽染至七百餘案公矜疑省釋多所全活比擢湖南
布政使瀕行猶有益香泣送於路者湖南之有分司自公始公經
營指畫戶口田賦條目井井皆可爲後來法衡永寶三郡苦粵鹽
爲累公詳請改食兩淮至今便之康熙甲寅改河南布政使吳三
桂叛禁旅南行征討征南將軍穆公議養馬南陽公請移牧於楚
馬將軍養馬開封府城內公請移營近黃河大兵之在楚也楚撫
請豫省協濟米糧至十萬石豫距楚不通舟楫陸路挽輸懼弗前
官民縮項搖手無善策公請撫軍密題於江南江西採買解運軍

前費行而事集公布政河南十二載課最加級至三十一尋拜巡撫山東之命方以治河南者次第施於山東迺甫下車而疾作遂卒官矣當是時長公廷樞官嶺南布政公寢疾馳諭曰吾自起家渾源歷官至今艱難險阻備嘗之矣國恩未報唯兒曹勉諸廷樞又曰癸丑冬都城有楊起隆黃才逢者糾聚奸人謀不軌先中丞覺察立擒之不孝廷樞赴部言狀上俯念犬馬微勞詔從優議敘廷樞詣吏部言發縱指示廷樞父也先中丞聞而譙讓廷樞曰縛賊臣職也何功之有而喋喋分疏爲廷樞以是具疏未敢上先中丞不伐其功皆此類也嗚呼若中丞者庶幾古所稱社稷臣哉公生於天啟庚申年九月二十七日卒於康熙二十五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七祖國士廣甯諸生父一鶚皆以公
貴累膺 誥贈公元配毛繼配賀皆 贈一品夫人子八人長廷
樞前授階光祿大夫二等阿達哈哈番加四級官廣東布政使司
布政使次廷模候補知縣次廷極河東都轉鹽運使司加 敕管
鹽法道次廷棟候補知縣次廷槐次廷棟次廷樾次廷枚女三人
孫男三人孫女五人廷模等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某山之原
銘曰
於赫中丞卓爾幹濟屢策奇勳馳驅王事渾源之南北嶽義義公
舉廢墜秩祀無譌公功良多書其大者溥海而遙誰其匹也所積
既厚其流孔長於何而徵眎此銘章

右墓誌銘金德嘉代某撰

康熙四十有四年冬楚南士民合詞言於有司曰前方伯郎公之
治湖南也勤以莅官廉以率屬順民之欲偕與休息以宣布 朝
廷德意距今三十餘年而謚思勿替者如一日雖已俎豆長郡學
宮未足爲公報也應請闔省崇祀名宦以光鉅典有司臚列其事
以上喬適建節是邦因下所司覈實皆言宜如所請已通檄各屬
置主入祠矣然而邦人之尸祝者則猶未慰也蓋先生遺愛在人
愈久而愈不能忘是宜廟食茲土世世勿絕而烹蒿悽愴如或見
之庶有以揭虔妥靈昭示來者遂卜吉於郡城鳩工庀材不數月
而告成事升主之日喬齋祓拜謁祠下寮屬將吏皆在列士民炷

辦香搏頽階前無慮千百數且有嘆息泣下者旣而嗣君輩以麗牲之碑不可以闕焉無辭也屬喬爲文以記喬學識夤陬無能導揚休媿願自念受知於先生者逾二十載於先生治行尤悉且忝任封疆凡官茲土有功德於民者均宜表章懿蹟傳信惇史而況余小子之於先生也雖不斐其何敢辭先生諱永清奉天廣甯人初知渾源州以平賊有功擢守贛州府引例迴避改補汾州秩滿遷東昌副使轉湖廣下荆南道旋臬山左未一載晉藩湖南楚省南北分司自先生始再補河南以課最加級至三十二遂開府山東不數日卒於任先生歟歷外僚所至俱有惠政而其有德於楚南尤深蓋是時楚南甫脫兵火熒熒子遺未安衽席彼長民者不

思拊循而噢咻之願誅求無藝以自封殖民是以益困先生正身
率下尤勤於吏事凡閭閻之利病政治之得失侃侃持論期必達
其志非苟焉已者永寶等府溪流悍急漕運歲爲民累先生力言
改折之便得報 可湘衡以南舊食粵鹽灘險道遠商民交病先
生詳請改食淮鹽至今稱利便焉其他繕城垣修學校戶口田賦
條目井井皆可垂諸久遠時上官所爲多不忌既惡先生異己而
心害其能乃摭他事齟齬先生竟罷去先生怡然就道無幾微見
詞色士民扶老攜幼環泣攀轅者相望也上官爲之愧詘夫以先
生之宏才偉略使得建牙列戟於湖湘間以起沈疴而甦積困豈
不大有造於斯民與故知先生者咸重惜之然先生去楚南多歷

年所而邦人追思之至今勿敢替先生之所得不既多耶先生再
起豫藩喬筮仕睢陽令幸隸屬末竊見先生闊達有遠略而臨事
果毅執義堅深卽賁育無以奪之每爭事上官前務申其議必得
當乃已尤喜推賢獎善郡縣吏廉潔有行能者則薦揚之必力惟
恐或後然意所不可輒加譴訶不少假以故有司惴惴奉約束維
謹喬素經拙不善仕宦獨荷先生許可每進謁辭色甚溫所以期
待者甚厚厥後喬以樗材謬邀行取微先生之賜不至此猶憶睢
陽得代時拜辭先生訓誨殷勤獎藉備至方期長侍門牆奉典型
乃不逾年而先生遂乘箕尾山頽木壞負痛良深又自慚駑下弗
克稍效尺寸以報所知惟是承乏兩浙及移撫楚南皆得與諸嗣

君其事日以大義相切劘而諸嗣君遭際 聖明致身通顯其樹
立殆未可量於以世濟其美而光大前猷則先生真可以不朽矣
今者瞻廟貌之聿新恍音容之如在不才如喬而得贊蕪詞以詔
來茲豈非余小子之厚幸哉先生性警明通知世務之變自州刺
史以至監司所治皆繁劇徵發期會不嚴而辦爲臬長平反大獄
全活者甚眾已具載志傳中

右祠堂記趙申喬撰

郎永清遼東廣甯人順治六年知渾源州立義冢瘞遺骸招流亡
開墾請豁逋賦萬餘兩給販易者母錢俾通貨器殘民漸蘇爲立
祠祀之

右述聞謚瑤錄

耶廷極

康熙五十有四年春正月朔戊戌昧爽總督漕運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郎公以望闕行賀正禮蒙犯風露得疾越二十有二日己未卒於位總督河道趙公用二日達京例疏聞上歎悼數四下禮部議卹公故奉天廣甯人先世有列於朝遂家京師秋七月其孤文燾文勳以公喪至京凶韜法不得入都城親重大臣得請乃入公特奉 兪旨抵居第治喪遣禮部侍郎諭祭如典禮 賜諡曰溫勤諸孤將以冬十二月某日葬公於密雲某山故壘屬臨川李紱爲誌且銘謹按狀志曰郎氏先世以前

明驃騎將軍諱王者爲始祖數傳並襲武爵入 國朝以從龍列
勳舊族始大刑部侍郎諱位者公大父 贈通奉大夫諱一鶚者
公本生大父實生公考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諱永清以後侍郎
自考以上三世皆以公貴 贈如公官妣皆 贈一品夫人公諱
廷極字紫衡兄弟八人公與故湖南按察使廷棟及成都通判廷
槐皆出母龐太夫人生而穎異和粹六歲讀書知求解大義爲兒
嬉戲有犯者不校長老奇之稍長爲文典美會三藩之亂軍興停
止入旗制科乃以門廕授江甯府同知年纔十九時于清端公成
龍總督兩江方嚴慎許可獨愛公每有讞決設旁坐試令聽斷輒
平允盡情法于公嘆曰少年能爾他日此座屬君矣居數歲以卓

異薦升雲南順甯府知府在滇西徵元泰定時始設民故蠻獠
少約束輒譁公破崖岸宣示 朝廷德意方春數騎馬出齋牛酒
至郊外勸耕稼與父老相勞苦民大悅服土苗伏陵莽者剽掠無
時至是亦息期年循卓聲大起巡撫王公薦治行第一特升河東
鹽運使將之官聞巡撫公卒奔赴一慟嘔血數升日毀瘠血時時
間作遂爲貞疾族黨稱孝子服闋補長蘆舊時票商處積習以重
賦奪他人所有曰批地方保己所有曰不批地方課坐是絀公首
禁絕鹽值平課亦以裕旋以內憂去服除補浙江益舉鹺政竟長
蘆所未及行者時有 詔天下督撫舉賢官浙撫以公應 詔卽
授參政道分守登萊屬邑歲祲親行給賑民賴以活是歲高麗亦

饑 詔發米四十萬石由登萊入海公汎舟送迎役不煩而事集
三年遷福建按察使獄多平反晉浙江布政使今戶部尙書武進
趙公方撫軍於浙繼之者爲陽城張公皆海內清望公濟以和平
江塘圯力任修築勸義助濟以罰緩成三郎廟險工建潮神祠於
上訪宋六陵封植之修董孝子墓議修甯台溫三府戰船以飭海
防請減嚴州所屯糧科則以甦軍困至今賴之 皇上以東南水
利再 幸浙萬舫鱗次供億整暇 上嘉公幹濟眷日隆 賜予
稠疊江西巡撫缺人 特命公馳驛往權院務逾月真領節公念
封疆大吏當去繁苛持大體膀息事甯人四字於堂恤吏愛民敬
禮士大夫文恬武熙境以大和在治連八歲皆稔江右地多山漕

緡州縣危溪險濶怒澀阻運艘不可達恆以小艇木筏盤兒里
民津貼夫船賞石耗米五斗三升載賦役全書歲分給如法康熙
三十八年部臣忽議駁減總督范公具情形入告奉 兪旨江右
所屬州縣多處山陬百姓自願貼費將漕米運至水次者聽從前
已經支給者免追著爲令至是部臣復議停給併追已給者公毅
然曰耗米非正課不當追且無耗米是絕漕運也停給而追已給
已給者數無萬將安追耶漕丁有烏獸散耳卽繕劄子以請得
旨具疏入部臣終以私見持不下公曰漕運京師之大命敢畏罪
敗公事耶將終請之給如故終任凡三劄奏再具疏漕運藉以濟
公以局度勝從容濡忍與人未嘗迂遇大事又百折不可奪如此

尋奉 命兼理兩江總督益持風節裁一切陋規正己率屬無敢以絲粟餽者九閱月晉總督漕運漕丁黠驚寬則作奸侵漁米石不可紀急則叫呼爲不靖持主者短長公撫以恩繩以法皆聽令過淮抵通萬艘無後期亦無虧耗者浙江嘉湖白糧經費久裁減公閱其苦請如舊給發他惠政稱是公通籍三十年所至不爲赫赫名去後常見思人以比何武生平不宿怨小人有乘急擠公者後爲屬吏不自安召而慰撫之公退焚香讀書賦小詩自娛尤工集句有北軒集藏於家遇晚進有學行者扶獎如不及天性然也山陽令韓煒不悅於監司以病乞免公慰畱三載比公卒煒入哭慟絕喪一目曰善人亡吾安所恃耶三日卽投劾去公恩德在人

朝士知與不知聞公逝咸嘆息或至出涕俸入盡予三黨撫弟姪
恩意殷篤有古人所難者歸裝不能名一錢總督兩江赫公等賻
助乃克舉其喪公生康熙二年癸卯歲四月初十日距卒得壽五
十有三夫人孫氏陝西提督振武將軍諱思克女有賢行先公卒
男五人長文杰尙鎮國公蘇爾法女授四品額駙亦先卒次文燾
銀庫筆帖式文勳以博士弟子員廕入監 天子念公勞 召試西
苑授文燾拖沙喇哈番補鑾輿司治儀正文勳以應得七品官卽
用蓋異數云次文烈文煦俱候選部主事女四人長適舉人覺羅
恩壽餘未字孫男七人振塏振採振城振壞振培振均振塤孫女
三人俱幼銘曰

國家重熙太和四塞惟良惟顯元氣是宅公起勳舊耀穎綺年鴻
軒鳳舉契於清端所至有聲蕃宣屏翰作南國紀滔滔江漢長世
字毗道德是藩和風甘雨景星慶雲高而不危履信斯順博陸小
心萬石周慎公望之歸隆彼三能謂松後凋而乃前衰鐘鼎旂常
鴻伐斯在誰者畫傷思遘懷懔千秋萬歲樂哉斯邱以保後生無
疆之休

右墓誌銘李祓撰

郎廷棟

郎公樸齋先生及其元配金夫人將以今歲秋八月望後一日合
葬於某山之邱其孤某等先期述其行踵門來告屬爲文合誌之

余喟然曰郎公子之於禮也其是也夫余攷唐宋以來誌墓之文少合撰者則附而離也久矣孔子曰衛人之附也離之魯人之附也合之善夫蓋穀同室沒同穴於禮爲允於孝子之情爲盡宜夫子之善魯也謹按狀公諱廷棟樸齋其字世爲廣甯名家考諱永清歷官巡撫山東副都御史生公兄弟八人公行第五與第四兄今巡撫江西諱廷極第六弟今通判成都廷槐皆出龐太夫人公自幼岐嶷年十八娶金夫人夫人亦鐵嶺名族考諱維垣正黃旗副都統夫人生有異徵賢淑明敏旣歸公操家政不遺餘力公得一意官事無內顧虞公初以太學生謁選授福建漳州府長泰縣知縣縣經耿藩之亂流亡者眾公撫輯有方舊例戶出公費銀貧

民病焉公令計田徵費咸悅服勒石著爲成法歲餘以內艱去民
巷市詣部使者乞畱公諭遣之弗聽別駕郡司馬來勸譬仍弗聽
監司親臨反覆開諭始流涕解散具壺漿送公行百里不絕公居
喪盡禮與兄弟皆毀瘠有三孝子之稱旣免喪領運湖灘河米敘
績以府同知用康熙三十五年 天子親征噶爾丹公躍然曰此
臣子荷戈效命之秋也具劄子啟奏願以家財備車馬從征出口
坐臺凡十有四月以績敘升四川保甯府知府奉 特旨再以應
升之缺先用明年遂授直隸霸昌道按察司副使治昌平州最衝
要管京城四路捕盜同知及居庸關古北口諸塞公捕治明迅盜
賊屏息今大學士安溪李公時巡撫直隸再奉 命修築永定河

張咨莊石隄俱委公料理公厚餽募工應期事集 上親臨霸州
閱視至信安當拔支河壩椿以便舟行咸以壩解則水急洩上流
之舟必淤阻大臣將馳奏而 御舟已發相顧莫敢任公毅然曰
儻詰責卽云郎某遲誤可也旣 御舟至投碇俟拔椿乃行亦竟
不加譴其勇決類此塞外每年例貢皮張自張家口抵京千里車
廩勞費不貲公特請由驛站遞送至今便之歲給各鎮協兵餉悉
如法又雅意文治葺文廟興義學己卯京闈榜放臺臣言南人冒
北籍應試內有中式舉人唐執玉王昌等八名牒公察治公以士
子獲舉甚難且率土王臣何必斤斤如此訪有入籍田土戶口墾
墓卽不問再奉駁南北語音時嚴寒諸生窮乏趨昌平良苦公乘

公事赴京師集詢審非南音列狀保之巡撫李公以公清慎勤勞
獎勵再四又數薦於 上蒙 賜御書一幅四十二年 覃恩許
援京官例以加級授資政大夫金夫人 封二品四十三年秋湖
南按察使缺人遂 特旨授公時巡撫湖南者爲今左都御史趙
公申喬趙公故以清直名天下獨契賞公事無鉅細輒委任之有
不合商酌往復如家事公亦感奮在任七年清謹一節長沙舊獄
男女雜繫公惻然特設女監募禁卒妻守眎歲給工食獄多疫又
慎選醫士一人給厚餼日周視司府縣四監月按監犯名口給以
薪米衣絮曰此中保無有枉繫者耶其忍之也湖南邊苗州縣距
省會遼遠者一切重案公請爲展限兩月命案有從前不知後察

出自行通報者請免其參處又以命案兇犯在逃者承緝接緝踵
參無已請於承緝限滿一參後卽準照案緝拏免其再參其接緝
之員止令嚴緝免其限年參處旣俯寬屬吏亦以綏靖邊苗督撫
稱善並采擇入告趙公連疏薦之未及用而趙公內升公故不治
家人生產內政一以委金夫人嫁二女娶兩子婦食指浩繁米鹽
零雜夫人拮据佐公積勞致疾以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十六日卒
於官舍年四十有四比次月十六日公亦卒聞者賦歎士民咸墮
淚曰仁人曰廉吏云距公生之歲得年四十有六子男五人長卽
某次某某皆歲貢生候選通判女四人一適候選知縣某一適副
榜貢生某其二未嫁孫女一人嗚呼公抱負遠大而年不克竟其

業可哀也已顧吾聞之古之君子不懼年之不永而以修名不立
爲憂今天下理學名臣推安溪李公第一而都御史趙公尤號爲
清剛多否少可公獨受知於兩君子則其蘊而未發者可以知已
況所施已若此哉爲之銘曰

赫然名世而質於中路天立厥配而受命弗固譬景星與卿雲莫
恆據爲旦暮未白首而同歸乃一瞑而不寤豈施於子孫以篤家
之祐庶千歲而萬歲兮識公此墓夫人此祔

右墓誌銘李紱撰

西曆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一月一日

一

金鎮

君姓金氏諱鎮字又鑣其曾祖諱杰 誥贈光祿大夫巡撫福建
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由紹興遷
京師生子四季諱大濂以君貴累 誥贈通議大夫江南按察使
司按察使加 贈光祿大夫巡撫福建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
則君祖也君父諱晉以君貴累 誥贈江南按察使司按察使如
君官加 贈巡撫晉階光祿大夫與母孫氏累 誥贈一品夫人
生子三而君次之少有夙悟與兄鈇庚子副榜貢生考授知縣弟
鉉壬戌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累遷兵部右侍郎今巡撫福建有
三珠之目嘗舉國門大社四方名士集京師考鐘伐鼓冠蓋屬於

路而君以兄弟三人束髮主壇坫觀者榮之崇禎壬午君舉京闈
試領解會鼎革搜京闈見舉者授以官遂於順治改元授山東兗
州府曹縣知縣旋艱歸補河南陝州閩鄉縣知縣 覃恩敕授文
林郎併 贈而是時巡按巡漕巡鹽諸御史交薦君改鑾儀衛經
歷司經歷隨升刑部河南司員外郎奉 詔陳言得 優旨乃於
康熙十三年進本部郎中會 上方嶺獄復矜恤之典分部使循
行郡縣以告君使河南恤刑自本年十月至十四年四月凡七閱
月計所全活約一百一十人矜疑半之援赦又半之以是年秋七
月冬十二月兩遇 恩赦多肆宥回部考覈紀錄一次旋以 覃
恩誥授朝議大夫併 贈遂於次年轉河南汝甯府知府時准蔡

多盜兼無年民田荆榛道殣千餘里前代正陽西平諸遺孽根株未淨往來萑符間而新蔡李樊泌陽郭三海據平頭砦相結以起民爭逃村墟邱落皆虛君一意撫字除苛細下墾土之令生聚教訓柔民以自新取爲政去太甚一語書之訟堂而親統銳丁勦李尖除其根株一切勿引蔓會清理藩產躬驗丈尺而海上投誠兵迺安插正光之間凡開屯升稅極意調劑令民兵相安至於興利除弊及一切津梁祠宇宜毀宜復者皆受整理當是時君勤於簿書每夜垂幰燹二炬於槃屏息刮目左右伺戶外耳察螭蟪移時聞內有叩匭聲乃奉幰人晝接民事與男婦對話絮絮若家人子顧好禮名士東西往來投刺入吐食跼屣迎之啟傍院譙飲貺贈

日不暇給予嘗過淮西館于於署堂躬率諸子設廚食撰捧衣履
爲予治裝歸而未有厭也夫人牢落去鄉里望門相投惟恐不得
當而爲之主者見挾刺前輒撫去卽或不得已有人請介爲之一
禮接而顧盼他屬詞意多怠忽旣退而無復有餘思去而愬焉之
比也夫是以所至落拓至有困道路不得歸者然則君何可及已
君治汝十六年以 覃恩誥授中憲大夫併 贈而巡按巡鹽諸
御史與總河部院俱有薦乃以督催所墾地暨徵輸有效加一級
其紀錄三十二次會其弟補河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君迴避改補
揚州知府值撤藩兵變長江上下風鶴相驚而維揚適當其衝城
中相震恐一日三徙至有爭門而奔者君力爲慰諭且以威怖之

始安然而兵馬驛騷君處以鎮靜嘗招名士游譙修復平山堂作文誦之乃事治而民得不擾遂升江甯驛傳鹽法道副使遽以優薦兼署鹽運司事升江南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以 覃恩誥授通議大夫併 贈值大計入 覲 召對令敷陳時事時所對有二其一請定盜案嚴減之例謂江左連年災盜賊多有三載中題報八十餘而其中飢寒逼迫可減者眾如一時窮困被誘並不傷事主或得財未俵分或於事主家雜取棍槌護身原未嘗攜帶器仗皆宜 敕部分別量減永定爲例至捕役營兵參縱勒財以致先取贓物然後報官甚有指稱打點代行錢令行劫償還是盜有時盡而捕盜之盜反無窮也如此得實宜從窩盜律一體重擬則犯

盜者少而民得安矣其一請定旗下買人及獲盜審訊之例謂江甯京口二旗買人多有無籍者自立賣契旗主但送上元江甯丹徒三縣用印而並未行文原籍察其真僞多有展轉掠買而不之知者嗣後請三縣用印官將所買之人申報巡撫巡撫按季報部隨即行文原籍出示招驗其有可疑者令旗主還契追償其用印官不報照新例治罪至於旗下逃人奉有承審官夾訊之例獨旗人爲盜被獲難以刑訊其狡賴展脫將何底極嗣後旗人爲盜儻夥證甚明賊仗已確許承審官徑行刑訊則姦宄畏法而盜風自息矣疏 聞稱 旨時君以足疾被議 上不聽敕令回任然終以勞勩筋力小敗至明年引疾又明年卒時康熙乙丑十月十二

日距生天啟壬戌十一月二日年六十有四配何恭人山西平陸
縣知縣幼卜公女子三長天次敬敷官監生授北城兵馬司指揮
候補主事娶胡氏 誥封四品提刑按察使澄宇公女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貞巖公妹次敬致官監生候補國子監典簿娶王氏文
學德公公女巡鹽兩淮監察御史千里公從女女四長適奉天府
府丞定庵姜公子坦次適山東肥城知縣廷府何公子琮次適明
字陶公子鞏縣縣丞穎發次適衡州府知府慎伯譚公子宜振孫
四兆璋兆珩未聘敬敷出兆珂聘黃氏廣東海陽縣知縣崑瞻公
子乙丑一甲進士翰林院編修礎芝公女兆琚未聘敬致出女孫
一許字翰林院庶吉士芷岸沈公長子敬致出君性厚與人以和

而好文子在淮西時嘗索子書唐淮西碑欲以韓愈段文昌二文並勒陰陽而段文多誤字未校遽去及君還籍邀子於京邸距向勒碑時一十八年尙道其校訛諸字一一指數之而請子爲跋當其爲觀察公家事了率子敬致築樓於秦淮之濱名餐勝樓聚書其中以白娛至是爲子道其事兼請子賦子未有以應也曾幾何時而君子敬致且述君適命而遽以誌請嗚呼可銘已銘曰

嗟君之族肇於西京奄至寶婺三賢以承由越及燕從再遷興蕃如椒聊大以鷓鴣獨君歷仕克用明刑始自欽恤終於廉平以故敷奏庶云得情蘇公用譽釋之可稱乃以清談得江左名修禊汝水張筵蔣亭一時佳士如鷲斯趁人生適志交遊足矜不見鳴烏

尚求友聲今君後嗣如螽蟴彼家人事亦又何營我思良友爰
題佳城念君冠珮於斯藏焉

右墓誌銘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三

佟國器

佟國器字匪白漢軍人累官南頓巡撫

佟國器字匪白順治二年授浙江嘉湖兵備道偕副將張國興擒馬士英米大定並招降白腰黨陸汧等賊再遷巡撫福建獲鄭芝龍父子等交通私書封進調撫南頓兵燹之後田多汙萊前撫臣請於十二年一粟科徵民情惶懼國器奏請以未墾之田交屯道屯廳開墾民心遂定山賊何拱長據興國縣梅窰剽掠吉頓二郡黃鄉賊楊興受撫復叛皆遣兵勦平之福建甯化等處黃素禾諸盜出沒次第除所部及鄰境羣盜略盡調撫浙江時海氛尙熾國器既破其黨又追擊鄭成功敗之於定關卒後六十年浙人追

忠祀之

大清一統志

右 熙朝雅頌集鐵保錄

修國器奉天人順治初由浙江嘉湖道晉按察使時浙東初定叛
獄繁多國器平情讞鞫全活甚眾尋巡撫南贛先是贛州漕米輸
南昌而贛鎮兵食又自南昌撥運舟行灘險人病轉輸國器疏請
留贛漕以給鎮兵食又自南昌饋贛之米抵漕兵民兩便時重兵宿
贛日久國器請興屯田佐軍食既而日政貴因地制宜屯於贛無
益復奏罷之俱 允行

右述聞謚瑤錄

馬之先

馬之先遼東金州衛人隸漢軍鑲藍旗由生員任昌平州知州順治二年遷山西太原府知府三年遷河東道四年授湖廣按察使七年三月遷布政使七月擢陝西巡撫時積寇王才據終南山肆掠之先既抵任遣遊擊陳明順等由子午鎮進剿賊遁走高關峪追擊敗之又敗之化羊峪擒才斬獲無算會河南賊何柴山潰走陝西入土賊程福亮營之先招降福亮擒柴山又剿賊孫守金唐珍玉等餘寇悉平十一年五月湖廣賊渠劉二虎郝搖旗等劫掠陝西之先偕漢興總兵趙光瑞調兵三路迎擊賊敗入竹山據小廣峪寨我兵合圍奮剿覆其巢陣斬偽總兵傅奇十月遷宣大總

督題改陽和府仍爲陽和衛修大同府城如制十三年五月疏言
大同民貿易專用錢故徵糧銀錢兼收成規已久若遵部文盡徵
銀於民不便請酌徵錢配兵餉部議從之尋調川陝總督命
加兵部尙書銜六月 陛見 賜冠服鞍馬 諭曰爾以素望堪
任斯職故行特簡爾受事後務實心供職興利除害陝西乃天下
咽喉要地爾須較前任總督孟喬芳倍加勤慎方克有濟毋使天
下謂朕不知人也九月疏報流賊張獻忠餘黨冉秉乾等投誠請
照例安置報 聞十四年卒 諭曰馬之先久歷巖疆勞瘁殞身
深可憫惻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如例諡勤儉

右 國史館本傳

郎廷佐 弟廷相

郎廷佐漢軍鑲黃旗人先世居廣甯父熙載爲明生員 太祖高皇帝天命七年征明廣甯熙載率遼河西四堡兵民來歸授備禦分轄降眾守其地嘗擒獲逃卒五十人論功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崇德元年卒長子廷輔襲世職廷佐其次子也由官學生授內院筆帖式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擢國史院侍讀三年隨肅親王豪格征四川流賊張獻忠六年隨英親王阿濟格征大同叛鎮姜瓖是年遷祕書院學士十一年授江西巡撫江西自明末洑遭兵亂水旱頻仍逋賦甚多廷臣再疏請蠲緩以蘇民困得 旨俞允時土賊洪國柱繆我章等剽掠饒州廣信間廷佐遣將往剿降

之十二年擢江南江西總督十四年疏言江南逋賦多至四百餘萬兩宜分別官侵吏蝕民欠各爲一冊專責右布政使按籍督催其新徵歲賦以左布政使稽其收納則新舊牽混之弊悉可除至徵收之各州縣衙各官舊例未完者輒予降調官屢更易吏民益輕玩催科反無實效宜令戴罪畱任催完又江南襟控九省商賈所聚前者大軍經行以船載兵估舶因觀望不至宜如江西例官爲造船備用以蘇商困 上嘉其言深切時弊下所司議行十六年以巡按衛貞元劾按察使盧慎言婪贓不職廷佐不先劾奏及奉 旨詰問復巧言支飾部議黜罷得 旨革職畱任是年二月廷佐因巡閱江海密陳海防機宜言海賊鄭成功擁眾屯聚海島

將侵犯江南而江省各汛兵數無多且水師舟楫未備請調發鄰省勁兵防禦疏下部議以鄰省亦需兵防守寢其事五月海賊陷鎮江襲據瓜洲遂犯江甯時城中守禦單弱會副都統噶楚哈等從貴州凱旋率兵沿江而下廷佐與駐防總管喀喀木邀入城共議擊賊挫其前鋒獲舟二十餘偽印二賊首鄭成功旋率賊眾偏城聯營八十有三賊艘蔽江分截要路廷佐與喀喀木等晝夜堅守檄調各路步騎及水師俱至同諸將定計以滿洲兵禦擊賊營而令綠旗兵從儀鳳鍾阜二門出戰擒偽總統余新及偽總兵二次日廷佐居守議以提督管效忠總兵梁化鳳等分水陸進擊大敗賊眾擒偽提督甘輝偽總兵張祿郭良玉焚毀賊艘五百餘賊

之在鎮江瓜洲者皆遁入海捷 聞得 旨嘉獎下部議敘尋兵
部請議前此失陷所屬城邑罪 上以廷佐於失陷後能固守江
甯擊敗逆賊 命免議祇停敘功嗣復以失糾巡按王秉衡劣蹟
部議降調得 旨寬免十八年 聖祖仁皇帝卽位分江南江西
總督爲二以廷佐任江南總督康熙四年復舊制廷佐仍兼督江
西七年十一月以疾解任先是致仕大學士金之俊家居得匿名
書於門詆其在 朝居顯秩曾降流賊李自成之俊以訴廷佐令
有司窮治之旋以書有悖逆語疏 聞 上以廷佐窮治匿名書
帖將株連無辜並 諭責之俊違例妄訴俱下部察議八年正月
命削之俊加銜廷佐於病痊起用日鐫二級十三年逆藩耿精

忠反福建總督范承謨遇害 上授廷佐爲福建總督廷佐受命卽奏言臣孫雖爲精忠胞弟之壻然臣誓不與逆賊俱生願力疾前驅殲除叛寇 上嘉之 賜鞍馬甲冑以寵其行時福建俱陷賊廷佐至浙江隨康親王傑書駐金華十五年六月卒 賜祭葬如典禮祀江南江西名宦

右 國史館本傳

郎廷相

郎廷相漢軍鑲黃旗人父熙載以軍功授三等輕車都尉崇德元年長子廷輔襲次子廷佐仕至江南江西福建總督自有傳廷相其三子也由監生授欽天監筆帖式順治十一年遷宗人府副理

事官十二年補佐領十三年閏五月遷刑部理事官十一月擢河南左布政使康熙二年調四川左布政使八年命爲河南巡撫九年疏言宋儒程顥程頤裔有世襲五經博士二員流寇亂後絕襲查有程顥嫡裔程宗昌程頤嫡裔程延祀應襲從之十一年丁母憂回旗守制十四年服闋授江西巡撫尋定遠大將軍安親王岳樂軍前奏以江西布政使佟國正授巡撫上諭廷相候補是時逆藩耿精忠據福建反廷相兄廷佐奉命總督福建道梗駐浙江金華隨康親王傑書督理軍務十五年六月卒於軍上卽擢用廷相爲福建總督會精忠降餘黨已平而海寇鄭成功山賊朱寅屢犯郡縣十六年八月同提督段應舉副都統瑚圖勦朱

寅僞將軍李復貴於同安大破之生擒復貴九月同總兵魏茂等
勦賊長泰縣天柱山戮三百餘擒成功僞副將孫恭等其僞總督
林鳳等俱竄進勦東埭塔潭等處戮僞將軍吳田賊遠遁十月朱
寅可海寇劫掠勢甚張廷相遣海澄鎮總兵官黃藍等會大兵分
三路進勦至灌口楊坑大敗賊眾奪營七陣斬千餘擒寅僞將謝
良楊德等六十餘人十七年三月疏言海澄爲漳泉門戶今海逆
登岸竊據玉州等寨復分路犯石瑪江東橋諸處臣同副都統瑚
圖海澄公黃芳世議發滿漢兵往援但漳屬地廣兵單防禦難周
請 敕康親王發兵援勦得 旨海賊分路侵犯宜亟發援師大
將軍康親王速增遣大兵與郎廷相黃芳世協力固守漳州海澄

諸處剿滅海寇閏三月朱寅復擁眾數萬踞天寶山阻我餉道廷
相遣兵同芳世進剿連敗賊眾斬偽提督楊甯等三十六人擒賊
弁百二十餘陣斬賊二千九百餘級奪營二十四四月疏奏海寇
勢日熾結山賊互相應援臣標下止二千五百所在告警不敷調
用請增兵二千五百設五營統轄以資剿禦 從之時賊黨尙眾
出沒不常屢復屢陷至是年五月 上以廷相庸懦無才不能速
殄逆賊有負簡用著解任二十五年 命管理船廠事務二十七
年卒

右 國史館本傳

郎廷相字鈞衡廣甯人康熙初累官四川布政使綏集流移給廬

舍耕具營廩舍建學校兵火之餘百廢具興民不知擾擢河南巡撫遠近攀留者遮道號泣十五年遷福建總督時耿精忠犯順其變始定餘黨紀朝佐張八等尙連營抗拒廷相勦撫互用出奇制勝旬月間沿海諸郡次第悉平滇逆遣僞將軍韓大任等由江右入寇廷相遣官詳論利害大任感泣輸誠境內帖然二十七年卒於閩

右述聞謔瑤錄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五十一

十一

周有德

周有德漢軍鑲紅旗人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由貢生授弘文院編修五年十一月大同總兵姜瓖叛有德隨英親王阿濟格往征賊平還京授侍讀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遷國史院侍讀學士尋擢弘文院學士二年授山東巡撫疏言歷城縣有明季廢藩地畝應如齊河等縣例照民田科賦不宜仍照明租額徵收事下部議行三年六月以獲解逃人加工部侍郎銜明年疏請復孤貧口糧舊額請寬青萊登諸處居民海禁仍聽其捕魚資生又言德州駐防兵丁應如陝西浙江例准支月糧舊所給民地五百餘頃仍還之民又言各省州縣官有因錢糧未完被劾者若於離任之

先如數輸納請仍畱舊任又以兗州濟南東昌青州四府旱災請
加賑卹登萊二府歲亦歉收請免本年額賦疏皆下部議行六年
擢兩廣總督七年 上遣都統特錦等會勘廣東沿海邊界設兵
防汛俾民復業有德疏言凡外界遷入內地之民頗苦失業今聞
沿邊設兵許遷戶仍歸舊地莫不踴躍歡呼第海濱遠闊若使勘
界旣明始議安插尙需時日窮民迫不能待請於勘度設兵之時
卽令州縣官按遷戶版籍給還故業俾裕生計疏入得 旨允行
是年十一月丁父憂平南王尙可喜以沿海兵民賴有德經營安
輯疏請畱之 命在任守制先是從化增城清遠三水河源新甯
等縣因蠶戶周玉李榮叛亂總督盧崇峻奏撥藩下及督提標兵

分駐防守賊平後居民以客兵雜處爲苦八年三月有德疏請撤
回分駐各兵原歸各標事下部議如所請九年正月請回籍治喪
詔允之十年四月編修陳志紀疏言近因亢旱 皇上朝夕求
禱憂勤惕厲甘霖雖應民情未暢大小臣工稍有良心亦當兢兢
戒懼用節儉以守官用廉恥以持身乃有曾爲總督巡撫者猶然
繕治峻宇高堂連街極巷至取地方子女以爲媚優晝夜宴飲其
不節儉無廉恥亦已甚矣近在 輦轂之下悍然不守法度無所
忌憚如此又何以責遠方之爲督撫大吏者而求其廉節不渝也
疏入 命志紀明指其人志紀覆奏曾爲總督之郎廷佐張長庚
苗澄祖澤溥周有德張朝璘曾爲巡撫之許世昌莫不用民間賣

兒貼婦之錢築愁築怨而有德朝璘則方在繕治許世昌取部下
婦女教習歌舞且當 皇上齋戒禱雨之日演戲如故事下部嚴
察郎廷佐張長庚苗澄祖澤溥張朝璘皆辨釋許世昌未取所管
地方婦女曾於齋戒日演戲罰俸一年有德居喪營造又於陳志
紀覆奏之先浼人囑志紀勿指其名革職追奪 誥命十三年二
月起授四川總督時逆藩吳三桂反四川叛應之 上命尙書莫
洛爲經略駐西安策遣諸軍進征僞將軍吳之茂與僞總兵彭時
亨等糾眾來犯廣元有德偕副都統科爾寬分道擊敗賊眾陣斬
僞遊擊徐應昌等會莫洛將移師征四川 敕有德同巡撫張德
地固守朔天廣元諸路經理糧餉僞將軍何德成等自昭化赴二

郎關謀奪我糧有德遣兵擊敗之德成等還踞昭化復犯廣元有德偕科爾寬等督兵擊敗之逐三十餘里尋以彭時亨復屯踞七盤朝天諸關劫奪略陽糧艘廣元缺餉賊眾窺伺陽平鎮西將軍錫卜臣駐營蟠龍山爲賊所劫復阻截餉運 上命有德檄保甯兵回廣元調廣元兵回漢中固守陽平諸處值陝西提督王輔臣叛於甯羌賊黨分踞棧道陷秦州平涼十四年三月定西大將軍貝勒洞鄂率兵征輔臣奏以有德參贊軍務尋奉 詔同副都統海爾圖運礮往秦州時賊眾踞關山有德奏請檄回棧道諸軍協力勦擊 上允所請並令統領諸軍前進六月貝勒洞鄂復秦州關山賊亦遁七月有德疏請給還 誥命吏部以非例不准 上

特允其請十五年隨大將軍圖海征平涼王輔臣降圖海奏令有德還守西安十七年吳之茂等賊將尙踞秦嶺有德同副都統覺和託往勦擊敗賊眾偽遊擊王世祐等降是年部議前此運餉廣元遲誤罪革有德參贊任十八年二月調隨湖廣大軍進征授雲貴總督十月陝西大軍恢復漢中 上諭部曰前者大兵進勦四川已破朝天等關直至保甯恢復在邇因周有德張德地錫卜臣駐廣元不將糧餉極力轉送軍前陝西總督巡撫亦不將糧餉極力轉送以致大軍難於久駐遂爾退回此數年以來使逆賊逋誅封疆未復兵民苦累休養無期周有德張德地錫卜臣與陝西總督巡撫怠玩遲延之故今大兵前抵蜀疆如督撫諸臣有誤餉運

俱以軍法從事決不姑恕十二月議政王大臣以湖廣大軍進征雲貴其各省調撥及湖廣全省綠旗兵宜令一人統轄以湖廣總督蔡毓榮及有德列奏 敕蔡毓榮爲綏遠將軍有德與江西總督董衛國俱聽節制有德尋疾作畱駐常德十九年正月卒

右 國史館本傳

秦世禎

秦世禎廣甯人隸正藍旗漢軍順治二年由貢生除直隸文安縣知縣三年行取考選授四川道監察御史疏言各省賦役有 恩詔裁免而奉行未盡一者請令州縣具冊呈部覈定發刊俾知遵守得 旨允行四年巡按浙江以審擬叛案輕重兩請部議降一級調用世禎疏辨以巡撫蕭起元不先咨議徑列其名入奏無由駁正 命復原官六年巡視北城八年以六等甄別臺員世禎列一等尋 命巡按江南是年八月疏言臣自淮揚至蘇州察知蠹役害民有勘鞫得實者嚴治其罪而揚州蠹役聚黨百五十人宰牲盟誓欲并力合攻訴告之人臣已執爲首者數人繫獄待訊因

思懲積蠹於事後不若立法使不爲蠹請 敕督撫司道及府廳
州縣毋於經制外濫設胥役一人並定以年限勿容久充 上是
其言如所請時當兵燹之後田畝界址混淆者多官爲丈量胥役
乘以舞弊世禎令里長編列魚鱗冊新舊互覈使業戶自相丈量
贏縮胥復其舊荒坍並區別之又前此州縣徵賦民有逾額輸納
者世禎限夏稅五月秋糧九月先給易知單示以科則定數然後
開徵又每甲彙列賦額及輸戶爲滾單使里長按戶遞傳旣輸則
填註之違則送縣追比以省追呼三者皆先行之蘇州人以爲便
遂條列以 聞通行諸郡又以徵銀設櫃之制有司奉行不實請
增司府印封日收簿亦鈐司府印輸戶自封投櫃驗數書之簿別

子印單執之將啟櫃封櫃先申牒院司候稽覈復請革僉點糧長
 民兌漕運之例改爲官收官兌疏並下部議著爲令十月劾巡撫
 土國寶貪婪狀 詔革國寶職下總督馬國柱會同世禎訊治事
 詳國寶傳世禎復言江南素稱澤國民之無田里樹畜者以捕魚
 資生蘇常鎮三府舊有漁戶歲輸公用銀不列正課自國寶爲巡
 撫加徵十倍漁戶力不給終年敲扑苦累日深請槩行禁革得
 旨下部覈議飭禁十年還京遷大理寺丞十一年授浙江巡撫
 時海賊鄭成功侵踞福建窺伺浙江世禎條列移兵防守增造戰
 艦精選水師諸要務又以沿海漁船往往容匿賊匪宜以時稽覈
 請籍其姓名按保甲法以二十五船爲一隊責成鎮道稽察無事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五百五十一 禮部三

五

聽其採捕有事則助守禦疏並議行十二年海賊掠温州台州甯波復聯結賊眾數萬犯舟山巴成功從賊賊遂踞舟山先是賊陷漳州總督佟岱移浙江各營步騎三千率以赴援至是佟岱還杭州以戰艦巨礮不速造漁船採捕弗禁止咎世禎連章入告上命部臣嚴議部臣以礮艦造未逾期漁船採捕一年以來世禎奏獲越境私市者三十餘人未嘗疎縱于免議佟岱復劾世禎不給餉舟山致士卒叛降且薦庸懦之巴成功爲副將貽誤重地世禎訴給餉循例無缺薦擢由提督田雄主議因述佟岱忿戾逞私狀疏並下巡按御史察奏給事中王紀謂浙閩方用兵督撫嫌隙已成恐誤事機請卽予更調上乃調世禎爲操江巡撫代以山西

巡撫陳應泰及巡按御史葉舟察奏世禎無罪佟岱忿戾逞私有據 詔佟岱解任以兩廣總督李率泰代之 命世禎暫管總督事俟李率泰至卽赴新任十三年七月世禎赴任操江會佟岱已還京 上復命李率泰陳應泰會同巡按御史王元曦確覈仍如葉舟所奏下部議以舟山失陷未卽恢復世禎亦不能辭咎應並與處分十四年三月革佟岱世職世禎先以京察才力不及應降一級調用至是革職時世禎年已老尋卒於家

右 國史館本傳

于時躍

于時躍廣甯人隸正白旗漢軍順治二年以生員授合肥令尋遷
懷慶府知府四年擢分守河南道值靈寶盧氏二縣土賊劉芳張
進澤張三桂等嘯聚剽掠時躍同副將寇徽音遊擊孔國養等入
山搜勦連破賊寨馘其渠餘黨盡平七年遷陝西按察使九年擢
山西布政使尋以陝西藍田縣知縣楊行健爲巡按高爾位劾罷
時躍坐薦舉失當部議降二級經略洪承疇薦其才得 旨赴軍
前效用十一年又以承疇請補湖廣驛鹽道十二年正月超擢廣
西巡撫時流賊張獻忠餘黨孫可望李定國等降附明桂王朱由
榔據貴州雲南十二月明裔朱盛濃偕其弟盛添聚眾富川句連

土賊王心蔣乾相等及猺獞肆行劫掠時躍會提督線國安總兵
全節等進剿陣擒盛濃盛添斬賊無算賊寨悉平十三年僞義甯
伯龍韜踞柳州結可望爲寇時躍密移提督線國安定南王護衛
李茹春與投誠總兵溫如珍等會剿陣斬韜追逐三十餘里賊潰
遁十四年冬可望與定國相攻不勝率所部來降定國降朱由榔
竄入雲南 詔大兵由湖南四川廣西三路分進時躍疏言廣西
大兵由柳州慶遠進發則賓州逼近南甯太平宜設重兵防守而
柳州亦宜屯兵以策應疏下所司議行時朱由榔之僞公侯等尙
擁眾寇掠鬱林則李勝李喬華懷集則何奎豹李盛功富川賀縣
則馬寶梁忠南甯太平則賀凡儀曹友並踞險爲巢侵犯城邑獞

賊羅法達廖仁倫等復掠臨桂永福荔浦修仁等縣時躍親督將
弁勦撫所陷城邑次第克復十七年敘功加都察院副都御史十
八年擢廣西總督僞德陽王朱至濬竄入安南時躍遣守備袁文
舉夏仲英至安南招撫至濬率眾投誠敘功加時躍右都御史康
熙二年十月卒於官 賜祭葬如例祀廣西名宦祠

右 國史館本傳

于時躍廣甯人順治初由阜城知縣歷陝西按察使聽斷如神訟
者至卽得結民稱之曰于不落店駐兵擾民時躍一繩以法馭吏
尤嚴所屬無敢受賕者十二年巡撫廣西時桂林初復李定國尙
盤踞南太六郡時躍籌兵畫餉緩急得濟賊以削平交趾黎莫二

夷構爭相讐殺時躍宣布德威莫遂內附黎亦奉表入貢

右述聞謹瑤錄

趙廷臣

趙廷臣漢軍鑲黃旗人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由貢生授江南山陽縣知縣遷江甯府江防同知因催徵逾限罷職十年大學士洪承疇赴湖廣經略軍務奏薦廷臣清幹素著請飭隨往軍營委用得 旨俞允十一年授湖廣分巡下湖南道十三年調本省督糧道十五年隨大兵定貴州遂授貴州巡撫明年擢雲貴總督先是土賊馮天裕等竄伏山寨句結亡命陷湄潭犯甕安至是廷臣調思南平越遵義偏橋諸路兵擊破賊營斬天裕及僞總兵冉宗孝等疏言貴州古稱鬼方自城市而外四顧皆苗雖種類不同要皆專事鬪殺故馭之爲難臣以爲教化無不可施之地風俗無不

可移之鄉請今後應襲土官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學習禮由儒學起送承襲其族屬子弟願入學讀書者亦許其仕進則儒教日興而悍俗漸變又每遇歲終土官各上其世次之籍於布政司布政司上其籍於部遇承襲時有爭論者按籍立辨斯釁端預杜矣又奏改馬乃曹滴諸土司爲流官復言黔省曩爲寇踞改衛爲府改所爲縣紛更法令民苦重役今底定之後應復舊制滇省田土荒蕪當急招民開墾其衝路各州縣請以順治十七年本省秋糧貸爲春種之資會吳三桂以五象進獻上命停止送京廷臣因疏請槩停邊貢以省解送之勞疏俱下部議行尋以勦平土酋龍吉兆功加兵部尚書 聖祖仁皇帝御極調廷臣浙江總督彙敘督

墾雲南荒田功加太子少保康熙二年廷臣疏言浙江逋賦不清由徵解繁雜請以一條鞭徵收之法卽用爲一條鞭起解之法令各州縣隨徵隨解布政司察明註冊至爲簡便又請移海島投誠官兵分插內地杜賊人煽誘定水師提鎮各營設兵之制以備水戰杭嘉湖三府毗連太湖泖湖易於藏奸請增造快號船撥兵巡哨部議俱從其請時海賊鄭成功死廷臣招其黨僞將軍阮美僞都督鄭殷僞侍郎蔡昌登等皆相繼降獨僞兵部張煌言率眾遠遁廷臣馳赴定海與提督哈爾庫張杰定議檄水師由甯台温三府出洋搜剿斬賊六百餘降其僞副將陳棟知煌言披緇竄伏海島廷臣選驍將徐元張公午飾爲僧人服率健丁潛伏普陀山朱

家尖蘆花澳三路以伺得賊船急擊之擒賊林生陳滿等誘使言
煌言竄處卽駕所獲賊船乘夜至懸山范澳自山後潛入賊帳擒
煌言獲其僞敕印奏入得 旨嘉獎煌言伏誅四年疏請崇節儉
以維風俗又言用人宜寬小胥請 敕部分別聖誤降革人員量
才錄用以收得人之效又言駐防滿洲收買民人宜令地方官給
與印契並曉諭居鄰俾知某人賣身旗下後或逃歸有容畱者乃
可坐其窩逃之罪事並下部議行會部檄各省流寓人責令回籍
廷臣疏言革職解任之員應卽令回籍其身故而子孫願畱及流
寓士民有丁口田土已附版圖者聽其自便得 旨漢軍速催回
旗餘如所請五年招降海賊鄭錦之僞都督李順等六年閏四月

以病求罷 上慰留之八年二月卒於官 賜祭葬如典禮諡清獻
獻廕一子入監

右 國史館本傳

公諱廷臣字君鄰漢軍鑲黃旗人順治二年以貢生授江南山陽
知縣擢江甯府同知九年經略洪承疇率師入楚題授分巡下湖
南兵備道按察副使十五年從大兵平定貴州卽 命巡撫其地
勸農蠲振定賦興學革吏之貪橫驛驛者上疏言治土司苗猺之
法曰貴州古稱鬼方自大路城市外四顧皆苗其貴陽以東苗爲
夥而銅苗九股爲悍其次爲獐狃曰狔狔曰八番子曰土人曰洞
人曰蠻人曰冉家蠻皆黔東苗屬也自貴陽而西羅羅爲夥而黑

羅爲悍其次曰仲家曰米家曰蔡家曰龍家曰白羅皆黔西苗屬也皆專事鬪殺不講孝弟忠信絕先王禮義之教尙強凌眾暴之習其來舊矣故馭苗者往往急則用威威激而叛緩則用恩恩濫而驕稽古舜用干羽漢武封夜郎武侯縱孟獲非故寬之也皆有深意存焉蓋教化無不可施之地而風俗無不可移之鄉苗性至詐而可以信孚苗性至貪而可以廉感其梗路也宜倣保甲之規其劫殺也宜立鵬勦之法賞罰之條必信餽送之陋必革凡此皆臣所當悉心力行不敢贅陳惟是 聖主勅大一統之業乘此遐荒開闢之初首即教化以端本始其大者莫如作養世祿今後土官應襲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學習禮由儒學起送承襲其族屬子

弟願入學讀書者聽補廩科貢與漢民一體仕進使民知禮義之爲利則儒教日興而悍俗漸變矣又莫如豫制土官今土官私相傳接支系不明爭奪由起釀成變亂今後每遇歲終令土官各上其世次之籍於布政司布政司上其籍於部其有爭襲者按籍立辨斯方策旣明而釁端豫杜矣此馭苗根本之圖折衝樽俎之計詔下部議行明年擢雲貴總督土賊馮天裕陷涇潭犯襄安調兵擊斬之又勦平土酋龍吉兆敘功加兵部尙書吳三桂獻象五世祖命停止送京公因疏請槩停邊貢以省解送之勞 世祖許之調浙江總督康熙初以墾荒田功加太子太保疏請定徵糧之法曰夫徵糧之法至不一矣苟能寓撫字於催科卽百姓受其

福是故加意百姓之有司必於催科致其慙歉加意有司之督撫必於催科試其賢能蓋催科不擾其餘可知也抑催科不擾其餘皆可不問也今誠欲得其人與法而行之戴星而作秉燭而息事事精察戶戶詳細此以勤補拙之法可行也流水紅簿必出親手甲乙完欠毫忽經心此不假手之法可行也里有總欠戶有散欠臨比分別洞若觀火此澄清完欠之法可行也臨比之時按簿而稽如欠多者赴比自無受賄之私欠少者應卯必有賣放之弊此禁絕大戶避匿之法可行也民無多力數太多則交納不及限太勤則奔馳不遑宜減卯而寬比勿濫比而增卯此畱餘力與民之法可行也民無多積分限而比先見徵後帶徵此用一緩二之法

可行也本省軍需鄰省協餉解院項下約數完徵俸薪工食可緩且緩大凡存留可緩且緩此分別先後之法可行也急公好義人情皆然有司者止以董楚爲能民安得不重利借債減價賣產者乎錢糧完而地方則壞矣聞廉有司禁革火耗月吉集士民而約之曰但交正賦勿添耗羨天平不敢欺天法馬不敢違法又禁絕差擾城有歇保則禁之鄉有坐催則禁之一酒一飯無不爲閭閻節省人未有不交納恐後者矣遇良里殷戶依月交納紳士大戶盡數先交或給扁額或子獎勵相率而傳惟恐趨納不勇矣窮民小戶有穀帛而無售有雞豚而待市或代爲設法或曲示變交田父村叟感而流涕因之相勸全完矣此又催科而兼撫字之法可

行也夫徵糧之能存乎其人不在乎法然而不得其人而循法行之亦得半之道也又益之以精勤兼之以明敏實徵冊籍俱立實在戶名以杜詭卸流水紅簿俱送本府印發以杜侵蝕易知由單徧散窮山深谷以杜橫索雖有頑戶奸書無所用其蠹偽上裨國計下蘇民困豈非吏治要務哉臣於浙屬見在立法通行若催徵得法之吏不稍示以勸勉則錢糧全完地方受福與錢糧雖完而地方暗壞之有司又何所分別伏懇 敕部酌議如有催科與撫字兼用百姓無追呼之擾者許督撫題請獎勵如是則催徵之羣吏敢不畱心民瘼推廣 皇上嘉惠元元之盛心哉公爲政寬靜以度量勝不爲赫赫名而決獄甚敏有瞽者入屠者室呼無人

竊其簪中錢而走屠者追之則搏鷹而喙曰天乎彼欺吾替而奪
吾錢乎公令投錢盎水中見浮脂以錢還屠者有殺人者既誣服
矣公曰傷不及寸而刃盈尺必冤也戒吏更求之得真殺人者夏
大旱山中人皆言魃至丹顏赤髯絳衣冠入門輒失財物公笑曰
非魃也令邏者伺之遂獲盜先是明魯王朱以海自舟山奔金門
留其兵部尙書張煌言據海島連歲數入寇爲濱海患公用降將
徐元張公午使爲僧服伏普陀山中晝夜伺之因擊獲煌言糴米
舟禽其卒使爲導卽駕所獲舟夜至懸山范澳潛自山後突入其
帳獲煌言海界以安時錢滯不行公疏曰夫錢患鑄不如式則不
行而今日之錢體質未嘗不堅好輪郭未嘗不周固也錢又患私

鑄日多則不行而今日之錢非有風飄鷺眼之可溷公私不辨之可欺也夫錢既無輕重又無盜鑄然猶滯而不通者其故安在臣以爲行於近而未行於遠責下效而未責上行也今若使外省收銅開鑄專官督理一準寶泉寶源之法稍不如式卽治鼓鑄官之罪然後立法通行去其各省分鑄之名而以天下之錢供天下之用何有江淮自江淮浙自浙閩自閩之異乎臣所謂從前錢法不行誠行於近未行於遠也官有出必有收民可領必可納如徵收錢糧除協餉起解正款納銀外其餘存畱雜稅以銀七錢三而收兵餉俸工亦以銀七錢三而放不然散給兵役則以錢徵收稅糧則不以錢錢法尙能行乎臣所謂從前錢法不行誠上不行而下

不效也臣身任外吏目擊市廛蕭條廬井荒涼千室之村無百金之家今若以有餘之銅補不足之銀錢可濟銀銀亦可易錢此藏富之道亦生財之一端也於是始復外省二十四監鑄錢之令五年招降閩寇僞都督李順等八年二月巡海自閩還至奉化病卒賜祭葬諡清獻廕一子入國子監

右事狀錢儀吉撰

順治三年大軍下江南時浙東拒命明鄞縣舉人張煌言迎監國魯王於天台累官兵部尙書嘗航海至翁洲扈魯王再入閩尋招軍於天台與故將張名振合軍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望石頭城遙祭孝陵逾年與鄭成功陷鎮江下蕪湖及徽甯池太等

屬爲我總兵梁化鳳等所敗遁入臺灣成功尋歿於臺魯王亦殂
煌言遂散軍居南田之懸巒懸巒在海中荒瘠無人惟山南有汊
港通舟楫北則峭壁乃結茅其間蓄雙猿伺動靜敵舟在十里外
則猿鳴樹杪得準備至是軍以夜至始爲趙公廷臣所擒初煌言
之航海也公係累其家屬以入告 世祖命無庸籍沒卽令其父
以書諭煌言煌言復書曰願大人有兒如李通勿爲徐庶兒他日
不憚作趙苞以自贖其父亦潛寄語曰勿以我爲慮也公與江督
郎廷佐提督張杰累書招煌言皆不屈公仍厚待其家及煌言被
執公命寄獄中而供帳甚盛許其舊部曲得來慰問官吏願見者
勿禁杭人爭賂守者求入見或求書煌言亦應之旣就義遺民萬

斯大等請葬煌言於南屏山在岳忠武于忠肅二墓之間公亦許之嗚呼煌言之忠固不愧文信國而公之賢實遠出張宏範上而聖祖如天之度益可想見矣

右事略李元度撰

趙廷臣鐵嶺人順治二年知山西山陽縣招集流民均徭緩賦歲大禮出貲易粟以賑多所全活山寇王希榮據鎮安執縣令置砦中勢甚熾廷臣單騎造之諭以禍福希榮遂降並挈鎮安令以歸歷江甯江防同知兼理運務能盡心職掌酌定運值請著爲令軍衛無擾尤加意生儒優其家屬不以僉運嘗攝知府事適當編審更以精覈著聞十年任下湖南道僉事以清幹稱時軍需旁午廷

臣倉卒立辦夜嘗秉燭治文書曉起百函並發左右不得行私剖
決無畱滯屢平反冤獄加意恤民行路爲之感泣嚴絕苞苴歲時
無敢餽獻十五年夏四月 王師定黔秋九月廷臣奉 命巡撫
下車日延見父老博採旁咨盡得民疾苦狀凡所條禁措置悉中
窾要定賦額請蠲賑興學校禁貪橫嚴騷擾民困獲甦十八年晉
雲貴總督兵燹繼以荒歉廷臣調劑兵民甚有恩惠性不喜繁侈
每行部不過數騎竟有不知其至者康熙元年調浙閩總督明魯
王餘黨在浙東海洋者尙多渠帥張煌言久踞浙島於是親赴定
海會提督哈爾庫由甯台溫三路出洋搜毀各巢張煌言詭言披
緇遠遁廷臣密遣驍將伏兵普陀山擒之軍興後度支不足廷臣

疏請復鼓鑄泉貨運通聲績益著卒識清獻人比美於宋之趙公
抃云

右述聞謚瑤錄

同皇老用类不元表

卷一百三十一

四

法若真

法若真字漢儒號黃石一號黃山山東膠州人順治三年進士官布政使有黃山詩畱

若真詩古文詞少宗李賀晚乃歸心少陵不屑櫛比字句依倚門戶惟其意所欲爲不古不今自成一格

四庫提要

母李夫人有身夢法真而生故名若真

順治乙酉黃石先生以五經特賜中式授中書舍人丙戌成進士入翰林外補福建觀察禦鄭寇有功遷浙臬平反王式誣告等案轉安藩丁內艱歸以詩畫自娛卒年八十有四

以上山左詩鈔

右詩人徵略張維屏錄

臣等謹將所請各款開列如左

等

楊思聖

公諱思聖猶龍其字號雪樵直隸鉅鹿人也今海內能文家無不知有猶龍氏者康熙改元公以四川方伯 覲闕下畢亟旋所任時病疴及河內之清化鎮遂不起其友魏裔介聞訃爲位以哭裔文告奠略敘其出麾藩臬之故而尤悲其如是之才未竟厥蘊屬其家焚於柩前不欲以示人也己又念公生平所嗜好復以詩十二首哭之而其孤履吉作爲行述且以申涵光之傳來固請余銘嗚呼余安忍不銘吾友哉自公之出也余猥竊臺端顧中遭讒訟旣不能出其氣力挽吾友於生前而僅以其文報吾友於地下則將掩袂以爲之銘而去吾友之亡也忽又一年矣公幼有神童之

目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己卯以鄉試副榜貢入太學壬午中順
天舉人丙戌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己授編修纂修 實錄升
修撰歷任春坊侍讀學士尋出爲山西按察使升河南右布政使
轉四川左布政使以卒公天才儁妙風神卓絕舉世所不得梯攀
尤工於爲詩擅晉人書法旣居禁近譽望日隆而性慎許可間與
一二知己秤量人物時有貴顯以壇墀自命者公輒不肯屈一指
聞者固已恚之矣 世祖先皇帝方畱心翰墨 召詞臣能書者
面給筆札公與陳宮詹爨所書縑幅獨稱 旨賞賚有加恚者益
忌公將大用思有以中之會 上欲破銓法積習內外互用而公
遂補外陳公亦出爲陝西布政或疑公注情風雅必不諳熟吏事

若以此困公者乃其在山西讞決精敏累年大案片言立解督若撫皆倚辦如右手其在河南也攝左藩事革羨額給軍餉以廉潔稱居一年鹽使者力薦及遷而之蜀蜀係新造土荒不治民與虎狼雜處時又用兵軍需旁午通省權算歲所進不過三千緡無以應也公至則悉心綜理之首曰募開荒立法盡善計增額至數萬一以輸之縣官而民不謂苦次日招外商平劑物價無有奇贏四方擔負而至蜀漸復故凡四載當事交推當舉卓異因入覲賜袍服有差而病已甚矣然則天下之稱公者止以詩文爲當今第一固不足以盡公也卽荒餘軫結欲大有以難公者適足以見公之才成公之譽則亦何益而可以止矣獨怪公歷官報最資

格轉注會應內遷而廷推者再達於御前若或尼之其根蒂之結不知何自而然今以方伯有功可紀使稍延月日以上考平進必爲卿貳將發揮其所未盡乃八年勞吏間關殞命於車塵馬足之間也嗚呼豈非天哉公之於詩也抉開元大厯之精髓明人中獨喜李空同何大復當冥搜放意動愜天然登山臨水憂時憫物之志無一不洩之於詩其且亭橐有六刻無慮數萬言入蜀以後益蒼茫蔚跂伯仲浣花之間大復固不及也但其宦跡之遼遠年華之耗折竟與大復相上下蓋公之必傳於後也以詩而公之遭忌以沒亦以詩嗟乎是則可哀也已公生平於聲色仕進皆不營心獨鑒別人倫接待寒素有若飢渴於己丑禮闈拔今侍讀學士

曹本榮等二十八人本榮學者所稱厚庵先生也先是公與其友
永年申涵光雞澤殷岳讀書廣羊山中後居方岳每懷巖棲之志
及病亟殷生時在左右公曰我爲庸醫所誤殆將不振沒之後魂
魄其依廣羊乎太原有高士傅青主者精醫術我所善若彼至或
可救殷生掉臂行力趨青主觸炎冒雨晝夜走千里及至而公已
沒公之知人能得士心也類如此憶余與公交幾三十年矣憶初
相遇意氣蠱涌被酒招呼兩人卽以性命期許已同籍同朝風雨
如晦無間朝夕游履所至皆有歌詠筆札往來殆成卷軸公旣在
外以山川契闊之故猶託毫素以論心及辛丑之來京師也殷殷
執手淒然更不勝情方與余約爲他年禽尙之游乃未及而勿勿

以死余之淺植薄蓄豈敢望公世之耳食者且以大家同類而並稱之嗚呼獨生是愧其亦待後世覽者之流連慨歎也與按楊氏之先其譜系相傳出自龜山有諱忠者爲始祖四傳而公之曾祖諱坦中明嘉靖庚子舉人同知杭州府祖諱若柏光祿寺署丞

贈奉直大夫妣穆氏薛氏皆 贈淑人考諱粹玉 贈奉直大夫

妣閻氏 贈淑人公之元配李氏 封淑人有二子履吉官監生

娶河南水利道副使劉公澍女徽吉官監生娶內閣中書舍人李公培基女女三已適其二公生於故明天啟元年之八月十二日卒於康熙二年之六月十四日享年四十有四凡沒於王事者例應 贈侍郎尙未題請今將卜葬於某阡銘曰

天之駟也而窘以繼殿之柱也而短以竊誰不公卿而及蹇蹇胡斯文之則舒而一官之若拙爰視大鳥啾兮徘徊言告螻蟻勿蝕其穴

右墓誌銘魏裔介撰

楊公名思聖字猶龍鉅鹿人也曾祖坦以舉人仕至杭州府同知祖若柏光祿署丞考粹玉娶閻氏生公及思廉思謙公兒時有神童之目十二應童子試有司奇其文首拔之隨丁母憂己卯鄉試中副榜入太學復中壬午鄉試丁父憂丙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纂修實錄升修撰己丑會試分校禮記得曹本榮等二十八人曹研精理學有大儒稱世祖皇帝命爲日講官備

顧問餘亦多爲名臣一時咸服其知人歷春坊侍讀學士出爲山西按察使升河南右布政使四川左布政使辛丑入 覲卒於途時年四十有四公爲人和易無崖岸而實彊直意所不可雖顯貴不與交而素所往來稱忘形之交多布衣寒士甲申以後天下甫離兵革熙然尙文治公與今冢宰魏公裔介同年友善以文章道義相劘切如左右手魏公作五子詠首推公及魏子象樞曹子本榮申子涵光郝子浴也天下稱曰楊魏士之自負才能來 闕下者必攜卷軸謁兩公得其一言以爲榮兩公亦勤勤汲引一藝之長延譽恐後蓋因而成名者多矣公性無他好好詩及古法書居長安室無媵妾聲色之奉出亦不樂爲酒食讌會一羸馬蹇蹇自

署中歸鍵戶謝客庭中植雜花竹木脩然如林壑詠哦聲達戶外
間與所知論海內人物則抵掌大言當今詩若書獨某某數輩耳
彼大冠若箕者何爲哉某某以詩與文自負方在顯位無不人人
譽之爲古今無耦者公顯斥之至不在論列於是聞者大恚世
祖皇帝政務之暇兼涉書畫喜滄州戴公明說書自董華亭而
外無取也一日坐便殿召公及陳公爨賜上方筆札書稱
旨賞賚甚厚蓋自米顛懷研而後此風久不聞海內以公當上
意幸旦夕且柄用而忌者益不悅會世祖皇帝加意民事擇廷
臣才堪外任者備藩臬選使益練習俟有效以次召用之遂出
公於山右而陳公亦出爲外藩說者謂公文采風流宜在翰苑刑

名恐非所長公至折獄精敏輕重各當其辜貪墨斂迹俱改行易志晉中人曰吾臬自王元美李京山兩先生以文章吏治照耀前後並公而三耳在中州嘗攝左藩事以廉謹聞謁孫徵君於其城徵君懽然以道統相屬曰吾所見仕宦人超然如此君蓋寡耳及遷蜀念去家益遠欲自投劾作倦遊草思廣羊不置廣羊者郡之西山方天下未亂時公與雞澤殷岳永年申涵光鋤茅山頂爲終焉之計已而宦遊四方雖膺組綬無一日不曰吾廣羊吾殷子申子也至是偕隱之意愈急時制外吏不得自疏陳而撫軍惜其才止之不爲請遂蕭然攜書劍而西登嵩少華嶽入棧道所至皆有詩公詩風格宗王孟俊音亮節近比信陽入蜀以後山水之助老

氣橫發得少陵遺意時賢莫及也蜀自兵荒後民少又苦瘠力不能辦租賦時滇黔方用兵軍需旁午公轉輸不竭而內撫殘黎蜀賴以少安未幾病瘡瘡不已肌膚內消食漸少乃杜門習靜病少愈入 覲舉治行卓異第一以便道抵家省墳墓欲止不復出而部檄敦促力疾就道至覃懷疾又作豫撫以狀 聞乞休致公召殷子與居軹關候 命謂之曰吾歸與二子尋廣羊舊跡讀書學道以樂殘年志畢矣已而病亟嘆曰醫數投涼劑取快目前耳遂相誤至此惟青主力言其非青主來吾尙可望然青主寒暑固不出奈何青主者傅山字太原高士也博學兼通醫其人素難致而公在晉臬時曾折節式其廬殷子曰非我自往無濟也時六月大

霖雨晝夜行山谷間四日而至太原踞謂傅子曰猶龍病先生其有意乎傅曰世無兩猶龍吾安得坐視時亦抱病慨然遂偕行未至前二日公歿歿又數日而請告之命乃下歸隱之志卒不遂亦可悲矣平生所著有且亭詩七集若干卷行於世娶南宮李氏子二履吉徵吉皆能讀書有父風

申子曰世以楊公失職悲僚鬱鬱而死如長沙者流豈其然哉公少無宦情舉榮名富貴俗所營營者皆不屑而志在山水朋友詩文間夫山水朋友詩文亦何藉於高位且公雖外吏亦方面大僚非遷人逐客之比謂以性命殉必不然矣獨怪以彼其才親受知於聖主是宜輔弼在左右乃一出不可復返嘗廷推爲少司馬

及憲副皆不果用豈非命歟韓子曰斥不久其文學詞章必不能
自力以致必傳然則天之所以厚楊公者固在此不在彼耶

右傳申涵光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五十二目錄

疆臣四

朱之錫

袁懋功

畢振姬

林起龍

劉漢祚

馮如京

子光美

盧興祖

宋琬

蔣國柱

王遵坦

李蔭祖

盧崇峻

從弟輝祖子鈞

趙祥星

耿獻忠

薛信辰

補錄

朱之錫

畢振姬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五十二

通奉大夫前督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疆臣四

朱之錫

朱之錫浙江義烏人順治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六年二月
大學士剛林范文程等請簡翰林官十二人編輯六科章奏以備
國史之用之錫與焉七年二月乞假省親旋丁父憂服闋補原
官十一年七月擢弘文院侍讀學士十一月遷少詹事十二年二
月疏言自 國家定鼎以來開館纂修明史因天啟崇禎年間事
實散佚參考無憑遂致停擱恐歲月漸深傳聞愈舛夫實錄不存

則可據者惟當時邸報及野乘遺書宜 敕部宣示中外有以明
末邸報來上者量加 旌賚至求書久奉 明旨而各省奉行怠
忽請責成學臣購進及任滿時課其多寡而殿最之則事有專司
史料易備矣疏入下所司議行十月遷詹事十三年閏五月遷弘
文院學士十四年六月擢吏部右侍郎七月 世祖章皇帝諭嘉
之錫氣度端醇才品勤敏令以兵部尚書銜總督河道駐濟甯州
十五年十月河決山陽縣柴溝溢建義馬邏諸隄之錫赴清江浦
築戢隄以衛之決口遂堵宿遷董家口爲淤沙所塞別開新河四
百丈於舊渠迤東以通運道十六年正月疏言黃河建瓴萬里及
入河南土鬆流匯泛溢之害無代無之前明二百餘年數興大役

治水名臣如徐有貞劉大夏潘季馴等塞決口疏河身役夫俱八九萬至十餘萬糜帑不貲我朝數百萬京儲仰給東南凡籌河者必兼濟運黃河自滎澤至山陽南北兩岸前明經營遺迹廢弛日甚運河自惠通至董口清口至江規制十存其五欲一一修復工繁帑絀謹酌盈虛權緩急條上十事一河南歲修夫役宜存舊額近以安濶屢經奏減不知河本湍急未至橫流謂之曰安然其湍激之性固無分已決未決也伏秋水漲呼吸間淹岸數里迎流之處縱有重障如穿蒿葭其防之也高一丈長十丈之埽非數百人莫能推挽一里之隄非三萬餘工不成今歲所築閘歲而高者卑厚者薄加以濁流無定候北候南重隄不支退守月隄月隄之內

不得又不議土工此夫役舊額萬不可議裁減一淮工宜酌行民
修舊例江淮河濟原分四瀆自挽河資運會淮注海以一淮受河
濟兩瀆之水漫決時有工作不停前明兼用官修民修我朝因
之自順治九年定議募夫支給河銀未議及民修之例河銀有定
額用夫無常期難免顧此失彼宜分別應官修者募夫給銀應民
修者派夫給食米人數少可專派山陽一縣人數多則均派高郵
寶應興化泰州鹽城泰興各州縣協濟則事分工速一隄間宜擇
最要者先治揚屬運道與湖水相連淮屬運道係黃淮交會黃流
易致沙淤必借淮流蕩滌方不致梗運伏秋之間淮被黃遏不得
出清口皆聚於洪澤湖則高堰危故堰南育高良澗周家橋兩閘

洩水東入高寶白馬諸湖高寶湖東通運河南從瓜洲儀徵入江而地勢微昂宣洩不及則運隄危故運河東岸有徑河子嬰金灣等閘洩水東下射陽廣洋諸湖有灣頭閘有芒稻河洩水南入於江今各閘圯壞應卽估計修葺一柳料宜預爲籌備令瀕河州縣各置柳園數區或取之荒地或就近河民田償價歸官每園置堡夫數名布種澆灌責成道廳稽察數年之後徧地成林不惟有濟河工而河帑亦可稍節一嚴剔誤工病民弊端凡供役之廠夫堡夫流夫隄夫閘夫淺夫鋪夫有奸豪包占賣富僉貧賄鬻私逃剋減工食之弊採買之柳梢驅石草柴蘆葦灰鐵糯米桐油有扣減價值交收指索折乾肥私之弊器具之方船活插刮版厚斗鐵鏟

鐵鑊布挽竹筐鐵昏杏葉杓鐵簸箕五齒鐵扒鐵杵木夯石礮雲梯有儲備不豫制作潦草之弊宜責司道府廳查報徇隱者以溺職論一釐覈曠盡銀兩凡額設水夫天時陰雨而不赴工者爲逃曠所扣工食銀謂之曠盡恐不肖官吏侵入私囊前河臣楊方輿奏明每季起解河庫每歲冊報工部今宜令管河廳官立循環簿每幅首行書某州縣額夫若干工食若干中界爲三十格每日一格書夫幾名某所作工有無逃曠後行書應扣曠盡總數每日送司道查覈一愼重河工職守遇同知以下缺員許薦盡心河務之人升補吏部推升亦先用曾經舉薦之人凡河員升調降用俱令候代始行離任一河官既有專責不應別膺差委一請復舊例歲

終察覈所屬賢否分別舉劾以示勸懲一酌議派補夫食三月又
言黃運二河毗連數省巡撫身任封疆境內河道不當視爲非其
職守致調集夫料各省參差請 敕各巡撫其襄河務平時先事
綢繆臨急從宜搶救疏下部皆如所請行八月疏薦運河同知佟
養鉅北河同知魏裔魯邵宿同知孫裔昌封邱知縣余縉儀封知
縣崔維雅等得 旨敘錄十月以兵船繹夫有守候越站攘奪奔
追順水行舟諸苦累請自今兵船分別征勦駐防酌定夫額設官
巡查下水舟速停止給夫疏亦下部議行先是之錫丁母憂 上
以河工緊要令在任守制至是疏言臣前以母癯尙停官署未營
窀穸三疏陳請疊奉 溫綸勉臣恪供職業重以 褒寵光榮卽

頂踵捐糜莫能報塞何敢再以私情瀆奏顧臣墨綬任事轉盼祥禫無地自容時不可失仰祈 俯鑒苦衷及今河事方竣望 簡新督受代容臣躬扶母櫬回籍治喪得 旨覽奏具悉至情准暫假數月扶櫬回籍事竣仍卽赴任 命侍郎楊茂勳署河道總督十七年六月授茂勳湖廣巡撫以僉都御史苗澄接署十二月之錫復任偕僚屬捐銀賑濟淮揚徐三府災民明年 聖祖仁皇帝御極議敘捐賑千兩以上諸臣加之錫太子少保康熙元年九月河決原武祥符蘭陽東溢曹縣決口香鑪口之錫檄濟甯道方兆及等赴曹縣董築自往河南塞西閭寨單家寨時和驛蔡家樓策家寨諸決口是年河南巡撫劉源濬條奏南陽汝甯二府開墾荒

地請免河工差徭十年部議令之錫覆覈之錫言差徭宜均其勞
逸新墾者偏逸則舊業之民偏勞酌定自今領墾地畝五年後起
派雜差又工部以江南瓜洲剝船逋欠歲輸河庫額銀令之錫察
追之錫言揚州至瓜洲近年商船通行剝船無從覓利兼復撥應
兵差其舊新額稅俱宜豁免又疏請造船勞淺高郵四十五寶應
江都各十八共支帑銀千七十餘兩部議並從之先是之錫疏
薦通惠分司工部主事壽以仁河南驛傳道萬永祚南河分司兵
部郎中吳煒北河分司工部主事高恆豫及封邱知縣屠粹忠揚
州府推官王士禎等俱敘錄如例四年二月疏言開河原因挽漕
開鑿匯眾泉分注灌輸南旺爲運河之脊北至臨清南至台莊全

百三十三卷之三十一
五
賴四十餘閘啟閉得宜瀕河之地春雨長少惟伏秋雨多收入湖
櫃可濟來年新運去歲東省久旱竭力支持舊漕幸竣然山泉之
小者多枯大者已弱湖水之舊者盡放新者無收臣日夕憂懸未
敢甯處不得不鯁鯁過計於閘板內之涓涓水利若差船官船聚
集多人應閉者強之使開洩水下注則重運之在上者阻矣應開
者強之使閉畱水待船則重運之在下者又阻矣公差既由水程
卽隨漕而進未致誤期官員情殷叱馭旣知河路迂遲則又何妨
從陸乞 天語申飭各遵例禁仍容臣刊刻榜示樹立各閘有裨
漕務非淺疏入得 旨嗣後非奉極要勅旨差遣擅行啟閉閘口
者卽指名題參下部嚴議行五月疏言自去冬督率東省司道廳

印等官搜剔泉源挑濬河身添建草閘多置木壩隨宜經營未嘗時刻停輟入春之後亢陽逾甚循例請 頒泰山香帛臣恭詣祈禱值重運停滯洳河臣憂心如燔南北奔馳在清平博平督建草閘事竣五月朔途次東昌大雨如注汶泗諸水已經報長見飭各閘相機啟閉今歲運道可無淺阻之虞矣八月疏言部議停差北河中河南河南旺夏鎮通惠諸分司令以分司事務歸併地方官臣維黃運兩河隄防疏濬皆須一一足到限期不比刑名錢穀之事可以理斷臆決者也河勢變幻工料紛繁天時不齊非水則旱或綢繆幾先或補苴事後或張皇於風雨倉遽之際或調劑於左右方圓之間往往數武之地竭千百人之拮据而不足北河所轄

千餘里其間三十餘閘中河所轄黃運兩河而董口尤運道咽喉青黃交接濁流易灌南河所轄在淮黃江湖之間東西南北相距寫遠天妃閘口每多沙淤爲患南旺泉源三百餘處雖濟兗二府所屬近者或出道隅遠者偏蔽僻壤夏鎮地屬兩省鑿石通漕形勢陡絕節宣閘座尤費經營通惠浮沙易淺峻水易衝塞決之役歲歲有之各分司職掌載在 敕書難以殫述若云歸併府佐則府佐原有管河之責是乃裁革分別非爲撥官管理況徵夫問料地方官民皆不樂聞府佐職微權輕上下掣肘呼應不靈易致貽誤至於地方監司其錢糧差徭盜賊詞訟供應兵差緝解逃人甚爲繁劇河屬修防固未嘗不資其協助然責以終年累月往來奔

馳駐守河上揆之事勢萬萬不能況源流之上下相濟夫料之緩急通融分司與各道界壤迥不相同若應合而分則一闡座也上流以爲應開下流以爲應開一額夫也在此則欲求多在彼又復患少不但紛競日多必致牽制誤事更當巡道旣裁之後覓西道所管之曹黃東阿陽穀等縣運河已改併濟甯道矣揚州道所管之運河已歸併驛傳道矣淮西道所管之黃運兩河已改併淮海道矣又以驛傳道兼攝揚關樵稅淮海道兼攝板關淮倉清江樵稅是一道而已兼數道之任夫稅務猶可坐理若增一泉汎河汎道里相距率皆數百里而遙百務續紛此身羈縻渺渺水濱欲聞其足音不可得也又況自廳而至道自道而至臣衙公署文移往

返道路迂迴坐誤事幾有不可縷悉者蓋臣屬之設司廳於沿河
各境猶身之有臂臂之有指也今若專任末僚之佐貳而以事繁
地遠紙上兼攝之監司承接其閒黃運兩河各不下二千餘里倚
臣之一身總理急此而遺彼顧東則失西異時萬一貽誤運道收
拾艱難爲憂方大是安得不爲之長慮卻顧哉應仍循舊例部差
分司以重河防以保運道疏入得 旨俞允五年二月卒於官四
月直隸山東河南總督朱昌祚疏言之錫治河十載殫力宣勞當
阜溢相仍則拮据夙夜若隄渠挑濬則南北馳驅受事之初河庫
貯銀止十餘萬兩頻年撙節見今貯庫四十六萬兩有奇覈其官
守可謂公忠體 國其弟之璋稱之錫積勞嬰疾因河事孔棘不

敢請告今歲北往臨清南至邳宿夙病日增回署身故年止四十
有四未有子嗣籲請 恩卹 賜祭葬如例十二年八月河道總
督王光裕疏言之錫生而盡瘁沒爲河神江淮兩河商民追思惠
政每涉危履險祈禱卽驗邳州宿遷中牟陽武曹單等縣皆爲建
廟漕艘運丁亦塑像尸祝其生前保運安瀾固分所宜盡而其始
終爲 國爲民之精誠能於沒後有驗謹據輿情籲請 錫封疏
下禮部部臣以河臣封神未有成例寢其事 今上乾隆四十五
年二月 巡視河工 允在事諸臣請 諭禮部以之錫沒爲河
神屢著靈應 賜封助順永甯侯春秋致祭

右 國史館本傳

朱之錫字孟九號梅麓浙江義烏人順治三年進士改庶常四年授弘文院編修洊遷學士十四年由吏部侍郎出任河道總督承前任楊方興之後不屑屑於蕭規曹隨凡修守運河隄岸綢繆至計無不悉心擘畫如夫役工程錢糧職守及諸弊端興革損益皆商推至當一一條奏報可初以內艱求去不允至十七年假歸營葬十八年再任經營河上先後十年未嘗有大工巨役數省之民獲免昏墊其開董口新河復太行老隄挑高郵運道治石香鑪決口功著揚豫二省至今尸祝不衰康熙四年以積勞憂鬱發病而卒 贈太子太保祭葬如例徐兗淮揚閒人盛傳之錫死爲河神十二年總河王光裕俯徇民情疏請建祠濟甯部議未允而豫

河兩岸往往私自肖像立廟稱爲朱大王事載王士禎池北偶談

右小傳陸燿撰

近見梅麓朱公遺婢帖眞盛德事帖云前送回張氏女子原無大過只是娃子氣好言教導不甚知省誠恐聲色相加流入婢子一類所以量給衣飾還其父母初時原是待年五六月後便有遣歸之意故自後並無半語諧謔猶然處子也足下可將此女完璧歸趙一段緣由向其父母中媒昌言明白以便此女將來易於擇壻也康熙中徐克淮陽閒人盛傳朱公死爲河神

右池北偶談張維屏錄

國朝月令名考

卷之三

フ

袁懋功

袁懋功順天香河人順治三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疏請慎簡學
官磨勘文體釐定禮制又以前明廢官援 恩詔踵至雜流奔競
妄希進用請 命吏部會同都察院嚴覈才品並停各省撫按舉
送皆得 旨如所請四年七月調刑科先是 上允刑部侍郎黨
崇雅請定朝審熱審之制所司尙未奉行懋功復言之 詔申飭
所司十二月調戶科五年遷刑科給事中八年疏言浙江織造局
舊設機戶擇富民充之吏胥誅求爲累民間至破產求脫請 飭
令禁止疏下部議革機戶名官買絲募工匠織作十年集議總兵
任珍罪隨大學士陳名夏胡世安等以兩議上坐黨附論流徙奉

旨從寬鑄一級罰歲俸是年擢太常寺少卿累遷至通政使十二年擢刑部侍郎尋調吏部十三年以戶部援恩詔議給員外郎朱世德虧缺額稅吏部扶同議奏部臣降革有差懋功降光祿寺少卿十六年二月擢左副都御史七月請命禮臣詳議歲暮禘祭之禮上是其言舊制直隸武生鄉試巡撫主之惟隸京衛者試於兵部至是因懋功請令彙送兵部試騎射技勇用翰林官爲主考試策論十二月擢戶部右侍郎十七年上澄敘廷臣三品以上者有旨袁懋功才品敏練以要地巡撫用尋授雲南巡撫時雲南新闢令降兵歸農其久橫鄉里者懼仇人不敢歸懋功慮其復爲賊盜疏請令隨所在入籍無主之田任其開墾編保甲

以時稽察復請令土官子弟赴學官訓課其優者並許應試滇省
在明初駐軍屯田計畝抵餉其後兵不耕而鬻諸民輸糧於衛所
每畝以四斗有奇爲額至是改隸州縣仍名屯田按舊額徵之視
民田賦重懋功奏請酌減糧額並言屯田近城邑者可輸糧州縣
其山阻路遙如楊林諸所宜仍設衛徵糧增廣各州縣額設夫役
以供輸運又言滇地高下參差丈量田畝雖一州一邑動經歲月
請停派京官履勘諸疏均下部議行康熙六年以父憂歸九年
授山東巡撫十年五月以濟南諸府屬五十六州縣衛新墾地被
水請展限一年起科部議不准 聖祖仁皇帝命如所請七月浙
江巡撫范承謨病調懋功代之未行仍 命各畱原任十月懋功

卒 賜祭葬如例諡清獻

右 國史館本傳

畢振姬

畢振姬山西高平人順治三年進士初仕平陽府教授入爲國子監助教遷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公餘獨坐陋室中布被瓦鐙伏讀不倦時稱爲有官僧十年出爲山東濟南參議道值歲旱流民踞山谷爲盜振姬晝夜馳三百里往諭之旋就撫全活者七千餘人先是泰山香稅歲籍羨餘銀七千金給參議署公用振姬至悉以充餉調廣東驛傳僉事道時三藩使往來如織其商販盡取給驛傳胥吏乘便私派折價民益困振姬一切繩以法十閱月減船數百減費七萬六千有奇旋遷浙江金衢嚴參政道擢廣西按察使所至以廉能聞升湖廣布政使未任乞病歸康熙十七年 詔舉

博學鴻儒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象樞偕左副都御史劉健疏薦振
姬十八年 命在廷諸臣保舉清廉象樞復疏言原任布政使畢
振姬清操絕世才略過人請告十餘年躬耕百畝猶讀書不輟臣
前以有體有用薦之劉健亦薦其居官廉潔一塵不染至回籍之
日一僕一馬而外了無長物真學行兼優之人得 旨下所司詳
議部議振姬年老告病回籍無庸議尋卒所著有尙書註西河遺
教四州文獻摘鈔三川別誌西北文集

右 國史館本傳

林起龍

林起龍順天大興人順治三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疏請嚴禁白蓮大成混元無爲等邪教務絕根株俾閭閻勿惑聽聞又以守令得人則教養行而下向化請以招流亡墾荒蕪巡阡陌勸樹藝稽戶口均賦稅輕徭役除盜賊抑豪強懲衙蠹賑災患濟孤寡修濬溝池平治橋梁興舉學校十五事致其殿最而大吏以時訪察俱如所奏行四年正月劾山東巡撫丁文盛庸劣無能致寇盜充斥因薦大理寺卿王永吉可代文盛下部議以起龍徇情薦舉降二級外用尋坐誣劾登州道楊雲鶴贓款擬革職世祖章皇帝親政覽前奏以起龍因彈劾不實罷廢尙非品行玷缺者比詔

來京候旨十年十二月復原官時軍旅數出需餉孔繁未暇講求積貯而八旗禁兵所得月餉僅堪餬口起龍請 敕司計諸臣悉心籌畫先實京倉以及近輔各省倉儲務使水旱有備調發裕如又言昔年兵在盛京無餉而富今在京師有餉而貧揆之時地迥異法制尙宜更定凡駐守征行所需馬匹草束軍裝戎器悉動官帑估值分給俾籌備有資無致拮据疏入 上諭吏部曰滿洲兵建功最多資生無策十年以來章奏未有言及此者林起龍所奏思慮周詳條畫有緒實心爲國忠誠可嘉嗣後有關政治民生利害興革者言官俱宜直陳無隱如果有裨政事朕不靳懋賞 諭部議敘以五品京堂用起龍懇畱任得 旨加銜仍原職十一年

轉刑科加大理寺寺丞銜疏陳州縣官媚事上司耗費不貲狀乞
嚴飭禁革並請 遣廉能大臣巡行各省體察情形延訪利弊疏
皆稱 旨飭部議行復疏劾總河楊方興用賄署官侵剋工料不
塞決口致河北盡遭淹沒工部尙書劉昌不行糾劾乃議令督撫
詳勘九河故道稽延時日冀爲方興掩罪事下王大臣訊鞫起龍
與方興昌面質無實坐杖流 上特宥之改降三級調用旋補光
祿寺署正明年 諭吏部列科道因言降革者以奏起龍得授大
理寺寺丞十三年洊擢右通政大理寺卿工部侍郎十五年調戶
部左侍郎總督倉場明年三月加太子少保七月考滿廢子入監
八月請更定綠旗兵制使兵馬器械無虛額訓練行伍非具文爾

有用之兵裁無實之費取材技於武科責愛養於總帥章下所司
議行十七年加太子太保兵部尙書銜巡撫鳳陽先是立懲貪例
官吏犯贓照輕重科罪不許納贖至是起龍請仍舊章收贖充餉
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從所請 諭曰立法止貪今因濟餉而貸
法如民生何所奏俱不合仍前例行 聖祖仁皇帝嗣統授起龍
漕運總督康熙元年疏請豁免東海遷居民所遺地糧報 可又
疏濬涇河閘淮城迤南運河七十餘里直達射陽湖近海田廬免
患下部知之五年上言漕運倚於河防濟甯暨臨清一帶勢雖建
瓴泉湖蓄洩隄閘鱗次請 敕有司修築俾無廢缺淺阻又疏禁
運丁毋得病民運弁毋得病丁條議以上請 旨頒行時江南浙

江省蘇松常嘉湖等府穀賤白糧折徵舊額浮於市價請改徵本色 上並納其言初起龍奏禁運丁多攜貨物滯漕運令沿途監司節次稽察儀徵瓜洲責之總漕及漕儲道淮安責之淮安道濟甯責之總河及濟甯道天津責之倉場及催漕分司以專責成會裁漕儲道糧艘至儀徵瓜洲起龍不復委員稽察至濟甯運丁有額外攜貨者事覺總河盧崇峻具疏舉報部臣令起龍咨送盤驗不實諸職名起龍以道員既裁申覆六年四月御史張志尹糾其不自引罪巧言支飾 上命起龍回奏起龍謝溺職乞 賜罷斥下部議坐失察 命降三級休致以疾卒於家

右 國史館本傳

劉漢祚 子光美

劉漢祚漢軍正紅旗人由生員任直隸河間知府順治三年遷甯
武兵備道五年遷江南左布政十二年 詔內外大小官員直隸
民隱司道府各許奏職掌事宜一次漢祚疏陳五事一江南本色
顏料應照各省府縣自行解部一請畱州縣起運錢糧十分之一
備買草豆以濟軍需一催提協餉宜按季解濟一江南驛站已題
明止用本色裁省銀兩至山東直隸請免提江南協濟一有主荒
田亟入興屯俾民無包糧之累有司得按實徵收 上以其言可
採下所司議行十三年巡按秦世楨以漢祚轉運軍需正己率屬
舉薦擢福建巡撫時海逆鄭成功襲陷閩安鎮山賊紛起漢祚入

境疏奏地方凋敝情形及籌餉諸事次浦城招撫山寇林雲魏賜等收其僞印兵器檄各路員弁會剿海寇陳德容破其黨蔡赤潘桂等疏入報 聞時廷議裁併直省各道下各督撫議漢祚覆奏閩疆多事所恃各道聯絡堵禦分汛嚴防未可輕議裁併 上從之十二月疏報招降僞都督李鳳等一百五十餘員名十四年正月疏言左都御史魏裔介請以浙閩總督移駐漳州蓋因漳近海澄藉以控禦鄭逆今海澄已歸版圖漳僅閩海一隅若偏處於漳不惟不能顧浙亦不能顧全閩逆賊竊踞閩安鎮等處離省城僅三四十里督臣應如舊駐衢州浙閩江西三省適中之地調度兵將規復閩安以固根本得 旨如議三月疏報賊渠僞都督何傳

僞將軍林文龍播虐於侯官古田閩清建甯僞都督鄭飛熊擾害
建安甌甯非一日臣仰體 皇上好生之仁同督臣遣員招諭傳
及文龍繳到僞印率僞兵官四百二十二員飛熊亦率僞兵官三
百七員來降得 旨嘉獎前撫臣宜永貴奏平海賊未及提督馬
得功在侯官夾擊事部以提督逗遛飭查漢祚爲疏辨賊逼省會
雖退未肯遠離自馬得功渡江夾擊賊圍始解查問官兵如出一
口提臣實有戮力之功無逗遛之弊下所司知之又疏言閩省山
海交訌在在防剿非同無事地方經制官兵未可一例裁汰又言
宜永貴不行請 旨動支叛產銀兩賞給將士實因逆賊傾巢入
犯省會兵力單薄永貴輿疾登陴高懸賞格危疆賴以保全其用

項應請開銷俱下部議 從之十一月疏言海逆恃海憑舟乘潮
出沒前盤踞閩安鎮經年築城建寨勢甚堅牢今幸 皇上威靈
行閒文武戮力迅攻克復賊膽已寒是以盡撤賊營聚集中左廣
造巨艦復圖飄忽一切沿海汛防將領臣俱星檄勤密戒嚴無煩
睿念外惟是漳泉興福以及雲霄浦漳南靖詔安等處必須增
兵造船爲一勞永逸之計下所司速議行先是總督佟岱劾侍郎
周亮工任閩藩時貪酷四十欵下巡撫按勘訊問刑鞠如佟岱指
詔亮工往閩質訊會佟岱以他事解任漢祚審得各欵皆虛以
案情重大承審官同犯證解部定議亮工後得免死起用事詳本
傳於是御史張所志劾漢祚才庸年邁避怨避勞於重案依違兩

端請罷斥漢祚亦具疏乞休 從之御史許之漸續劾漢祚贓私
等欵在閩候質巡按范平勘訊無據之漸以妄奏議處漢祚年老
休致免議後十餘年卒於家子光美由筆帖式任貴池縣知縣康
熙十九年擢監察御史二十七年遷內閣侍讀學士四十一年遷
內閣學士四十二年擢安徽巡撫四十五年以匿災不報降五級
調用

右 國史館本傳

馮如京

馮如京字秋水山西代州人順治初授永平知府旋擢靖邊兵備副使巨盜黃色俊聚眾來犯如京糾民兵得數百人登城固守乘間出擊賊大敗遂乘勝擒其巢平之遷廣東左布政使時大亂漸救而逆黨禽駭獸奔倚山阻海所在嘯聚竊發如京相機剿捕擒斬巨憝散脅從拯難民並籌善後諸事宜每有陳奏次第施行毋歿如京年六十餘矣居喪哀毀骨立未幾卒

右述聞謚瑤錄

盧興祖

興祖漢軍鑲白旗人由國子監官學生順治三年授工部啟心
郎九年 命增設漢軍巡城理事官五人興祖巡視西城十四年
遷大理寺少卿十八年五月擢廣東巡撫疏言粵東近閩漳海氛
出沒當設守禦臣有壯丁百馬百乞帶往以補標兵老弱無格外
費而得實用部議如所請康熙四年三月遷廣東總督四月疏言
屯田每畝起科三斗或二斗零明時給軍聽取佃是以責重而倍
收我 朝汰軍爲丁計田而賦屯丁卽民戶屯糧多民糧十之九
過重難徵請 敕照民田輸納永除屯困下所司知之五月疏言
水師戰一守二守惟事帆槳戰則專攻擊百人登舟禦寇止三十

餘人接應勢寡請改爲戰守各半得旨俞允六月疏言省會面
海居中四應非船不濟從前設防偵勦皆撥用同城水師哨船今
水師提督移駐順德總兵分駐廣海新安無船可調請於臣標增
哨船十二水兵六百守備千總各一部議哨船如所請行水兵於
督撫選委守備千總毋庸增七月疏言營汛分布要隘必有統率
而後力專廣屬諸汛隸水師鎮自鎮臣分左右路水陸不能兼轄
營自爲汛勢殊渙散請將三水龍門從化增城順德等營屬廣州
城守都司轄新甯營屬新會游擊轄東莞大鵬二營屬新安游擊
轄那扶營屬廣海參將轄香山副將無附汛自爲一營計分五路
諸營各歸統轄庶事有專責汛守分明從之尋裁廣西總督

命興祖兼制八月疏言廣西歸併廣東總督仍駐肇慶城內有協
鎮將軍駐劄已無隙地今臣標移駐請移將軍駐省議如所請時
遷南洋總兵入內地兵民乏資興祖倡率捐銀安置尋疏言南洋
爲全潮門戶奉 旨勘議村莊遷內地外其應畱者附併海陽爲
便至汎地尤衝險議設游擊一墩守備一把總二兵千船二十屬
潮州鎮轄又自郡城達南洋原定以來急水爲出入之口凡糧運
仍令該管文武照票稽查下所司知之五年八月疏言粵東土司
昧倫嗜利爭替襲連年不解教化莫過學校請將土司俊秀子弟
在附近左右兩江諸府縣肄業考試其文義通達者每縣取二名
入學俾知觀感爭端亦足止遏下部議行六年九月因盜劫案日

國史館本傳
卷一百二十二

三

多興祖自陳乞罷斥疏下部議尋議興祖不能屏息盜賊應革任
從之十一月卒

右 國史館本傳

宋琬

宋琬山東萊陽人父應亨明天啟中進士官直隸清豐縣知縣有
惠政罷歸崇禎十六年殉節萊陽贈太僕寺卿琬少負雋才著聲
譽順治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七年監督蕪湖鈔關潔己恤商稅
額仍溢累遷吏部郎中十年授陝西隴西兵備道十一年道出清
豐縣民扶老攜幼遮邀至所建應亨祠下追述往績相持泣戀琬
益自刻勵期不墜先緒適秦州地震加意撫恤生全者無算十四
年遷直隸永平道十七年調浙江甯紹台道十八年擢按察使時
登州于七爲亂琬同族子因宿憾思陷琬遂以與聞逆謀告變立
逮下獄闔門縲繫者三載緣坐中有需外訊下督撫治之巡撫蔣

國柱鞫得誣狀上 聞頗與部讞抵牾 命覆質得申雪康熙三
年冬得 旨免罪放歸流寓江南寄孥泖上往來秦淮鍾阜陟金
焦攬武林山水以自適十年有 詔起用復來京師琬始官吏曹
與給事中嚴沆部郎施閏章丁澎輩相唱和有燕臺七子之目既
出任外臺猝罹无妄凡所遭豐瘁一發之於詩王士禎點定其集
爲三十卷十一年授四川按察使十二年入 覲值吳三桂叛成
都陷琬家屬皆在聞變驚惋遂以疾卒所爲詩零落略盡越二十
餘年族孫邦憲僅綴輯爲拾遺六卷琬詩格合聲諧明靚溫潤撫
時觸緒類多淒清激宕之調而境事既極亦復不戾於和平王士
禎嘗舉施閏章相況目爲南施北宋云

右 國史館本傳

宋琬字玉叔號蕙菴萊陽人少負異才風格迥上自十八九時卽以詩賦古文詞屈其曹偶每一篇出學者視若虬珠拱璧無異詞者壯歲成進士迴翔郎署其標格意氣文采風流並足推倒一世如景星鳳皇爭先覩之爲快嗣出備兵秦州晉兩浙憲長漸擢用矣族不逞子以夙憾飛章告密逮入對簿一門咸就繫羈西曹且逾歲久之事得白自傷非常奇禍起於骨肉之間躡險騎危懂而後免遂流寓吳越夢斷鄉關居無何 天子察其冤抑起補蜀臬會入 觀雷京師而吳逆告變發憤填膺旣則成都失守妻子皆在蜀卒鬱鬱不得志以死嗟夫以彼其才謂宜排金門侍玉几一

鳴國家之盛願乃浮沈郎署俯仰隨人及分藩建節總憲外臺方
少自發舒復中蜚語幾罹不測既賜環柄用矣烽煙間隔全家陷
賊中幽憂侘傺終至傷生時命之窮可爲扼腕然所爲詩具在覽
古寫懷思鄉望闕江山資其悽惋風雨壯其羈愁豪宕感激怨誹
而不怒有勞人志士之思焉荔裳歿後四年 詔徵鴻博之士授
翰林官有差論者謂荔裳而在石渠天祿自當首推一席而不幸
稟草宿矣悲夫荔裳雅善諫京師有市猾某者本騾馬行身人以
附勢能至巨萬一日堂成讌客 間有孔賢客疑問之荅曰手脚
眼也蓋工匠登降攀附置手足處荔裳在坐應聲曰吾有對句矣
乃頭口身也又某人居旗嘗押一婦婦齧其舌持赴刑部訴急

騎追之荔裳往視因戲曰此所謂駟不及舌新語流傳俱可入啟
顏錄也

右小傳鄭方坤撰

宋琬字荔裳山東萊陽人順治丁亥進士授戶部主事遷吏部郎
出爲隴西道修築城垣瘞屍賑粥生全無算隨督隴西學政清慎
公明調永平道性明決遇事立剖姦宄斂跡境內肅然累升四川
按察使所至人戴其德致仕歸琬敦孝友虛懷下士詩古文詞盛
名滿天下時稱南施北宋施謂施閏章也

右述聞謔瑤錄

--	--	--	--	--	--	--	--	--	--

蔣國柱

蔣國柱漢軍鑲白旗人父筌官佐領國柱初充官學生世祖章
皇帝順治四年授都察院啟心郎十一年二月遷僉都御史十月
擢工部右侍郎十三年六月調戶部左侍郎十月命提督操江
兼安徽巡撫十五年八月部議國柱任工部時監造乾清宮工
程不固應革職得旨追奪賞賚從寬畱任九月以漕額全完又
捐賑甯國太平水災貧民加兵部尚書十六年二月疏言海賊鄭
成功謀犯內地臣膺操江重任未敢刻忘戒備如下江南岸圖山
營北岸三江營逼近海洋洲港錯雜上之瓜洲京口人煙輻輳漕
糧數百萬由茲北上海逆眈眈思逞匪伊朝夕臣數次巡視凡煙

墩礮臺木樓悉修整以資偵守抽調操撫兩標官兵隨帶戰馬船隻設防於瓜洲等處隘口分班巡徼圖山三江之界譚家洲以北則列巨纜橫江洲以南則置木簾截流謹以布置機宜及長江險要形勢繪圖陳奏得 旨圖畱覽下部知之三月調江甯巡撫先是正月國柱疏劾按察使盧慎言貪虐在巡撫衛貞元糾參之後奉 旨回奏以司道未揭百姓未控申辨下部察議始旣徇隱後復巧言支飾應革職得 旨畱任六月國柱自江甯之蘇州抵鎮江海賊已陷瓜洲國柱與提督管效忠率兵沿江堵禦賊眾登岸官軍迎戰失利退回江甯副將高謙等以鎮江城降賊國柱退駐常州檄調崇明總兵梁化鳳率兵四千赴援七月國柱進軍丹陽

梁化鳳趨江甯會滿漢兵擊賊潰遁國柱卽率標兵馳至鎮江遇賊擊敗之城中賊縱火乘船遁遂復鎮江鄭成功引賊船二十餘將襲崇明國柱遣游擊劉國玉等趨崇明守禦檄梁化鳳還鎮八月疏言自江甯大捷之後料賊必犯崇明急令鎮臣旋師未渡而賊踪大至臣親至七了海口相度形勢海面遼闊距崇邑二十餘里遙見施翹河等處賊踪密布卽發各營兵船出口拒賊於白茆翌日鄭成功親統大鯨二十餘齊至崇明上抵平洋沙下至排沙銜尾停泊別遣兵數萬登陸豎木寨雲梯用礮攻城游擊劉國玉等奮勇堵禦連敗賊眾大軍出七了口賊乃南遁獲大礮器械船隻木寨無算得旨下部察敘十七年三月論失陷鎮江罪應斬

詔從寬革職籍沒十八年四月國柱以鎮江失守後卽檄梁化鳳軍援江甯及崇明敗賊事列疏自陳 聖祖仁皇帝諭曰蔣國柱失陷地方在先其後有效力立功之處酌量官職補用九月補右通政十月遷祕書院學士尋授山東巡撫康熙元年疏言登文兩營歲需兵餉十五萬有奇坐派登州府屬就近支領自遭于七變亂以來徵輸難繼請動藩庫銀五萬兩解運支應俟催徵補還下部議行二年三月疏報丈量清出樂安壽光等各州縣欺隱迷失及混入民地之竈地共一千四百一十一頃有奇有自前明以來編入民糧者有因人戶俱絕報作迷失者應撤出歸竈其民地缺額糧銀請於荒蕪民地內勸諭開墾補足完課 從之五月丁憂

回旗六月議敘國柱在山東察解逃人九百餘名加工部尙書晉階正一品三年六月授浙江巡撫四年三月疏言杭州地狹民稠無尺土不輸將國課駐防滿兵樵採未免病民請於額餉之外加給柴價銀兩部議各省滿兵餉有定額無支給柴薪之例其兵丁樵採恐損民間桑樹令將軍禁止五年三月疏言浙江甯台溫三府頻經海寇自順治十八年間遷沿海居民於內地樹椿爲界以杜通海之奸而患始息其界外丁田錢糧已於康熙元年題准鑄除界內荒田招墾九萬餘畝尙有水衝沙壓一十六萬二千一百餘畝舊課未除莫敢承佃此界內田土之無徵也界外雖經蠲除尙有匠班漁戶等課不入丁田失於開報今海禁旣嚴片板不許

下海匠戶漁戶逃亡稅課疊欠此界外田土之失報也今勘丈屬
實合界內界外請蠲銀一萬五千八百餘兩米二千二百餘石以
甦民困仍將界內田地設法招墾俟三年成熟起科又請捐仙居
臨海二縣續報荒田無徵銀五千四百餘兩又奏台温等六衛所
及歸併縣徵之金鄉海門等四衛屯糧蠲除軍興時加增銀數照
舊額徵輸內有積欠金鄉改入平陽界外屯田無徵銀三百二十
餘兩並請捐免俱下部議 從之四月疏言處州一郡僻處萬山
之中墾石爲田水旱易困前明卽遭寇虐至順治十五六年始盡
減除丁戶凋零歲賦缺額統計漕水等九縣荒田三十九萬五千
三百餘畝荒地五千八百餘畝每歲無徵銀三萬二千餘兩無徵

米二千四百餘石積下未完正項錢糧十餘萬兩自順治十六年以來縣官因錢糧被參降革與憂鬱身亡憤激自經者計三十餘員催科計拙官民交困請全行蠲免逋欠荒額責令道府縣招墾照例起科得 旨麗水等九縣田土荒蕪錢糧疊欠經徵縣官被參降革亡故至三十餘員巡撫以下官平日所司何事著明白回奏於是前任巡撫朱昌祚總督趙廷臣皆奏言向以處州田荒賦欠屢檄清查實荒田畝確數實因處屬田段零星崖谷溪澗按弓積步未易科算且數年閒印官緣逋賦降革死亡者多冊報不齊未經題請今丈量確實應如國柱奏捐免並下部議行六年九月自陳求罷下部議國柱莅任以來於地方事務頗有勤勞 詔照

國朝書局叢刊卷之三十一
三
舊供職七年正月疏言部議裁守巡各道一百八員以爲節省裕
餉之計浙省九道盡在裁汰之中所留四十員內有福建廣東巡
海道各一江南淮海道一山東登萊道一蓋因封疆重務惟防海
爲急浙省甯台溫三府尤爲海洋衝要之區有招撫投誠安插流
移諸務請設甯台溫巡海一道駐劄台州下部議 從之八月浙
東被水國柱由台溫至處州紹興履勘請分別捐免各縣銀五千
七百餘兩並臨海天台二縣衝沒田畝全除額賦下部議如所請
十二月卒於官 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蔣國柱奉天人順治十八年以副都御史巡撫山東自明季重斂

之餘糧有包荒役有雜派國柱一切奏除之民困以蘇

右述聞謀瑤錄

海國圖志卷之二十一 國臣四

七

日本書紀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	--	--	--	--	--	--	--	--	--

王遵坦

王遵坦字太平山東益都人官至四川巡撫有願學齋墨甲堂集

遵坦負奇好飲酒擊劍隨肅王平蜀署巡撫山左詩鈔

遵坦博雅嗜古詩學楊用脩漁洋詩話

右詩人徵略張維屏錄按蜀平在順治四年八月

李蔭祖 從弟輝祖 子鈞

李蔭祖漢軍正黃旗人陝西提督李思忠之次子也 世祖章皇帝順治五年由廕生授戶部員外郎八年遷郎中九年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十一年二月 命同尙書巴哈納等分賑保定諸府旋授直隸山東河南總督加兵部尙書銜疏請豁免被災州縣秋糧又以流民令歸原籍恐道饑者多請隨地安集即時散賑又疏言直隸瀕海汎地北塘澗河黑洋宜分兵駐守至禁止海船恐魚鹽米麥不能轉運請令官爲列號稽察出入則商民俱便疏並下部議 從之十四年四月疏劾河南管河道方大猷侵蝕工銀巨萬請逮治以除民害 上切責河道總督楊方輿不先舉發革大

猷職下撫按鞠實論絞先是流賊高鼎踞五臺山有年由三岔口
出擾正定諸府至是蔭祖遣井陘道陳安國撫降之黨盡散尋疏
言太行居天下之險三岔適當其衝林密山深藏奸甚易自高鼎
降後餘黨多散民間雖遣兵往戍惟恐視營壘爲傳舍仍致貽患
養癰請改設額兵六百統以游擊一員專司守禦 從之十二月
上諭吏部曰三楚要地時方用兵總督職任綦重李蔭祖年力
富強才猷精敏其加太子太保總督湖廣軍務兼理糧餉時大兵
進勦貴州而湖廣流賊未靖郝永忠袁宗第劉體純李來亨等擁
眾十餘萬踞鄖襄閒侵擾糧運蔭祖疏言穀城地當四達賊騎出
沒請移襄陽水師及均黃漢陽諸營兵二千令副將于大海率以

駐守扼賊上流又言九谿界連巴蜀壤接容美永順桑植保靖四
土司賊人窺伺肘腋請撥武昌洞庭營兵共一千駐九谿屯備並
下部如所請行十五年漢陽天門潛江沔陽水災蔭祖奏請拯恤
諭曰漢陽安陸二府水勢漲溢窮民無食無居深軫朕懷其令
督撫按速圖多方拯恤務令得所十六年經略大學士洪承疇奏
調湖北提鎮標兵六千駐守雲南蔭祖以承疇已調湖廣兵萬三
千五百有奇所畱提鎮標兵未可再調請 敕承疇就近召募其
略曰綠旗兵抽調在外難保其不逃如承疇所攜長沙兵餉養數
載其強壯者於額餉外加給優厚去歲進征貴州逃遁尚多此可
慮者一湖南歲擾新收降眾不下數萬餬口維艱儻江西及兩粵

土賊乘隙蠢動何以制之此可慮者二流賊竄伏鄖陽諸郡向因我師防禦多方不敢輕離巢穴若守兵盡調恐賊勢內訌雲貴餉道中阻此可慮者三滇中從賊兵丁多竄入山谷今若募之入伍應時卽至可省驛送之費其便一此輩生長賊營不習耕種一旦失業嘯聚堪憂有額餉分給亂萌自息其便二迤西緬甸地利惟滇人熟知敗逃賊將皆所素識遇有征戰可期奮往直前其便三疏下部議並如所請是年蔭祖疏言郝永忠等諸賊流毒全楚界連川陝河南非厚積兵力無以資撻伐請 敕四川總督李國英駐兵重慶首扼巫峽旁塞達州門戶以西安將軍富喀禪統兵趨興安會剿其河南協剿兵亦赴襄陽聽調扼賊去路臣請率綠旗

兵及駐防荊州勁旅一出彝陵一出襄陽一出鄖陽三路並進搆賊巢穴以期迅奏膚功疏既上會海賊鄭成功犯江南 詔將軍明安達理率荊州駐防兵赴援部議暫寢其事仍 敕所在督撫鎮將相機勦撫十七年以疾乞罷 命還京調治康熙三年六月卒年三十有六 賜祭葬如例祀直隸山東河南湖廣名宦子鏞康熙六年任佐領八年授兵部督捕員外郎十三年以參將隨大兵勦逆藩吳三桂凱旋遷刑部郎中尋遷監察御史二十七年湖廣督標裁兵夏逢龍聚眾倡亂大兵往勦給事中譚誼以湖北藩臬道府有已授而未之任者請嚴立限 上命未莅任者並赴京候補另選員引 見授鈔湖北按察使與布政使于養志糧道王

道熙知府武廷适等馳驛赴任二十九年調廣西按察使尋遷福建布政使內升太常寺卿轉大理寺卿擢兵部侍郎三十五年上親征噶爾丹銜同左都御史于成龍等督運中路軍糧出古北口至奎素沙深陷轂令士卒伐柳枝橫藉沙面車得進至克魯倫河復命轉餉赴西路大將軍費揚古軍凱旋敘功加四級三十七年二月授山東巡撫以有病未能卽往辭十一月改授安徽巡撫三十九年御史廖騰燿劾銜抱疾不能理事下總督張鵬翮察寶詔解任四十二年二月山東泰安等處饑上旣命賑慮倉粟不繼許官民願助賑者酌予議敘銜請往效力四月卒於賑所年五十有六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公諱蔭祖字繩武本朝鮮李氏七世祖英徙遼東鐵嶺衛以軍功授本衛都指揮使曾祖成功 贈榮祿大夫祖如挺太原郡守父思忠仕至禮部左侍郎提督陝西全省官兵鎮守西安將軍 贈光祿大夫有明慶厯間公之曾伯祖成梁以軍功封甯遠伯故遼東李氏爲天下冠公以太學入官順治五年授戶部江南司員外郎七年遷浙江司郎中九年升左僉都御史十年遷兵部右侍郎兼管正黃旗副都統事十一年升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十四年加太子太保仍以原官總督湖廣十六年以病乞歸康熙三年卒年三十有六公歷官六任而刻石之功著

於天下者則在鎮大名與荊州之日其在大名霖雨爲患沁衛洛漳洹沱諸水一時泛濫黃河大決直隸東明等三十一州縣山東館陶等十州縣河南臨漳等九州縣莫不罹被災毒流民載道公疏請蠲賑安插十萬生靈拔之鬼籙山賊高鼎囊括五臺恆代之閒抄截蜂起官軍進討不利公以爲賊眾上下危岡如在枕席豕食村落不患不飽我兵裹糧從之途畏峰澀所謂彼逸我勞豈能得志莫若壁彼近郊斷其出入則搜牢路絕兼旬困餓燼黨自離始以銳師抵其巢穴可不勞而定也 上從之未幾遣諭賊巢開以丹青之信鼎遂率其眾降山西盜屏威名遠著直隸山東諸賊或擒或降次第就平當是時海內初定齊魯豫晉閒尙有崩劍之

勢而畿南千里左滄海右太行爲神京門戶公卒使之反側寢謀
廬落整頓此奠安三輔之功也其在荊州王師進取滇黔道所
經由牧馬數十萬賦民芻豆公言若是烏鈔求飽也力持不發
洪閣部疏民運公持至軍中謂洪公曰行營糧料日需數千石方
今水運陸運不敷三日二旬不能一運自沅以上改水從陸數鍾
而致一斗民力何堪吾恐滇黔未下三楚先搖古人因糧於敵閣
下何不出此也洪公是之李自成敗後逋寇郝永忠等尙餘十萬
房竹秭歸蔓延以及夔巫旌旗亂野公檄由彝陵襄陽鄖陽三路
合擊牽其首尾於是賊勢漸衰卒至破滅麻城李善友猖狂邪教
熒惑遠近士人多有從之者豫撫議勦公曰此一老捕盜力耳何

以兵爲未幾善友就擒楚地大水男婦裸袒河畔競取浮沒焚秕以資口食公做鄭俠故事繪圖以進 上覽之惻然援勦將士俘獲女口以千計公宴諸將於署潛遣人搜之船中出以還其家楚當兵革之際饑饉之餘而民戶如故不至冰駭風散者此紀綱江漢之功也公讀書不喜章句細微明遠有幹局故爲辭祭酒所蘊孟制府喬芳所知其奏對詳切 世祖嘗謂侍臣曰朕聞李思忠子有才略今見之果然天性孝友宗伯命之襲爵固讓其弟宗伯之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以戎事墨衰則悲號如不欲生其侍佟太夫人就養無方躬親甘旨無絲髮遺憾俸入緣手散之三黨待以舉火者十餘家所著奏議若干卷嘗觀興王之世必有不二之

臣以輯安黎庶故雖鋒鏑倥偬而此意未嘗不行其間蓋天以生物之心寄此一人耳顧後之儒者斷絕小文媒瀆微辭閉門聽難以爲學道則天地何賴焉觀公之行事仁心爲質摯陰方結而陽和霍然其不滅之令蹤蓋千載如一日也令子長白先生令宗義述其梗槩一二識其大者使後之人有考焉

右傳黃宗義撰

李蔭祖遼東人順治十一年總督三省正定西山久爲賊藪朝廷發兵進剿蔭祖曰是可撫而定也何事多殺邀功乃使井陘道陳安國入其巢宣諭招之賊渠高鼎涕泣就撫願立效自贖初畿北歲饑民多流亡至是來歸以逃人令方嚴所過無敢容者強半

道殣蔭祖疏請安集並寬逃人連坐之令全活甚眾

右述聞謔瑤錄

李輝祖

李輝祖漢軍正黃旗人父恆忠初以侍衛事 太宗文皇帝 賜名宜哈納授佐領尋升參領崇德八年隨鄭親王濟爾哈朗征明克中後所前屯衛二城授雲騎尉世職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同都統葉臣征山西攻克太原汾州府城及文水縣城三年隨肅親王豪格征四川敗流賊楊荐兵於馬湖五年擢本旗副都統六年同副都統巴顏駐師西安屢破流賊孫可法劉文炳康存忠等十一年同靖南將軍珠瑪喇征廣東敗偽晉王李定國於新會縣

之山峪晉世職至一等輕車都尉康熙十年卒第三子儀祖襲世職輝祖其長子也初授佐領尋授兵部員外郎康熙十三年遷郎中奉命督理淮安關十九年遷貴州按察使二十一年升湖北布政使丁繼母憂歸服闋補四川布政使川賦舊額九十餘萬張獻忠亂後田多荒蕪吳逆繼亂民亦寥寥輝祖勸諭流民開墾按地起徵生聚漸盛舊例令州縣歲支帑銀採買白蠟解部輝祖以蜀道險遠宜請戶部就近採買言於巡撫姚締虞遂入奏得旨停止三十一年升太常寺卿尋遷大理寺卿三十四年授河南巡撫三十五年上親征噶爾丹輝祖奉命辦理軍需尋擢湖廣總督三十七年軍需事竣始赴任時湖南田賦不均輝祖奏請清

釐改正令民自丈而以官閒爲覆驗有不實者懲之以期事覈而民不擾因疏劾偏沅巡撫楊鳳起於藩司任內承辦賦冊令各屬出具不均並無印結草率造報鳳起坐革職三十八年六月上諭閣臣曰朕南巡浙江詢問地方米貴之由百姓皆謂數年來湖廣米不至以致價值騰貴然楚省官吏並未奏報水旱又聞湖南百姓甚苦皆由巡撫興永朝王樑楊鳳起三人相繼擾害所致總督李輝祖爲人誠實辦事頗優但欲其不徇情而將從前廢弛整理斷斷不能可召進京以侍郎用七月授刑部右侍郎先是吳逆僞將軍黃明白康熙十九年大兵取柳州時竄入苗洞至三十三年七月糾黨爲亂茶陵州民陳丹書譚延玉等因知州趙國瑄私

派銀兩擁眾入州城劫奪印信倉庫與黃明糾結劫掠衡州官兵捕剿先後就擒上命戶部郎中剛五達等往鞠黃明等伏法知州趙國瑄因私派激變陳丹書擬罪如律輝祖以不據實劾奏革職發往永定河工效力事竣給四品頂帶四十一年卒祀四川名

宦祠

右 國史館本傳

鐵嶺李氏自甯遠伯成梁以閩閩顯勝國時勳庸世及貂蟬相映至本朝其門益大入參帷幄出爲將帥代生偉人虎步龍撼風雲際會殆非偶然者也李之先出於朝鮮其徙襄平自英始英以軍功授鐵嶺衛都指揮使有子文彬文彬子五人長曰春美春美

子涇是生甯遠自文彬至涇皆贈特晉光祿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師次曰春茂春茂子潤潤子成功功子三人長曰如樾知太原府子思忠自成功至思忠皆 皇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總督湖廣兵部尚書三曰如梓如梓子恆忠歷階資政大夫官副都統世襲一等阿達哈哈番資政子三人而光祿公最長諱輝祖字元美別字蒲陽幼凝重和厚不苟言笑事父母特以孝聞起家佐領以才望推擇爲兵部員外郎康熙十二年滇逆變作逆孽吳應熊居京師潛結羽黨謀以歲除發難事覺多所連染有姚彥際者誣引平民三十七家公廉其冤盡釋之遷郎中出督淮安三關會軍興旁午商旅不通關權多缺公潔身釐弊商至如歸比歲滿額外贏

金二萬有奇悉以歸之縣官十八年擢貴州按察使黔疆初復藩
伯暨道府咸缺公一人攝四篆會大將軍貝子進討雲南駐兵貴
陽糧糗芟芻皆取辦於公咄嗟立應無後時者巡撫楊中丞雍正
倚之如左右手又請於大將軍嚴禁軍中樵採無得出五里外又
請以道院佛刹居兵無侵民舍於是大軍數萬駐黔而市不改肆
羣歌舞之尋擢湖北布政使以內艱歸久之起補四川布政使蜀
賦額舊九十餘萬明末獻賊蹂躪之餘僅盈四萬而仰鄰省協濟
至六十萬公敷政寬簡屏除煩苛通商惠工哀鴻漸集蜀諸郡有
霸荒霸熟之弊公廉知之將釐正以均徭賦顧欲速則民將弗堪
行之以漸則民不驚而事易集乃令民得自首餘田一切勿問七

年之間復賦額二萬六千餘兩而民若不知某中丞繼之欲邀功
利驟增且四五倍而民始病矣公力爭不可當事者銜之劾公阻
撓公屹然弗爲動蜀民以是益德公如畏壘蜀亂後劍門路塞豺
虎宅焉行旅取道閬梓諸州公請開葭萌驛路以通商便郵減閬
中路三百餘里歲省驛遞金錢無算署巡撫事疏免額解白蠟若
干又興庠序旌節孝政聲藹然流聞京師內擢太常寺卿晉大理
寺卿 上器重之屢有持重練達之褒未幾 特簡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河南 陛辭詢家世甚悉公感激知遇思所以報稱
副 上意者謂績民膏在除雜派肅吏治在重監司而表正影直
尤在潔己率下力絕苞苴於是糾彈藩臬大吏無所梗避一時羣

僚肅然豫漕歲數十萬石以衛河有巨石不利漕艘遂採辦於大名之小灘軍民苦之公驗河道巨石所經才一二里里不逾三四丈未廢行舟疏請復衛輝兌運舊例得 旨允行三十五年 車駕三征漠北公親部車徒至京師軍精大集而民不擾會平陽蒲坂閒有亂民之警隔河相望而豫境晏然人益以是多公之得民也先是公從兄蔭祖以大司馬總督湖南北楚人懷其恩威且三十載至是復擢公少司馬兼憲職以往 特賜彤弓旅矢副以甲冑公仰荷 國恩俯念家世至卽肅綱紀飭吏治詢疾苦覈將領蒐軍實楚多私鑄蠹錢法者特嚴其禁令以絕根株又疏請均湖南賦以爲舊之丈田率派丈非清丈也請立簡要之法使州縣人

自爲文具實於官而官抽覆之有不實者論如甲令報 可會有
掣之肘者公志迄不得行茶陵人陳丹書倡亂流劫安仁公策其
必犯衡州亟飛檄提鎮夾剿而發標兵馳赴果敗賊衡州城下逆
渠以次就禽會以刑部侍郎內 召而公已病矣公之自楚藩歸
也或言准三關應增稅額者 上召問公可否狀公對曰關稅贏
絀視商旅之多寡多寡無恆而取贏焉商旅必困 上是之稅額
得仍其舊公持議寬平類如此也公事繼母臧盡孝愛異母弟儀
祖與母弟方伯興祖無異以世職讓之內行醇備三郤無間言生
崇德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卒康熙四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得年六
十有二子三人錕正黃旗佐領鉉池州府同知候補僉事鐸筆帖

式孫六人某某銀等以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大葬公於完縣西北望都坡山陽祖塋之昭來請銘神道之碑銘曰

仙李盤根隴西贊皇爰及銀州柯條益昌峩峩甯遠功書太常山河帶礪與之久長奕葉蟬貂遐哉未央 眞人應圖虎變龍驤攀鱗附翼耿鄧頡頏維大司馬建節楚疆維公繼之節鉞相望北綏雲夢南奠衡湘漢有二馮立泊野王政如魯衛歌誦洋洋公家二難於漢有光蒲山巖巖蒲水湯湯鬱鬱佳域名臣之藏

右神道碑銘王士禎撰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thin vertical line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there is a header section with several rows of text, which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dark vertical bar. The text in the header section is difficult to read but appears to be organized in a table-like format. The page is otherwise empty of any data or text.

152-580

盧崇峻

盧崇峻漢軍鑲黃旗人祖國志明廣甯守備投誠授三等輕車都尉崇峻初由官監生考授戶部副理事官順治五年三月襲世職兼任佐領閏四月遷禮部理事官三遇 恩詔加世職至三等男十一年授參領十二年駐防京口十三年擢吏部右侍郎十四年總督宣大軍務十五年缺裁還京十八年授廣東總督康熙元年以肇慶總兵缺裁請將所屬諸營歸附近各副將轄 允之時廣東多土寇依險竊發二年七月崇峻遣兵赴東莞新安殲賊九百餘八月 命同都統宜里布查勘邊海九月復捕獲香山賊首趙劈石與甯城賊首李宗韜而廣西賊首陸明初譚國經譚化春韋

太甯等流入廣東之廉州猶寇掠爲害三年八月崇峻檄游擊安邦等擊斬之會海賊蘇利旣降處碣石衛畏遷復叛九月崇峻與平南王尙可喜合兵擣擒利誅之得 旨嘉獎下部議敘十二月疏言化石一營額兵僅六百名向設參將守備各一千總二把總四兵少官多不符營制請裁參將及把總二又石城地處衝要守備應駐石城分千把總各一駐化州聽高雷總兵轄部議如所請是月丁父憂 命在任守制四年三月勦海賊楊二等餘孽追至安南外境殲千三百餘燬船四十六又勦平新會新甯增城土賊四月追斬蠶寇李榮於海口降其眾四千餘並下部議敘尋疏言廣東邊界應各畱一出海之口由水路者香山縣以順德橫石

磯爲口由陸路者廣南衛以城岡堡大鵬所以歸善淡水平海所以白雲墟海門所以潮陽南關爲口驗照放行便官軍糧道並嚴禁奸民出海部議 從之是月崇峻以廣東連歲用兵請蠲康熙四年以前逋賦奉 旨順治十八年以前拖欠錢糧已頒敕盡行蠲免今盧崇峻復將康熙四年以前積欠請蠲徇情於下殊爲不合著嚴飭行六月疏請勒無度牒僧道還俗開墾荒田 允之尋命回京終制五年三月補河道總督五月疏言臣標三營專任防河兼備通漕遇事分遣四應康熙元年沂鎮總兵楊捷派防金鄉鉅野魚臺東平單縣陽穀六州縣舊無此例臣標兵二千五百餘名卽盡歸河干猶恐不敷調遣豈能兼顧懇將臣標官兵不許

提鎮越管其分防者檄歸另於就近派撥再各省總督皆節制巡撫提鎮臣既專管河道各提督亦有防漕之責可否照例聽臣節制 詔下其疏於部以崇峻不合請節制提督 特旨嚴飭部議允撤河標分防州縣兵八月追敘平蘇利功加一雲騎尉為二等男十一月授山陝總督六年八月丁祖母憂仍在任守制十月疏言前因西番部落戀牧內地且布浮言臣親赴莊浪防禦見在番眾俱歸原處駐牧其台吉等亦遣使服罪官兵應撤報 聞十一月以捐銀助修通州城垣加兵部尚書銜十二月奏准回京終制以違例取勘合擅支夫馬經兵部劾奏 敕部議處八年八月命吏部覆覈各督撫功過部議以崇峻功少過多應降二級調用

得 旨削尙書銜畱三等男世職隨旗行走十八年署副都統隨
大軍擊逆孽吳世璠黨於松滋縣復其城二十年進取雲南二十
一年還京二十二年授協領管火器營事四十年卒子承祐降
襲一等輕車都尉

右 國史館本傳

日本書紀卷之三十一

四

趙祥星

趙祥星漢軍正白旗人順治五年由貢生授山西趙城縣知縣再任直隸任縣十三年十一月行取奉 旨以御史用十四年補福建道監察御史巡視中城十五年二月 命巡察會試外場疏言考試第一場以四書文爲重乞 皇上欽定三題密封發內簾其餘諸題仍令考官照舊擬出庶關節難通弊端盡塞部議 從之十月巡按湖南十六年八月疏言衡陽等州縣衛自順治十一年至十五年一切透支那移款項造冊咨部覆覈應卽嚴追其見存倉庫銀米責令起解庶官吏知儆軍民有賴十一月疏言寶慶府之武岡州與靖州之綏甯通道二縣皆山多嶺險地近徭苗見在

汛防之人請於中右兩路或寶慶協及沅州鎮標撥兵分防實未
兩綱繆之急務均下所司議行十七年七月差滿考覈計清釐那
移等項銀四萬八千餘兩墾荒田三千九十餘頃奉 旨趙祥星
准回道管事十月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十八年三月疏言 輦轂
下綱紀肅清而棍徒招搖生事應責司坊官挨戶稽察並設循環
簿朔望赴五城御史查驗以杜姦宄得 旨京城重大之地惡棍
挾詐官長肆行擾害殊屬可惡以後實係光棍俱照強盜例治罪
餘如所奏康熙元年正月疏言江南省上江下江學道二員湖廣
湖北湖南學道二員應裁併歸一部議如所請是年巡視兩浙鹽
政二年八月任滿回京授工科給事中洵遷順天府府丞十二年

六月遷通政司右通政八月轉左通政尋遷大理寺卿十一月擢山東巡撫時軍興需費祥星以暫裁通省存留支給等銀二十餘萬兩充餉先後具奏均奉 旨嘉獎尋授兵部右侍郎祥星又清釐山東隱漏地畝四萬一千餘頃照例起科議敘授兵部尙書晉正一品銜俱畱巡撫任十七年正月署山東提督十八年正月疏言去歲雨澤愆期秋成歉薄除見在賑濟外請將常平倉穀贖錢動支接賑得 旨允之三月自陳部議以不謹應革職奉 旨趙祥星著革職仍畱任七月 上諭應行應革事宜著部院科道及各省督撫條奏吏科給事中李宗孔疏參祥星已經議革職仍畱原任豈能頓改前非請卽予處分奉 旨著解任三十二年六月

卒

右 國史館本傳

四

耿獻忠

耿獻忠字伯良陝西武功人順治初分巡閩中海氛未靖將士俘獲甚眾有誤入者獻忠詣臺司力爭得訊釋數千人遷廣東布政使裁抑武弁驕橫粵以輯甯

右述聞謔諸錄

三才圖會卷之十一

十一

薛信辰

薛信辰字侯執江南無錫人順治六年進士除潮州知府潮州守將郝尙久有異志信辰屢密陳於上官及旣叛信辰被執將授以僞巡道不從而遣其子潛出約總兵吳大奇率師攻城而已爲內應其啟上官密牋爲郝兵所得報尙久尙久大會文武縛信辰至命斬之潮之紳士百姓羣泣請命乃繫獄家屬投井仰藥死者五人凡四閱月事平得釋還職仕終浙江右布政使

右傳秦瀛撰

薛信辰字侯執無錫人由進士知潮州府擢副使備兵井陘時有圍地之令信辰調劑得宜兵民悅服歷官浙江布政使所至以惠

據理者處類律不第 卷下三十一

政聞

右述聞謚瑤錄

四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五十二補錄

疆臣四

朱之錫

乾隆四十三年黃河盛漲儀封祥符先後漫口 天子屢命重臣
會同河道總督河南巡撫悉力修築此塞彼潰久未告功至四十
五年春 聖駕南巡江浙臨河 駐蹕默禱於神而豫省最後未
塞之儀封南岸十堡卽於是日有大風掣溜數千丈之坎陷立見
填淤隨而下埽不數日集事官吏卒萬口懽呼莫不仰戴 聖
天子之精誠與羣神協助之力也於是奉 旨在新工擇地特建
河瀆之廟以答神庥復經大學士誠謀英勇公阿桂河道總督陳

輝祖河南巡撫榮柱奏請修理偃師縣靈佑襄濟黃大王墳塋給
子孫奉祀冠帶頒銅瓦廂風神廟 御書扁額又原任總河朱之
錫功著南豫二省沒爲河神屢著靈應土人禮祀已久請 特賜
位號以從民望卽今廟神也奏上並得 旨報可於是 敕封神
爲助順永甯侯於新工專廟奉祀各大吏以開封省會復擇地於
宋門內別建一祠以昭妥侑捐帑三千二百八十九兩有奇屬紳
士某某等董其役臺殿門廡客序僧寮之制無不備帷帳鐘鼓威
儀供奉之具無不完經始於乾隆四十五年之冬越一年而葺事
因具書建廟之由與公所以爲神者以告於後謹按神爲浙江義
烏人由進士累官河道總督兵部尙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晉階

太子太保順治十四年莅任十七年母喪去官以河事急起復視事又數年以勞瘁終於任功之著於豫者順治十四年河決祥符槐疙瘡又決陳畱孟家埠十五年決陽武慕家樓十七年決陳畱郭家埠又決虞城羅家口皆賴公悉心相度隨方修塞不久完安其治河方略見於兩河利害等疏如工程則工力不到法式非宜料物虛浮徒事粉飾器具則儲備不預徒手莫施製作草率不堪適用夫役則扣克工食奸豪包占賣富僉貧賄鬻私逃物料則交修措勒扣減價值折乾肥私盜用官物於瘵官蠹役之情弊如火之燭影鑑之取形至謂非淡泊無以耐風雨之勞非精細無以察防護之理非慈斷兼行無以協羣夫之力非勇往直前無以應倉

卒之機又云刑名錢穀皆可以文移辦治獨河工非足到眼到不能至哉言乎後之言治河者其能以加於此乎公之沒也國家方有事西南贈卹褒揚或不逮後來數公之赫赫而公忠任事盡瘁沒身不可抑塞之氣獨畱於天地而常繫於人心百有餘年終獲享聖世封侯廟食之報非所謂積愈久而發愈光者乎方儀封大工之將竣也或見老人往來河灘若有所相度然者旣而植竿爲標識問之曰河水將從此過非官定引河所經也叩其姓曰朱言已失所在而竿故存其人走告河北觀察朱公岐親往視之已而開放引河果由此刷路別去工得以成咸以爲神之默佑也其他靈應傳聞於父老多矣此尤近事之顯著而朱公爲不妄語者

故備書之

右廟碑記管世銘撰

皇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五十二補錄

疆臣四

畢振姬

畢先生亮四生同鄉初不相識及余有母之喪畢先生來弔來會
葬久之往謁謝未至數里迷朱路別使人矚畢先生則身自耕於
田要所使人畱止其家與之坐而食已食畢先生無僮指其所食
使人食皆身自食之且食且自餉其蠶日昃時至畢先生家則蓬
蒿滿門徑牛欄雞埽雜置堂下堂中則處其所自餉蠶肅客入其
東一室流塵蔽凝畢先生擁琴敝席揖客而坐坐定視畢先生益
冥然農家者流耳及相與語則談天衍雕龍爽炙較過髡吾雖未

見其人聞其語意者卽畢先生其人其言是也畢先生家與農民
最下者比所守甚危苦而家獨多藏書勝國君臣事跡典故文字
關史家者尤多其他書皆世所不常見其議論磅礴澶漫汪洋恣
肆旁紹曲摭橫貫勁出指畫口道如瀛海汗瀾浩乎無垠而天光
瑩晶也如蛟龍奮翔鱗爪開張而波騰雷動也如驅騏驥裹駕
重車臨廣途停策委轡不終日而馳千里而駑馬顧望嘶鳴蹢躅
適乎其後也余所信爲其人其言者豈謂過與畢先生語不休予
亦歎息不能遽去畢先生飯我以脫粟酌我以流泉因畱相與深
語而後別

右午亭文編陳廷敬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五十三目錄

疆臣五

于朋舉

王庭

李光座

郝浴

顏敏

阿席熙

陳秉直

王登聯

吳興祚

補錄

王庭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五十三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疆臣五

于朋舉

公姓于氏朋舉其諱襄于其字而念劬其自號也于之族稱金壇巨室先世有累官都御史諱湛者公之七世祖也恩貢生諱玉鳴者太王父也費縣教諭 贈布政使諱之鏞者王父也累 贈至布政使諱景者父也荆夫人其元配也子五女六星煥星燦星炳皆太學生與星耀星炯則公之子也候選州同姜伊鄉進士張恕可太學生徐時成李肇軫吳遠立與王緝馨則公之女夫也公舉

順治六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越五年奉 旨外升遂
除分巡睢陳道按察司副使遷福甯道布政使司參政四川按察
使山東右布政使外艱服闋補湖廣湖南布政使此公所歷之官
也自文林郎至通政大夫此公所積之階也其在睢陳嘗自署其
聽事曰無求於吏吏自察不擾於民民自安其爲政大指如此會
公婦翁荆公其惇知郟城縣縣故公之屬也一夕盜踰城劫庫帑
殺縣官去闔城士民洵謂城將受屠公聞變卽閒道馳至諭以
無恐且敕縣吏閉城門已而營將果統兵抵城下公拒不聽入營
將怒譁諸總督總督召公詰責公曰縣官於某爲舅甥某顧不欲
甘心是盜乎然柰何株牽平民俾以非辜被禍總督大悟未幾而

獲盜他所最後補湖南由京師取道鄖城鄖人喜相告曰是前活我于使君耶空一縣遮道迎送凡數十里不絕其在福甯甫抵任而興化兵譁事起興化瀕海協鎮官部卒皆羣盜受撫者也適有材官辱張給事僕爲給事所訟鎮將撻材官數十眾卒大憤相率入給事家毀其門戶什器將殺給事急走竄以免眾遂欲脅鎮將爲亂會其將已潛行入會城旣不得逞乃縊死被撻者復譟入給事家誣其僕殺人公先廉得首惡數輩因集文武諸官會鞠卽擒首惡者縛階下於是健兒帶劍方林立咸瞋目悻悻有不平意公從容呼首惡語之曰軍法士在伍惟將之聽今若曹乃敢撻而譁以至殺人罪不赦顧吾新下車且奉上官指念若曹約束無素止

用殺人律從事則罪有專坐於若曹何如眾始泥首言殺人者張氏僕也公叱之曰若曹氣餒何等視張僕直俎上肉耳彼顧能於千百健兒中奪一人縊之耶更召被縊者妻及其家廝養童訊之俱吐實遂按首從三人寘諸法而釋其餘於是軍民以安是日微公幾至大變泉州提督官勦海盜盜或逸入興化界鎮將擒數百人將悉俘之公視其鬚髮者則曰此良民被陷也法當宥有年少者則曰童稚何知又當宥所全活甚夥漳州與海中廈門相望號要地 國家既遣固山額真統兵營會城備應援而額真別遣梅勒分番駐漳以守歲凡四易兵馬往返七百餘里輒檄民夫供役多至三四人其人荷重踰險或受鞭箠或苦飢羸墜崖以死

者相繼公憫之言於總督請駐防者毋踐更總督曰不可公曰然則展其瓜期可乎乃議展歲四易者爲再易益自此始其在湖南湖南人甫脫兵火率不聊生公一切休息之每見司中胥吏猥濫踰數百人歎曰湖南百姓皆鶉衣鵠面而此曹子鮮衣張蓋縱橫市井間何所取之悉下令汰去止畱謹厚者數十人俾供文書而已數爲上官力言士民利病暨有司賢不肖狀上官絕不省且疑其立異有所誅責公又槩置不應積與巡撫者忤竟以事中傷公得旨鑄二級調用公未歸而巡撫亦遂以貪殘獲罪士民咸快巡撫而惜公無不相顧歎息者公故以廉慎知名其去睢陳也將渡洪澤湖榜人慮舟輕不敢前因舁岸旁巨石以實舟公笑曰惜

此石差頑耳不然卽陸鬱林故事矣福建總督李公某亦嘗曰在
地方不愛錢者惟我與于參政耳此公莅官之大凡也公少喪妣
馮贈翁引至殯所誠曰女母僅生女儻不讀書自力母在棺中目
不瞑也公旣受命則又曰俟女有立而後葬女母及公以檢討謁
告始葬馮太夫人於西墳如贈翁言晚歲公屬諸子曰異時必葬
我太夫人側其事繼母張尤謹病將革慮遺張太夫人憂數力疾
往問起居事諸父及拊幼弟皆孝友無間言此公居家之大凡也
公享年五十有六以某月日卜葬縣之某鄉某原距馮太夫人墓
若干步從公志也將葬公之冢君星煥已早世其來請銘者次君
星燦而介之以請者徐君時成也銘曰

學優入官惟古之制後世不然學與政貳表表于公國之偉器起家文儒乃諳吏治 帝曰往哉女學既遂女佐女長試女政事遂歷五藩不敢告瘁所去見思咸懷其惠修途方軌胡然中躡所學什百施未一二壯年歸休韜此鏗銳積此趾美用詒來嗣惟爾嗣人既有既似活千人者厥封可俟巍巍新阡宰木森然詩以章之億萬斯年

右墓誌銘汪琬撰

The image shows a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a header row. The header row contains the following text: "No.", "Date", "Description", "Debit", "Credit", "Balance", "Total", "Total", "Total", "Total". The table is otherwise empty.

No.	Date	Description	Debit	Credit	Balance	Total	Total	Total	Total

王庭

方伯母盛夫人未于歸時有神姬見之曰當生貴子生有青記者
佛門中來紅記者道門中來及生果有青記初釋褐卽爲郡守辛
卯甲午粵東鄉試以太守爲同考皆異數也屏藩江右奏免浮糧
數十萬功德在人六十一致仕入十七考終

右梅里詩輯張維屏錄

嘉秀善三邑田賦舊有互嵌數百載聚訟莫能定讞先生爲著嵌
田論設有十二問荅剖析詳盡邑士庶咸折服議始定

右兩浙輶軒錄張維屏錄

王庭字言遠一字邁人浙江嘉興人順治六年進士工文詞歷官

廣州知府江西布政使調山西布政使以廉潔倡屬吏令盡心牧
養慎出納吏不得上下其手郡邑肅然及去民歌思不輟所著有
秋閒詩等集

右述聞謚瑤錄

李光座

李君東園先生按察江西既七年以康熙庚申正月二十日卒於官江西士民有聞而巷哭者馳赴至京師士大夫齋咨悼歎其同門年友施閏章痛甚走覓冢君御史錦相抱哭失聲益不惟故舊之悲而重惜善人殄瘁無以活我民也於乎刑獄者國之大法民命所由死生也法司以刻爲能以賄爲出入每懲失出獲罪傅會文致殺人如刈草不違恤吾於東園之按察江西得其可書者數事滇閩之告變也江楚閒叛將內煽鄰寇外連郡縣吏陷賊或脫身竄山谷閒賊所掠民子女兵至復執以爲賊富家巨族轉相連繫論死者無算君上承 聖天子德意視力所得爲者請於督撫

兩中丞並以賊脅論由是有司得從末減數十人其民出之賊巢
及牽連告捕鍾明童勝等數百人分別悉免坐鄱陽程世遇眊眊
其族人九萬操斧往殺之猝不可得憤而自斃其額創甚夜自經
於九萬之門獄成坐九萬刃傷君辨之曰自經非殺也斧劈而額
骨亡恙明自割也事遂白廣昌王上遊與陳建松友善同服賈夜
遇盜於途陳被傷死王走伏草中獲免歸語建松子且出其同賈
二十金還之陳子疑訟以殺父誣服繫五載卒無按驗君詰其子
曰彼殺汝父利得金何不並此二十金乾沒邪陳子語塞其平反
不宥妄殺多此類以故江西人哀思之君之先自北平遷大梁五
世祖應元前癸丑進士歷官太原知府太原之子文華殿中書舍

人諱似梓是爲君祖舍人生白石公諱榮舉庚子鄉試是爲君考君諱光座字彥升東園其號也登順治己丑進士歷知蘭均二州時 詔廷臣舉才勝大郡者大司空劉公昌以君名 聞會經略內院洪公承疇疏請簡用軍前改同知長沙府兼理刑監軍二年以勞績遷衡州知府升副使督學雲南秩滿晉福建興泉道參政最後乃爲江西按察使其在均州除山賊王二等校士滇南時方亂定敷文教號能知人而興泉二郡距廈門賊巢數百里風帆可食頃至君日夜防禦亡失事平生不喜噉名所歷政績不自紀又罕與人言大抵廉平不擾而在江西爲多故余書其大者御史君嘗就省於豫章見君治爰書亡少輟以節勞諫君曰旣食祿敢怠厥

職乎長兄光圻戊午舉人官膠州學正其季邑諸生光奎皆相友
愛性恬淡寡交游其所懽者相浹以誠身沒官橐無長物君生明
萬厯庚戌五月十日得年七十一初娶都淑人癸丑進士山西按
察使諱任之女事翁以孝聞持身儉待下慈年三十二卒子錦順
治辛丑進士福建道監察御史君德淑人之賢也義不繼室置側
室朱氏王氏朱生子二銘鎮並國學生女一適庚戌進士見任大
理寺評事白君夢鷲次子例監生觀王生女四長適漳州知府劉
君夢興次子例監生灝餘三女未字孫一人相孫女三人俱幼御
史君既立朝傷不得視含殮聞赴徒跌奔江西扶櫬將歸葬於某
山之原以都淑人合墓泣請銘於乎已丑同門之友河南得二焉

其一爲廣東布政使郭君一鶚其一則李君也郭旣久下世君又
亡予烏能不流涕銘曰

猗與李君世稱長者温厚寡言如金在治有耀南宮肇軌州牧公
卿大僚交口推轂載司觀察文武具宜好士若渴樹德維滋烽燧
海警吏事勞苦用能綏惠海陬江澚惟德善下不以先人惟勤集
事不有其身庶幾廉恕以翼子孫琢石表幽銘以永存

右墓誌銘施閏章撰

李光座河南祥符人康熙十二年爲江西按察使值吳三桂叛郡
邑煽動上變者多株引無辜爲奸利光座廉得其狀擿主名者實
於理所全活不可勝計故事對簿訖獄詞皆具於掾吏光座綜次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三

爰書一皆手勸必求無憾乃已以疾卒於官

右述聞謚瑤錄

郝浴

郝浴直隸定州人順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八年遷湖廣道御史奉命巡按四川時流賊張獻忠餘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降附明桂王朱由榔踞川南寇掠九年平西王吳三桂與都統李國翰分兵復成都嘉定敘州重慶駐師緜州浴在保甯監臨鄉試可望文秀等合眾數萬薄城浴遣使赴緜州告急逾月吳三桂乃移兵赴援危城得全浴因陳善後之宜略言大兵勦賊借陝西運餉道遠費繁宜移陝西駐防屯田成都並招流民開墾借給土司牛種屯耕一年可抵輸運三年之利又言滇黔賊寇善於騰山越嶺蜀中土官土兵習尙相近宜簡精銳爲前茅以滿洲驍騎繼

其後疾雷迅霆之下賊寇咸烏獸散矣 上嘉其所奏可採下部
議部臣以戰守機宜應聽三桂酌籌寢其事浴又言土賊投誠給
剖授官恣行劫掠甚爲民害請嗣後願歸伍者歸伍其願爲民者
卽令有司造冊編丁以資生聚又請免牛租除雜派惟就熟地開
徵俾民有一定之額疏皆下部議行又劾奏永甯總兵柏永馥臨
陣畏縮廣元副將胡一鵬驕悍不法並 命革職逮訊方保甯之
奏捷也 詔頒賞將士三桂因以冠服與浴浴不受疏言剪平賊
寇平西王責耳臣司風憲不預軍事而以臣預賞非黨臣則忌臣
也因並疏三桂擁兵觀望狀 上命三桂以賞物別賞有功將士
大學士馮銓成克鞏呂宮等疏奏浴固守保甯出入營壘奮不顧

身收兵指餉轉敗爲功堪膺擢用三桂因摘浴保甯奏捷疏中有親冒矢石語劾其欺罔冒功部議浴應革職逮訊尋論死 命免死流徙奉天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年 駕幸奉天浴迎謁道左上親垂問焉十二年三桂反明年尙書王熙給事中劉沛先交章薦浴爲部議所格十四年侍郎魏象樞又薦浴才學識兼優不宜終棄得 旨召還錄用復原官時陝西提督王輔臣叛應逆藩吳三桂浴疏言大兵進剿平涼宜於西安潼關用重兵屯駐以待策應用鄖陽之兵攻興安調河南之兵入武關直取漢中則逆賊計日可擒疏下部議令在事大臣相機而行又言民間納糧多額外徵求致正額反缺又招買軍需名爲市易實係攤派里民比支

發價官役互相侵扣又於解餉時多索收餉之費任意遲延請
敕督撫嚴察又言京通各倉積貯已多請畱山東河南額徵耗米
折銀以濟軍需疏並下部議行十六年巡視兩淮鹽課明年擢左
僉都御史尋遷左副都御史十九年五月更定新例凡死罪減等
及軍流人犯俱發遣黑龍江奉天諸處浴以天旱民饑恐遣犯道
斃者多疏陳新例未便下九卿等會議惟犯贓官役依新例餘仍
舊律七月疏言官員非正途出身者雖經保舉仍照常升用不准
考選科道又言各部院大臣宜於歲終視司官賢否各舉劾一人
以昭懲勸亦下部議行十二月擢廣西巡撫二十一年疏言粵西
地丁錢糧以米折銀乃一時權宜之計今軍餉既停請仍照舊徵

收又請 御書清慎勤等字頒發各省督撫懸之堂上俾闔省士
民均得瞻仰以垂億載得 旨俞允又言粵西外控土司內制猺
獞今已底定大兵盡撤守兵議裁惟撫標官兵不宜再議裁減疏
下部議准畱其半又以廣西巡撫馬雄鎮傅宏烈先後爲逆孽吳
世琮世璠所害請建雙忠祠於桂林潯州府知府劉浩爲孫延齡
所執不屈死請 賜卹典又請復賑濟貧生學租銀米俱得 旨
允行二十二年七月卒 上諭曰郝浴簡任巡撫以來實心任事
邊疆重地正資料理忽聞溢逝深爲憫惻下部議卹初巡撫傅宏
烈以軍需移取庫金七萬餘兩米七千餘石浴莅任欲以庫項扣
抵及卒署廣西巡撫布政使崔維雅劾浴報銷諸冊皆虛抵虛銷

私用庫金及採買餘銀十四萬二千餘兩 上命郎中蘇赫陳光祖前往察審以浴採買米豆浮開價值借支給兵船夫價爲名實侵銀九萬餘兩覆奏部議革職追補二十四年五月 上諭曰郝浴前任兩淮巡鹽潔已奉公恤商裕課後簡任廣西巡撫清廉愛民克稱厥職其所動錢糧非係入己從寬免追以昭朕優卹廉吏至意二十五年六月子林爲父訴冤請復原官部議不准 特旨准予追復九月林復請卹 賜祭葬如例二十六年入祀賢良祠林康熙二十一年進士累官禮部左侍郎雍正四年加尙書銜致仕見大臣表

右 國史館本傳

丙寅冬十月進士郝君林自中山走書幣至秣陵以其尊人復陽公狀來乞銘於予書辭曰先君以勞瘁卒於官四年所矣不幸身後望議幾成不白賴 聖明洞察 特賜昭雪追卹泉壤孤等將以明春歸先君於窀穸惟先君曾辱交於先生願得一言以信後世先君死且不朽予自顧譴陋何足以銘公憶戊申歲與修 國史具悉公昔年按蜀被謫狀後於 綸扉嘗讀公所上奏章及放歸寓居江左又頗聞公之督鹺淮上與所以撫粵西治蹟甚悉則予不可謂不知公者是烏可以不文辭按狀公姓郝諱浴字冰滌又字雪海復陽其別號也上世出山右洪洞自始祖某占籍中山之唐城遂爲定州人八世至某以孝弟力田稱生某某生某順治

辛卯恩貢考授府別駕不仕公之考也娶張氏生二子長卽公公生而機警負異才年十四五能通六籍百家言尤留心世務高自期許講求古今治亂興亡之故而慕諸葛忠武李鄴侯之爲人丙戌領鄉薦己丑成進士 廷對後慨然謂所知曰自吾先世遺訓必惟忠愛是囑今敢不以此身爲天下衽席遂上書指陳利弊媿媿數千言識者躉之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辛卯改湖廣道御史奉 命按蜀時巨寇劉文秀等盤踞滇黔川中屢遭屠戮一望邱墟公至則豁免逋租若干石罷斥長吏之不法者而民困漸蘇壬辰二月吳三桂統大兵由東西兩路進屯川南軍無紀律泊秋兩路兵敗東西川俱失三桂棄川北不顧退至緜州將回漢中略

公方有事棘閣聞賊且薄城下乃密檄總鎮嚴自明等提兵環守仍遣健卒星夜要請大兵於梓劍由是兩路兵始回剗保甯與賊拒戰大破之捷聞世祖嘉悅公因條析蜀事且密陳三桂跋扈狀三桂深銜之先是有武弁董顯忠等以投誠題授司道所爲恣睢公因民怨劾而罷之三桂恨公之軋已也乃嗾顯忠等人都展辨三桂陰爲左右之公坐是遂降調歸里矣甲午春湖北撫軍缺當路爭言公才可用且援異時守保甯爲據三桂益側目於公忌公再起與己爲難乃復摭公前疏指爲冒功將置之死世祖特從寬宥流徙盛京安置時六月初一日也公至鐵嶺僦屋潛居日手周易一編哦詠自得不知身在冰天雪窖中也如是者十有八

年辛亥冬 上幸奉天公伏謁馬前陳蜀事始末 上爲改容而聽癸丑三桂反朝士遂交章薦公蔚州魏公言之尤力且曰郝某三桂仇也賊之所仇正我之所取又何疑焉於是奉 特旨召還錄用仍補湖廣道御史上章首言 聖心爲戡亂根本兼請 召對滿漢閣部諸臣商推大政勿待事至而後議詞甚剴切時平涼鎮臣王輔臣從吳逆受僞劄跳梁秦隴聞公疏請駐兵麟寶以固棧道兼防隴寇東下然後坐困平固之賊更令驍將急趨西河扼其衝要以爲奇兵再遣才力重臣調撥河南之甲從南陽入武關饒斷商洛之路以取漢中而於袁吉一帶聲言進兵逕取長沙以牽制賊之全勢 上深然之下其疏於諸路是時各省用兵

籌餉孔亟 上特遣公巡視兩淮鹽課以佐軍需顧淮政積壞久矣公乃潔己率屬殫心釐剔宿蠹一清商民交便差竣以上考再畱任一年益異數也無何淮揚大饑公則爲捐輸勸賑平米價設藥局開粥廠所全活甚眾而又親履各場隨地設閘引江海潮水以灌河渠通鹽艘自是百廢具舉轉餉大有賴焉是年晉左僉憲尋晉左副憲士林榮之庚申還 朝會粵西撫軍缺 上曰是非郝某不可遂以 命公公辭 闕就道踰月抵桂林念此邦爲黔楚襟喉犴獍雜處哀鴻未集所以撫綏安輯之者當倍於他省矣乃條陳善後事宜大略謂粵地烏道猿蹊水多瘴毒養馬十斃八九又新經添設冗兵數千糜餉無算並宜裁汰至鎮安泗城二土

府界連滇黔土賊出沒田州爲安龍門戶龍憑尅蠹二營係控禦
交南鎖鑰梧州一郡居兩廣之中扼三江之要皆宜增兵防禦而
省會重地尤須良將勁卒以資驅策 上是其言悉聽公酌量區
處公又爲省郵傳停鼓鑄以休民力補鄉試畱學租以培士氣於
是粵境大定而公則猶時時上下巖澗出入煙霧無少息遂中瘴
癘疽發背卒癸亥七月十五日也得年六十有一初公之莅粵也
值 王師凱旋經費不貲不獲已暫動庫金若干兩又前撫傅公
因饋餽不繼亦多所那移皆未及補足而公已卽世後署篆某竟
劾公侵隱坐落職追賠 上曰郝巡撫廉能素著其所動支非係
入己著免追取後其子林復上疏訟公 詔追復原官 賜祭葬

如例嗚呼公一儒生爾當三桂手握重兵聲勢赫奕公毅然與之
抗衡至身被搆陷投荒九死而不恤及逆賊鴟張海內騷動公乃
生入榆關請纓激切義不與賊其戴天卒能折衝樽俎收拾殘疆
佐成 國家戡定之業豈不偉然一烈丈夫哉益公夙負奇氣任
俠自喜不幸中遭困阨用能痛自刻厲以玉於成人第見其險夷
一致指揮裕如其嘆爲倜儻非常之器而不知其崎嶇挫折於炎
荒雪塞之鄉諸所以更嘗而淬礪之者殆匪一朝夕之故也記王
子歲公自關外託蔚州公致書於予意極懇洽甲寅乙卯閒與公
同朝公時過予邸執手論學語及時事輒愴然泣下嘗曰學者於
倫常實際處體驗方可入道不則猶虛譚也公所見之精切如此

嗚呼宜其過人者遠矣公三世考妣並以公貴 誥贈如其官元
配李氏癸未列節繼配王氏先公歿俱 誥贈一品夫人繼配蔣
氏側室張氏樊氏子五長相貢生娶王氏次林壬戌進士候補中
行評博娶張氏次椿庠生娶梁氏次楨次枚孫男二成變成燕孫
女四俱幼公居官持己嘉言嫩行具載 國史及家乘中子特撮
其生平大節之表著卓犖者而爲之銘銘曰

常山峩峩誕茲傑士釋褐登朝精忠自矢鷹服循行叱馭直指建
策徙耕逆折彘究觸被強藩助成名毀白狼投竄羝旄加筆啖雪
吞鹿阜帽頰頰逆豎弄兵勢同封豕先見何人 當宁拊髀生入
玉門補衣猶如請纓擊笏裂毗切齒乃督江淮乃巡粵鄙蠻煙埽

淨瘡痍振起奮武揆文上報 天子銅柱勲名庶幾可擬慧苴謗
騰沈冤誰理 恩綸特降卹及蒿里九原有知目瞑色喜表忠福
善昭彰如此我作斯銘用示來紀

右墓誌銘熊賜履撰

順治中吳三桂等入川奉 詔統東西兩路兵駐劄川南以圖進
取而定州郝公亦以御史巡按川中三桂方挾王爵擁重兵自衛
驕橫日甚而部下尤淫殺不法公性嚴正三桂頗忌之輒禁止沿
路塘報公疏言臣忝司 朝廷耳目而壅闕若此安用臣爲實陰
刺三桂也三桂益銜公旣而東西兩路兵俱爲賊所敗三桂等遁
至蘇州公是時適監省試於保甯賊劉文秀前鋒且抵城下保甯

士民洵懼公親率文武屬吏登陴揚言秦兵大至士民賴以少安
因遣使齎啟及飛檄走邀三桂等赴救責以大義謂不死於賊必
死於法三桂等不得已始自涿州至公面授方略具言賊可破狀
訖奏大捷蓋公功居多 詔令三桂次第頒賞公獨疏辭不受由
是益與三桂忤又上封事力言三桂跋扈有迹策其必反三桂遂
銜之刺骨潛使使訶公陰事無所得先是參議董顯忠等或以投
誠或以旗下皆用副將銜改授司道等官率貪虐爲民害公劾其
不識文義遂還原職三桂乃嗾顯忠走訴於朝自謂識字公竟坐
降一級調用矣復 命久之三桂猶銜不已又撫拾保甯城守事
誣公冒功必欲置之於死 世祖燭公冤特從寬流徙盛京康熙

十年今 天子幸奉天公迎謁道左具述按蜀始末 上改容傾
聽慰勞者良久三桂既反如公言中朝諸士大夫爭訟公冤府尹
蔚州魏公至謂爲三桂所仇者正爲 國家所取柰何棄置不錄
尙書宛平王公復繼言之最後魏公再疏保舉部議皆格不行
特旨取還錄用仍補本道御史出巡兩淮鹽課以稱職畱差一年
其年五月擢左僉都御史未閱月再晉副左其明年遂 命巡撫
廣西 陛辭日 召對便殿屢奏軍國事宜皆當 上意 賜御
殿良馬一之任踰二年以勞卒於官是歲康熙二十二年某月日
也諸孤以公喪歸擇於某年月日卜葬州之某鄉某原具行狀及
公疏彙寓書堯峰山中屬銘其隧道之石按狀公諱浴字冰滌又

字雪海復自號復陽先世自山西洪洞徙居中山遂爲定州人曾
祖某祖某父大鈞恩貢生考授府通判累贈某官公舉順治三
年鄉試又三年成進士除刑部廣東司主事改授湖廣道御史自
少好學博通六經百家言留心時務數講求古今治亂興亡之故
每發論則原原本本洞見前賢精蘊尤諳悉累朝典故居官慷慨
有志略見四方猶未甯一獨以澄清寇亂爲己任其在保甯圍中
也世祖詔問公收拾川秦實著公疏略曰秦兵苦於轉餉川兵
苦於待哺是兩敝之也故必秦不助川而後秦可保川不翼秦之
助而後川可圖成都地大且要灌口一水襟帶三十州縣開耕一
年可抵秦運三年錦城之外竹木成林結茅爲廬不難就也錦江

之魚繞岸求之蓄於雞豚此又富饒之資不當棄也若以眾兵家口悉移成都照籍屯田命總副參游畫地計口授之其他流移土著亦令各道招墾文武殿最專準諸此所難者牛種則見今諸土官繳印邀襲已蒙 恩給矣儻令每司出牛若干撫臣與之立券俟豐年還其值當無不聽命者嘉定據敘重上游獨饒茶鹽更令驛傳道暫易穀種則牛種俱不難辦也臣故謂開屯便又曰川之所患者滇寇也滇東南連黔粵北連楚又西北連蜀五省山水環紆嵐瘴紛錯軍需不能輸騎兵不能突此跳梁小醜所以得少延餘息也臣知滇賊所恃不過皮兜布鎧烏銃刷刀善於騰山踰嶺而已而蜀中土官土兵其技猶嫻於此若拔其精銳以當前茅而

用滿兵雄騎爲之後勁則賊險不足以自固賊技不足以制人疾雷迅雷之下咸鳥獸竄矣臣故謂用土兵便其再補御史也會總兵官王輔臣等叛附三桂公既細陳各路出兵曲折則又曰兵有虛實策應如用秦隴寶雞平涼固原之兵以制賊之命所謂實兵也如從西河及從武關取漢中從鄖陽取興安從袁州取長沙之兵以掣賊之肘所謂虛兵也如用西安潼關之兵以破賊之狡謀此所謂策應預備之兵也又疏言武臣縱部兵以戕民命有司藉謀叛以傾民家大吏雖有糾劾屬員提督軍務之柄往往廢閣不行將何以收效萬全乎前後章奏數十上悉皆諳練兵事通達國體類此及在廣西諸屬甫脫兵火士民凋瘵最甚狼狽獠獠諸蠻

所在睥睨公因疏陳調劑四策一曰虛糜之馬宜汰一曰添設之兵宜裁一曰要害之設防宜酌一曰撫提之精銳宜簡上是其言悉聽公區處又言議停鼓鑄又言宜酌復南甯太平思恩諸府縣行監舊制又言滇南班師例出黔楚不當假道粵西土司中馳驅數千里不毛之地又爲故死事撫臣馬雄鎮傅宏烈請祠爲故知府劉浩故知縣周岱生請卹闔省皆悅服而便安之設施未竟公顧已卒矣享年六十有一士民奔走巷哭者三日旣而喪將北歸炷香叩送者延道數千里不絕語及公必流涕太息云當公之卒也護印者左布政崔某爲公同門生故與公有隙先是前撫臣傅公在軍中以軍興不時凡那移庫金踰七萬兩公旣至乃請以庫

項扣抵顧諸務倥傯猶未及扣也護印者遂劾公侵欺部議落職
追補奉 旨特稱公前任巡鹽及後任巡撫皆潔己愛民免其奪
職已又奉 旨稱公如前 諭免追庫項且曰以昭朕優卹廉吏
至意益異數也公學既淵博居奉天時益潛心義理之學尤嗜孟
子及二程遺書嘗曰非孟氏無由入孔子之門非程氏無由升孟
子之堂既而築書室三楹間顏曰致知格物日夕危坐讀書其中
其學以主敬窮理爲工夫以身體力行爲究竟如是者垂二十年
而始歸歸而所得滿遂其見諸章奏政事者直公緒餘耳元配李
淑人以前明崇禎末殉節死於井繼王淑人尤有賢行從公在奉
天凡五年而卒皆與公合葬于男子五人相廩貢生林康熙壬戌

科進士俱王淑人出榕州學生楨枚女子子一適諸生梁穆俱側
出孫男女六士大夫咸謂 天子之於公其相得章矣既簡諸生
前又卹諸身後曰廉曰潔稱許再四儼然如家人父子何其知公
之深也琬則以 今上固知公矣然勿謂 先皇帝不之知也三
桂兇餓方張公以一書生顧獨不揣而與之抗微 先皇帝則公
之元已喪而肉已齒矣假令不示薄譴以稍殺其怒則三桂反必
速速則內煽川盜外連滇寇秦楚之間滋未易定也以故譴公於
遠使避三桂其以緩三桂之反而畱公爲 今上腹心股肱之佐
先皇帝之心豈易測也哉故因敘次公事行而詳論之銘曰
顯允郝公謇謇諤諤迅擊亂臣如鷁如鷁幾二十年邪謀不作國

有人焉彼殆膽落郝公顯允學與識雄 世祖是儲 今皇是庸
兵籌民瘼言出必從一月屢遷實簡 皇衷 皇曰汝諧汝撫西
粵諸蠻睚眦遺黎杌隍噢之咻之資汝廉潔以死勤事純臣之節
生則庸之歿又卹之小人污公鬼則誅之墓門桓桓幽堂巍巍壑
此銘文勞臣之思

右墓誌銘汪琬撰

公諱浴字雪海號復陽取大易尊陽義也先世山右洪洞人始祖
成甫公移中山遂爲定州郝氏云十一世至恆瞻公順治辛卯恩
貢考授別駕不仕積學力行世有令德曾祖父俱以公貴 誥贈
光祿大夫崇祀鄉賢妣俱 贈一品太夫人恆瞻公生子二長卽

公次內閣中翰莊臨君也公生而穎悟負異才年十三卽以希聖
希賢爲務丙戌領鄉薦己丑成進士觀政工部卽上書指陳利弊
次年授刑部主政辛卯世祖章皇帝親政甄別臺班以公才改
授侍御史旋巡按四川時流寇劉文秀等盤踞滇黔東西南三川
悉爲草竊存川北一區屢遭屠戮一望邱墟公招徠綏輯民生未
遂而武弁董顯忠等以投誠題授司道目不識丁百姓苦之公疏
請改還原職仍以副將用民困以蘇壬辰吳三桂統兵進屯川南
軍無紀律多逃劫掠公具有逃兵劫殺疏三桂銜之後兵敗三桂
棄川北不顧退漢中時補行鄉試士子蒼黃思竄公密檄總兵嚴
自明等守城兼請大兵由兩路剖保甯激發忠義背城力戰遂奏

捷三桂握重兵封王爵中外莫敢忤公獨毅然不少屈爲密疏
言其跋扈狀三桂恨無從泄乃陰令董顯忠入都摘前目不識丁
疏具呈展辨賄通胥吏謂識字參虛降一級調用川民冤之爲立
祠三桂復慮公用乃摭拾前疏指爲冒功必欲置之死地 先帝
察其忠從寬流盛京僦居奉天益潛心聖學灑然自得時同徙者
贈以詩有祇愁深夜裏凍殺蠹書蟲之句結書屋額曰致知格物
之堂述懷詩曰天心祇許歸龍塞消受周公孔子書父恆瞻公卒
於定訃音至慟幾絕請假西歸祭葬如禮越二年太母張又卒請
假祭葬如父辛亥 今上幸奉天謁 陵公具陳蜀中始末 温
綸慰勉下部格於議癸丑冬吳逆叛 朝野皆服公早見甲寅刑

科給事中棠溪劉君蜀人也題薦謂功在蜀疆至今尸祝宜及時
進用又上諭三品以上官保舉人才大司寇蔚州魏公時任京
兆力薦謂學守才識骨鯁血性尤爲過人且三桂之仇正爲國
家今日云云時大司馬今內閣宛平王公亦薦蔚州少司馬再薦
奉特旨郝浴著免罪取回錄用計受謫至今二十二年仍補湖
廣道御史首言聖學聖心爲戡亂大本兼請召對滿漢閣部
諸臣商推大政某利某弊某緩某急又言民生困苦亟宜下詔
軫恤以培元氣因條列休養百姓四事時平涼鎮臣王輔臣受吳
逆僞劄全秦騷動公疏設防進剿皆切中機宜上可之下其疏
於諸鎮尋改掌陝西道事疏籌餉勿過急宜飭吏治吳逆必破勿

以討賊故致病民今武臣縱部兵而戕民命有司藉供億以傾民
家又督撫提鎮坐名題補半屬行私非盡從地方人才起見急宜
停止章數十上皆通達國體侃侃無所隱丁巳 命巡視兩淮鹽
課隨條鹽政五疏咸下部議施行陋規盡革諸弊肅清差竣例更
奉 旨郝浴巡鹽稱職再畱差一年從來未有殊恩也公懼覆餗
懇辭復奉有才品素優特簡畱差一年已有成命不必控辭之
旨尋以增課議敘兼太僕寺少卿淮揚大饑捐賑施粥賴以存活
者數百萬歲復早設閘引潮諸場無阻羨金歸帑一無所私增課
六十餘萬五奉實心任事深爲可嘉之 旨僉憲缺奉 旨升補
多所建白皆奉 旨允行時粵撫竹君傅公入滇遇害貴陽 上

以粵西新復爲滇黔楚閩襟喉必資才望重臣彈壓 簡公往哀
鴻未集百困待蘇公除雜派加耗且條陳四事謂虛糜之馬宜汰
添設之兵宜裁要害之設防宜周撫提之精銳宜簡 上嘉之悉
聽該撫酌量區處自是屹然大定民有起色公處雪塞二十年又
遠歷炎荒夙疾間作日漸加劇癸亥秋七月卒惟以 君恩未報
學道未成爲憾民止春罷市聚哭轅門爲肖像立祠以祀之先是
傅竹君統兵恢勦需餉急奉有不拘何項錢糧儘其動用之 旨
故軍餉不繼那借以應及傅陷身所那銀七萬餘未清公逝後藩
司崔惕庵署篆事弗察有侵隱之疏荷 上洞悉奉有郝浴前差
兩淮巡鹽恤商裕課有裨國用後在廣西巡撫任潔己愛民著免

其追奪之 旨嗣又特頒 上諭原任巡撫郝浴前差兩淮巡鹽
潔己奉公恤商裕課後經簡任巡撫粵西清廉愛民克稱厥職其
所動錢糧非係入己從寬悉免追取以昭朕優恤廉吏至意其受
上知如此公生平孝友備至樂善好施濟爲文有奇氣嘗歎聖
學無真傳上下數百年惟兩程之學得其宗餘子或章句或禪悅
皆非也日夜服膺兩程書尤酷嗜孟子曰非孟子無由識孔子之
面非程氏無由升孟子之堂居恆身體力行戒欺求慊所著周易
孟子諸書不卽授梓冀復有所精進也何遽中道殞哉公生卒年
月日及元繼配子女諸孫所配所適悉載家乘行狀中此不贅請
子文者公次君名林字中美辛酉舉人壬戌進士任中書科中書

學行悉倣公知予公之良友也

論曰在昔燕趙之間多奇偉倣儻之士今其人已往其聲猶存也
吾嘗自南中來頓轡於境上者久之卽其人雖未純於先王之道
然以效節不顧身盡公而不徇私有足多者又或有誦讀詩書稱
引先王知學矣令之受事識不能洞徹慮弗克及遠卽奇偉倣儻
無取焉以季世滋僞士皆務華標而疏於實蹈羣羣然綵土舟而
行江河也不亦殆歟雪海公生於燕趙閒聞道甚早侃侃正性生
平慕二程卽胸襟闊大似純公巖巖氣象似正公嗜孟子卽不移
不淫不屈類子與前後所歷皆耳目官多所條列奏議夫奏議者
啟宸聰而達幽遐者也言弗中窾智弗機先陳說利害而弗情

摧抑大奸而或私縱厥論懸懸爲章秩秩威弗揚紀弗振豪弗抑
奸弗戢也漢賈生一代之英也談說治理辨而且當乃竟竽瑟於
文帝公擢臺班按蜀巡淮撫粵天子嘉其議卿士讓其美三方
頌其德西陲流其聲大異賈生者以賈挾練達之才公抱閎偉之
節賈恆移情於功名之會公能忘籌於禍福之塗而又忠誠體國
不二其德夫九信而一違難語以誠始守而終渝難語不二故誠
百善之宗也不二萬事之紀也本乎性而成於學者也故公疏炳
乎煌煌赫焉盛矣吾獨重其錦江之議爲識先而慮遠吳逆蓄異
謀尾大不掉內外憚之不知其叛早兆於屯川之日矣公首疏其
縱兵劫殺再密疏其跋扈狀逆銜而陰傾之又撫拾以陷之幸

先帝察其忠東徙逆卒叛 皇上特宥而錄之此其膽其識其才
其智惟社稷之大計是圖豈尋常好修之士才辨之流敢望其肩
背哉其他若言邊儲陳防勦興大利滌大弊沛恩膏捐賑施在蜀
蜀祀在淮淮頌在粵粵祠當世稱之後世颺之皆足以列於不朽
之途矣吾未暇悉紀而特著其大節如此云

贊曰巖巖郝公嶽嶽人宗周程克紹孔孟是宗爲子則孝爲臣則
忠操踰冰雪氣表蒼穹始投刑曹繼除侍御出巡巴川遠越楚豫
令肅驕兵膽寒跋扈武未交綏文先露布烽煙旣靖生聚漸殷民
懷其惠將忌其勳撫拾罪戾干瀆 聽聞謗貽一篋惑扇三軍賴
我 先皇鑒厥素悃姑謫陪都曲全軀命特構茅簷潛心古訓格

物致知樂天任運隗囂背叛吳淠狻狷 王赫斯怒我武惟揚服
公先見黜彼鴟張鷟行立見烏府重光品無淄磷性若桂薑煌煌
奏疏侃侃條對悉中機宜深明國計且策逆臣必爾內潰得此頗
牧足勝熊羆 命督鹽課滌除陋規心清如水額羨不虧爰荷
俞旨再展一期旋升罔卿晉秩副憲賑濟有條黜陟守典提衡繡
衣領袖鐵面紀綱之司臺閣之選時惟粵撫遭變貴陽滇黔是穴
閩廣同訐 上簡才望俾靖封疆遙瞻節鉞來餽壺漿甫莅八驩
祇陳四事瘡痍漸蘇公私交濟福曜何煦陽春不被詎意宗臣竟
以勞卒離家萬里斂衾一棺囊止清俸篋無餘錢閭里罷市士民
聚婦泣同樂社碑比峴山時以用兵遂致缺額會因稽庫幾款乾

沒嘖有煩言莫之能白重荷 聖明得免追奪講 志難抗疏
階墀威懾叛逆言炳著蠅生既正直歿亦靈奇河下而後非公而
誰

右傳趙士麟撰

魏敏果薦公疏云郝浴巡按四川時值賊勢猖獗吳三桂擁兵不
進浴有封疆大計等疏三桂參其悖詞罔上夫以書生而言戰功
誠爲有罪若以按臣坐失城池豈獨無罪乎浴原疏內有一晝夜
七次移會迫之以不死於賊必死於法之語雖過於激切亦職分
當然迫賊滅民安浴不能退讓自居此三桂所深恨必欲殺浴而
甘心也如浴之才之守之學之識臣皆愧不及卽讓職亦所心願

自古人才拔之罪廢之中發其鬱憤之氣者用之皆無勿效況其骨鯁血性尤爲過人 國家用才必用此等人乃有實濟使早在西蜀操尺寸之權豈肯如羅森輩之俛首從逆哉臣旣惜蜀之陷於賊而又惜浴之錮於遼也臣子立 朝各有本末卽得罪亦各有本末當日參浴者三桂也使三桂始終恭順方且任以腹心浴一書生 卽老死徙所誰復問之今三桂叛逆不道天下無一人不恨一 在自無一人不憐浴浴按臣也當三桂身居王爵手握兵柄之時不畏其威不附其勢致成不共戴天之仇三桂之所仇正 國家今日之所取也何忍棄之乞將浴再報封疆大計三報封疆大計緩策西南一議急策西南一議並廓地濫賞非分諸疏觀

其經濟 敕部暫取引見以察其才品焉

魏敏果再薦公疏云查浴報捷辭爵諸疏明係不附三桂後因閣臣合詞薦浴才堪任用觸怒三桂摘其疏中字句激切詆奏必欲殺浴爲快觀今日據地操戈之變大負 國恩則浴當日之情罪不辨而自明矣上年科臣劉沛先薦浴操守才幹卓然可觀至今蜀民念之不置兵部尙書王熙保浴果敢任事精白一心儻蒙破格 召還授以方面之任俾展其才略效用邊疆彼必感而思奮等語夫以閣臣科臣前後保薦無非爲 朝廷惜此有用之才耳疏入 特旨召還仍補本道御史 以上寒松堂文集

請 下詔軫恤以培元氣疏言徵收錢糧兵餉急需勒限完納誰

不急公但民力有限雜費難堪若額外多費一分卽額內少納一分以致正額拖欠有誤軍需宜嚴飭內外各衙門凡赤歷由單盜案驛遞河道一切造冊銷算等項禁革上下使費陋規令民力全輸於公家勿使徒飽貪腹朝廷金錢終歸挂欠一也招買軍需名爲市易實係里攤比及發價或貪官層扣或蠹役互侵未必盡得實價今若准算正賦給與印票卽省公發之官價亦免中飽之侵漁民需實惠樂於輸將二也用兵日久水陸輸輓必資民力路有平險里有遠近車牛而外肩挑背負苦狀難言本省旣無腳價繼運又無底期宜令督撫查明於年終造冊題報俟每省事平之日照地方遠近次數多寡分別蠲恤此時先令小民感而踊躍

三也糧米草豆解到軍前須委廉幹官員隨到隨收不許稽留措
索至於裝載停泊人畜露處或風浪不測或雨溼人疲物既可惜
民亦可憫宜令各督撫嚴查收放官員如仍蹈前轍飛章奏參官
皆奉公民益趨事四也類如此者更難悉數臣第爲休養百姓言
之耳然休養百姓正爲裕餉之計儻民窮財盡餉從何出又賊亂
以來湖廣有停徵浙江江西有緩徵秦省地方被賊蹂躪不能播
種者多且勤勞輸輓之民有望 九重萬里未霑 浩蕩之恩者
宜與浙江湖廣一體酌量優恤者也

統籌國用全局疏言自兩年來添兵調兵添餉籌餉紛紛條畫隨
議隨行臣以爲受病之由總因錢糧入不敷出不知徵兵措餉無

一不取辦於民 朝廷爲民之心獨有嚴課良吏一著而已乃捐納題補盡爲民牧計典軍政一槩不行有司以謀叛誣人而傾民家武官以兵權驕人而戕民命大吏雖有糾劾屬員提督軍務之柄多廢格不能行在內科道不敢風聞言事卽有實據下督撫一勘卽變是非何暇爲國何官爲民如都下兇徒橫行雖有衙門而不能治其明驗也是皆係爲政大綱爲四方羣醜之所觀望由是以推何必仗節擁旄而後爲討賊之人陷陣衝鋒而後爲破賊之事中外滿漢文武大小各官其所行合理不合理皆足以討賊皆足以致賊也可不總彙全局通盤籌畫以收萬全之效哉臣以爲議政當申明舊章舉事當推察公論督撫應大別功罪有司應大

行激勸近賊州縣應察文武官激變民情致賊益多之故如見議
兵餉除戶部已有條款科道不時條奏外凡與議諸臣應各據己
見直陳一事漢臣洞悉各省風俗人情當專言生可生銀幾萬滿
臣深知八旗兵馬家口緩急輕重之詳當專言節可節銀幾千幾
百生一分則餉足一分節一分亦餉足一分各衙門釐剔一分亦
足以寬 朝廷一分之憂甦蒼生一日之困應公家一時之急不
但討賊所以圖治而圖治卽所以討賊也 以上奏議

魏敏果替公書云南北海此心此理古今來此人此學只是知之
真行之力一切超脫捷悟吾黨所斷不敢爲者也公旣取其言與
行備者而學之矣今日之遼海視昔日之龍場必有過之者象樞

再入長安惟以職業酬應爲學問妄謂卽事卽理並言語亦可省
卻雖一時諸君子畱心此道尙不乏人而仕宦中能立定腳根不
爲所奪者乃可謂眞人品乃可談眞學問矣亦當互相砥礪有存
諸心而不敢出諸口者惟反己自修與人爲善八箇字耳

出巡兩淮鹽課以稱職畱差一年魏敏果復公書云公之視鹺政
與區區之佐司農皆世閒最淡之人居極濃之地者也天之所以
困吾輩者在此所以成吾輩者亦在此以平日驗之站立腳根豎
起脊梁使義利兩途禍福兩端雖飲食夢寐閒亦自了了分明誰
能奪之又誰能助之哉讀來書云二十年清操不肖露一點以自
墮一言自定萬境皆非吾輩之自信如此究竟人之相信卽在我

自信中矣若鹽務之艱難商民之困苦公所優爲者不遑計也
以上 上寒松堂文集

公子林字中美康熙壬戌進士持己廉正練於事情歷官禮部左侍郎特晉尙書致仕
四焉齋集

右政學錄陸言輯

郝浴定州人康熙二十年巡撫廣西調劑戎務清理鹽政改折米之令除採銅之擾定粵船載送大兵接替之法絕雲南投誠家口繞道之害時撤回藩旆浴措置晏如凡舊在藩下傭工人役悉釋爲民一時政聲遠近稱善

右述聞謀瑤錄

傳馬行用券石本館
三三三三

三

顏敏

君諱敏字乃來別字澹叟曲阜復聖裔也其先初明閒有以軍功襲錦衣者籍宛平爲宛平顏氏君少爲諸生與其弟諱敏字敷五並名 鼎革初開科君出試中順治乙酉舉人當是時贈君鳴鴻公娶馮太夫人生君而卒獨楊太夫人生敷五者尙在堂而家貧時君已娶田夫人日辦菽水事楊太夫人不給君乃謀之弟願以舉人就新安教諭思勾升斗而臺使以君賢薦君會己丑大比君於正月遷閩縣令將領憑乃復慷慨詣吏部堂請會試部以非例沮獨掌堂者奇君言許之時君弟已先一年中順治戊子舉人與其兄同試春官而君以是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晉郎中海寇關

入內江江介士大夫多爲所誤興大獄君典江南司江南臺使奏
報下部屬君定爰書君披牘著曙不寐必求得其可以生者入報
每力解卽廷堂上官不顧獄藉之成乃以一麾遷池州守池故宋
包拯所守州也君至拜拯曰豈有繼公官是邦而敢負公者三年
考第一民思公如拯並祀之遂遷湖北按察司副使上荆南道會
義王孫可望由西南歸我兵迎勦者大將軍貝子固山以下皆牧
馬荆南而以供億厚責君君爲廣儲峙芻糒糧一切支放皆有
法軍無譁者旣而遷本省布政司參政分守下荆南道大經略內
院洪公夙知君至是以君能題君貴州按察使攝布政使事時大
軍進滇者必道黔值黔饑斗米錢十千前此轉餉每至黔以道險

手牽足挽幾三十鍾致一石因改黔秋糧令折本色至是民不堪
土司奔逃君請之撫軍仍改如舊賦徵銀民便之不數月卽遷廣
西右布政使隨以轉左改陝西君赴陝至岳值弟敷五亦由刑部
郎爲岳州守楊太夫人正在署君不見有年急欲見楊太夫人趨
而入楊太夫人出迎之遇之屏門牽衣嘯遂畱岳與弟共被何色
笑浹旬終以限嚴不能別竟奉楊太夫人西入秦時兩湖未靖慮
楊太夫人或念弟每當令節田夫人必謀之君假弟家書從洞庭
來道無恙率以爲常康熙二年 王師征西南大會各路兵分隘
進剿而大將軍獨取道關隴士馬之集興安者日以萬至多不給
君立疏險易別水陸措夫辦饟按程而應之事平 上嘉悅會

覃恩授通奉大夫封贈 召回京改補適弟從岳歸仍其被事楊
太夫人當是時君通籍才十餘年而九遷其官所至享能名且
主眷位駸駸上他人處此鮮有能卻足者君乃與其弟家居闔門
色養者十三年康熙庚申君弟起四川敘州守而君以八桂亂大
兵方南下議非重臣轄其地不可 特詔君開藩廣西時田夫人以
疾卒不顧行大將軍賴公統征滇兵從南甯道入藉君籌挽得底
定而大軍告捷舊時定南王藩下官兵家口約數萬盡遣還京凡
舳艫長年無正饗可辦君立出帑金雇募逮起發而後捐輸以補
之乃以力瘁並病瘴上書乞身而代事者以薏苡危君君嘆曰吾
通籍以來家居與遊仕相半惟此國與家兩不能己今 主恩究

未報太夫人在堂不終事有弟在川而竟不能與一訣憾可知已
遂不起君生於萬厯丁巳正月八日卒於康熙甲子四月二十六
日年六十八田夫人者世襲錦衣仰吾公女賢而孝善事楊太夫
人而先君逝生於萬厯丙辰十一月二十六日卒於康熙庚申三
月十九日君兄弟三人而伯早世生子二不祿因以弟敷五子伯
虎爲之後伯虎官監生候選兵馬司指揮娶顧氏太常寺博士雲
門公女辛丑進士見任江西貴溪縣知縣啟祥其兄也女二長適
丙戌舉人河南汝甯府知府濟之臧公長子見任江西贛縣縣丞
炎次適荊州總鎮子淵馮公次子山東平度州知州庭榮子淵故
涿鹿相公孫妾嚴氏生女一幼君世本聖裔而兄弟赫赫時聖裔

在朝有太史天官大夫兄弟最名而君兄弟在外爲方州大臣與
之埒乙丑嘉平月將合葬君夫人舊阡而孝子伯虎介天官大夫
拜子狀而謁予以銘銘曰

覲祿仕娛親顏乃以王事而廁之戎馬之間雖持節三苗開藩百
蠻公之功在四裔而公之志仍不在一官是以白雲在望不無嘆
嗛而有弟和協且隔之蜻蛉之川庶子弟之子而內闈宮寵外奉
几筵曰此君與夫人之阡也而於以大其傳

右墓誌銘毛奇齡撰

阿席熙

阿席熙滿洲鑲紅旗人姓瓜爾佳氏 世祖章皇帝順治六年由兵部筆帖式遷本部主事九年遷都察院理事官十二年遷兵部督捕左理事官康熙元年遷光祿寺卿二年十二月考滿輔政大臣鼐拜等令解任隨旗行走尋出征茅麓山坐罪革職六年 聖祖仁皇帝親政鑒阿席熙無罪 命以郎中用七年二月授陝西布政使九年十二月巡撫鄂善疏述其儉樸率屬革除陋規舉爲卓異十一年四月擢陝西巡撫十二年六月擢江南江西總督十三年正月逆藩吳三桂犯湖南阿席熙疏請遣發所屬兵丁赴援諭以江南江西需兵防守不必遣發四月疏言耿精忠踞閩反

卷一百三十三
五十二
五十二

叛賊兵一出汀州一出光澤與江西之贛州建昌接壤請發見駐
安慶滿洲兵赴江西分道勦禦又言杭州將軍圖喇以浙江兵力
單弱咨請發兵赴援雖江南在在需兵防守而鄰封告急無容坐
視已於提標及狼山鎮標調馬兵二百步兵八百遴遊擊一員領
往浙江聽調遣疏入並報 聞七月增設江西總督阿席熙專轄
江南時江西之廣信建昌已爲耿精忠賊兵所陷饒州參將陳九
傑等叛應之 詔阿席熙於鄰近饒州處增兵防守阿席熙疏言
徽州府屬休甯婺源祁門等縣與饒州接壤池州府屬建德縣亦
與饒州府屬之鄱陽浮梁二縣界址相連已分選將弁率兵移駐
各隘口加謹防禦疏甫上績溪婺源二縣及徽州府城俱從逆阿

席熙遣參將馬之駿遊擊姚洪信等率兵隨江甯將軍額楚往剿先復績溪次復府城與婺源九月 上命簡親王喇布爲揚威大將軍率師至江甯以將軍阿密達額楚華善王之鼎與阿席熙並參贊軍務先是阿席熙以徽州及六安爲盜賊淵藪請增兵三千分防堵禦部議以餉銀不充未允而允其募補江甯馬甲千名至是疏請以六百名入徽州營以四百名入六安營增設千把等官並各設副將一員擢遊擊姚宏信劉才任之又徽州營增馬九十六安營增馬五十以符馬一步九營制並 從之十七年七月疏言前經部議御史劉安國條奏令察覈隱漏地糧許自首免罪限年起科隨徧察江南全省清出田地一萬四千四百七十餘頃草

山八百六十三里應徵銀三萬五千一百餘兩米麥豆三千一百九十餘石今已照數徵完可撥充軍用得 旨阿席熙察出全省隱漏地畝錢糧俱完具見實心任事可嘉下部議敘加兵部尙書銜二十年三月京口防禦高騰龍因其族兄已故鎮江知府高得貴爲巡撫慕天顏檄追戶部覈減草豆價銀七千餘兩於家屬商之參領馬崇駿以慕天顏浮冒奏銷各款訐告於將軍楊鳳翔鳳翔以奏銷非所預知寢其事六月阿席熙劾奏馬崇駿高騰龍挾詐欺民婪惡多端請革職勘治 上命兵部郎中圖爾宸刑部郎中鍾有德赴鎮江察審馬崇駿高騰龍尋遣人叩 關訟慕天顏奏銷浮冒聞其首告乘秋審赴省與阿席熙密商三晝夜捏款劾

罷希圖箝口 上命圖爾宸鍾有德一併質訊定讞下部覈議馬
崇駿高騰龍焚取事實論絞慕天顏奏銷浮冒經戶部覈減誘罪
於無產可抵之已故屬員又因人訐告私圖寢息應降二級調用
仍賠覈減銀兩阿席熙任總督多年於婪贓官員置若罔聞直待
其訐告巡撫始行糾劾應降二級以加級抵銷仍畱任 上以阿
席熙瞻徇慕天顏無可置辨 命降三級調用不准抵銷遂罷任
還京尋卒

右 國史館本傳

1111

152-676

陳秉直

陳秉直滿洲饒黃旗人姓棟佳氏順治六年由貢生授山東平陰縣知縣七年土賊周魁軒犯境陳秉直擊斬其眾獲馬騾三百餘賊不敢犯十年遷山東膠萊通判十二年山東巡撫耿焯奉詔保舉知府陳秉直以薦授福建泉州府知府十六年遷山東鹽運使明年調山西河東道康熙三年擢河南按察使定例按察使承問案件舛錯二十次以上者革職二十次以下者降罰有差六年陳秉直承問四十六案內舛錯九案例止罰俸刑部遺漏總數咨吏部議處奉旨按察使係承理一省刑名今此九案卽舛錯九次殊屬濫職陳秉直著革職嗣陳秉直訴於刑部部臣以遺漏總

數檢舉得 旨復職八年補陝西按察使九年調江南按察使十二年遷浙江布政使十三年六月大軍勦逆藩耿精忠戶部侍郎達都赴浙督餉會巡撫田逢吉以疾解任授達都爲巡撫達都疏薦陳秉直年壯才優民心悅服堪任巡撫部議不准 特旨允陳秉直升浙江巡撫達都仍以原銜督餉時方停杭州織造併入江蘇二局十二月疏言絲利產自浙江奏銷絲價較江蘇減省若停止織造不特機張朽廢可惜且工匠失業將來復設所費尤多請仍畱杭州織造衙門將裁減緞八千餘匹於江蘇杭三處均減戶部議不准 諭會同工部內務府再議 從之十四年二月疏言楚浙等省軍興需餉浩繁而地經蹂躪額賦難徵當此籌餉之際

在外除武臣及佐雜微員照常支俸外其督撫司道府廳州縣等官常俸全捐充餉俟事平支給軍需不無少濟下部議行時精忠逆黨據餘姚大嵐山閏五月遣都司王得福等剿之擒斬賊渠魯朝全等十餘人僞總督褚楚白等復遣投誠僞總兵韓六合剿賊首何應龍邵天衢等斬獲甚眾先後招撫僞官汪飛龍陳渭等一百五十餘人兵五千餘得旨嘉獎十七年以裁省各項錢糧十萬七千有餘議敘加兵部右侍郎畱巡撫任十八年三月自陳議以浮躁應降三級調用奉旨陳秉直著降三級仍畱原任七月疏言杭屬山步山多恃以養生辦課者惟桑麻竹木今駐防旗廠皆有額設錢糧草料巧以打柴爲名四出戕伐致小民俯仰無資

臣每加嚴禁但以罪止鞭責無所畏忌請 敕部禁止犯者嚴加
治罪議 從之八月以吏科給事中李宗孔劾陳秉直察吏無能
賢否混淆解任二十五年十二月卒

右 國史館本傳

王登聯

王登聯漢軍鑲紅旗人 世祖章皇帝順治六年由貢生授河南鄭州知州八年巡撫吳景道奉 詔考覈府州縣官疏薦登聯有德有才遂擢山東濟南道十三年內升通政司參議十五年遷順天府丞十七年二月遷大理寺卿九月授保定巡撫十二月疏言近日盜案多而緝獲者少不嚴立法恐有諱盜不報之弊其降革戴罪督緝者又恐有真盜未獲朦朧開復之事嗣後失事不報之州縣當立行拏問治以縱盜之罪道府捕廳治以徇庇之罪使知申報者雖降革可望開復匿報者不能脫罪且累及上官則無敢隱諱矣其獲盜也或係自拏或係協拏務必真盜淨盡方可銷結

如以他案從犯充數借殺死搪塞者日後真盜犯事前局敗露雖經升遷仍行追究使知開復之不可傲倖則必拏真盜自贖矣欲弭盜必嚴究窩主窩主慮及敗露每不令在本地行劫故所在官司明知其爲巢穴而不問嗣後問擬強盜務究窩家其州縣衛所與諱盜者一體處分若鄰里出首番捕訪獲以所起賊私一半給賞如窩主能悛改前惡擒大盜出首者免罪文武職官實力訪緝者分別紀錄庶苴苴靖而境域甯矣疏上得 旨所奏於弭盜有神下部詳議俱議行十八年六月 聖祖仁皇帝御極裁順天巡撫以登聯兼理其事加工部尚書銜康熙四年河間大名所屬州縣歛收登聯先後奏請發粟賑濟並 從之五年十月輔政大臣

釐拜以鑲黃旗地畝瘠薄傳 旨圈換正白旗地畝及開墾成熟
民地令戶部尙書蘇納海會同總督朱昌祚與登聯經理其事登
聯分勘京東諸路因疏言圈換田地正值大小二麥墾種之時臣
同部臣往經豐潤灤州諸處荒涼極目民地之待圈者寸壤未耕
旗地之待圈者半犁未下恐明歲春夏青黃不接無從得食此旗
人與百姓並困之情形也臣同各旗副都統至玉田縣相度甫施
一圈而旗下官丁咸謂此非山岡石磧卽沙淤鹽鹵不肖承受又
有舊圈內房屋多而今圈內房屋少者有此地內房屋可居而彼
地內房屋破壞者一經移換則舍舊謀新薪糧必多耗費器具亦
有損傷此旗下官丁相持不決之情形也至百姓情形更有難於

見聞者自圈地之令一傳知舊業難守有米糧者已糶賣矣無積蓄者將轉徙矣婦子老幼環泣馬前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圈丈固所宜然但撥補不知何處目前霜雪載途懼填溝壑將狂奔他境而逃人令嚴誰容棲止仍蹴集本土而人稱地窄難以賃居又有謂丁地相依地去而丁不除賦免而徭尙在糊口無資必虧課額者臣往來玉田豐潤遞呈士民不下千百又謂自順治三四年兩次大圈地土雖撥城關集鎮奉旨悉畱今若槩行圈換百姓必致散亡若皇差陵工運石載料誰爲填築搭橋修路挽拽之夫朝貢使臣誰任奔走供應之事所關似亦非小夫循制易地非臣所敢臆測但目擊情形不敢壅於上聞乞敕部臣從長

酌議俾兩旗各安舊業畿東億萬姓俱免播遷幸甚疏入與蘇納
海朱昌祚請停圈各疏並忤釐拜意下部議革職逮問釐拜矯
旨並予立絞八年釐拜獲罪逮繫 詔雪其誣互詳蘇納海朱昌
祚傳王登聯復原官 賜祭葬如典禮謚愨愨祀直隸名宦祠子
盛唐以廕入監讀書投督捕理事官

右 國史館本傳

吳興祚

吳興祚漢軍正紅旗人順治七年以貢生授江西萍鄉知縣再任山西大甯知縣十八年遷沂州知州尋以驛務遲誤降調康熙二年補江南無錫縣知縣十三年八月遷行人司行人仍畱任十四年四月漕運總督帥顏保疏陳興祚蒞任後清釐錢糧代輸前任歷年逋賦積弊一清又招徠流民復業捐給牛種升科四千二百餘畝又立法徵漕倉場肅清盡除折勒之弊列疏保題吏部以吳興祚有本任未完漕項停升之例議駁奉旨吳興祚准照該督所薦行十五年升福建按察使時逆藩耿精忠降命仍畱靖南王爵率所屬官兵進剿海寇逆賊朱統錫先是受耿精忠救遠將

軍僞印圖精忠降遂自稱宜春王盤踞貴溪爲江浙閩三省大患
興祚抵任輕騎至光澤招撫僞都督陳隆施廷宇等統鎬竄入江
潁山興祚計令投誠之僞總兵蔡淑佯回賊營爲內應隨遣陳隆
率所部導大軍直擣賊穴敗朱統鎬子朱義潛姪朱義質賊勢大蹙
僞總兵馮珩等縛朱統鎬以獻獲其僞敕遠將軍銀印降僞官一
百八員兵九千餘十七年正月擢福建巡撫時海賊鄭錦以臺灣
爲窟穴廈門爲門戶分遣其僞帥劉國軒等窺伺漳泉興三府興
祚始受事漳泉屬縣相繼告陷泉州被困日久七月興祚率標兵
由興化陸路進勦抵仙遊縣僞總兵黃球等擁眾數千結連沿山
土賊萬餘屯踞白鶴嶺興祚分兵三道自富中路與賊遇自辰至

西賊殊死戰不退我兵從旁奮擊遂奪取白鴿嶺關口斬級六百餘墮岸溺水死者無算賊大潰復追敗於嶺頭灣克復永春縣城遂遣兵分左右翼進剿再復德化縣城賊帥劉國軒聞風遁去尋仍以巨艦數百出沒於赤嶼黃崎諸處興祚遣發水師總兵林賢等揚帆出海遊擊王祚昌徐德濟通判陳君翼同知陳子威等乘風前進千總陳春張景咸等以火箭飛射三路夾攻賊大潰焚沈賊船六十餘擒斬賊眾六千餘焚溺死者不可勝計興祚謂欲絕海寇全藉水師疏請增募水師二萬 詔從所請七月興祚遣驛傳道王國泰等招降僞總兵蔡冲瑀林忠等三百八十五員兵丁萬二千五百餘人招回島民男婦一千二百人得其僞關防劄諭

印記無算獲船六十有七分撥水師營是年敘功晉秩一品十九
年正月興祚疏言鄭逆盤踞廈門沿海數千里受其荼毒臣自去
冬新造戰船工竣水師提督萬正色分配將士由閩安鎮駕出大
洋操演惟是舊存大小船艘修理工畢江南轍手齊集卽行配駕
相機進剿若過二月風汛轉南我師反在下風難以制勝今鄭逆
悉調賊兵厚集海壇距我駐師之地咫尺相對恐賊船一得順風
肆出侵犯我師必抽回內港以避其鋒沿海各汛更滋擾累莫若
乘風勢利便先攻海壇毀賊門戶並水陸夾攻以分賊勢今議以
水師攻取海壇臣統標兵赴同安會同總督將軍調度陸兵配駕
八槳船由海倉松嶼薄尾石薄分路進取廈門疏下王大臣會議

如所請行於是興祚自泉州港會同甯海將軍拉哈達總兵王英等赴同安進取廈門賊將分踞泗洲滯尾二處要口興祚發紅衣礮攻克之直趨廈門斬溺無算賊大敗潰散遂克廈門復遣兵取金門餘賊悉竄臺灣興祚因請畱澳民防守蠲免荒田糧減關稅課提督萬正色亦疏請於海澄廈門等十四處設鎮分防 上命兵部侍郎溫岱前往會同詳閱定議溫岱至閩姚啟聖與言克復海壇時正色與偽總督朱天貴密約投誠然後進兵並無殺賊攻克之處溫岱回京兵部據其言入奏 上諭曰進剿海賊一事吳興祚萬正色會同定議志靖海氛不俟荷蘭舟師乘機進取正色水師先行出洋興祚率陸兵聲援驅除海逆迅奏膚功不得以朱

天貴密約投誠謂冒濫軍功仍卽與議敘二十年四月予騎都尉
又一雲騎尉世職時海賊鄭錦死奉 詔乘機規定澎湖臺灣以
原任右都督施琅熟悉海寇情形充水師提督剋期進師施琅疏
稱巡撫吳興祚決意進兵臣職領水師理應獨任且未奉督撫同
進之 旨奉 詔吳興祚有刑名錢糧之任不必進勦二十一年
正月擢兩廣總督興祚履任疏言粵民受逆藩數十年之害利在
錙銖如鹽埠一項額課一十四萬有奇此蓋千百商民湊合資本
行運逆藩以鹽爲利藪強占鹽田場埠鹽課無出商民並累此粵
民受困之一端也廣屬渡稅三百八十餘處逆藩兵卒羅踞津口
重加稅錢又不許增船分載往往人多載重渡民被溺此又粵民

受困之一端也粵貨至境舊有落地稅名逆藩册立稅總店銅錫
鐵木之屬已納稅者重加稅斂下至雞豚蔬果一槩截抽此又粵
民受困之一端也漁課舊額通省五千四百餘兩藩役委官重斂
苛徵稅銀鉅萬此又粵民受困之一端也至市舶一項原與民無
害奸徒沈上達乘禁海之日番舶不至句結亡命私造大船出洋
爲市今廷議許番舶自來在香山澳與商民陸地貿易內地之民
既不出洋仍與海禁無害然照舊抽稅以資國用伏讀 恩詔有
云逆賊盤踞地方橫徵稅課該督撫查明悉行除免粵東一省如
鹽埠渡稅總店漁課四項或應豁免宜聽部議施行奉 旨悉行
除免二十二年又疏請分駐廣東兩鎮官兵左鎮統陸兵一千水

兵二千駐劄廣州分防要汛右鎮統陸兵三千駐劄韶州居中調度分防連陽英清各要汛事下兵部又疏奏舊例廣西南太思三府俱食廉鹽鬱林等府俱食高鹽折運良便後因鹽田盡遷改銷梧引今高廉二府鹽田既復請仍舊例改食高鹽路近價賤有便於民部議如所請行又奏請廣州沿海地畝招民耕種 上諭曰前因海寇未靖故令遷界今若令民耕種採捕甚有益於沿海之民浙閩等省亦宜有之爾部遣大臣一員前往展界宜限期詳閱確議毋誤來春耕作之期二十五年疏論潮州水師官兵向裁歸潮鎮水師統轄今開洋貿易恐宵小潛蹤應以澄海協達濠營水汛官兵改歸南澳水師鎮統轄其南澳與碣石海汛相近令互相

聯絡以密稽防部議允行初兩粵錢法不行興祚疏請撥銅設鑪
鼓鑄二十八年六月給事中錢晉錫御史王君詔疏劾興祚鼓鑄
浮冒部議降三級調用奉 特旨吳興祚效力行閒悉知軍務著
以副都統用三十一年十二月奉 命以副都統鎮大同右衛三
十四年六月兵部疏劾右衛將軍希福等不收八旗撥送馬匹以
致虛糜錢糧議希福革職吳興祚降三級調用 從之時 上親
征噶爾丹興祚奉 旨於沙克所坐臺三十六年奉 旨復原官
明年二月以病卒孫吳奕會襲職騎都尉又一雲騎尉世職

右 國史館本傳

康熙三十七年二月十八日畱村吳公卒於潼城其幼子秉權寓

國朝書局刊行新刻 卷百五十三
書於父友秦松齡曰先大夫以 王事馳驅殞軀塞外秉權生也
晚不能詳知先大夫生平政績惟先生交最久知先大夫之深者
惟先生敢以不朽爲託余讀之潸然流涕念與公相知三十餘年
固不敢以不文辭然誌傳之文當請於當世鉅公名賢非余所任
謹排次其歷官行事以爲公狀庶他日論定者有考焉公諱興祚
字伯成號畱村其先浙江紹興府山陰人曾祖某祖某始占籍遼
東清河衛考執忠入 國朝爲正紅旗人官至湖廣布政司參政
三世皆以公 贈如公官妣孟氏 贈一品夫人實生公公少穎
異於經史諸書廣記博覽悉通其義蘊年十八以貢生授江西萍
鄉縣知縣未幾金聲桓叛郡縣被賊者有司皆得罪而萍鄉以守

樂有備獨全故公始被吏議卒還職補山西大甯縣知縣在大甯六年撫按交章薦遷山東沂州知州會白蓮教黨嘯聚爲患公開誠諭以禍福立解散越二年以驛遞誣誤降補江南無錫縣知縣縣當南北孔道苦供億前官虧帑金八萬五千有奇公抵任而官之罷而不得歸者三人役之在獄者三十餘人公慨然力爲補苴請豁官得歸役皆出獄僉曰吳公生我無錫田畝久不清丈移甲換乙飛詭隱匿之弊百出訟日繁公爲就號丈田因田繪圖旁書四至疆界井然散給田主民以不爭縣四百十四圖其中最稱煩苦者六輪役者或至破家公以縣入官田千餘畝令糧里公買爲役費官爲雇募充役六圖之害遂除康熙八九年閒水旱薦臻民

西華子集卷之三十三
三
饑公立分賑法每鄉設粥廠每廠設司賑二人以鄉之耆老爲之
凡家有餘粟者各以其力助公親周歷稽其勤惰如是數月全活
者數千人蘇州駐防兵回旗民懼擾公請令箭於都統單騎往來
彈壓兵有取民隻雞者立笞之以是兵過而民不知無何耿逆告
變禁旅絡繹南下一切軍需犒賚公先期儲備不以累百姓一日
容湖水溢官塘沒數十丈而大兵適至馬不得行公於塘之兩旁
每數丈樹竹爲標馬行標中如坦途又標懸一鐙以備宵濟其能
倉卒應變如此待士最有恩而課之甚嚴其屢試所識拔多名士
待措紳有禮而以私干者不稍徇催科不用鞭扑而民輸將恐後
其聽斷或一日決數十事發言盈庭紛糾盤錯觴解决決片語輒

了猶猶老吏皆斂手咋舌康熙十五年冬 天子以閩海初定思
得文武兼濟之臣以綏輯之 特擢公爲福建按察使公在無錫
凡十有三年一遷行人再丁內外艱又以失察洋匪罷職俱以百
姓呼籲督撫保畱得不去而洋匪之獄邑中士民數千人奔控
闕下 上知公才可大用以縣令超數階而爲憲長朱統錫者自
云前明宗室居西山羅漢洞招納亡叛督撫憂之公至以勦撫自
任推布誠信招降其僞將馮珩等生繫統錫於山寨焚其巢撫其
餘眾十七年五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是時海賊鄭錦勢猖
獗以臺灣爲窟穴而踞廈門爲門戶分遣僞帥劉國軒等窺伺漳
興泉三郡公始受事而漳泉屬縣相繼陷泉州被圍公親督兵從

興化陸路進令總兵林賢等率水師由閩安鎮出海同趨泉州八月公至仙遊縣賊眾數千屯踞白鷓嶺公分兵爲三路自當其中與賊戰自辰至酉賊不退左右兩路兵突出夾擊賊大潰復追敗之於嶺頭灣復永春縣越三日再復德化縣而大將軍康親王所遣都統提督官兵亦至泉州圍遂解賊雖解圍去而巨艦數百出沒赤澳黃崎諸處公所遣總兵林賢等從定海出擊復大捷公謂欲期絕海寇必藉水師乃疏請募水師曰海道蹂躪漳泉賴皇上天威馳驅勦逃遁已出泉州於湯火但賊復蹂同安長泰一帶偏犯漳南雖見在調兵征討但我師由陸進發跋涉疲勞逆賊乘潮飄忽片帆千里勞逸勢懸自漳侵泉自泉復犯他郡是官兵有終

歲之驅馳沿海無一朝之甯謚臣展轉思維非厚集慣戰水師多
備船隻斷不能擣其巢穴絕其根株臣前捐募水兵委授劄總兵
林賢等統率出海初欲分賊兵勢以解泉圍而一戰生擒偽鎮焚
獲巨艦俘斬無數此水師破賊之明效也但兵力微薄未易輕取
廈門臣前疏請募兵二萬部議以督臣所增經制兵充額夫督臣
所請原爲陸汛而設非有乘風破浪之用方此財力匱乏之時臣
非不爲 國家節省計而專以增兵請蓋臣所以增目前之小需
者正欲省源源之大費逆賊一日不除則用兵一日不息用兵一
日不息則月費動計十數萬統計一年不下百餘萬儻蒙 皇上
準募二萬慣戰水兵動費不過二三十萬擣平賊穴廓清海甸大

兵卽可班師百餘萬之餉可省奏入 上從之十月公自泉提師
赴漳以賊兵屯聚觀音山灣腰樹也自是與賊壘隔水對旋克復
江東橋通漳泉路公見賊勢已蹙遂率輕騎由漳浦雲霄詔安直
抵分水關廣東潮州府界盡遷界外居民於內地復偕總督姚公
親歷各隘安營防守而賊之糧道絕矣十八年正月公自漳還會
城簡精銳分營伍嚴操演利器械焦心勞思夜以繼日訓機旣具
俟水師提督萬公至而付之十九年正月疏請乘機進剿曰頃接
兵部咨文欽奉 上諭經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謂剿賊事關重
大應俟荷蘭船隻到閩然後進剿令臣等詳商妥確具題臣恭釋
之下仰見 睿謨周密慮出萬全臣等雖志在滅寇安敢輕舉妄

動但荷蘭船隻春季夏初必不能到今修理大小戰船俱已完工
江南儼手亦先後到閩臣復親到定海審察情形自提臣而下各
營將弁及官兵二萬八千有餘鄉勇澳民三千餘人莫不鼓舞踊
躍求早殺賊立功臣見人心奮勵如此固知賊亡不終日矣提臣
因與臣熟籌今將士可用制勝有具必待荷蘭船到早亦在五
六
月閒坐俟半年虛糜糧餉又時過二月風汛轉南我師反在下風
難以取勝目今鄭逆悉調賊兵厚集海壇距我駐師之地相去咫
尺若至三四月賊得順風必肆出侵犯設我將船抽回內港以避
其鋒則人情漸餒賊勢益張沿邊各汛更滋擾害莫若乘風勢之
便利將卒之勇銳先攻海壇一得海壇則賊之門戶已墮賊氣已

沮進取金門廈門可不勞餘力猶恐賊全力駐海壇未易克舉必
須水陸夾攻以分賊勢今擬提臣萬正色率水師攻海壇臣統標
兵疾赴同安會同督臣姚啟聖提臣楊捷調度陸兵配駕八槳船
由海倉松嶼潯尾石潯分路取廈門儻仰仗 天威一舉而滅數
十年之逋寇此臣與諸臣之願也疏既上公統師行至福清總督
姚公請公暫駐福清海岸爲水師聲援公畱駐旬日鼓勵將士旋
自定海揚帆直抵海壇力戰賊不能支遂克海壇再克湄洲平海
諸澳賊聚船三百餘隻堅踞崇武澳公親營海岸斷賊汲道相拒
三日復奪崇武乘勝奪泉州港公與甯海將軍喇公會師直趨同
安港口賊固守汭洲潯尾礮城以保咽喉公遣人入寨宣諭僞將

以城降遂克泃洲潯尾隨分兵徑渡廈門我師奮勇先登賊潰遂克廈門再取金門公以解泉州圍功晉兵部尙書以恢復廈門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蓋上知公深而公之功亦偉矣公自平廈門後請安插投誠人請畱澳民防海請蠲荒田糴租請減關課凡所以綏邊境安民生爲善後之策者最周且至二十年進取臺灣部議畱公在省督理軍餉公雖不在行閒而克敵致勝皆公所練水師也二十一年擢兩廣總督廣東素號殷富且僻遠有司多削民自濶公正已率屬饋獻無所受貪風爲之頓息粵多盜公編設營哨互相巡警復招盜魁置之麾下使捕盜自贖盜患亦止花山賊者盤踞山谷時出侵掠公設法招撫散其黨

廣西賊崔玉枝等潛伏鬱林陸川爲害公遣兵勦除之而撫百姓之脅從者疏請安插遷界貧民給以牛種使開墾荒田沿海漁戶舊有稅所司多額外之徵民苦甚公疏請蠲免竟罷之海邊展界之役 上命尙書杜公學土石公與公巡歷撫輯公籌畫周詳使兵民各得其所二公深歎服焉公爲 國重臣方駿駁向用旣而奏請撥錢本設鑪鼓鑄一疏遽被初降調公至京 召見暢春園慰問備至旋 命以副都統用 上意蓋未已於用公也及噶爾丹跳梁塞外 命公以副都統鎮大同右衛三十四年以都統希公所題草價不敷復降三級是歲隨 駕北征明年奉 命戍邊戊寅二月以積勞成疾卒於潼城年六十七公事父母孝在無錫

日參政公從楚歸便道視公時當歲首邑中以故事張鐙士大夫
延參政公飲公侍飲趨走唯諾如在家庭參政公醉躬爲挈裘束
帶扶掖登車觀者歎羨與兩弟友愛無閒少弟季茂君性豪邁有
所需輒取之公公應之無倦色與人交輸寫心腹慷慨急難有背
負之者不校也好爲詩沈雄峭拔如其爲人巡海時與杜公唱和
詩最工書學顏尙書楊少師當其得意揜袖揮灑旁若無人暇日
輒與營將校射發必命中廬兒廢卒恩意浹洽人人得其懽心公
能飲然非對客不飲或劇談極論移日分夜客皆踦倚假寐公整
襟危坐如昧爽盥頰時素嗜金石文字遊覽所至殘碑斷石蒐羅
靡遺嘗撰無錫縣志未竟而遷官後令續成之余與修纂之事多

取公舊稟也仕宦四十餘年位制府所得俸錢盡以養戰士遺親戚故舊而居無一椽囊無贏金憶公謝兩廣事還京師余與遇於瓜洲脫粟枯魚酸寒相對余歎曰公貧乃至此乎明日與別公喜見眉宇告余曰適有餉米數十石者不憂餒矣嗟乎此不可以觀公乎考公之生平以忠盡報 朝廷以孝友敦倫理以眞實待友朋以仁厚治民以威嚴馭吏以誠心鼓勵將士以敢死率先行陣以老謀指授方略以機權籠駕狙詐公固一代偉人也或以暮年淪落身亡塞外爲公惜不知公一生報 國之志至此始畢夫何憾哉公娶韓氏李氏皆 贈一品夫人又娶孔氏陳氏李氏子三人秉直陝西環縣知縣秉正四川洪雅縣知縣秉權女二人孫一

人淑曾嫁娶皆名族謹狀

右行狀秦松齡撰

康熙中先良王奉命南征一時奇才異能之士皆經拔擢吳甯村興祚父大圭紹興人明末時負販遼東先烈王收爲幕客掌會計之事任頭等護衛邸中皆呼爲蠻宰公以乙榜知無錫縣有惠政因與上官忤罷官落拓江淮閒適遇良王南征公杖策進謁王大喜立授同知劄付命攻紫瑯山下之王卽承制授太守時吳逆將韓大任敗走吉安擁眾數萬犯汀州閩中大震公啟王曰此可折簡而招也因輕裘率數騎趨大任軍叩其壘大任延入公長揖畢仰天大哭驚問其故公曰吾來生弔將軍也安得不哭將軍所

以威行海內者以吳王待將軍如心腹之重故也今託以專閫深信不疑數年之閒未建咫尺之功屢爲官兵所敗鋌而走險突入閩南康王擁告捷之師挾久逸之眾破將軍如摧枯拉朽耳將軍兵敗身辱孤騎南下吳王殺之如机上肉耳是其死期已近安得不使僕預爲弔也大任遲迴久之曰然則歸降康王若何公曰祚之來爲王使以迓將軍之師請公解甲歸朝效命大邦可保終身之令名也大任悟乃率眾降良王大喜曰公此行何異汾陽之見回紇也公歷任至兩廣總督同姚制府取金門廈門有功鄭氏既降其將監理曾受明魯王將軍封號率三千眾據島不降公說以大義理乃受命時納蘭相公明珠與公不睦乃不增理標下糧餉

皆公以私財蓄之理感激用命擒海賊無算公又奏通洋舶立十
三行諸番商賈粵東至今賴以豐庶焉其後以事去官降副都統
仁皇帝北征噶爾丹命公轉餉公素知塞外山川因命運卒走
捷徑先達軍中時 御營已絕糧數日 上大喜謂理密親王曰
吾父子有濟矣因詢運糧官名近臣以公對 上曰究竟舊臣其
材可恃也後卒公既感良王恩歲時修僚屬禮甚恭王建邸時奉
旨命天下督撫仗助公毫無獻納王怪之及邸造成公適進簾
榻古玩諸物價逾萬金設之庭寢無不合度蓋公預令人丈量而
製辦者也王意釋然雖小節其敏捷也如此

右錄宗室昭榷撰

日本書紀卷之三十三

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五十三補錄

疆臣五

王庭

王庭字言遠一字邁人嘉興人食貧杜門自守無雜營順治六年進士是歲兩廣初定二甲進士出爲監司庭以三甲除知廣州府遷左江道按察副使移川北道布政司參政遷四川按察使江西右布政使遭母憂服除補山西右布政使居官清惠然嶽嶽不屈居外八年不通京師一函所遷皆極邊卽日單車就道家計蕭然不給朝夕亦不問旣罷歸足跡不入城市布袍行田間人不知其二品官也少與其從兄翊以詩倡和旣走四方詩益閒澹如坐雨

云夜雨苦未歇朝來尙紛紛蕭疎入庭竹坐久更相聞所思云所
思竟惆悵夜寒風雪深嗟君重離隔感此孤曠心將以路云遠幽
夢能見尋翩然發清興爲我彈鳴琴柴門宛如昔相送在南林共
言別來意日暮愁鄰石
後云南山白雲閒澹然見秋色秋雨遣
懷云抱病身獨閒起行日云晏蕭條空林中靡靡秋雨徧曉雨云
獨鳥鳴南園曉來雨初息空庭生秋陰莓苔長寒色亦復何減韋
物年八十餘卒有詩集若干卷秀水朱彝尊爲序而行之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國朝耋獻類徵初編卷百五十四目錄

疆臣六

楊茂勳

劉兆麟 子殿衡

佟國正

張長庚

金世德

屈盡美

麻勒吉

瑪祐

施維翰

楊素蘊

王孫蔚

陳子達

152-716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五十四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疆臣六

楊茂勳

楊茂勳漢軍鑲紅旗人父麟祥仕至鑲白旗都統 世祖章皇帝
順治七年選通滿漢文藝者茂勳以廕生應選授太僕寺副理事
十三年調兵部督捕右理事官明年遷吏部右侍郎十六年五月
給事中楊雍建胡爾愷等疏糾吏部擬調擬升先後互異下都察
院察議削銜降革有差茂勳降二級畱任十二月署河道總督十
七年六月授湖廣巡撫十八年 聖祖仁皇帝御極擢貴州總督

康熙元年十一月疏言金筑土司王應兆以僞晉王李定國招兵爲名煽誘遠近苗寨抗欠官糧合謀叛逆當亟勦除以示懲創十二月遣副將冶秉忠領兵由廣順州進勦王應兆聚眾三千餘出拒敗潰退踞江崖石寨冶秉忠與遊擊白成功席登雲等分兵攀陟山箐冒矢石攻破賊寨斬王應兆及賊黨數百餘人餘眾及定番都勻各苗寨悉自訴爲賊迫脅悔罪乞宥願納糧應役二年正月茂勳奏捷下部敘功加兵部尙書銜四年六月疏言苗蠻罔識理義以睚眦相讐殺故黔記有曰苗家讐九世休又曰土苗連和國家之害土苗讐殺國家之利益言以苗弱苗也治之之道與中土異凡有嘯聚劫殺自當發兵勦除其餘匿山箐中自相讐害者

第令頭目分辨曲直或願抵命或願賠償處置得宜俾咸帖服創懲既立亦必悔悟自新漸革舊習此坐安邊境之策也下部議行尋以裁缺 召還五年授河南河道總督七年三月疏言昨歲河決煙墩大溜南徙河身淤成平陸計二十里臣相度形勢先挑引河分刷水勢然後下埽堵塞決口今已全河仍歸故道舟楫逆行疏入得 旨據奏黃河煙墩決口閉塞黃淮歸正重運無誤深洽朕懷楊茂勳赴工督率速竣隄勉可嘉下部議敘加太子少保五月疏言黃河南徙由東安入海元明以來藉爲運道沙水沸騰常苦淤決每年伏秋於危險處集夫搶救名曰歲修此外近河則築縷隄稍近則築月隄稍遠又築遙隄附郭則築護城隄猶恐水勢

暴橫又築格隄及減水石壩以洩水勢前人良法具載紀志今沿河隄壩年久圯壞十不存一請於農隙責成沿河州縣量雇民夫按限修築庶免臨事張皇又清口爲淮黃交會之所近因黃水盛漲越淮二十餘里清淮返退洪澤湖內河沙逆上倒灌運河必於天妃閘外添築長壩偏黃東行引全淮之水出清口淮黃相抵沙逐水流歸海自順又董口旣被黃河倒灌似難復舊稍右爲駱馬湖向因內無緯道置之今若築長隄於湖內則重運無阻而黃漲稍遠亦弗患直灌停淤矣疏下工部皆議行惟駱馬湖隄以工險費繁寢其事八月河決桃源黃家嘴 諭令確勘估築八年二月工成以病乞休仍 命供職六月副都御史馬紹曾疏言自黃家

齋衝決漕運稽遲 特命遣官勘視雖經修築而勞民傷財爲累
滋大皆楊茂勳不職所致豈可藉口天行況其自陳積病至云手
足痿痺總河奔走河干必須精明強幹豈可令此病軀優游廢事
是月巡鹽御史李棠亦言臣三月間經歷河壩聞河臣楊茂勳怨
聲載道 皇上歲發帑金數十萬而一夫一柳仍派民間縱有發
價之名究竟不得一錢又德州以北河水淺涸輕舟尙不能行糧
運必致遲滯乞罷斥茂勳更易幹員庶於河務有益並 命茂勳
明白回奏尋奏言歲修工程估計發價俱遵定例從未私派累民
下部免議九月 詔甄別督撫大臣吏部列茂勳名以有疾上
命茂勳原品休致十四年四月察哈爾布爾尼叛 敕信郡王鄂

扎等率師討之授茂勳都統銜率漢軍隨征七月凱旋十五年五月王大臣請復設鄖陽撫治防禦賊寇上命茂勳任之時叛鎮譚宏等糾賊三千以巨艦踞琵琶灘背山負險進逼鄖陽阻絕餉道茂勳與鎮安將軍噶爾漢副都統李林隆等議分兵兩道由江南北兩岸並進而以小舟運紅衣礮潛伏江汊擊毀賊船其屯踞山麓賊眾陸路兵擊之敗潰追勳至均州斬僞總兵三擒僞副將二獲賊艦及甲馬甚多餉道復通十七年二月與提督佟國瑤會兵進剿叛鎮楊來嘉於房縣來嘉及其黨謝泗等擁眾萬餘列陣拒我兵三路並進屢敗之復房縣追躡至香耳山斬賊及墮崖死者無算復保康縣十八年四月擢四川總督仍駐鄖陽疏言均房

鎮額兵四千之餉米向由安陸鄖陽德安襄陽四府協濟而道路險阻運費浩繁莫若折價給兵較市價量爲昂貴則米販雲集不煩民力而兵食可足又八旗勁旅衝鋒破敵所向無前惟山澗陡絕之處弓馬難施請多用綠旗步兵俾之攀藤附葛爲大兵前驅不難直搗賊穴疏下兵部如所請行十一月 諭責茂勳懦怯退縮不卽規復四川十九年正月偕提督徐治都率師至巫山僞將軍王鳳岐等以萬餘眾負險自固我師奮勇奪山隘大敗賊眾生擒王鳳岐斬賊三千餘復巫山復分兵復大昌大甯乘勝取夔州譚宏率眾降八月僞將軍胡國柱等陷納溪瀘州譚宏等復叛夔州震動 上以茂勳及領兵將軍提鎮等防禦疏忽 飭令分途

進勦十一月 允兵部尚書宋德宜奏以陝西轉餉入蜀宜歸一人紱理 命哈占爲陝西總督茂勳管四川提督事隨大軍進征雲南賊平還京三十二年卒

右 國史館本傳

楊茂勳遼東人康熙間總督四川吳三桂僞總督王公良率僞將軍王鳳岐劉之衛等據夔州十九年茂勳統兵由楚江峽路逆流而上破巫山帆風直進不二日抵夔城兵刃未交羣賊宵遁

右述開謚瑤錄

劉兆麒 子殿衡

劉兆麒漢軍鑲白旗人 世祖章皇帝順治七年由官學生授祕書院編修洊遷宗人府啟心郎十八年十月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月授湖廣巡撫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九月疏陳漢陽安陸鄖陽三府霪雨害禾二年六月疏陳武昌通山等十七州縣旱災均得 旨蠲賑有差時流賊李自成遺黨劉二虎郝搖旗等尙踞鄖襄山寨兆麒疏言鄖襄二府所屬南漳穀城保康等縣額賦久因用兵蠲豁今大兵會剿賊寇指日蕩平但開墾招徠尙需時日請仍舊免徵四年五月疏言謀殺劫盜罪大惡極自爲常赦所不原至其中牽連之犯情罪本輕近例不准援 赦議免未爲

平允請仍遵康熙元年以前例俱下部議行五年八月疏報督墾
荒田六千三百餘頃歲徵米麥六千四百餘石銀六千三百餘兩
下部議敘加工部侍郎銜七年擢四川總督抵任後奉 旨裁缺
兆麒疏言蜀中遞遭寇氛人民多散居他省今久經底定因山川
險遠行李維艱遷延不歸土曠人稀如故請暫開招民事例官員
有能捐資招撫者分別議敘好義人民亦量加獎勵庶流民得返
故鄉荒田益資開墾臣目擊荒殘情形不敢以裁缺去任壅於上
聞又疏言臣在楚時奉 命督川卽知川省民稀因檄行楚屬
郡縣凡有流寓川民願歸原籍者准與攜行量給資斧船隻見在
陸續到川有七百餘戶三千餘丁口已安插得所 詔予議敘加

兵部尙書銜八年三月補浙閩總督十二月疏報播揚海賊竊據
之僞都督阮欽僞副將林震溪等以戰船十三攜所屬裨校二十
餘員兵二百餘名投誠又僞將軍林伯馨僞都督施轟等以戰船
三十攜所屬裨校百五十餘員兵一千七百餘名自臺灣赴閩投
誠九年四月疏薦興化知府慕天顏堪勝新設興泉道俾董造臺
寨督修戰船部議不准 特旨如所請七月疏言舊定報災之例
夏災不出六月中旬秋災不出九月中旬康熙七年部議改定夏
災不出五月二十日秋災不出八月二十日伏思五月正在仲夏
八月正在仲秋距季冬猶隔四十日安必遇災不在限期後恐有
司之不愛民者借口定限壅蔽不報能愛民者反以申報違時枉

受參罰請仍照舊例定限以遇災情形先報卽委員勘明輕重分數一月內速題以便部覆請 旨蠲免下部議 從之并疏報杭嘉湖紹四府水災請蠲免額賦有差是月奉 敕諭條議防海機宜與巡撫范承謨提督塞白里奏陳八款一禁止通海宜先使近海窮民得所凡無業之民按戶造冊以無主田地官給牛種責成開墾則冒險犯禁之事息又申嚴保甲令防汛弁兵察報奸商土豪窩隱者連坐互相保結則偷越交通之弊除二豫備戰船賊踞邊海島嶼窺伺內地官軍勦禦惟船便捷通計甯台溫三處見存大小戰船及新投誠者共一百六十隻撥定海八十黃巖溫州各四十分防會哨先示招徠繼行追捕焚巢擣穴以靖海氛三整練

水師海面風濤變幻不常一操一縱勢爭頃刻宜責成將領及時操演使將與兵相習人與器械相熟方爲有用之師原議浙省裁兵三千六百名應畱二千名改充四備臺寨以傳報警息禦賊緝奸五請設黃巖總兵黃巖爲台州門戶裁甯海鎮移駐以資彈壓六請設甯紹台溫四府海防同知各一員七請調升官員以示激勸甯台溫三府監司守令職掌刑名錢穀之外有緝奸防寇儲運軍糈督修臺寨戰船諸務責任重而處分嚴與腹地迥不相侔宜量才調補從優敘升以示鼓舞八請令督撫提督巡行沿海要汛俱下議政王大臣議沿海官員調補優升仍照見例行畱兵二千及設海防同知不准餘俱如所請先是分設福建總督至是始莅

任兆麒乃專轄浙江十一月疏言浙江督標原設三營前因歸併浙閩總督以福建督標中營爲右營以右營官兵撥防東粵改爲太平東粵營今復設福建總督前改右營仍歸福建前調東粵營仍歸右營以備三營經制其東粵地處偏僻將太平營官兵酌量撥防并撥嚴協金華協兵各百名歸太平營參將管轄下部議行十年五月疏言溫衢處三府有康熙七年分撥投誠兵丁領墾荒田定限三年後起科今已屆期尚多開墾未成熟者收穫歉薄養贍不敷請照山東山西二省墾荒兵丁例寬限一年起科部議從之十二年三月京察以任總督後未著勤勉照才力不及例降二級調用十三年十月授直隸援勦提督缺尋裁十四年正月補

崇明提督疏言崇明一邑四面環海中間平坦沙地數百里遇有寇警全資馬力今營制僅馬兵三百未足應用臣遴選家丁三百名又外募二百餘名購馬數百匹練成一旅請酌添額餉百名或改步兵百名爲馬兵其未數之餉臣自措辦事下部議以軍興費繁令其於本標額兵遇缺充補二十二年疏報守備柴桂芳等剿賊海洋獲賊船三并器械無算 詔勘閱江浙海界之侍郎金世鑑副都御史雅思哈就便察覈覆奏柴桂芳等所獲船係在洋游移之賊並未督軍交鋒兆麒所報不實應降二級調用得 旨削去加級紀錄以旗員補用尋補黑龍江總管三十一年以母老乞解任 從之四十七年六月卒年八十于殿衡康熙二十二年由

廩生授兵部員外郎二十四年遷刑部郎中二十六年轉直隸井
陘道尋調甘肅西甯道三十七年二月部推廣東按察使 上簡
擢陪推之雲南糧儲道張仲信 諭獎殿衡在西甯居官甚好內
外百姓俱爲稱揚遇布政使缺卽擢用是年十二月授江蘇布政
使四十三年三月擢湖廣巡撫十二月疏陳四事一招墾荒田捐
納牛種荆襄鄖陽等處荒地甚多宜聽民開墾六年升科其無力
自備牛種者應令湖北文武官捐資給與每荒地一頃給銀十兩
次年按額起科計所墾地畝銀數酌與各官議敘一零星錢糧請
就民便以碎銀制錢輸納一修築隄塍應照隄內田糧均派沿江
地畝隄岸鱗次大小不一總以自護田廬緣修築等役豪強規避

前督臣郭琇奏定照糧役夫原指隄內之糧有司奉行不善均之
闔邑致隄外之民以害不切己而不甘赴役隄內之民以分任有
人而誤於觀望請嗣後就各隄內按糧均派修築一窪壓田內地
應估價均補湖北安陸荊州江水滿急年久之隄必須靠築月隄
其築隄基址及所取之土皆有礙於附隄田畝應丈明畝數估定
價值以保護隄內民田均攤補償業主疏下部議碎銀制錢不准
折收餘如所請四十六年二月疏言常平倉捐助米穀原以備賑
湖北各屬自康熙三十一年停捐舊貯穀石遇連歲災歉支用已
盡請照例捐補以備需用得旨俞允四十七年丁父憂五十年
復任湖廣巡撫五十六年十一月疏言沔陽屯田五百七十餘頃

原屬窪地遇水易淹舊係給軍自種自食嗣因辦入勸墾升科例
每畝徵糧一斗有奇賦倍民田又屢被水災積年逋欠軍丁籲訴
難支應減半徵糧與清浪一例以紓軍困事下部議從之十二
月卒於官年六十有二

右 國史館本傳

康熙四十七年夏六月前浙閩總制兵部尚書寶坻劉公年八十
終於里第越一月公長子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玉伯先生聞喪
釋官歸庀大事寢枕苦塊凡三閱月將以十一月之下旬奉公體
魄藏於縣豐臺之舊阡欲紀公立朝居家庭鄉黨諸大節於窆窆
之石偕其季弟灑淚具書以來乞銘於余惟公鴻名偉績彪炳宇

內甲寅以後當用兵之際嘗以大帥持節駐海濱江浙晏然得安
枕席者皆公之賜玉伯先生司藩江左五載中兩遇 翠華南幸
經紀百務秩然有條 天子稱之曰才其他緩徵減耗惠政尤多
是公之父子爲福於桑梓者至深且厚於茲麗牲之文其何敢辭
按狀公諱兆麒字瑞圖曾祖信祖國楨父世則皆以公貴階光祿
大夫如公官曾祖妣李氏祖妣褚氏王氏妣魯氏皆一品夫人先
世江南徐州人自曾祖洛臺公始卜居寶坻縣東之封臺封光祿
善徵公生二子公其季也公幼而端重寡言笑舉止如成人讀書
過目卽成誦爲文皆有理法年十四時遇 太宗文皇帝觀兵畿
輔亟收人才見公異之令入官學讀書年十六隨 世祖章皇帝

入關又七年 詔選漢軍滿漢文藝以范文肅公爲考官公名列
上卷遂授翰林院編修公起布衣爲侍從感激知遇勉勵職業
世祖屢幸內院見公年少敏練心喜之十年中歷晉都察院啟心
郎又改宗人府隨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時公年未三十而丰采
整暇每奏對輒當 上指人知且暮將大用公矣順治十八年滇
黔旣平餘黨散入楚省安輯需人遂擢公湖廣巡撫 今上卽位
大兵雲集征勦 命公料理軍需齎送芻糗公調度有方不數載而
伏莽悉定蒙 特恩加授工部侍郎楚人新罹兵燹公撫定喫咻
寬嚴交濟仁恩被於江漢越三十餘年而玉伯先生繼官此土遺
民故老猶有擁馬首問公起居者可以知公德澤之人人深矣康

熙七年擢四川總督任事未久以裁缺回京師而在蜀數月招徠流移綏輯凋瘵不遺餘力嗣後晉秩兵部尚書加從一品仍以撫川民功也八年授浙江福建總督時海氛未靖兩省皆稱巖疆公條上防海機宜老謀碩畫鑿然洞中肯綮兩省賴之以安十二年入京 陛見適當三逆叛 命廷推將帥之臣 皇上特用文臣三人改銜以往公其一也初任直隸援勦提督僅一年三輔清晏改授江南崇明水師提督崇明密邇海氛地稱險要公請自擇偏裨預儲糧餉壯我之威伺寇之隙 上稱善再三悉僉所請由是坐鎮十年內地甯謐人不知兵二十三年鄂羅斯犯順大兵深入征伐 命於大臣中擇賢能諳練之員以掌軍事遂以公爲黑龍

江總管督兵三次克奏膚功至三十一年邊塞既靖而公亦以年
踰六十母老在堂拜疏乞歸 優旨俞允自是徜徉林泉遂初樂
志於功名之際可謂報國保身兩得之矣乞休後六年以致政大
臣監修北河工既竣 聖心嘉悅仍復公總督兵部尚書從一品
玉伯在吳中迎 駕時屢頒 賜公尚方珍物兼問公年及提督海
疆歲月幾何公之上膺 主眷久而彌篤真人臣之殊遇也以余
攷詩書所載若方叔召虎仲山甫諸人皆入爲卿尹出爲牧伯無
事則任旬宣有事則兼將帥未嘗不歎文武成康之化醞釀有本
故其人才之盛至於如此今觀劉公一身培養於諸生之中者
太宗皇帝也歷試於侍從執法之列者 世祖皇帝也用以經文

緯武敷歷中外者 今上之識拔也而公之才無往不宜視昔方
召山甫亦媿美無愧自公沒而中朝故老零落殆盡求 太宗朝
之舊人不可多得矣公孝友性成家門雍穆可爲當世法生平守
不欺之學上自僚友下至故交皆終身如一利人濟物之事見無
不爲不能盡書特書其大者嗚呼公道德事業備人世之極盛壽
躋八十而神明不衰身見子之爲大官繼前業餘亦游歷郎署待
綰邑符且身後踰兩月而長孫復舉京兆公存順沒甯無復餘憾
而玉伯昆弟猶必假余一言以傳信永久余益歎仁人孝子之心
之不忍自己是如此也公生於天聰三年己巳十月十九日子時
終於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六月十二日午時享年八十歷官總督

浙江福建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尙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從一品康熙九年五月 覃恩晉階光祿大夫初娶陳氏繼娶鈕氏 贈封皆一品夫人又娶郭氏以子貴推 恩賜封孺人皆先公卒與公合葬子三人長殿衡卽玉伯先生也公親兄進士瑞符公季子公早年未有子承繼爲嗣由一品廕生歷官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娶張氏次殿璣廕生官工部員外郎先公卒娶王氏次殿章歲貢生候選知縣娶佟氏皆郭孺人出女四人一適徽州府通判靳治齊一適候選通判梁榮正餘早卒孫四人長嵩齡戊子科舉人次昌齡候選通判次永齡太學生皆殿衡出永齡嗣殿璣爲後次鶴齡殿章出孫女五人曾孫一同曾曾孫女

一俱嵩齡出余既隳枯來狀所載以為誌而并繫之以銘銘曰
 盤山之陽海波萬頃鬱鬱蔥蔥煙閣霧井篤生偉人直大以方年
 如高密仗策從王史校石渠牒編玉葉臺柏清嚴秋鷹勁捷茫茫
 雲夢盜弄潢池非公持節孰底定之浙水潮平閩山烽伏帝曰宗
 臣甲兵在腹元凱書癖叔子裘輕虓如臥虎屹若長城萬里龍沙
 據鞍倚樹峩峩伏波勳高銅柱歸來私第白帟練褱皤皤黃髮感
 我 聖君有子承 恩冑堂克荷後嗣繩繩家聲永大維公令德朝
 野所望歸然一柱若魯靈光天不憖遺倏焉凋喪箕尾芒寒士林
 惆悵維三不朽可範可型千秋紀載史冊汗青豐臺之瑩林深土
 厚安彼佳城是封是登上峙雙闕下疏九原悠悠億歲視我銘言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六十一 通鑑臣六

右墓誌銘張玉書撰

劉兆麒漢軍人康熙元年任湖北巡撫西山李來亨構逆兆麒籌
兵餉不以累民闢高冠山南地爲教場訓練士卒軍容丕振又嘗
置獄田收其租以衣食罪囚

右述聞謚瑤錄

佟國正

佟國正漢軍正黃旗人姓佟佳氏順治七年由拔貢生授江南無爲州知州十二年遷直隸大名府知府十六年遷廣東南韶道十七年調陝西延綏靖邊道十八年牒陳四事一靖邊道轄七堡二所屯糧向由各堡所將弁徵解道臣督催今奉 旨兵馬全歸提鎮錢糧專任撫臣請將屯田改歸西路管糧同知徵解一管堡兵缺祇應募充不得勾攝屯民有妨農業一欠糧屯民往往投充營伍向來將弁猶屬撫道甄別今文武不相統攝難保無匿庇情弊請嗣後許移文將領追究若該管徇庇立即揭參一靖邊道向設以稽覈官兵整飭邊防今官兵旣歸提鎮管攝錢糧請改同知徵

臣等謹將各案詳請
卷一百一十四

臣

解道臣已屬冗員乞裁汰巡撫張中第據牒以 聞下部議 從
之康熙二年改補江南淮海道三年遷安徽按察使十三年遷江
西布政使時逆藩吳三桂耿精忠相繼叛賊兵分犯江西會巡撫
白色純卒大將軍安親王岳樂奏國正甚得民心 特擢江西巡
撫十五年正月大將軍簡親王喇布以贛州爲江西門戶投誠將
士雜處彈壓需人奏 詔國正赴贛州駐守十一月廣東從逆提
督嚴自明總兵張星耀等糾眾逼南康國正遣副將許盛等剿賊
於庫鎮鋪破其營十七追七十餘里斬獲甚眾賊遁走南安逆黨
黃士標王割耳等擁眾犯信豐國正遣守備楊以松協同副將周
球等分三路擊之斬首二千餘賊潰亂竄南雄十二月遣副將許

盛等勦上猶縣賊復其城尋遣周球等擊敗僞將郭應輔於黃土
關斬賊五千餘復龍泉縣龍泉向設守備一員國正以地介邊鄙
密邇湖南桂東守備不足彈壓請改遊擊駐防 從之是年隨征
官馬贊等招降僞副將羅復彪都司張元仁總兵劉永琪等國正
聞大兵克復汀州恐海逆竄入贛州密飭營汛嚴守並分遣參將
劉體君及周球等由閒道相機恢勦十六年正月大殲賊於五里
排復會昌縣僞總兵楊夢月等降尋復瑞金縣先後招撫僞總兵
賴鼎球等百五十二人兵萬六千餘名五月復崇義縣招降僞總
兵賴榮等十七人兵萬餘逆賊韓大任等自甯都敗竄萬安國正
慮逸入楚境密調兵赴良口大王廟黃塘等處截賊歸路別遣將

繞出興國縣田村大江口斷賊糧道賊窘甚竄突復遣遊擊楊以
松等四路追勦十二月擊賊於鷓鴣寨十七年正月追至老虎洞
大敗之大任窮蹙走汀州詣康親王傑書軍門降江西平八月敘
功加兵部右侍郎銜十月加兵部尚書銜十八年正月左副都御
史楊雍建以江右爲衝繁要地國正莅任數載治績無間流移未
盡復田野未盡闢分牧之有司未盡奉法請 敕令國正 陛見
詢以地方利弊民生休戚自難逃 睿鑒奏入 詔國正明白回
奏時舉行京察國正遵例自陳 上以國正才力不及降二級調
用國正覆疏入部議國正已降調毋庸議四十七年正月卒於家

右 國史館本傳

張長庚

張長庚漢軍鑲黃旗人由祕書院編修順治八年遷弘文院侍讀十年遷祕書院侍讀學士兼佐領十一年遷國史院學士十二年充殿試讀卷官十三年擢湖廣巡撫十四年疏報墾田八千三百七十五頃下部議敘十五年十二月以荊州安陸襄陽岳州等府水災請蠲賑十六年春復久雨成災荆安襄岳等府災民流至武昌漢陽長庚同巡按李廷松總督李蔭祖倡議捐賑長庚捐米千二百五十石錢三百二十五千下部議敘加太子少保兵部尙書銜十七年四月授湖廣總督康熙元年八月疏請裁駐岳州之上江防道從之湖廣舊設巡撫二員又因川陝河南三省疆隅相

接設撫治一員科臣姚啟聖請援江南陝西之例分湖北湖南兩
巡撫 敕長庚詳確定議長庚議以湖北之武昌漢陽黃州安陸
德安荊州襄陽鄖陽八府屬湖北巡撫轄以湖南之長沙衡州永
州寶慶辰州常德岳州七府郴靖二州屬偏沅巡撫轄刑名錢穀
各歸管理部議如所請並裁鄖陽撫治缺 上允之二年長庚同
靖西將軍穆里瑪定西將軍圖海等擒斬明桂王將郝搖旗劉汝
魁其黨李來亨竄伏茅麓山官兵晝夜環攻來亨窮迫舉家焚縊
長庚招服餘黨並以書降桂王之荆國公王光興等楚寇悉平下
部察敘先是湖廣設左右布政使二按察使一駐武昌三年三月
移右布政使駐長沙 上以湖廣刑名事務繁增設按察使一其

駐地令督撫議奏長庚疏言增設臬司應照藩司例駐長沙專理
湖南長沙等七府及郴靖二州刑名十一月又言房縣保康竹山
竹谿與興山巴東歸州一帶皆楚省邊險地前逆寇盤據今已蕩
平新闢州縣宜設兵資保障請酌撥荆彝鄖襄四鎮額兵駐防要
地俱奉 旨俞允四年五月疏給歸州巴東長陽興山房縣保康
竹谿竹山等八州縣流民開墾牛種下部議行十月疏報墾田六
千頃有奇部議加一級六年四月 上諭查各省大小船按兵定
數長庚疏言湖廣各營戰馬礮船共四百七十五內除彝陵荊州
城守襄陽均房辰沅常岳等鎮協營戰馬礮船二百三十三應全
畱外其提督與武昌城守宜都洞庭等標協營戰馬礮船二百四

十二內應裁六十二又內有督提二標船三十三酌歸荊州武昌
城守及漢陽守備就近管理如所請行八年九月甄別各省督撫
奉 旨張長庚以原品隨旗行走十二年二月戶部以長庚前捏
報墾荒奏參削太子少保銜十九年二月大兵進剿雲貴 上以
長庚於軍中著有能聲 命署副都統領兵前往會川東賊譚洪
復叛 命吏部郎中范承勳追趣長庚兼程赴彝陵擊賊十一月
洪犯夔州掠取糧船 上以夔州乃運糧要地令長庚同護軍統
領佟佳速取夔州會洪死餘黨就戮川東平將軍趙良棟請酌撤
滿兵而以其半進取雲貴長庚在軍無功亦撤回未幾卒

右 國史館本傳

金世德

金世德遼東鐵嶺衛人隸正黃旗漢軍兵部侍郎維城子順治九年由廕生補內院博士十二年遷侍讀十四年改吏部員外郎十八年遷兵部郎中康熙四年授通政司右通政六年轉左七年正月晉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四月授左副都御史五月疏言近例督撫處分惟貪墨欠賦及違限錯擬等其百姓失所地方未治並無處分請 敕議如百姓困苦流離田地拋棄地方毫無治理者督撫革職治罪部議 從之十二月擢直隸巡撫八年四月疏言各省設布政按察二使總理錢糧刑名直隸以京畿獨不設惟八道員各管一府其圈地州縣以鄰縣地撥補退出者分遷各州縣不

國朝通志卷一百一十四
盡係一道管屬彼此牽混難稽至提解犯人隔界推諉會審參差
臣查各省道員有屯田督糧驛傳全管通省例請於直隸八道中
改設糧道巡道各一駐省城總理事歸畫一不致舛誤部議改直
隸通薊道爲總理錢穀守道霸昌道爲總理刑名巡道駐保定府
先是正定饑上命賑濟至是期滿世德以各屬尙有饑民請再
賑得旨如所請十二年疏言直隸事務殷繁長蘆鹽政巡撫勢
難兼顧請仍差御史專理下部議行十四年請調分防吳橋縣安
陵東汛東光縣大龍灣汛兵千把總各一馬兵四十步兵百三十
防緝嚴鎮羊兒莊等處私鹽從之十八年地震通州三河平谷
香河武清永清寶坻薊州固安等處世德分別被災輕重請照分

徵蠲免錢糧如所請行十九年二月以疾求罷 允之五月卒遺疏言直屬閩撥之餘民多貧乏災傷疊見旗民雜處易有推避凡在外旗丁宜照屯村編定名冊地方官稽查不使容留匪人口北各衙舊有沙壓水衝地畝每歲領徵錢糧雖無多貧民實難賠累望 特恩蠲免得 旨金世德簡任巡撫素以清慎實心任事著有勞績畿輔重地正資料理溘焉病逝朕心深爲憫惻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餘令該部知之尋 賜祭葬如例諡清惠

右 國史館本傳

直隸大中丞三韓金公卒於官其孤宏聲等奉其喪歸葬於京師以余忝桑梓之雅備員史局稔知公勲業闕望且以余素性迂拙

未嘗出片言浮譽於人庶幾其言信而有徵乃排纘行略而請銘於余余惟輦轂重地賴公休養而安全之者歷十餘載何敢以弗文辭爰自退食之暇据兒聞紀實蹟以載於隧道之石焉公諱世德字孟求其先江南鳳陽人徙家遼陽祖玉軒公以軍功累遷禮部尙書殉難河北遂襲世職父振寰公歷官兵部侍郎娶卍氏生公振寰當 國家締造之秋入贊機務出秉節旄公以長子侍左右習聞典故閒有大疑公獻一言可否輒中事宜振寰每謂是子能繼吾志以報國者蓋其諳練國是於家庭閒者固有素已公弱冠以勳階考授翰林院編修升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尋擢兵部郎中歷通政副都御史會直撫員缺 天子以畿輔重地思得一經

文緯武不競不練者以鷹其任 特簡昇公視事以後勞績升聞
旬服又安天下以是頌公之功而服 天子知人之哲也公博學
洽聞精於國書五經諸史靡不手自繙譯書成進呈 世祖御覽
未嘗不歎嘉每夜分趣 召 顧問從容 恩賚優渥雖賈誼之
入對宣室令狐綯之蓮炬歸院不是過矣其奉 命招撫海寇也
單騎臨境宣布明威遂令騰波嘯浪之眾一旦投戈載棄兜鍪航
海來降者連檣接檝總計投誠官千員兵十有七萬人乃入告於
朝自鄭鳴駿以下封侯及伯者若而人厥功茂矣至其疾趨泉
州擒渠魁宥脅從不煩一矢海疆賴以甯謐當是時微公幾無泉
民矣仁者有勇斯言豈不諒哉 天子嘉其功由是累遷其官而

洵加以直撫之重任也。莅任以往，其嘉謀嘉猷難徧以枚舉。迹其章奏之見於施行者，略舉數大端以見公之公忠體國。蓋無日不經畫周詳，以下不負民生者，上不負朝廷也。夫畿輔之民困久矣，合計所屬州縣半爲旗民雜處之地。嗟此細民，其爲莊戶之侵侮者有之，其爲奸民之倚託以逞其報復之私者有之。是以伏莽之戎每倍他省，而逃人貽禍亦甚烈於遠方。其閒荒田絕戶重累斯民者，官吏樂於因循而憚於改張。又比比皆是，自用兵以來，動煩禁旅，儲乃芻蕘，備乃糗糧，秣乃驛騎，虎賁羽林之士咸於是乎取給。比歲旱魃爲虐，地震數十處，民之得起於溝壑而免於壓埋者，望澤之心不啻切於倒懸也。而公之加惠斯民者，至詳且盡矣。

設戶長稽避籍則有疏嚴立柵修牆濠則有疏知亡丁缺額之不
可以攤賠也則疏請除之念老荒不毛之地不可以水耕而火耨
也則疏請豁之疏在養兵爲之豫積俾以贍用疏在恤驛爲之慎
調護以供驅馳疏在裕餉爲之裁冗員節浮費以佐司農之所不
逮歲饑則有請正供以賑給之疏民露處而離析則有請捐輸以
拯濟之疏方廷議之添設駐防田土也部檄已頒而公動色抗
陳其不可疏入輒報罷非公之精誠格 天民力甯有瘳乎若當
年眞大河開懸民煽亂幾爲肘腋之患而公不動聲色首惡殲焉
兵不煩而民不擾一如其保障泉郡之民也凡公之潛移默運化
有事爲無事類如此益以其宏才鉅量如河海之大且深故能靜

以鎮之利以導之而終莫測其際量之所至也凡世之好事喜功
矜張勢撻以自炫其長者類皆賦量未宏執德不廣者爲之故自
公開府以來其屬吏之受公教以顯於朝者指不勝屈皆能縷陳
其表率之方引掖扶助之力至於一門之內孝友祇肅又近世之
罕覩而可風者無何以勞於王事移疾陳情屢奉 溫旨慰問而
卒以死勤事易簣之夕猶自草遺表惟以稽查旗民蠲免口北荒
糧爲請嗟乎其忠 君愛民之心雖一息尙存不容稍懈如是也
公卒於康熙十九年二月三日享年四十有九娶佟氏繼娶郎氏
生男子二公曾公道女子二葬於某所喪崇優卹葬典具在余
懼公之良言碩畫抑沒而弗彰於後世是亦邦士大夫責也故濡

筆摘詞而系之銘曰

光嶽間氣於昭有融挺生偉人在遼之東練習國政家學可宗駕
車就熟以代天工乃登中祕墨妙斯邕乃晉郎署三命滋恭外將
朝命醜類向風內秉國憲綱紀肅離維此嘉績達於 帝聰中丞
乏員簡畀我公 帝曰往哉予嘉汝功京輔艱大懋乃始終公拜
稽首礪節匪躬正色率下爭自磨礪災被疊告哀此困窮抗疏賑
恤心與天通甘棠蔽芾章甫雍容載歌載誦自西自東盡瘁報國
褒封顯庸佳城巍巍松柏蔥蔥先民有言肆外閭中勒石篆銘聲
寶俱隆

右墓誌銘顧沂撰

世德淹貫經史兼習國書以廕補內院編修凡有大著作恆午夜馳召之巡撫順天多惠政見屬吏必令盡所欲言

右盛京通志張維屏錄

金世德鐵嶺人康熙八年巡撫直隸畿內自明以來不置兩司世德請設守道理錢穀巡道理刑名如外省藩臬之職由是二者始有專司以畿北諸郡旗民雜處易於容奸請立屯長以治之漳水滹沱桑乾諸流漲溢淹沒民田八萬餘畝田主猶困徵輸世德再疏請免吳三桂叛四方用兵禁旅援餉供億繁急世德單騎行營中躬料芻糗軍無橫索吏無侵漁市肆晏然己未庚申連歲旱饑力請賑救又截留漕米以濟四十餘邑賴以全活以疾卒官

右述聞謚瑤錄

屈盡美

屈盡美漢軍鑲白旗人由廕生補佐領順治九年授兵部啟心郎十八年六月遷大理寺少卿七月遷弘文院學士十月授廣西巡撫康熙二年六月疏言粵西兵燹後人民稀少武藝未嫻請停癸卯科武鄉試 允之十二月擢廣西總督是時平樂府猺獞流劫富川恭城修仁荔浦四縣三年六月盡美攻谷塘下井諸寨擒斬二千餘人又勦恭城縣毛塘等獠分攻風頭牛尾諸寨檄湖廣兵堵截清溪源口等路盡美率兵由石口等寨進賊敗遁擒逆首王天貴諸寨相率降九月令監軍道黃惟鍛攻修仁縣古西獠寨誘擒賊首廖萬千移師擊永福縣六貢寨賊周晚並妖賊李太平斬

之進剿南隘街村及八排巴山村等處皆捷賊悉平四年裁缺回京候補六年六月授漕運總督七月疏言見裁推官漕糧乏員監兌臣已通行各省令知府監兌以速漕務 上以盡美不請旨擅通行下部察議部議於同知通判內斟酌委用盡美降二級准抵尋疏言楚省有漕府分同知均有清軍及經收廠稅責糧務乃通判職司應專責監兌 從之七年江西巡撫董衛國奏歲暮回空糧船未到兌糧必致遲誤 上令盡美明白回奏尋奏運糧河道變遷始則清口被淤繼則淮水漲發又黃家觜駱馬湖等處稽阻致糧船遲到見促即日南下八年衛國復疏報上屆尾運船隻至今仍未盡到新漕不能依限過淮部議盡美遲誤降二級調用得

白依議解任未補官卒

右 國史館本傳

日本書紀卷之六十一 孝元天皇

三

麻勒吉

麻勒吉滿洲正黃旗人姓瓜爾佳氏先世居蘇完有達邦阿者當
太祖高皇帝時來歸麻勒吉其曾孫也世祖章皇帝順治八
年定滿洲蒙古與漢軍漢人分試之制麻勒吉以繙譯取中舉人
明年會試第一名殿試一甲一名授修撰十年五月上諭吏
部曰修撰麻勒吉同庶吉士教習有志向學兼通滿漢文義其氣
度亦老成遇侍讀學士缺卽行推補於是遂授弘文院侍講學士
十一年擢弘文院學士十二年始設日講官以麻勒吉同學士胡
兆龍等充之旋同學士禪岱胡兆龍李蔚教習庶吉士時編纂
太祖太宗聖訓又訂歷代通鑑並充副總裁十四年九

月充經筵講官時僞秦王孫可望赴經略洪承疇軍納款 詔封
爲義王麻勒吉充正使偕副使胡兆龍奇徹伯齋 敕印至湖南
遂攜可望入 覲初麻勒吉與直隸總督張元錫同官學士有年
及使還過於順德訶辱之元錫憤懣是夕引佩刀自刎不殊巡撫
董天機取其手書入奏疏有上官過客苛索陵虐語 上遣學士
哲庫納侍郎霍達等往察其事元錫復疏言正使麻勒吉於候迎
時面斥失儀又責以前此南行不一出迎且云在南方時洪經略
日有饋遺何等盡禮臣當使臣啟行時方往閱登萊海汛勢難舍
未竟之事來而復往其苛求已可槩見又副使奇徹伯索臣駝騾
臣因賄賂干禁不與其蓄怒自難解釋此臣所以引佩蒼黃也疏

入得。旨張元錫以總督大臣輕生自刎必有偏迫情由朕早鑒及故特行詳察覽奏具悉實情麻勒吉等奉命出使敢於偏迫大臣任意妄行深負委任之意九卿科道會勘從重議處元錫尋以集賢至京讞未竟宿於僧寺自縊死九卿等以麻勒吉胡兆龍奇徹伯洽途受饋復借端苛索偏總督自盡均應革職籍沒議奏。詔從寬削加級追奪誥敕降二級畱任十六年六月。上以雲南新闢發帑金三十萬兩分賑貧民。命麻勒吉同尙書伊圖左都御史能圖往董其事。尋奉。命同能圖察奏大軍取永昌後貝勒尙善等縱兵擾民狀爲之辨釋十七年四月又奉。命同學士石圖往雲南會商進勦明桂王朱由榔機宜還奏七月安親王岳樂

等覆勘員勒尙善等兵入永昌城掠民婦女事得實麻勒吉與能
圖並坐徇隱罷任調銜十八年正月 命以原銜入直七年授祕
書院學士康熙三年同學士章雲鷲教習庶吉士五年擢刑部侍
郎七年十二月授江南江西總督九年疏言淮揚二府屬丈量虧
缺田地有坍塌已久者請永行蠲免歲賦有新被水淹者暫予停
徵又言五月間淮黃暴漲湖水泛溢田畝廬舍被淹者多請以正
項錢糧賑濟災民時蘇州松江二府頻遭水患布政使慕天顏議
濬劉河淤道二十九里濬吳松江使復舊規建閘以時蓄洩麻勒
吉與巡撫瑪祐疏請以漕折銀十四萬兩充費並得 旨俞允十
年四月京口將軍李顯賢鎮江府知府劉元輔爲駐防兵丁訐告

侵冒錢糧 上遣侍郎勒德洪往勘得實麻勒吉以不先舉發逮
問江南百姓赴京籲留給事中姚文然疏述以 聞並言麻勒吉
情罪輕重尙待確訊宜釋鎖繫得 旨俞允部議降二級調用復
得 旨仍回原任八月疏言州縣繁簡不同人才短長各異或才
具有餘諳達吏事而適當簡僻其精神力量無所施展或撫字爲
懷廉潔自守而驟膺繁劇拮据不逮終於顛蹶請酌行調繁調簡
之法俾人地相宜以盡器使之道疏下部議以州縣改調恐開趨
避之端寢其事十二年過計典部院察議麻勒吉復任總督後未
見勤勉應降二級調用尋降補兵部督捕理事官十六年 命赴
簡親王喇布軍招撫叛附吳三桂之孫延齡馬雄等十八年奉

詔率兵鎮守桂林先是孫延齡爲廣西將軍所轄將士皆舊隸定南王孔有德者及孫延齡爲吳三桂從孫世琮所殺其部將劉彥明徐洪鎮徐上達等率部眾歸順至是 詔麻勒吉統轄之麻勒

吉奏授彥明洪鎮等都統副都統有差尋以巡撫傅宏烈率兵討

賊 詔麻勒吉攝巡撫事十九年大兵由廣西進征雲南麻勒吉

奉 詔籌運軍餉時吳三桂僞將軍黃明來降麻勒吉奏請錄用

詔授援剿總兵黃明仍叛遁 詔麻勒吉與偏沅巡撫韓世琦

會剿麻勒吉尋以黃明爲苗人所殺疏報二十一年撤定南藩屬

分隸八旗漢軍麻勒吉率之還京二十三年授提督九門步軍統

領二十八年三月卒三十七年黃明爲貴州參將上官斌廣西遊

擊田國璽等擒獲於大樂山苗峒伏誅部議麻勒吉前此妄報追
革原官

右 國史館本傳

土國寶者明太湖盜也 國初歸降洪文襄公以其人敏捷因薦
授蘇州巡撫性殘暴一時搢紳故老無不被其害者又因抗糧案
株連生員數百盡行斥革震動一時後又交通鄭氏欲以地叛爲
制府麻勒吉所知因搬取其兵馬糧餉盡赴江甯然後露章劾
之國寶偵知欲逃城門已閉因夫婦縊死鐘樓中外快之

右錄宗室昭槿撰

麻勒吉滿洲人康熙十二年吳三桂反久未平十六年 命麻勒

吉從征十八年 命赴廣西暫轄定南王藩下官兵調度軍務鎮
守桂林冬署撫蠻滅寇將軍兼廣西巡撫時柳州再叛民多奔竄
田荒賦消麻勒吉多方招集令歸舊業柳州提督馬承蔭已降而
叛至是復來降而所部兵以餉匱譁麻勒吉言馬承蔭黃明葉秉
忠皆以賊帥歸誠今承蔭已授高爵而黃明葉秉忠未授官故陰
嗾兵士爲變葉秉忠已年老乞休無復異志惟黃明強悍爲柳兵
所服若不調用他所終恐爲患 聖祖從之在粵一載治績大著
師還卒於家

右述聞謀瑤錄

順治壬辰會試分滿漢爲二榜蒙古入滿洲榜漢軍入漢人榜是

科滿榜中式五十人殿試一甲一名麻勒吉二名折庫納三名巴
海乙未科滿榜亦取五十人殿試一甲一名圖爾宸二名賈勤三
名索泰自此兩科以後仍停滿榜與蒙古漢榜合而爲一

右記余金撰

152-776

瑪祐

瑪祐滿洲鑲紅旗人姓哲柏氏由順治九年繙譯進士充王府教習授佐領兼刑部員外郎遷欽天監監正時巡撫缺員多推用漢軍給事中和達因有江南江西宜用滿洲之奏 聖祖仁皇帝康熙八年議政大臣等奉 命會推滿洲郎中以上至學士通漢文有才能者爲江甯巡撫一再舉奏未當 上意遂 特簡瑪祐任之九年淮安揚州二府遇夏雨連縣田畝廬舍被淹者多 詔發帑賑濟瑪祐疏請蠲免桃源等縣帶徵康熙元年至六年積欠賦銀及六七兩年未完漕米部議漕米無蠲免例 上曰桃源等縣屢被水災民生困苦漕米亦予蠲免瑪祐又以蘇州松江常州三

府遇水分析成災輕重請蠲減歲賦部議令再確查 上曰今年江南水災甚大比往年不同其被災情形曾經科臣柯聳陳奏今瑪祐以低窪淹沒田地成災分數奏請減賦部議再令詳察恐致遲延卽照所請行十年疏言蘇州松江二府額賦最重由明洪武初張士誠竊據其地久攻始克遷怒於民取豪戶收租簿付有司定稅蘇松二府賦額較宋代多至七倍比元朝亦多三倍是以民力困竭積逋遂多見奉 旨分別官侵吏蝕民欠以次察追自康熙元年至八年民欠二百餘萬恐催徵亟而接踵逃亡舊欠仍懸新逋復積請 敕部察覈蘇松二府浮糧酌量減除以期嗣後歲賦清完疏下部議以科則久定寢其事時布政使慕天顏以蘇松

頻遭水患議濬劉河淤道二十九里濬吳淞江使復舊規建閘以時蓄洩瑪祐與總督麻勒吉疏請以漕折銀十四萬兩充費得旨俞允給事中柯聳奏言東南水利宜乘此大工興舉時俾支河悉疏通且爲善後計部議令巡撫等覆奏尋瑪祐覆奏各州縣支河已次第興工疏濬其歲修可令里民分任劉河吳淞江口爲海潮渾沙所注宜責成府佐董水利者於每歲水發時用淘河之法以通淤滯其吳江縣長橋乃太湖洩水要道歲久未挑上流盡漲沙灘應令縣民協力開濬又疏言高郵興化諸州縣賑濟前議四月中停止今清水潭隄岸衝決田地復多淹沒請展限俟水涸可耕後疏濬皆下部議行是年以京口將軍李顯貴鎮江知府劉元

輔侵餉事發不先舉發部議降調得 旨畱任十五年六月卒於
官年四十有九 上曰瑪祐自簡任巡撫以來悉心任事奮勉勤
勞且清慎素著溘焉病逝朕心深爲憫惻下部議卹 賜祭葬如
典禮諡清恪

右 國史館本傳

瑪祐滿洲人康熙八年巡撫江南疏蠲全省逋賦百九十餘萬又
請賑淮揚六郡之被水災者並其賦除之又濬河以時蓄洩民賴
其利後霖雨爲災以憂卒官遺疏極陳水災民困無一語及私

右述聞 謹瑤錄

施維翰

施維翰江南華亭人順治九年進士授江西臨江府推官十三年
巡撫卽廷佐疏述其理漕革弊折獄得情能使奸頑斂迹舉爲卓
異遂內升兵部主事十五年十月改授山東道御史疏言察吏首
重懲貪嚴小吏先嚴大吏各督撫按露章彈劾宜及司道勿僅以
州縣塞責又言鎮帥擁一方重兵有庸碌衰憊緩急難恃者有縱
恣貪賊虐害軍民者督撫按徇隱弗糾宜嚴定處分疏並下部議
行十七年巡按陝西十八年 聖祖仁皇帝御極裁巡按撤回乞
假歸康熙三年補江南道御史五年三月疏言近聞各省錢糧每
委府佐協徵所至鋪設供給不免擾民更有不肖之員縱容胥役

橫肆誅求其弊難以悉數夫州縣官徵收錢糧如有逋欠例應議處本員若督撫司道委佐貳協徵協催實屬違例請槩行禁止以專責成以杜擾害事下部議如所請飭禁六年巡鹽河東七年還京以額課徵完子紀錄八年二月疏劾偏沅巡撫周召南審訊常甯縣民捏訴知縣胡起睿私派加徵貪縱各款悉為開脫徇庇顯然事下部察議御史李棠復劾召南貪劣 命侍郎阿哈碩塞同湖廣巡撫林天擎審訊得實召南褫職論罪如例十一年四月疏劾福建總督劉斗違例題補總兵又徇情題建故靖南王耿繼茂祠請嚴加處分 詔劉斗回奏仍下部察議會劉斗別以畱用剋餉廢弁等事降五級罷任因是再降一級八月維翰得 旨內升

以四品頂帶食俸仍畱御史任十二年六月疏言鼓廳之設以伸士民冤抑故使科道共司其事然每收訴狀必待科道官六十餘員會議往往拖延多時或失察書役作弊未免推諉且日易一官收閱訴詞此日不准異日輒復投遞纏繞不休殊非政體請嗣後管理鼓廳用滿漢科道各一員半年始行更易其逐日所收訴狀立檔依限完結捏詞妄控者遵定例懲治並造冊存案以憑稽覈疏下部院議從之是年洵遷鴻臚寺少卿太僕寺卿十八年四月遷宗人府府丞六月遷副都御史先是浙江巡撫陳秉直保舉學道陳汝璞枝士公明既而左都御史魏象樞劾汝璞貪肆勘鞫得實論絞部議秉直應降二級以加級紀錄抵銷維翰疏言秉直

與汝璞見聞密邇乃瞻徇情面保舉公明非尋常註誤可比請
敕部酌議凡督撫保舉匪人應降調者不准抵銷 上是其言下
部議定爲例時給事中李宗孔亦劾秉直糾察無能賢否混淆
命秉直解任降用八月授維翰山東巡撫 諭曰近日山東兵丁
鼓譟極爲可惡爾宜嚴行禁戢維翰奏曰祇緣督撫提鎮不和遂
致兵丁生變臣當同心協力調劑兵民 上曰文武協和自然地
方安戢十一月疏言東省今歲荒旱流民日益眾多隆冬互寒凍
餒可憫臣捐貲倡率屬員並令各府州縣多方勸諭煮粥給食但
饑民旣多接濟維艱請截留歷城等縣本年漕米同濟南倉節年
存貯米石動支散給得 旨俞允二十一年十一月授浙江總督

李之芳爲尙書擢維翰代之二十二年十二月調福建總督二十三年四月卒於官遺疏至 諭曰施維翰才品優長簡用以來操履清慎實心任事茂著勤勞忽聞溘逝深爲憫惻下部議卹 賜祭葬如例諡曰清惠

右 國史館本傳

施維翰字及甫上海人康熙間總督浙江前院劾軍士鼓譟一案縲紲二百餘人維翰至卽日會讞多平反調福建總督未抵任卒

右述聞謨瑤錄

楊素蘊

楊素蘊陝西宜君人順治九年進士十年授直隸東明知縣十六年二月世祖章皇帝詔吏部行取推官知縣考選御史素蘊以在任多紀錄兩經薦舉與選十七年六月授四川道御史七月疏言臣言官也宜以言爲事然今天下所患者正在乎議論多而成功少中外大小臣工苟且偷安怠玩成習雖屢經天語申飭言官條奏總視爲紙上空言終未有勉圖之實迹國家建官分職各有所職之事誠能人人振起精神事事勿因循推諉司舉劾者以進賢退不肖爲務籌財用者以贍軍裕民食爲先任封疆者制鎮將之跋扈靖寇盜之妖氛理刑獄者弗容兇惡漏網不使良

善含冤則平天下無餘事更願 皇上推誠御物肅大閑而寬小
膏俾人人得展才見長是尤端本澄源之要道也疏入報 聞十
一月疏劾吳三桂以分巡上湖南道胡允等十員題補雲南各道
並奉差部員亦在其內深足駭異爵祿者天下之大柄綱紀者
國家之大防前此經略用人奉有吏兵二部不得掣肘之 旨亦
惟以軍前效用及所轄五省各官酌量題請從未聞敢以別省不
相干涉之處及見任京官公然坐缺定銜者也且疏稱求於滇省
既苦索駿之無良求於遠方又恐叱馭之不速則湖南四川去滇
猶近若京師山東江南距滇不下萬里不知其所謂遠者將更在
何方 皇上特假便宜不過許其就近調補耳若盡天下之官不

分內外不論遠近皆可擇而取之則何如歸其權於吏部銓授爲
名正而言順縱或雲貴新經開闢料理乏人諸臣才品爲藩臣所
素知亦宜請 旨令吏部籤補乃徑行擬用不亦輕名器而褻
國體乎古來人臣忠邪之分莫不起於一念之敬肆在藩臣數歷
百年自應熟諳大體此舉卽從封疆起見未必別有深心然而防
微杜漸當慎於幾先所 申飭藩臣嗣後惟力圖進取加意綏輯
一切威福大權俱宜稟自 朝廷則 君恩臣誼兩盡其善矣疏
下部知之十八年 聖祖仁皇帝御極素蘊外轉川北道時吳三
桂將追剿明桂王朱由榔於緬甸見素蘊前奏惡之上疏詆其意
含隱射語伏危機 詔素蘊回奏素蘊奏防微杜漸古今通義部

議以含糊巧飾應降調遂罷歸康熙十三年三月尚書郝惟訥冀如錫侍郎楊永甯交章薦之惟訥言素蘊昔劾吳三桂專擅云當防微杜漸在當日反狀未形似屬杞憂由今觀之則素蘊先見甚明且爲國直陳奮不自顧其剛腸正氣實有大過人者亟宜優錄得旨發湖廣軍前以原品用會丁憂旣服關乃赴軍前總督蔡毓榮奏補湖廣學道部議不准令以見辦軍務參議道題補十七年二月蔡毓榮疏言大兵進勦叛賊楊來嘉洪福等襄陽爲咽喉重地全恃守道督率所屬供辦軍需接應往來兵馬見任下荆南道黃隆才力不及應降調必得精明強固如素蘊者始克勝任於是授下荆南道二十一年遷山西學道二十四年任滿與江西

學道高璜福建學道丁慈雲南學道鄒暉貴州學道錢捷俱以公
明尤著爲督撫保舉吏部議加一級以參政道先用素蘊獨得
旨內升京堂遂授通政使司參議洊遷奉天府府丞順天府府尹
二十六年授安徽巡撫二十七年七月疏言各省驛站錢糧初因
軍興充餉減四畱六旋奉 詔復二惟安徽以前撫臣薛柱斗疏
稱所屬驛馬旣經裁省無需增復停止今湖廣裁兵夏逢龍等煽
亂大兵進剿羽檄星馳急須分設腰站增添夫馬請如各省復二
例以應復額銀五萬四千餘兩仍充驛費又疏言舊設撫標護衛
兵五十名馬五十匹原在標兵一千五百步九馬一額數中經前
撫臣薛柱斗奏裁停補歲省銀一千八百六十兩米一百八十石

今湖廣裁兵蠢動皖城與爲鄰近請如舊充補以實標營而資緩
急疏並得 旨允行十月調湖北巡撫二十八年九月疏言武昌
荊州漢陽安陸等府所屬三十二州縣夏旱爲災入秋又旱民食
維艱錢糧難辦請槩予蠲免 上遣戶部郎中舒淑員外郎金達
善往同督勘奉 詔蠲免二十九州縣本年及來年額徵當舒淑
等初至武昌時素蘊令布政使于養志隨總督丁思孔會勘越數
日疏言臣入夏受暑泄瀉入冬沈重骨立形消精神短少醫藥罔
功懇祈 恩准解任歸里調養 諭責其不親勘災荒託病求罷
令革職回籍後卒於家

右 國史館本傳

公諱素蘊字筠眉別號退庵舉順治壬辰進士除東明令東明當
河決後敗官亭城垣民廬殆盡居民依邱阜僅數十家公至設法
灑濟繕完城堞招還流散三年間戶增至萬餘山東羣盜任鳳亭
王小岡聚眾數千人剽掠旁郡漸擾害畿南制府密以屬公設計
招降之餘黨解散久之以治行卓異入爲御史公亢直敢言前後
條上章以十數皆切中時弊而尤著者在直糾逆藩一疏先是逆
藩吳三桂開邸瀕黔海內財賦輦輸軍前者歲亡慮數百萬計守
令以下皆得自辟署珍貝犀象明珠南金之寶充物私室勢傾中
外羣失職之士及亡賴少年多歸之三桂寢驕漸至題用朝臣無
復顧忌公毅然疏斥其奸大指謂爵祿者人主之大柄紀綱者

國朝書林典故 卷五十二
朝廷之天防柝不可移防不可潰疏未有防微杜漸語閣臣昨舌持
其章不敢下會 世祖章皇帝晏駕輔臣外遷公爲川北道以前
疏也而三桂猶銜公不置具疏辨必欲罪公而後已有 旨令回
奏公奏略曰臣所爭者 朝廷之體統至防微杜漸語不過期該藩
每事盡善爲 聖世純臣非有他也故事外吏拜疏必先具揭撫軍
佟公見疏語直懼且得罪彊公竄易二語奏上以糾參無實坐貶
公拂衣歸閉門不出者十年嗚呼古今事變之所伏每患深識之
士知之而不敢言或言矣而不用語曰熒熒不救炎炎奈何使公
言獲用則曲突徙薪之功可勝道哉康熙癸丑冬三桂反書聞人
始服公先識於是四部交章薦公可大用以外艱辭服闋赴湖廣

軍前題補分守鄖襄道當是時賊軍據川東襄陽總兵楊來嘉副將洪福相繼以城叛應賊房保之閒與賊相犬牙而王師餽饑自襄至房保路險隘舟車不通歲調襄陽安陸德安三郡丁夫擔負率餽十致一夏秋霖潦溪水漲冬雨雪徑滑顛墜漂溺死者相望丁夫缺仍檄郡甸補三郡大困而饑苦不繼公訪知穀城有小溪可通舟乃親按行川谷燒石翦木數十里開漕船道於是水運通利省三郡丁夫十九而軍興無乏公之功爲多遷山西提學道滿考內升凡四遷康熙二十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安徽會歲饑特疏請賑甫拜疏卽檄下州縣開倉賑給吏或以爲言公曰若上須報則濡滯時日是棄民也且 皇上仁聖必得所請尋報可

所全活饑民無算明年夏叛卒夏逢龍據武昌全楚震動而安慶
當三省衝譏言屢驚婦女爭出城走避有司訶之不止公大書榜
四門曰願出城者聽而徐以塘報殺賊情形曉諭遠近數日人情
安堵出城者復歸十月奉移撫湖北之命時湖北新熾於寇夏
賊雖誅脇從者尙眾人情恇擾或一夜數驚公至首嚴告許之禁
以安反側會上元節許民間張燈火陳魚龍百戲元夜坐堂皇戟
門洞闢令士民出入縱觀明日市井熙然矣公定變大略多類此
是歲又旱疏請緩徵漕糧又疏請兵饒免搭放制錢先後得報
可入秋得末疾寢劇遂以康熙己巳十月卒於官距其生爲前庚
午得年六十先是湖北郡縣疾苦最甚者爲沔陽州衛之沈塌田

地江陵縣之沙歷空歷漢陽嘉魚之崩坍咸甯黃陂景陵之穀折
江夏崇陽武昌通城漢陽漢川雲夢孝感應城之穀田科重監利
之一年兩賦凡六事而受害者十七州縣蓋積數十年矣公悉廉
得其實條爲兩疏未及上會病甚遂口授於遺疏中切陳之就枕
上作叩首狀曰此疏行臣目瞑矣嗚呼孳孳爲國知無不言公殆
無愧歟楊氏系山宏農至震而大著自是代有顯人公之先世居
宜君縣之石堡村不詳所始徙高祖諱時宜舉明經不仕曾祖諱
彩諸生祖諱國俊歲貢官三水教諭卒祀鄉賢父諱清明經廷對
前明天啟閒避璫餼不仕以公貴累 贈如公官兩配皆劉氏先
公卒累 贈淑人又繼田氏 誥封淑人子男子二長綱候選知

縣次維國學生女子四孫男一尚幼既葬綱函書狀遣使走四千里來請表公墓百餘禮辭不獲乃掇其大者而書之

右墓表邵長蘅代某撰

按楊公康熙己巳九月疏請蠲免

官得年六十墓表似屬可據惟與史傳不符並存備考

王孫蔚

嗚呼此吾友驪下方伯三楚視學使者王公茂衍先生之墓也
公諱孫蔚其先世繇晉洪洞遷陝西之臨潼遂爲臨潼人祖學博
鳴石公父增生經寰公皆以公前任湖廣按察使 贈如其官公
就新阡予旣爲文志其窀穸已而表妹同淑人仍以書來曰先方
伯締交盈海內未亡人煢煢在疚兩孤穉儒非有聞焉寡母之兒
何可屬遠麗牲之辭猶缺惟更圖之子幸託公葭葦之私然過從
獨後初見都亭外舍旋復別去比公以閩轎左遷楚儲子適客遊
鄂江數數哀韓進食詩歌贈答而公願謬賞鄙作謂不倍於先民
嗟夫鍾期已矣卽之高山流水何惜一再奏於松柏之前庶知己

其不亡耶公負雋才掇巍科三十而正藩方不可謂不遇而名位相扼每抱餘憾如鄉試定元已旬日究遭大力者排而亞之廷對關中第一人例選庶常忤時宰改西曹一麾出守踐歷行省業孚主眷超陟左藩 內召有期而歛以前楚臬報 可之牘意外株累調補參知徘徊蜀荆會卿寺自外臺入擢者歲一人當路重公屢以名上又徵羣儒史局大臣多推轂公乃旣得而復失之豈惟公之數奇公抱軼倫之姿足大有爲於天下而不登三事卒靳大年予所爲述往霑衣深爲 國家致惜也當公在刑部近代稱白雲司每英流處之滄溟瑯琊以來得公爲再盛而典郡右輔追跡趙張譏南雖八旗威要雜居咸敬而畏之矣遷青州海防副使

平原督運參政鎮靜不擾清輓如期握楚憲則平反之仁聞洋溢
江漢聞闔藩則度支之偉績股肱制軍子躡屨所經人無異詞及
公督糧儲鹽驛於湖北而子親在座上接並徙三藩之檄公獨憂
之未幾趣漕精倒載聚荆曰儻後不須此吾自任往還費舟子與
士民皆疑子竊知公之用意深也載甫畢而滇黔果叛其芻豆運
荆者水腳不啻數十倍人始服公炳先幾之哲云時子將北歸公
觴諸江渚策吳必敗因問子子曰老母在關中將恐有誘脅於賊
者當歸保桑梓夫吳逆故戰將耳非諳於攻取之大計也盜國威
寵徒曰虛聲今垂亡之年益老而悖且稱兵構逆而所任不出其
甥妹統袴惡少一朝狂謀庸冀其有成乎亂非可以數作倖非可

以恆邀卽三叛連衡皆海內之罪人遠來內犯食必不繼但堅壁挫其銳數載悉授首矣公稱善曰固所料也公素不言兵而在東川練鄉勇剪凶渠某貝子歎其爲眞將軍夙工文章而視學三楚化行俗美一變至道乃竟以積勞致殞賢者固不可測然食少事繁司馬宣王嘗預料諸葛公之弗久嚮好雖殊於公有同悲矣嗚呼公孝友端亮家修廷獻迴立罕儔著述等身世方待其宏濟而年不配德位不副才故其卒朝野痛之公三子長孝廉天寵先公不祿次諸生旃季灝太學生尙幼公生平行誼及爵里生卒婚嫁似續之詳已載誌中者姑不具論而特爲表其大節如此

右墓表李因篤撰

按王公順治九年進士

王孫蔚字茂衍臨潼人順治中與叔元衡元士同登進士由刑部郎中累官湖廣按察使福建布政使坐事左遷副使備兵川東已督學湖廣卒於官孫蔚少聰敏能詩長於吏事臨事判決如流所在有聲

右述聞謨瑤錄

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一

四

陳子達

陳子達字仲兼福建閩縣人順治壬辰進士官檢討敷歷楚蜀秦所至皆有實績後臬秦愈清慎自砥人謂有關西四知風以裁缺歸閩雖久宦田廬無所置僑寓柘浦蕭然若儒素云

右述閩謚瑤錄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五十五目錄

疆臣七

靳輔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五十五疆臣七目錄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五十五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疆臣七

靳輔

靳輔漢軍鑲黃旗人父應選官通政使司參議輔由官學生於順
治九年考授國史院編修十五年改內閣中書尋遷兵部員外郎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遷郎中七年遷通政使司右通政明年
擢國史院學士充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副總裁官九年十月
改內閣學士十年六月授安徽巡撫十一年四月奏臨淮靈璧二
縣虛報開墾田四千六百餘頃應請 旨豁免田糧 從之十三

年逆藩吳三桂耿精忠分寇江西煽誘饒州弁兵從逆 上詔輔
增兵接壤防守輔尋遣兵會剿擒斬歙縣賊宋鑣等十五年二月
疏言戶兵二部因軍需浩繁令裁驛站經費臣以爲欲省經費宜
先除糜費在外諸臣非要務勿專差齎奏則火牌糜費節省十之
八京差官員酌量併減卽解餉解礮沿途自有官兵護送亦止需
部差一員則勘合糜費節省十之三嚴禁各員役橫索騷擾則節
省無名之費更多安徽所屬驛站額銀二十六萬兩有奇以十分
之四科之歲省十萬餘兩通天下計之每歲所節當不下百餘萬
可以裕軍餉甦驛困得 旨驛遞繁苦皆由差員橫索騷擾著嚴
行飭禁下部詳議如所奏定爲例是年疏報存畱各屬損腳等項

銀十一萬七千餘兩節省驛站銀十二萬九千餘兩得 旨靳輔
節省存留驛站各項錢糧爲數甚多具見實心任事下部議敘加
兵部尙書銜十六年八月授河道總督九月疏言黃河之水裹沙
而行水合則流急而沙隨水去水分則流緩沙停河底日高故全
賴各處清水併力助刷始能奔趨歸海而無滯歸仁一隄原以障
雖水及水澗邱家白鹿諸湖水不使侵淮且令小河口白洋河入
黃刷沙自順治十六年歸仁隄潰睢湖諸水侵淮不復入黃刷沙
黃水從小河口白洋河二處逆灌積沙漸成陸地康熙六七年間
王家營邢家口潰而黃水不由雲梯關入海古溝翟家壩潰而淮
水不赴清口會黃十五年高家堰清水潭爛泥淺皆潰而運道益

淤徐州以下黃流緩弱散漫而河底益高矣謹以大修事宜分列
八疏一曰取土築隄使河寬深清江浦歷雲梯關至海口河身泥
淤須於兩旁離水三丈各挑引河一道面闊八丈底闊二丈深一
丈二尺卽以掘取之土高築隄岸隄底七丈面闊三丈高一丈二
尺則黃淮下注中央既有舊存一二十丈河身左右又各有八丈
新鑿之河所存舊隄薄僅三丈一經三面夾攻自可盡行刷去新
舊之河合而爲一河身寬至四十丈深至二丈可以漸復舊觀其
夫役請並令山東南協募二日開清口及爛泥淺引河使得引
淮刷黃三日加築高家堰隄岸蓋欲堵決口不先修築殘隄恐水
將尋隙奔潰而石工費甚浩繁板工不能耐久伏思水性至柔乘

風則剛其板石諸工率皆陡峻故怒濤撞擊潰卽隨之惟遇坦坡及平漫而上順縮而下隄制水而不抗水雖經大水乘風高低不虞激潰今於隄外近湖之處挑土幫築坦坡每隄高一丈築坦坡五丈卽有舊存椿木亦聽其埋於土內以爲隄骨夯杵堅實密布草根草子於其上俟其茂長則土益堅隄益固四曰周橋閘至翟家壩共三十二里原衝支河九道及決口三十四處須次第堵塞臣驗各處埽工率用柳枝蘆草費大而不能經久伏思剋水者土也當求束土禦水之法改埽工爲蒲包裹土麻繩細紮而填之則費省而工亦堅固五曰深挑清口至清水潭二百三十里運道所挑之土俱傾於東西兩隄外卽以幫築西隄坦坡增培東隄堅厚

六日合淮陽田按上中下三則每畝納修河銀三錢至二錢有差
商船來往淮陽兩關納剝淺銀一年以米豆每石二分貨物每斤
四分爲率七日裁南河中河北河通惠四分司就近歸道員管理
裁管河同知山清安海宿桃三缺改併山旰歸仁邳宿三員以重
責成八日按里設兵畫隄分守暇則栽柳蓄草添土幫隄每月乘
濬船下鐵埽帚刷河底淤沙督率員弁嚴立課程用期久遠疏下
王大臣議以軍務未竣大修募夫甚多宜暫停 上命輔熟籌輔
復申前奏唯運土用夫請改爲車運遂皆如所請 詔發帑興工
輔乃開通清口爛泥淺引河四道濬清江浦至雲梯關外河身枒
築束水隄一萬八千餘丈塞王家岡武家墩高家堰諸決口河隄

外加築縷隄及格隄徐州宿遷築淺水壩十三座其壩東西寬十二丈南北長十八丈六尺中立磯心六座兩旁俱用石牆土內密釘排椿灌以漿灰上鋪石板聯以鐵錠每壩一座共費七洞每洞各寬一丈八尺計其洩水之地共十二丈六尺清水潭舊隄衝潰輔爲棄深就淺計築西隄九百二十餘丈東隄六百餘丈更挑新河長八百四十丈奏改名永安河又以甘羅城西運口黃流內灌易致停淤自新莊閘西南挑濬至太平壩又自文華寺挑濬至七里閘復轉而西南亦接至太平壩因達爛泥淺去淮黃交會之地約十里計閱兩月工竣先是漕船由駱馬湖行八十餘里始抵甯灣夏秋則盛漲冬春則水涸重運多阻輔於湖旁疏濬阜河故道

上接泃河通運二十年三月以大修已越三年黃河未盡歸故道
自請議處部議革職得旨畱任督修二十一年五月上遣尙
書伊桑阿侍郎宋文運等閱工並以候補布政使崔維雅隨往因
具奏上河防芻議兩河治略二書及條列二十四事欲更改輔所
行減水壩諸法也十月伊桑阿等還奏斬輔建議大修已用帑銀
二百五十餘萬兩今蕭家渡決口未堵宿遷沈陽等處田地淹沒
黃河不歸故道其言固難盡信崔維雅改議修築亦未必成功輔
疏言河工次第告竣海口大闢下流疏通腹心之患已除蕭家渡
決口堵塞亦易不宜有所更張因詳辨維雅陳二十四事不可行
並下廷議工部尙書薩穆哈等請令輔賠修決口上曰修治河

工所需錢糧甚多，靳輔果能賠修耶？如必令賠修，萬一貽誤漕運，奈何？朕思治淮尚易，黃河身高於岸，施工甚難。崔維雅條奏二十四款，朕初覽時似有可取，及覽靳輔回奏，崔維雅所奏誠無可行者。因召輔來京，十一月輔至，奏蕭家渡決口，明年正月可塞。崔維雅所議挑河，每日用夫四十萬，築隄以十二丈爲準，斷不可行。上是之。特旨寬免賠修，決口仍給帑堵築。二十二年四月，疏報蕭家渡工成，河歸故道，請修七里溝險。汛天妃壩王公隄等閘座，又請增開封歸德隄工，以防上流壅滯。諭曰：河道關係國計民生最爲緊要，今聞河流得歸故道，深爲可喜。以後益宜嚴愆，勿致疏防。十二月，詔復原職。二十三年十月，上南巡閱河，諭

輔曰朕觀高家堰地勢高於寶應高郵數倍前人於此築石隄障水實爲淮陽屏蔽且使洪澤湖與淮水併力敵黃衝刷淤沙關係最重今高家堰舊口及周橋翟家壩修築雖久仍須歲歲防護不可輒視以墮前功又諭曰數年來治河著有成效勉盡力朕已悉知此後當益加勉勵早告成功使百姓各安舊業庶不負朕委任至意因御書閱河隄詩賜之二十四年正月疏請添建黃河南岸毛城鋪減水閘一王家山十八里屯減水閘三北岸大谷山減水閘二以保徐州上流隄工並於歸仁隄添建石壩二攔馬河及清河運口各添建石閘一九月疏言勘閱河南隄岸考城儀封陽武三縣應幫築隄工七千八百七十九丈封邱縣荊隆口應

築大月隄三百三十丈榮澤縣應修築埽工二百一十丈以防上
流異漲並請增設蘭陽儀封榮澤河員免開封歸德二府居民採
辦青柳事下部議俱從之是時上念高郵寶應諸州縣湖水
泛溢民田被淹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經理海口及下河事宜
仍聽輔節制輔疏言下河卑於海潮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大
不便請自高郵城東車邏鎮築長隄二歷興化白駒場至海口東
所洩之水入海隄內澗出田畝丈量還民其餘田招民屯墾以抵
經費廷議如所奏召輔及于成龍進京成龍力主開濬海口故
道輔仍議築長隄高一丈五尺束水敵海潮大學士九卿俱從輔
議通政使參議成其範給事中王又曰御史錢珏從成龍議時寶

應人侍讀喬萊奏輔議非是乃 命尙書薩穆哈等往勘視尋以
開海口無益回奏會江甯巡撫湯斌入爲尙書奏下河宜疏濬
上命侍郎孫在豐往董其事二十六年七月 詔詢下河田疇何
策可紓水患輔疏言宋元以前高郵寶應諸湖原皆田疇臣前堵
築清水潭深挑兩隄中間河底有宋元舊錢及甌井石街共爲民
居可證蓋黃河在宋元時雖南侵而尙未全徙至明代始絕北流
南奪淮渠以入海致淮水壅不得下清河縣之洪澤村漫淹而爲
洪澤湖又從高家堰翟家壩旁流東注爲高郵寶應諸湖自此永
不復田疇之舊且爲患於下河矣臣屢經測驗運河隄頂卑於高
家堰隄頂一丈有奇故減水壩之建在堰隄可洩水一千方在運

隄則便可洩水一千二百方所以歷七年之久三遭大漲而運隄安然無恙運隄所洩之水以下河爲壑下河之東卽大海濬海口似可紓水患然自清江浦南行三百餘里至江都縣之茱萸灣折而東百餘里至泰州又百餘里至海安鎮折而北卽范公隄沿隄而行歷安豐東臺河埭丁溪白駒劉莊等場計二百餘里而抵鹽城縣北行百餘里而至廟灣場折而西百餘里爲蘇家嘴又百餘里仍回清江浦計程千里有奇惟廟灣天妃石碓三口向係洩水入海之處必登舟過渡餘皆可以馳馬之路其卑處於周圍馬路中南北三百餘里東西二百餘里形如釜底若止就釜底挑空徒增釜底之深當淮流盛漲高家堰洩水洶涌而來仍不能救民田

之淹沒臣與幕友陳潢反復曲籌杜患於流不若杜患於源高家
堰之隄外直東爲下河東北爲清口當自翟家壩起歷唐埂古溝
周橋闌高良湖高家堰築重隄一道約高一丈七八尺至二丈不
等長一萬六千丈需費七十九萬五千兩此工一成束堰隄減下
之水使北出清口則洪澤湖之水不復東淹下河其下河十餘萬
頃之地可變成沃產而高寶諸湖俱可涸出田畝數千頃招人屯
墾可以裕河庫且高堰原爲最險之工增此隄則長年保護洪澤
湖廣闊非常一遇風起多覆舟沈溺行此隄內之河則避湖險而
就安流有便於商民者甚大至臣幕友陳潢前逢 聖駕閱工臣
以姓名上達 宸聰其閒興工之委曲及將來竣工非陳潢協力

區畫不可念臣垂老多病萬一卽填溝壑或病臥不能馳驅則繼
臣司河者仍必得陳潢在幕佐之庶不歧誤此臣十年以來之血
誠欲吐而未敢者今據實陳明非僅居功蔽賢之念不忍萌卽引
嫌疑忌之私亦不敢計疏下廷議如所請並 賜陳潢僉事道銜
時于成龍任直隸巡撫 詔以輔疏示詢成龍成龍言下河宜開
重隄不宜築 上遣尙書佛倫侍郎熊一瀟給事中達奇納趙吉
士與總督董訥總漕慕天顏會勘天顏在豐議與輔相左佛倫等
以應從輔議還奏仍下九卿會議二十七年正月御史郭琇疏言
海宇昇平萬邦底定 宵旰殷憂時切如傷之念者止一線黃河
與淮揚等州縣昏墊之黎民耳 皇上委任河臣靳輔靳輔則聽

命於幕客陳潢如果洪水歸洋狂瀾永息猶得有辭乃今日議築隄明日議挑濟糜費帑金數百萬終無底止之期今日題河道明日題河廳以 朝廷爵位爲私恩從未聞有得人之效又復擴奪民田妄稱屯墾取米麥越境貨賣 皇上以下河爲必可開而靳輔百計阻撓欲令功垂成而終止且屯田一事 皇上洞知其累民會勘諸臣亦知其累民則靳輔陳潢之罪瞭如指掌矣陳潢爲靳輔營一家之謀於 國計民生全無裨益忌功之念重圖利之心堅眞 國之蠹而民之讐也監司僉事何等尊貴豈容一介小人冒濫名器以快靳輔酬報私情宜卽斥革 敕部嚴加處分另簡大臣之清廉敏練者整理河務庶成功可奏生靈永利矣疏下

九卿查議二月給事中劉楷疏言河工道廳至雜職百十餘員題補之權總歸河臣使其虛己求才果能奏安瀾之效猶且不可久擅用人大權乃在在保舉及至任事漫無寸功惟見每歲報衝決而已嗣後大小河官應仍由吏部選補御史陸祖修疏言 皇上每遇緊要政事令九卿會議期於眾論僉同至當不易無奈河臣靳輔身雖在外而呼吸甚靈九卿中贊決異同者不過三四人餘皆左袒河臣不顧公議如屯田一事悉依戶部尙書佛倫等所奏具稟籍眾人之口伏思民間地畝各處例有準則起科並無額外多餘之理直隸巡撫于成龍審事湖廣將還儻蒙 親詢其間利病根由情弊始末可救東南七州縣昏墊之民命省內府幾百萬糜

費之金錢河臣積惡已盈中外人心總望 睿斷罷斥萬勿議勞
使過以重遲回昔帝舜殛鯀以其逆水之性也今兼有屯田害民
之事去一靳輔天下萬世仰賴 聖明無踰此矣時慕天顏孫在
豐亦疏論屯田累民及輔阻撓下河開濬事 詔俟于成龍至會
議一併嚴察輔尋得請入 覲先疏論于成龍慕天顏孫在豐朋
謀陷害又自辨受 命治河之日正當兩河壞極之時自碭山以
抵海口南北兩岸決口七八十處高家堰決口三十四處翟家壩
成河九道清水潭久潰下河七州縣一望汪洋清口運河變爲陸
地臣晝夜奔馳允堵高家堰淮水方出清口旋堵清水潭挑挖運
河改移運口迄今永遠深通其向來行運之駱馬湖淤淺不能行

舟臣捫開阜河漕艘無阻久蒙 聖鑒至濬築經費方臣未任之初曾 特遣部臣勘估計六百萬兩臣任事後苦心節省自徐州起直抵海口兩岸隄工並高家堰清水潭及前所未估之新開阜河堵塞楊家莊修築歸仁隄改移運口止用帑二百五十一萬兩又蕭家渡衝決時蒙 賜帑一百二十萬兩今一槩加修竣工統計所用僅及前此部臣估計之半而臺臣郭琇則曰糜費帑金數百萬營一家之計不知何所見而誣臣至此極也其曰題道廳未聞得人則河員原因慎重河務必由河臣保題定例已久非自臣始其曰奪田屯墾則臣絕不以納糧之民田分釐入屯其曰越境賣麥則臣原以變價還部題明其曰陳潢小人冒濫名器則陳潢

之蒙 恩實出鼓勵人才之 特典以言冒濫臣不知何所指且
詆之爲小人則因于成龍久與結拜弟兄慕天顏頻與宴好殷勤
孫在豐亦與親密異常者也自康熙二十二年兩河歸故運道通
行而郭琇必以洪水狂瀾罪臣科臣劉楷曰惟見每歲報衝決臺
臣陸祖修曰逆水之性又謂清丈隱占非額外多餘地畝蓋郭琇
與孫在豐爲庚戌科同年陸祖修爲諸生時拜慕天顏爲師又係
孫在豐教習門生劉楷陸祖修己未科同年並江南人與隱占田
畝者無非桑梓親戚年誼之契故彼呼此應協力陷臣慕天顏與
孫在豐結婚媾因于成龍倡開海口之議故必欲附成龍以攻臣
而助在豐兼奪臣任夫河臣之職與督撫不同督撫統攝地方諸

務稍一興利除弊易以見德河臣頻年奔走河濱以挑築爲務上
費帑金下役民力最易招尤致謗而臣之負謗更因屯田之清丈
隱占隱占田畝唯山陽最多有京田時田之分時田一畝納一畝
之糧係小民之業京田四畝納一畝之糧皆勢豪之業臣清丈流
陽海州宿遷桃源清河五屬得三百萬畝至山陽則終不能丈以
山陽鄉紳多也臣不顧眾怒致讐謗沸騰使中傷臣者更得以借
口然臣任事十餘年凡雇夫挑築買辦物料皆給發見銀雖淮陽
各屬隱占田畝諸人怨臣至深者亦不能指摘也伏念河工一事
成之甚難壞之甚易自康熙六年兩河潰決歷經數河臣治之十
餘年終無一效臣受任之初羣議蜂起百計阻撓賴 皇上不惜

帑金兼授方略兩河得以復故正須綢繆善後而諸臣合計交攻
必欲陷臣殺臣而後已全不顧運道民生大計當此眾口鑠金之
際卽 皇上欲終始保全無如諸臣朋謀陷網之密布儻蒙 聖
駕再巡 親閱隄工更 命重臣清丈隱占地畝則臣與諸臣之
是非功罪立分臣身負重劾萬死一生幸得入 地恐 天威咫尺
不得盡吐所欲陳謹繕疏密奏疏入 上諭閣臣曰近因靳輔
被劾議論其過者甚多靳輔若不陳辨朕前復何所控告耶此疏
並下九卿察議三月 上御乾清門 命輔與于成龍郭琇各陳
所見于成龍言海口必應開濬郭琇言屯田奪民產業 上曰屯
田之事因取民餘田小民實皆嗟怨靳輔當亦無可置辨輔奏向

者河旁田畝盡被水淹臣任事後將決口堵閉兩岸築隄河流故
道無有衝決之患數年水淹之田盡皆涸出臣以民間原納租稅
之額田給與本主其餘丈出之田作爲屯田抵補河工所用錢糧
因屬吏奉行不善民怨是實臣無可辨唯候處分 上曰各省民
田未有不濫於納糧之額者若以餘田作屯豈不大擾民乎屯田
不行無可復議至下河作何開濬重隄應否停築九卿等公同詳
酌確議尋 允九卿議停築重隄革輔職以福建總督王新命代
之陳潢革僉事道銜初漕船出清口入黃河行二百里始抵張莊
運口輔奏於清河縣西仲家莊建閘上自宿遷桃源清河三縣黃
河北岸遙接二隄內加挑中河一道俾漕船旣出清口截流徑渡

北岸避黃河一百八十里之險漕由仲家莊閘內進中河歷阜河
溯河北上及工竣學士開音布侍衛馬武往勘還奏中河商賈舟
行不絕漕運可通 上諭廷臣曰前于成龍奏云靳輔開中河無
益反爲民累河道已大壞今開音布等往勘則云數年以來河道
未嘗衝決漕艘亦未有誤謂靳輔治河全無裨益微獨靳輔不服
朕亦不愜於心矣若王新命順從于成龍之說將原修工程盡行
更改是各懷私忿必致貽誤河工乃 命尙書張玉書圖納等往
勘確議還奏河身漸次刷深黃水迅溜入海其已建閘壩隄埽及
已濬引河並應如輔所定章程無庸更改十一月輔奉 命同工
部尙書蘇赫等往閱通州運河請於沙河建閘蓄水通州下流築

隄束水以利漕運 從之二十八年正月 上南巡閱河輔從行
諭詢中河偏近黃河水漲隄潰可虞輔奏前曾奉 諭籌攔馬
河減水壩所出之水每致淹沒民田臣開中河以束水兼令漕運
船避黃河險濶今若加築遙隄自不至有患三月 諭吏部曰朕
南巡時江南淮安人民皆稱譽前任河道總督靳輔思念不忘且
念濬河深通築隄堅固實心任事勞績昭然可復其原品二十九
年三月漕運總督董訥以北運河水淺請盡洩南旺湖之水北流
倉場侍郎開音布以挑濬北運河奏請 上召問輔輔奏曰旺湖
水若使偏入北河必致南河水淺唯從北河兩旁下埽束水則水
深自可濟運 詔卽以輔同開音布經理之三十年九月奉 命

與侍郎搏霧李光地等閱黃河險工三十一年正月還奏黃河南岸自徐州以上毛城鋪起至海口北岸自大谷山起至雲梯關以下六套所有減水壩閘見無衝損中河亦甚便漕船往來雖黃河南岸之橫莊煙墩馬邏北岸之朱家莊安東縣便益門南東門六處險工有未設月隄及下埽單薄處應增築加培並繪圖呈覽下九卿議令河臣如所奏行二月王新命以勒取庫銀爲運河同知陳良謨訐罷上諭大學士曰朕聽政以來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爲三大事夙夜靡念曾書而懸之宮中柱上至今尚存儻河務不得其人一時漕運有誤關係非輕靳輔熟練河務及其未甚老而用之亦得紆數年之慮其令仍爲河道總督輔以衰病辭命

順天府丞徐延璽同往協理六月疏言前所奉 詔截留江北漕糧二十萬石由黃河運至山西蒲州撥陝西賑濟臣因開封以西黃河淺深無定與漕臣董訥定議漕船三百八十四每船預支下運行月銀六十兩爲增雇剝船夫役之用共銀二萬三千四十兩二月初至淮安開行臣於五月初赴開封督飭催餼添雇民船隨淺隨剝撫臣閻興邦牒稱水路止可運至孟津由孟津陸運至蒲州六百三十里業經山陝兩省議明分運臣今赴孟津料理得

旨嘉其實心任事十月疏言黃河自河南滎澤縣至江南清河縣兩岸各一千餘里其險工不可疎虞如南岸之在開封或疎虞則黃水入淮歸德至宿遷或疎虞則黃水入睢桃源清河間或疎虞

則黃水入洪澤湖以侵高堰儻高堰不固竇應高郵運道必致淤墊故尙須籌畫萬全欲加築前此停築之重隄爲費甚大惟就運料小河之隄加築高二丈廣三丈乃可無患北岸之在榮澤或疎虞則黃河水溢張秋下溢濟甯魚臺豐沛民田受淹宿遷清河或疎虞則一百八十里之運道亦淤墊故中河遙隄必須加築於西甯橋添建石閘二仲家莊陶家莊兩閘左右各添一閘以備宣洩其張莊舊運口臣輔前挑中河時曾議設閘因解任未舉行恐將來山東之水微弱致中河淺澀今宜竟行堵塞就駱馬湖之東中河之南建閘值東水大長開以洩之東水稍落閉以蓄之庶無他慮又疏言黃河隄工莫重於旣成之後隨時修補隄根積水易

致汕刷惟於上流量空一溝引沙直注使停再於下流量空一溝引水分洩漸去其低窪處自然淤平臣輔前任時相度董家堂龍窩二處險工曾設涵洞引黃灌注於月隄裏使清水流在月隄外窪地遂成平陸徐州長樊大壩險工亦引黃內灌淤高窪地二三尺今邳州舊城迤西窪地周圍約有百里水無去路宜倣已驗之法行之或慮掘隄難以修防則建小閘以酌量引灌更爲萬全疏下九卿議以黃河水勢湍迅引灌邳州窪地已屬危險令再審籌餘如所請又疏言臣前任安徽巡撫當軍興之際陳潢助理協宜及任總河值高家堰決口甚多翟家壩未堵二十餘里成河九道因盡行築隄塞河以敵清口之黃創設減水壩以保高堰之隄改

清水潭隄工於湖內永安瀾濬甘羅城運口至太平壩以避黃
水內灌挑阜河二十餘里支河三十里使駱馬湖不復淤墊又挑
中河使漕船免黃河逆流之險凡臣所經營皆潢之計議仰荷
聖主如天之福次第成功 恩賜潢僉事道銜不意驟遭詆毀革
去職銜旋卽物故又奉 命勘河之尙書熊一瀟給事中達奇納
趙吉士同時被指摘而去已蒙 恩起復則無辜受累者當一體
均邀 慈鑒疏下吏部陳潢已故寢議熊一瀟達奇納趙吉士並
請 旨錄用時輔再疏自陳疾劇乞解任 命內大臣明珠往視
傳 諭留淮調理十一月卒於官年六十遺疏至得 旨斬輔節
督河務經理年久黃淮兩河修築得宜運道民生俱有裨益患病

152

溘逝深爲軫懷下部議卹 賜祭葬如例諡曰文襄三十五年河道總督董安國以江南士民籲請捐資建祠河干入奏下部議行四十六年 上南巡還 諭吏部曰朕廕念河防屢行親閱凡自昔河道之源流治河之得失按圖考績靡不周知粵從明季寇氛決黃灌汴而洪流橫溢歲久不治迄於本朝在河諸臣未能殫心修築以致康熙十四五年間黃淮交敝海口漸淤朕乃特命靳輔爲河道總督靳輔自受事以後斟酌時宜相度形勢興建隄壩廣疏引河排眾議而不撓竭精勤以自效於是淮黃故道次第修復而漕運大通其一切經理之法具在雖嗣後河臣互有損益而規模措置不能易也至於勘開中河避黃河一百八十里波濤之險

因而漕輓安流商民利濟其有功於運道民生至大且遠朕每莅
河干徧加諮訪沿淮居民感頌靳輔治績眾口如久而不衰夫
人臣有大建樹於國家者獎勵庸宜從優渥雖賜卹易名已循
彝典尙應特予褒榮賚以殊恩其加贈太子太保子騎都尉世職
用彰朝廷追念勲臣之典爲矢忠宣力者勸尋令其子治豫襲職
准再襲二次 世宗憲皇帝雍正三年以治豫向隨父任明晰河
務由副參領加工部侍郎銜協理江南河工事務五年 諭閣臣
曰朕覽治河方略見原之河道總督靳輔昔年修理河工勞績茂
著欲加恩澤以獎勵庸據吏部查奏康熙四十六年已贈宮保與
世職今再追贈工部尙書子祭一次以示朕篤念前勞至意七年

命江蘇巡撫尹繼善擇地建祠祀輔及河道總督齊蘇勒有司
春秋致祭八年 詔建賢良祠於京師以輔入祀

右 國史館本傳

斯輔字紫垣漢軍鑲黃旗人年十九入翰林由編修改兵部郎中
遷右通政武英殿學士兼禮部侍郎康熙十年以副都御史巡撫
安徽等處奏免臨淮靈璧二縣虛報開墾稅額巨寇宋鑣踞歙郡
山中以計擒之軍需孔亟部議省驛遞之費輔曰省費莫先省事
督撫提鎮自軍機外常事宜彙奏以三事爲率是一騎足供三事
之役矣議上著爲令歲省費百餘萬加兵部尙書時河隄大壞江
淮閒皆不歸故道自蕭縣以下不能歸海決於北者橫流宿遷流

陽海州安東等州縣決於南者匯洪澤湖轉決於下河七州縣清
口運道皆淤塞 聖祖深憂之十六年三月以輔爲河道總督輔
徧歷河干廣諮博採條奏經理事宜略謂治河之道當審全局徹
首尾而合治之向來多盡力於漕艘經行之地而緩視他處決口
不知決口既多則水勢分而河流緩沙停底墊運道因之日梗今
不急治勢將衝突內地河南山東俱有淪溺憂疏上廷議以軍興
餉絀姑令量修要害輔又言清江浦以下不濬不築則黃淮無歸
清口以上不鑿引河則淮流不暢高堰之決口不盡封塞則淮分
而刷沙不力黃仍內灌而下流清水潭亦危且黃河之南岸不隄
則高堰仍有隱憂北岸不隄則山以東必遭衝潰今不爲一勞永

逸之計年年築塞年年潰敗勞民傷財迄無所底廷議猶持之輔
復備陳形勢請自南岸白洋河北岸清河縣以上至徐州各加築
縷隄一道並築格隄以爲重門之障又請於河兩岸設減水壩使
暴漲隨減不致傷隄 聖祖命悉從輔議時清水潭工號稱最險
屢塞屢決輔乃越潭避險從淺所築隄長六百丈有奇更挑新河
一道長八百四十丈名永安河其他決口以次堵築先是南北兩
運口與黃水通流時苦淤澱輔乃於阜河東別開河二十里以束
運河之水高於黃河二尺使黃不能入運而北口無壅滯之虞南
口則移閘淮南使全受淮水淮漲卽淤滌兩運口既治數百年夙
害頓除又於洪澤湖增築坦坡殺水之怒以衛隄沿河植柳以備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婦改河夫爲兵領以武弁凡採柳下埽諸役畫地程功無所諉避
防河之法至是大備二十二年 聖祖南巡閱河 賜輔御製詩
並所御帷幕輔又疏請開中河三百里專導山東沂泗汶沕諸水
勿令匯黃淮以殺暴漲以便漕艘 從之尋致仕去三十一年復
起爲河道總督會陝西西鳳二府饑 命輔截漕湖河貯蒲州以
賑秦民輔力疾就道經畫西運自清河至榮澤以達三門底柱安
流無恙不役一夫而事集復陳兩河善後之策及守成事宜數萬
言又請豁開渠築隄廢田之糧並清淤出成熟地畝之賦尋再疏
求罷得請卒 賜祭葬諡文襄四十六年 聖祖追念輔功贈太
子太保 子騎都尉世職輔前後治河十餘年著治河書十二卷

奏疏八卷其成法具載書中後之河臣咸祖其規模莫能易也

右 國史賢良小傳

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靳公勤勞王事卒於位所司以 聞 上震悼 恩卹有加禮諡曰文襄於是其孤兵部職方員外郎治豫等將奉公柩大葬於滿城縣之 賜阡既刻 王言於豐碑蛟龍蟲屬照耀萬古用侈 國恩又謀刻隧道之石以屬不佞士禎士禎不得辭竊惟 國家乘昌期之運拯久大之業則必有鴻駿非常之人名世間出以亮天功其力可以任大事其識可以決大疑其才可以成大功其忠誠可以結 主知定浮議卒使上下交孚功成名立而天下後世莫不

信之用能紀績懋史與流無窮若靳公者是其人已按狀公諱輔
字紫垣其先濟南歷城人也明洪武中始祖清以百戶從軍戍遼
遂爲遼陽人陣亡得世襲千戶數傳至守臣守臣生國鄉國鄉生
應選歷官通政使司右參議卽公考也以公貴三世俱 皇贈光
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
生有至性九歲喪母執禮如成人年十九入翰林爲編修朝章國
故已極博綜遷兵部職方司郎中通政使司右通政遂晉武英殿
學士兼禮部侍郎康熙十年 特簡巡撫安徽等處會 世祖章
皇帝實錄成加一品服俸皖屬頻旱民多流徙公力求民瘼歸者
數千家鳳陽田野多蕪不治公上補救三疏一曰募民開荒二曰

給本勸墾三曰六年升科又上疏曰致治之道首在足民足民有道不在請賑蠲租而在因民之力教以生財之方且鳳陽廣袤何如蘇松蘇松地方三百里財賦甲天下鳳陽方五百里而貢稅不及蘇松什一雖地有肥磽詎應懸絕如此蓋蘇松擅水利小港支河所在而是旱既有資澇復有洩雖雨暘稍愆卒不爲患大江以北盡失溝洫之舊稍遇水旱卽同石田今欲田無曠土歲無凶年莫如力行溝田之法溝田者古井田遺意也然井田自畝至澮淺深廣狹法制繁重溝田但鑿一溝修浚甚易其法以十畝爲疇二十疇爲一溝以地三畝有奇爲二十疇中之經界二十疇之外圍以深溝溝道廣丈八尺溝廣一丈二尺深七尺五寸開溝之士卽

累溝道之上使溝道高於田五尺溝低於田七尺五寸視溝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澇則以田內之水車放溝中旱則以溝中之水車灌田內溝田一行其利有四水旱不虞利一溝洫既通水有所洩下流不憂驟漲利二財賦有所出利三經界既正無隱占包賠之弊利四疏奏方下部議舉行而適滇閩變作皖居三楚要害其南歛郡偪處閩疆公練標兵募鄉勇嚴斥堠遠偵探武備大振巨寇朱鑣者踞歛郡山中爲亂聲撼遠近以奇計禽之於巢湖上流以安部議省驛遞之費以佐軍餉事下直省巡撫條議公疏謂省費莫先省事今督撫提鎮每事必專員馳奏糜費孔多計惟事關軍機必用專騎馳奏餘悉彙奏以三事爲率是一騎足供三事之役

矣議上著爲令歲省驛遞金錢百餘萬兩加兵部尙書十六年河
決江淮間 上稔公才 特命移皖江之節以原官總督河道時
河道大壞自蕭縣以下黃水四潰不復歸海決於北者橫流宿遷
沈陽海州安東等州縣決於南者匯洪澤湖轉決下河七州縣清
口運道盡塞公上下千里泥行相度喟然曰河之壞極矣是未可
以尺寸治之也審全局於胷中徹首尾而治之庶有瘳乎遂以經
理河工事宜條爲八疏奏之大略謂事有當師古者有當酌今者
有當分別先後者有當一時並舉者而大旨以因勢利導爲主廷
議以軍興饟絀難之姑令量修要害公又疏言清江浦以下不浚
不築則黃淮無歸清口以上不鑿引河則淮流不暢高堰之決口

不盡封塞則淮分而刷沙不力黃必內灌而下流清水潭亦危且
黃河之南岸不隄則高堰仍有隱憂北岸不隄則山以東必遭衝
潰故築隄岸疏下流塞決口但有先後無緩急今不爲一勞永逸
之計年年築塞年年潰敗往鑒昭然不惟勞民傷財迄無所底而
河事且壞疏上廷議如前 上以河道關係重大併下前後廷議
使再具奏公乃備陳利害 上悉如所請已又疏請河之兩岸設
減水壩使暴漲隨減不至傷隄 上復俞之蓋 上深知公忠果
沈毅可任大事故排羣議而用之公感激 知遇仰秉 廟謨不
憚胼胝不辭艱鉅不恤恩怨不數年黃淮兩河悉歸故道漕運以
通清水潭工淮陽間號稱首險蓋全淮之水挾黃河倒灌之水自

高堰決入高寶兩湖轉決於此爲下河七縣受水門戶屢塞屢決至勞宵旰者累年公越潭避險從淺所築隄遂用底績先是大司空估計潭工非六十萬不可至是費僅十萬而功成省水衡錢巨萬又請裁冗員專責成嚴賞罰改河夫爲兵領以武弁凡採柳運料下埽打椿增卑修薄諸務畫地分疆日稽月考著爲令甲而諉卸中飽諸弊悉絕凡公所爲懲因循謀經久皆此類也十七年冬疏報湖河決口盡行閉合上嘉悅優詔批荅褒勉有加先是南北兩運口乃漕艘必由之道而運與黃通時爲淤飽歲須挑浚官民交病北口舊在徐州之留城東徙宿遷之阜河且三百里黃河一漲時苦淤殿公於阜河迤東挑河二十里以東運河之水又謂

凡水性下行一里當低一寸使新河高於黃河二尺則黃不能入
運而南口則移其閘於淮內使全受淮水淮清黃濁沙不得停卽
或黃強淮弱灌必不久淮水一發淤卽淘汰無餘兩運口旣治數
百年夙害頓除又謂水性本柔乘風則剛板石諸工力不能禦乃
於洪澤湖增築坦坡殺水之怒以衛隄復督河官沿河植柳以備
埽而固隄隄乃益堅埽不遠購防河之法至是大備二十三年
車駕南巡視河 天顏有喜 御書閱河隄詩一章 賜公及佳
哈御舟上用帷幕皆異數也黃淮兩河旣歸故道於是疏請開中
河三百里專導山東之水初山東沂泗汶沭諸水一當暴漲漂溺
病桃清山安流海七縣民田無算且匯入黃河黃水益怒益以淮

水二瀆爭流以趨清口上流橫潰則下流益緩緩則益淤而上流愈潰又漕艘道出黃河二百里涉風濤不測之險買夫輓溜費且不訾中河既成殺黃河之勢蕩七邑之災漕艘揚帆若過枕席說者謂中河之役爲 國家百世之利功不在宋禮開會通陳瑄鑿清江浦下云公治河首尾十年決排疏濬因勢利導使二瀆各得其所而河以大治二十六年 詔問治淮揚下河之策公持議謂治下河當先治上河與羣議異言者蠶起公遂罷二十八年春上再南巡視河工迎於淮安 上顧問河工善後事宜甚悉 詔旨復公官以原品致仕有實心任事之 褒公家居三載 上念公不忘凡三 命閱河一 賜召對三十一年 特旨起公田閒以

原官總督河道以老病辭不許會陝西鳳二府災有旨截留
南漕二十萬石沂河而上備貯蒲州以賑秦民仍命公董其役
公不敢復辭力疾就道上念公老病再賜佳哈御舟以旌異
之公至卽經畫西運周詳曲至自清河至滎澤以達三門底柱安
流無恙始終不役一夫而事集西運將竣遂以病狀疏聞特命
公長子治豫馳驛省視而命公歸淮上調理時公病已劇猶疏
陳兩河善後之策及河工守成事宜幾萬言又請豁開河築隄廢
田之糧并清淤出成熟地畝之賦上特命大學士張公玉書尙
書圖納公尙書熊公賜履前後往相度清釐之尋復以病求罷
上猶不許而命治豫往視疾未至再疏求罷始得請則公以是

日考終官舍矣實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也遺疏上聞
上臨軒嘆息靈輻既歸特命入都城返厝其家前此所未有
也命大臣侍衛賜奠茶酒命禮部議賜祭葬命內閣議易
名賜諡文襄飾終之典一時無兩嗚呼公於君臣遇合之際以
功名靖獻以恩禮始終得於天者可謂厚矣公著治河書十二卷
前後疏奏若干卷嘗論古今治河成敗之故略曰今經生言河事
莫不侈賈讓三策愚以爲不然讓上策欲徙冀州之民自宋時河
徙已非漢之故道中策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以溉冀州
水則開西方高水門以分河流不知黃河所經卑卽淤高數年之
後水從何放且禹貢言九州旣陂所謂陂卽今之隄也蓋水流甚

平而地勢有高下使非築隄約束水經由卑地能不漫潰乎讓謂
繕完故隄增卑培薄乃爲下策是故與禹貢相反讓之知顧出神
禹上哉其持論如此故公治河盡矯讓言專主築隄束水功乃告
成其詳具載治河書後之人可考按而得公之用心與其所以底
績者亦千古河防之龜鑒也公天性孝友事通政公無陲洩跛倚
世父副使司公彥選無子喪葬盡禮從伯父承選歿遺一孤子延
師訓之爲完婚娶謀生產愛弟郎中弼南安知府襄不殊一身撫
弟子如子居家嚴肅儼若朝典作宗譜家訓俾子姓世守之仕稍
貴卽建家廟凡吉凶祭葬幣祝日時之儀皆斟酌古禮參互於司
馬文正公朱文公之說著之家乘平生不苟言笑一言之出終身

可復行已齊家類多可書不具論論其大者而功名尤在治河一事其利益在 國家其德澤在生民卒之食少事多鞠躬盡瘁古所謂社稷臣公無愧矣公生於天聰七年癸酉卒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得年六十元配楊氏累 贈一品夫人繼配白氏累 贈一品夫人子四治豫兵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兼管佐領治雍渾源州知州治魯八品官治齊教諭女二適高某朱某孫八人樹基樹喬樹滋樹畹樹玉樹德樹功廣甯曾孫一人系之銘曰

黃河萬里來崑崙下歷積石經龍門決排疏淪禹績存九川從此乃滌源漢歌瓠子淇竹殫沈馬玉璧勞至尊大河日徙東南奔波濤沸鬱愁魚鼈 帝命寶臣康厥屯乘樞蹈羲忘朝飡河伯效靈

波汙汙河淮不復憂清渾揚徐千里禾稼繁漕艘百萬如騰鶩維
帝念公錫便蕃功成十載德弗誼公騎箕尾民煩冤巷哭過車
手舉幡黃腸祕器 賜東園豐碑金粟開高原天祿辟邪左右蹲
雲車風馬無朝昏山重水掩安且敦千秋萬世宜子孫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公諱輔字紫垣漢軍鑲黃旗人其先世由山東歷城遷居遼陽父
應選仕至通政使司右參議公年十九入翰林爲編修改兵部職
方司郎中通政使司右通政晉武英殿學士兼禮部侍郎康熙十
年 特簡巡撫安徽等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奏免臨淮靈璧等
縣水衝沙壓田地四千六百一十六頃逋賦給民資本開墾荒地

限令六年升科流民復歸者數十萬戶又請行溝田之法溝田者
倣古井田遺意然井田自畝至澮淺深廣狹法制繁重溝田但鑿
一溝修浚甚易其法以十畝爲一畝二十畝爲一溝以地三畝有
奇爲二十畝中經界二十畝之外圍以深溝溝道廣一丈八尺溝
廣一丈二尺深七尺五寸開溝之土卽累溝道之上使溝道高於
田五尺溝低於田七尺五寸視溝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澇則洩水
於溝旱則資以灌田經界既正無隱占包賠之弊而水有所歸下
流高寶諸湖不憂驟漲其利甚溥會滇黔變作事遂寢江西饒州
府營兵乘閒爲亂公練鄉勇嚴斥墩遠偵探於安慶池州等處增
兵防守計擒歙縣巨寇宋鑣等誅之境內甯謐部議省驛遞之費

以佐軍餉公謂省費必先省事請 敕督撫提鎮諸臣惟事關軍
機始得專騎馳奏餘悉彙奏以三事爲率費可省十之四議上著
爲令自是歲省驛費百餘萬兩加兵部尙書是時河隄大壞江淮
之閒水不循故道自蕭縣以下不能歸海決於北者橫流宿遷流
陽海州安東等縣境決於南者匯洪澤湖轉溢於下河七州縣清
口運道皆爲淤塞十六年三月 特命公以原官爲河道總督公
莅任之後卽躬歷河干徧行相度廣諮輿論求當日所以致敗之
由與今日所以補救之術條奏經理事宜分爲八疏大略言運道
之阻塞由河道之變遷必審其全局徹首尾而併治之築隄岸疏
下流塞決口皆不可緩廷議以軍興餉絀難之姑令量修要害公

又疏言清江浦以下不浚不築則黃淮無歸清口以上不鑿引河則淮流不暢高堰之決口不盡封塞則淮分而刷沙不力黃河仍內灌而下流清水潭亦危且黃河之南岸不隄則高堰仍有隱憂北岸不隄則山以東必遭衝潰固請如前議 聖祖以河道關係重大併下廷臣前後所議令公再陳確見公遂將南岸白洋河北岸清河縣以上至徐州情形事勢一一奏明議各加築縷隄一道並築格隄以爲重門之障又請於河之兩岸設減水壩使暴漲隨減不致侵隄悉 從之清水潭爲下河七州縣受水門戶屢塞屢決工部計費須銀六十萬兩公乃越潭避險從淺所築隄長六百零五丈六閱月畢工省費十之八更挑新河一道長八百四十丈

名永安河東望七州縣田畝盡行澗出其餘翟家壩九河等處皆
以大堵築水不泛溢漕艘安行先是南北兩運口與黃河通歲苦
淤墊公於阜河東挑河二十里以東運河之水且使新河高於黃
河二尺由是黃不能入運而北口無壅滯之虞南口則移其閘於
淮內使全受淮水淮水一發所蓄淤泥淘汰立盡兩運口既治數
百年夙患頓除又於洪澤湖增築坦坡殺水之怒以衛總督河官
沿河植柳以備埽防河之法至是大備他若請裁冗員專責成嚴
賞罰改河夫爲兵領以武弁及採柳運料下埽打樁增卑培薄諸
務劃地分疆日稽月攷悉有成法而諉卸中飽諸弊盡絕 聖祖
屢下詔褒勉焉二十三年復疏請開中河三百里導山東沂泗汶

泐諸水不致漂沒民田又令漕艘得避黃河一百八十里波濤之險自是河道運道胥底定矣二十六年 詔問治淮揚下河之策公謂治下河當專治上河與羣議異言者蠶起遂罷二十八年

聖祖再行南巡 諭大學士等朕巡行南省閱視河道江南淮安諸地方自民人船夫皆稱譽前任河道總督靳輔思念不忘且見靳輔濬治河道上河隄岸修築堅固其於河務既克有濟實心任事勞績昭然著復其官以原品致仕公居家三載凡遇查閱河工聖祖必命公同行三十一年復 命爲河道總督公以老疾辭不許會陝西西安鳳翔二府災奉 旨截畱漕米二十萬石溯河而上備貯蒲州以賑秦民 特命公董其役不敢辭乃力疾就道

事竣遂以病告 聖祖命歸淮上調理時公病已亟猶備陳兩河善後之策及河工守成事宜數十萬言又請豁開河渠築隄廢田糧額尋再疏求罷始得請卽以是日卒於官舍遺疏上 聞、聖祖軫悼特準其喪入都城本家治喪仍 命內大臣奠醊祭葬如典禮諡文襄四十六年 聖祖褒其前勞加贈太子太保仍給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職公前後治河十餘年著治河書十二卷奏疏八卷其成法具載書中公天性孝友九歲喪母執禮如成人爲世父喪葬撫孤作宗譜家訓以教其子孫至今猶世守之云

右傳萬承蒼撰

靳輔字紫垣其先濟南歷城人也以百戶從軍戍遼陽遂爲遼陽

人順治七年輔年十九入翰林爲編修朝章國故博綜無遺累遷
至武英殿學士禮部侍郎巡撫安徽加兵部尙書康熙十六年總
督河道上經理河工事宜入疏治江南黃河及清水潭諸工悉歸
底定乃以北運河口舊在徐州之甌城東徙宿遷之阜河且三百
里黃河一漲時苦淤澱於阜河迤東挑河二十里又以山東汶泗
沂沭諸水一當暴漲漂溺宿桃清山安沭海七州縣民田無算且
匯入黃河黃河益怒益以淮水二瀆爭流以趨清口上流橫潰則
下流益緩緩則益淤而上流愈潰又漕艘道出黃河二百里涉風
濤不測之險雇夫挽漕費且不訾於是復開中河三百里殺黃河
之勢蕩七邑之災漕艘揚帆皆過枕席說者謂功不在宋禮開會

通陳瑄濬清江之下二十六年以丈出民間餘田作爲屯田及阻
抑挑浚下河罷職二十八年仍復原官休致三十一年起督南漕
二十萬石備貯蒲州賑秦民事竣病卒 特賜祭葬諡文襄所著
有治河書十二卷奏疏八卷輔知人能得士用幕友陳潢之策受
命如響潢亦殫竭智能憂患其之其詳具張靄生河防述言

右小傳陸燿撰

靳文襄公一代才臣其治河也於大敞極壞之後人所嘆爲束手
無策者公竭其心思才力爲之全體通籌畫分次第驅策材力節
省錢糧卒能功比平成黃淮皆行於地中而運道亦處處通利蓋
由遇 聖祖仁皇帝聖明之君任之專而信之篤得錢塘陳天裔

忠義之友佐之力而助之殷也願其治績見他書者新城王文簡公所爲墓誌詳於前而略於後海鹽朱侍郎方增所輯事錄又詳於後而略於前今讀其奏疏八卷自始迄終大計深籌約略皆具願猶有不能盡者在安徽巡撫任內所上溝田之疏今不見於集中豈以不關治水故不存歟而集中不關治水之疏存之頗多末附錢糧驛站等疏在安徽者又何以備載也又有彙其前後者如治海口之疏當在治下河之前開中河之疏又當在治海口之前此由原疏之尾皆不記其年月故編次時大體雖順而不免小有參差也奉到之旨並部議准駁每篇亦不註明遂令讀者猝難了了此皆輯文者之失今檢朱錄王誌通爲讀之而節其疏之專

言治水者而爲之狀固具見公之大計深籌可爲百代治河者之圭臬而又深原其不得已之苦心故其後有輾轉難安之處並惜其有未盡之遠志故至今猶遺不可解之憂也蓋公之受命治河也在康熙十六年時三藩之禍方殷國家全副精神方治兵治餉之不暇何暇治河然河自歸仁隄決口之後洪湖諸水俱由決口侵淮而不入黃刷沙致黃水反從小河口白洋河二處逆灌停沙處處淤成陸地重以連年大水黃淮並漲黃漲而王家營二鋪口邢家口等處衝潰淮漲而古溝翟家壩等處衝潰王家營等處衝潰之後黃水四漫者多而由雲梯關入海者少古溝等處衝潰之後淮水由高寶諸湖直射運河衝決清水潭下淹高江等七

州縣民田者多而赴清口會黃入海者少河淮俱從他處分洩不復併力刷沙以致流緩沙停海口積墊日漸淤高海口淤而雲梯關亦淤雲梯關淤而清江浦清口亦淤矣迨至康熙十五年各處又復大水黃淮並溢益復魚潰肉爛決口至不可勝數則河又不可不治且不可不及時而急治公於是博咨廣詢通盤籌算畫爲八疏同時並進第一疏謂治河必自下流始先宜挑清江浦以下歷雲梯關至海口一帶河深之土以築兩岸之隄謂築隄堵決用水刷沙雖爲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淤土有新久之不同三年以外之新淤外雖板土而其中淤泥未乾衝刷最易五年以前之久淤其間淤泥已乾與板沙結成一塊衝刷較難故必須設法疏濬

也查清江浦以下河身原闊一二里至四五里者今則止寬一二
十丈原深二三丈至五六丈者今則止深數尺當日之大深寬河
今皆淤成陸地已經十年矣如不從萬全立議而貿貿以治新淤
之法治之恐決口盡堵黃淮齊下之際因河身淺窄一時衝刷不
開又生他變今臣擬於河身兩旁離水三丈之處各挑引河一道
面闊八丈底闊二丈深一丈二尺以待黃淮下注併力攻沙順流
之中洗不多時即可盡行刷去將舊有並新開之河合而爲一矣
兩旁既各挑深一丈二尺則中央河心自可刷至一丈之外河至
深二丈寬四十丈便不窄淺從此日洗日刷日深日寬自可免意
外之變而漸復當時之舊矣其所濬丈尺計每一丈掘土六十方

卽以之挑築兩岸之隄隄底闊七丈面闊三丈高一丈二尺每丈亦用土六十方南岸白洋河至雲梯關約長三百三十里北岸自清河縣至雲梯關約長二百里以每里一百八十丈計之共約長九萬五千四百丈每丈用土六十方計共用土五百七十二萬四千方離隄三十丈之內不許取土三十丈以外取土者每土一方用夫三工一百二十丈以外取土者每土一方用夫四工二百四十丈以外者每土一方用夫五工每工給銀四分通共需銀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兩四錢又自雲梯關外至海口尙有百里之遙除近海二十里潮大土溼之處無容置議外其餘八十里之河身情形俱與雲梯關內無異亦宜量加挑濬以導之量築隄以束之

高厚比關內略減計需銀一十五萬五百九十兩二共需夫二千四百七十餘萬工限二百日完工每日需夫十二萬三千有奇廣爲雇募遴選能幹之員管理又須盡行丈驗以釐之立勸懲之法以鼓舞之也其第二疏則謂下流雖治而上流有淤墊之處亦宜及早疏通查洪澤湖下流自高家堰以西至清口約長二十里原係汪洋巨浸爲全淮會黃之所自淮流東決黃水倒灌之後將此一帶湖身漸漸淤成平陸須倣照挑濬清江浦以下河身之意於小河兩旁離水二十丈之地各挑引水河一道得其分頭衝洗庶可漸漸刷開其必離河身二十丈者以此係三年以內之新淤也其所挑引水河應面寬六丈底寬三丈深五尺每淤地一丈掘土

二十方共需銀一萬七千三百八十兩其第三疏則謂淮河之下流既疏水可直行而會黃刷沙矣但臨湖一帶隄岸無不殘缺堪虞若竟堵缺口而不先築殘隄則水將尋隙奔瀆勢必堵者方堵而決者又決此幫修隄岸又斷不容緩者也然石工板工費用浩大不如隄下築坦坦平坡則雖遇大水而不致衝塌蓋水性至柔而乘風則剛板工石工率皆陡峻故怒濤撞激易於崩衝若遇坦坡則水之來也不過平漫而上其退也不過順縮而下水無怒激之勢自無崩衝之虞今欲費省工堅惟有幫修坦坡其法於隄外近湖之處挑土幫築每隄高一尺應築坦坡五尺隄高一丈應築坦坡五丈卽有舊存椿木亦聽其埋於土內以爲隄骨一律夯杵

務期堅實密布草根草子於其上俟其長茂則土益堅坦坂無虞
本隄萬全高家堰一帶石工亦宜照此幫築坦坡將石工並埋土
內更爲至堅至實之著也第四疏謂殘隄既加幫高厚則築古溝
翟家壩一帶之隄並堵塞黃淮各處之缺口可次第施工矣但仍
循例用埽則費用浩繁且不可以經久臣思克水者土也當求築
土禦水之法除鑲邊裹頭及急欲閉台龍門必須用埽外其餘一
切工程俱宜密下排椿多加板纜用蒲包裹土麻繩細紮而填之
較用埽可省費一半而堅固耐久比埽又迥不同今擬將前項工
程改下埽爲包土仍築坦坡制水不過費銀三十萬兩較原估可
節省銀四十萬也第五疏則挑運河自清口至清水潭共長二百

三十里向因黃水內灌將河底淤墊甚高糧船亦被梗阻今擬督集人夫將運河大爲挑濬面寬十一丈底寬三丈深一丈二尺每丈挑土八十四方挑起之土俱令傾於東西兩隄之外更加夯杵西隄築爲坦坡東隄加倍堅厚每土一方用夫三工計共用夫一千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工限三百日完工每日用夫三萬四千七百七十六工每工給銀四分共需銀四十一萬七千三百一十二兩至於堵塞高江二州縣之清水潭大潭灣等決口六處則俟罹家壩至武墩一帶決口盡行堵塞黃淮合流從故道之後下椿包土相機填塞可也第六疏籌畫錢糧謂臣審勢揆情減築隄濬河之丈尺並條議坦坡制水下椿包土等法以代石埽等工尙實需

銀二百一十四萬八千餘兩當此無項可撥之時謬擬設處錢糧
之計一則議令淮揚被淹田畝補納修河之費上則田一畝納銀
三錢中則田二錢下則田一錢約可得銀一百六七十萬一則運
河經通之貨物宜令加納剝淺之費收至一年卽行停止約可得
銀一二十萬一則開廣武生納監之例令武生納銀一百六十兩
准與文生一體入文場應試大約可得銀一二十萬但此項銀兩
俱在河工告成之後方可收納此時急需應令直隸江南浙江山
東江西湖北各州縣俱預徵康熙二十年正雜錢糧十分之一約
可得銀二百萬兩請 敕督撫諸臣嚴飭各省藩司先將見存庫銀
照預徵之數墊解臣衙門濟用俟河工告成之後如數補還如此

一轉移間不費公帑而大工可剋期興舉矣第七疏謂錢糧既已
措處自應剋期興工惟是大工興舉之日協理必須多員而大工
告成之後保護尤資羣力與夫事可兼攝者則冗員須裁權宜歸
一者則職守應併請將南河中河兩分司裁去其該管各務量其
地形事勢分歸淮徐淮揚兩道兼理淮安府有同知八員今宜裁
去三員而地方官有民社之責者亦不宜視河務爲餘事請自今
以後凡河防衝決之事不論欽工民工俱倣照盜案之例將該
管之道府廳州縣佐雜等官一併照例題參議處如有諱決者照
諱盜例處分如此庶人人知警綱繆於未雨之先而河道之衝決
自少卽有衝決亦易於修治不至蔓延滋害如今日之甚也至見

議大工如果剋期興舉則必須多選能員分任以事然非臣所素知及歷試親見確有才能久堪任用者亦不敢濫任貽誤伏乞皇上俯念河道關係重大允臣所請將見任江南太平府同知劉沛引等十四員准臣馳檄調取勒限來工各畀事權授以機宜其襄大務所修工程如果合式堅固將調取之大小各官無論是正途與否俱作正途照依原任應升之例加二級從優議敘其該管河廳正雜等官分領自修之工如遵期完竣如堅固亦照調取各官從優議敘第八疏則謂河工告成而不立法以期久遠恐數年之後奸弊滋生臣到任以來細加體訪知隄岸衝決之由官吏夫役均有罪焉官之罪一一則修員闡葺不知河道爲何物一則

利於多事希圖侵蝕故薄者不填而疎者不補民之罪有三或與近隄之人有仇而盜決以淹之或因已田乾旱而盜決以溉之至於周橋奸民知商販畏淮關之稅重而樂於趨其地也於是盜決以俟之若夫役之罪則總在利於動而不利於靜樂於有事而苦於無事是以百計陰壞之耳臣再四思維欲圖將來久遠之計莫若多設專心保全河道之人則設兵以守使之知利之當趨而害之當避誠不易之策也今既大費財力高築堅隄須按里設兵使之駐於隄上逐日看守並將疏濬修築事宜一切責成之外河自雲梯關而下至於海口每隄一里必須設兵六名每名管隄三十丈隄根栽柳務活隄旁蓄草務茂隄內則乘暇添土逐漸幫寬每

二里半建一墩令十五兵居於墩側每墩給濬船一隻各繫鐵掃帚二箇於船尾繫繩以五丈爲度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兩岸墩兵一齊各乘濬船或挂帆或鼓棹下鐵掃帚於水底潮流刷沙往來上下令五丈之繩不能到底而懸鐵掃帚於水中方止兩岸共隄一百六十里設兵九百六十名給濬船六十四隻各分汛地而責成之自雲梯關而上南岸至清口北岸至清河縣各長二百里每里設兵三名每管隄六十丈濬船繫鐵掃帚以四丈爲度自清河至宿遷縣兩岸各長二百里每里亦設兵三名濬船繫繩以三丈五尺爲度自宿遷縣至徐州兩岸各長三百里每里設兵二名濬船繫繩以三丈爲度內河自清口至翟家壩共長一萬

八千丈應共設兵四百名每名管隄四十丈運河由清口至邵伯
鎮約長三百三十里每里設兵二名每名管隄九十丈通共設兵
五千八百六十名所需銀米應將淮揚徐三府州屬額設之堰募
隄淺等夫查明全裁卽以夫工充此兵餉加以賞罰而勸懲之則
保全河道之人多而陰謀廢壞之徒無可逞其計矣以上八疏奉
旨交大臣確議具奏廷議謂人夫遠派五省恐不肖官吏借端
擾民請 敕酌量設法就近募夫於是請用傍車代夫約可省夫
一半並原限二百日告成者改限爲四百日完工則前擬每日用
夫十二萬人今止須用夫三萬並車三萬輛足矣惟是車輛等項
一切俱不派民盡屬官買則其間料理之煩更多數倍必將第七

疏內所議守隄官兵預爲設立責令照管夫車牽看夯杵又兩岸
遙隄固屬必需而縷隄尤不可少蓋河流急則沙行緩則沙墊而
河身狹則流急寬則流緩今莫妙於築縷隄以束水而以遙隄並
加格隄以防衝決使守隄人等盡力防護縷隄設大水異漲有衝
決亦至遙隄格隄而止不至奪河走濶請將原估築遙隄之土六
十方分築遙縷二隄並量增各縷隄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六
尺一丈用土二十四方遙隄頂亦寬二丈底亦寬六丈高八尺一
丈用土三十二方較之原估每丈餘土四方卽以所餘之土每築
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五尺之格隄均令守隄人夫加意防護並
將各隄逐年加增務極高厚可也南岸自白洋河以上至徐州北

岸自清河縣以上至徐州縷隄格隄俱照此式辦理而高厚各別
此於原所呈第一疏爲有變通矣其他洪澤湖下流至清口一帶
原議河身兩旁各築引水河一道及原議高家堰一帶可改築坦
坡原議各處決口不復砌石工板工惟下埽與包土並用原議大
挑運河並幫隄岸廷議以爲因兵餉緊急大修旣議暫停此第二
疏第三疏第四疏第五疏所擬工程俱無庸議者文襄俱遵奉
敕諭堅持如前卽第七疏請調河員以供大修廷議有允者有稱
無庸議者文襄亦分別言之而於優定議敘嚴立處分一層言之
尤暢以爲黃運兩河無時不修無歲不壞流弊至今極難補救乃
以微臣庸劣之才膺茲艱鉅之任不啻以蠡負山祇以 君恩深

重不敢不勉竭駑駘用是博訪廣諮謬陳修治之計然而工程浩遠料理艱難不得不將臣所知所見之員列名題請惟是此等官員之中除柳天正原係廢員外餘者或係見任或係候補因其賢能而調取來工使之或離其見在之城郭而處於泥淖之中或離其見在之室家而日與夫役爲伍或離其乘輿張蓋之榮而奔走於荆榛草莽之下尤且日費無資車馬自備待胼胝辛勤工程告竣後方得回任或赴補或歸家若稍不合式更有嚴參重處之虞其舍易就難舍利就害至於如此苟不預定優升之典使知後有可至之途踊躍爭先一官倡率於前千夫效命於後又安望其事之克濟成此莫大之功也伏祈 皇上俯念運道民生關係至重

此等極大工程與尋常築隄堵決者不同將監理分管各官准照
微臣前疏題請之例凡監理分管各官所築隄工處處堅固經該
管廳印河官出具甘結道府驗實加結申送臣衙門親勘無異者
俱准照伊原任應升之缺加二級從優卽升原非正途者俱作正
途一體升遷至於分管所屬隄工有一處秀枿不堅盛水卽漏並
有一處不豐滿合式者降一級調用兩處不如式者降二級調用
三處不如式者革職監理官所轄分管官有因築隄不堅固合式
一員議處者罰俸一年二員議處者降一級調用三員議處者降
二級調用四員議處者將監理官革職如此則功罪昭明賢者益
奮而不肖者知勉工程堅固而無闡茸貽誤之譏矣夫人臣之肩

任大事也莫患乎見之不明而籌之不周見之不明是以冥冥決
事事固未有不償者明矣而籌之不周則臨事輾轉支吾亦必不
能剋期告成不愆於素明矣盡矣而或因人之多言而遷就其說
或因上之不准而不爲力爭則守之不定持之不堅功亦必敗於
垂成弛於末路至於事非一手一足之烈而必合羣策羣力以圖
之儻非厚賞以誘之於前重罰以驅之於後未有不悠忽從事祇
期塗飾目前而不計經歷久遠者今觀文襄公前所上之八疏始
終本末無紊無遺後所上之七疏守正從宜不阿不執而於計功
課績之際尤必力爲申說不避嫌疑嚴立章程一如軍家之令之
不稍假易此其所以能於大徹極壞之後以人力而與天爭卒致

水行地中民免其魚而運道亦極通利也所可惜者兵事未靖帑藏空虛廷議奏停大修則不過補敝救偏爲苟且一時之計而清江浦以下之河身不暇挑濬矣夫治水必從下流始以下流暢洩上流始可暢消也今河身如故則如胸有痞積飲食自不敢多進故歸仁隄亦遲遲而不敢修以修則水無所歸必仍泛濫四溢儻遇伏秋盛漲南岸遙隄必仍有潰決之事也其後准動正項錢糧令其大修可以行第一疏所陳挑濬之事矣然見其錢糧出於正項遂未免有慎重錢糧之意而力圖節省於是原議遠取土方本爲深挑河身起見者今俱改爲附近取土而置河身於不理矣原議挑引河兩道以待黃淮下注合力攻沙者今改用鐵掃帚五百

枚揭沙以爲似乎有濟且較挑河之費所省實多矣然而此法行之功成之後使不停沙則有餘行之方治之初責以濬深則不足觀築壩挑河疏內所稱楊家莊以下至清河縣境一帶河身向有茶鹽城古城劉真君廟基蔣溝腰鋪等處淺工數處每至隆冬卽便淺澀雖設法疏濬他處業已深通惟此數處不能見效卽以今年異常大水亦未刷開想緣河道變遷已非一日此等去處其下非是純淤卽屬岡土若聽其自然則大溜不能急下必須乘此冬盡水涸之時將此淺工數處逐段挑深庶上流每進一掃下流多刷一分也愚意清口以下之河身長至二三百里河道變遷自金元以至今已閱五六百年純淤岡土之淺工必尙不止楊家莊

數處賈誼所謂髀髀之處非斤卽斧者而欲恃區區之埽帚濬河至二三四丈之深操約望奢其事必不能就不能就而又不能改仍用挑爲救敗之著遂不得不設減水壩矣夫減水之設以其大水泛濫隄上往往過水也旣於隄上加高數尺矣而遇異常大水仍復泛濫甚且蕭家渡等處竟至奪溜因不得已而有減水壩之設其建於蕭碭徐三州縣之地者有五壩建於宿遷桃源清河等縣地方者有八壩已而高堰等處亦復設壩其減下之水在黃河北岸者並有小河引之入海或仍入黃而在黃河南岸及高堰以下之水則散漫於高竇諸湖而下河七州縣長在水中矣使挑濬河身深通至三四五丈則下流可容上流自不致決上流不決則

減壩可以不開減壩不開則不惟下流可保田疇而聚河水以攻沙河身與海口愈益深通矣然當日不用挑而改用濬者祇因慎重錢糧不敢多用其不敢多用之故又因兵事未靖欲畱餘餉以濟大軍且 聖明在上不用第七疏權宜之計尤不敢不仰承聖意而與之爭此公不得已之苦心後之人當讀其書以原之而不當泥其迹而咎之者也公之恭報合龍疏也謂淮河東岸上自盱眙縣之翟家壩下至山陽縣之周家閘計程二十五里乃淮揚運河上游之門戶山鹽江高寶興泰七州縣民生之關鍵也當黃河未經南徙之時淮流安瀾直下此等處原係高阜未聞患水迨黃河南徙奪淮入海清口以下三百餘里之間淮爲黃併水勢十

倍於昔夫水行循道止此河漕也下流既爲客水所襲泛濫滔天
矣則其上游本等之流勢不能涓涓暢注於是壅遏四漫而此二
十五里之間每被淹沒並山陽高郵寶應江都四州縣低窪之區
盡成澤國者蓋六百年於此矣故明萬厯初河道廢壞雖不若今
日之甚而清口淤高堰決與今日情形大略相似彼時河臣潘季
馴築隄堵決東水歸漕治效班班可考然此二十五里之地面不
議加高者蓋明朝祖陵在泗居淮水之西故停河東之障以爲洩
水之區也殊不知彼時物力頗饒如慮淮泗西侵何難兩岸並築
大束全淮以滌清口之淤闢海邊之墊而顧畱患於門庭歷年旣
久遂致成河九道使淮揚頻患水災臣不能不致憾於季馴之以

善治水稱而亦有此失著也今 皇上俯念運道民生大發帑金命臣徧爲修治臣隨力督該管各官次第興舉今據淮揚副使劉國靖等各報稱翟家壩成河九道之處奉委堵塞於十七年十一月督同各分管官並分頭興舉今於十八年某月某日並皆閉合龍門臣復行親勘並皆堅固此皆我 皇上洪福齊天之所致也臣更查得山寶高江四州縣瀦水諸湖向之萬頃汪洋者目下逐漸涸出臣設法調劑使四州縣見在民田高者不致頻隳低者不致頻澇並新涸湖地廣爲招墾俾積荒積困之區漸成樂土庶幾增賦足民上下均利云云蓋旣去其害遂欲並取其利而屯田積儲之策由此起矣翟家壩成河九道旣塞糧船可安行出清口而

出口之處偏近黃河黃流稍漲卽從清口灌進運河之底逐漸增高公爲移進十餘里以七里閘爲口門遂無所患出口之後溯黃河一百七十里至宿遷又十餘里抵駱馬湖由湖面行四十餘里始得溝河駱馬湖冬春水涸船隻難行公於阜河地方另闢新河一道挑旱工一千八百丈水工六百丈便可直接溫家溝水深之處而溫家溝以上至邳州之徐塘口決口二十餘處並堵塞之又築隄二萬六千丈東隄並築減水壩十座於是東省河流徑直下注存本等之水於河漕之中洩異漲之水於涵洞之外隄工鞏固運道無虞已又疏言臣前請自宿遷縣起歷桃清山安等處纒隄之內加挑新河一道卽以挑河之土築成遙隄東各減水壩洩下

之水使之順流而下盡歸於海今臣復加籌酌此河一成則自清河縣起竟可溯流而上直達宿遷之攔馬河矣更念黃河漕內之水異常急溜重運糧船自清河縣口以至宿遷縣張莊運口計程不過二百餘里而縴挽兩月有餘此皆急溜阻滯之明驗也臣前於清河縣仲家莊地方勸建雙金門石閘一座以洩黃河之異漲又於攔馬河之西加挑運河二千餘丈直接張莊運口並再於遙縴二隄之內加築中河一道上接張莊運口並駱馬湖二清水下歷桃源清河山陽安東以達於海俾將來重運糧船既出清口之後於黃河內止行數里即便由仲家莊閘內進入中河自中河歷攔馬河直進張莊運口北上則此閘既洩黃漲又能使各船避黃

河之險濶行有緯之穩途是大有益於轉漕而各工運料亦可不致耽誤誠一舉而三善備者於是黃淮與運道皆治遂於經理未盡事宜疏中歷歷自陳謂臣自拜命到任之日目擊運道梗阻民生昏墊情形不禁憂心如灼彼時遠近之人皆云河道壞至今日必無可治之理代爲臣危臣以爲世無必不可爲之事惟視人之心用力何如耳於是匍匐河干畢誠揣度實見此時河道有不可不治之勢而又實有可治之理隨將尙書臣伊桑阿等題請興舉之工行令各屬估計前來共需銀四百餘萬而臣細閱冊內雖從極堅定見但軍興需餉安能措如許多費於是再三減省止估銀二百五十一萬餘兩具經理河工事宜入疏力請修治彼時臣

之親友見臣屢疏力請知臣者矜臣之愚忠不知臣者目臣之癡
妄以臣估費既少而自任甚力自限極嚴不存絲毫退步耳夫臣
雖至愚豈不知凡事當存退步庶可爲後日免咎之地祇以今日
河道既不容於不治然當百務廢弛之時官則以因循觀望諱決
諛卸爲能役則以扣剋侵欺設法冒銷爲事而地方奸詐之徒復
乘官吏之不才拏罔設騙共蝕河帑弊竇無窮臣承極敝之後安
敢不力挽頽風是以估計必從極省先絕上下之覬覦限期必從
極嚴更杜官員之怠玩漫決必報以除其諱匿之心責成必專以
去其諛卸之念惟期盡人事而不敢委之天災竭人謀而不敢媚
求神祐此臣一點血誠謂苟如此庶可固屬員之志氣清從前之

鋼弊以期治效之必成也迨既奉 俞綸謁蹶興舉臣往來察勘
又見得黃河之水消長不時一經長與隄平卽便漫隄而過必須
籌一逐漸消洩之法以期久遠於是議建減水石壩通計宣洩入
海之途共寬某餘丈臣愚以爲可洩伏秋之暴漲矣迨至十八
年秋間上流霪雨黃水陡長丈餘臣更加測度細揣黃河受水洩
水之勢必得三百餘丈宣洩入海之途方免壅潰於是行令各官
逐一增添以洩異漲又將高良澗周橋二閘改爲洩水壩分洩湖
漲更於寶高江三州縣各建減水壩一座以洩上流減來之水據
臣之愚以爲可以無患矣豈知本年雨水過多端午節前湖河業
已平滿方在僣砌減水石壩圖速竣以資宣洩不意五月二十四

日之後霖霖霪霪兩月不斷湖河相連水高於隄以致未完新工與遠年舊工平漫通水者五十餘處此番奇雨詢之年老之人皆云未見然既見於今日安知不復見於他年惟因此奇雨更求善後之謀斷須於黃運河湖分頭再建減水壩數百丈並加挑爛泥淺引河多引淮水會合黃流安瀾暢注庶嗣此以往尋常之水涓滴不洩可使河底日漸刷深泛濫之水隨長隨消可使河隄免於漫決卽或再逢霖雨奇災而亦無壅遏潰漫之患方爲萬全也公之此疏固自以爲臣力已竭舍此更無他方而予則謂公之八疏首在挑河身之土分爲兩引河以攻沙而其後竟不復問八疏之內從無築壩減水之說而其後則倚以爲命若三十六計之惟以

走爲上計者此中是非得失固非末學所能旁參而減水旣多七
州縣茫無畔岸下河之治異說紛騰公亦遂不免人言爲之去職
矣康熙二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見下河昏墊狀惻然 命
安徽按察使于成龍治之以公治河年久命綜理其事時議者多
言宜開海口以洩積水公獨上言海潮高於內地五尺故范仲淹
築隄以禦之今之范公隄是也若開海口則引潮內侵不惟積水
不能洩而糜帑殃民將無底止治之法全在東水注海請自高
郵城東車邏鎮築長隄二歷興化白駒場至海口東所洩之水入
海隄內濶出田畝丈量還民其餘田招墾以助經費廷議如所請
然築高一丈五尺之隄於水中事恐難成而請帑至二百餘萬設

官至三百員又需限以三年寶應喬侍讀萊昌言排之其議遂寢
洵哉其宜寢也若其後改爲杜患於流不如杜患於源之說則實
實可行大意謂高寶一帶之下河地勢極卑堰隄洩下之水不得
不以下河爲壑所幸東係大海則下河之水自當以大海爲壑然
臣堅主築隄東水並開一百六十丈大河之說而不敢專言開海
口者以下河形如釜底開海口則海潮有內灌之患也且以水性
而言方其奔赴之時必循地形之高卑盡其平滿之量然後遞流
而前所謂盈科而後進也方淮流盛漲之際高堰水洶涌而來勢
必先盈釜底之科而後漸達於海卽使海口等於內地然俟其遞
流到海之時釜底之禾苗未有不化爲烏有者也至於淮揚之人

又有謂開濬小河自可導水出者殊不知河之貯水猶器之貯水也有一石之器斯受一石之水若有一石之水而僅設五斗之器則水之入器者止五斗而此多餘之五斗必溢於器外矣況下河既如釜底而今所開之河勢亦就釜底開竅夫止就水底開竅則徒增釜底之深而已究之盈科漸進之勢斷不能飛越民田以入海則仍不能救及禾苗之淹沒也是以臣前疏請築隄束水藉隄之高以助其出海之勢則自無旁溢且開一百六十丈之河則寬足以容自可安行而出海但慮興工艱難而所費浩大正在躊躇今蒙 皇上面諭臣子問臣作何設法修治因令幕客陳潢曲爲籌畫潢思今歲正月廷議閉塞減壩之時 聖諭謂水出高堰壩

上特諭並閉高堰之壩潢因念杜患於流不如杜患於源則欲治下河莫若設法徑治高堰之爲得也今查高堰隄外之直東爲下河而東北則爲清口今若自翟家壩起歷唐埂古溝周橋閘高良澗高家堰等處於高堰隄內東首離隄一百二十丈處築大重隄一道東堰壩減下一千方之水使之北出清口實爲便利又念清口爲黃淮交匯之區若無設法分洩之策而遽添此千方之水則當二瀆交漲之時必有旁溢之患今幸黃河北岸新挑中河一道其寬大足以容受擬於黃河北岸建閘四座約可洩水五百方又從王家營大壩約可洩水三百方此八百方之水皆可由新開之濟運中河徑直歸海又山陽南岸草灣以下向挑運料小河一道

今應將小河拓寬俾成大河約可洩水三百方又鹽河一道原資中河之水以濟運者亦可洩水一百方如此則清口雖增水一千方而此諸河實可減水千二百方至天長盱眙山澗之水遇霖雨之時約尙有二百方此則俟高堰重隄竣工之日引之由人字河灣頭開二處一經芒稻河入江一經串場河入海可也如此則洪澤湖減下之水可涓滴不侵下河下河可永免水患且爲約略估計所築之隄約高一丈七八尺至二丈不等共長一萬六千丈每丈牽費三十兩共需銀四十八萬兩並拓寬南岸運料河卽以所拓之土築隄並建石閘六座約又費銀三十萬兩而此工一成則洪澤湖雖遇異漲而水由高堰兩隄之中北注不復東侵下河下

河汪洋十餘萬頃之地盡可變爲沃產一善也且不特下河可免水患高竇諸湖俱可涸出田畝數千頃二善也高堰一帶原係最險之地今增此隄可爲重門之障三善也洪澤湖廣闊非常風起舟多覆溺今就此隄內之河出入則避湖險而就安流四善也陳瀆係臣幕客姓名早已上達 聖聰並未見之章疏臣於今日不得不據實奏聞不特居功閉賢之念不敢萌卽引嫌避忌之私亦不敢計也按此爲釜底抽薪之策所見實高絕於人然堰隄減下之水束出清口正可藉以敵黃刷沙而必分流於北岸之濟運中河南岸之運料小河者殆以此時河未太深又兩岸新築束水縷隄偪之太緊恐或衝決故不如分流之爲愈亦禹貢疏爲九河之

道意也疏下部議如所請並加陳潢僉事道銜時于成龍爲直隸
巡撫 上以公疏示詢成龍力言下河宜開重隄不宜築 上遣
尙書佛倫侍郎熊一瀟總督董訥總漕慕天顏孫在豐會議勘天顏
在豐議與公左佛倫以應從公議還奏遂仍下九卿會議先是公
嘗奏生財裕餉三疏一爲開水田一爲通洋一爲毀銅器其開水
田疏也言天下有三大弊一曰水利不修二曰賦輕而民情三曰
生者寡而食者眾其說援引古今纏纏至數千言謂此三弊關係
民生國計至切至深須早圖以救其失圖之之道惟在修明水利
臣前任安徽巡撫時目擊鳳陽府屬地方荒蕪曾陳溝田之法以
期墾荒實效一疏蒙 皇上飭部議覆後值軍興孔亟至今尙未

舉行然在今日而欲求實在生財之道斷宜倣此溝田之法隨地制宜而亟行之惟臣從前止闕鳳屬而未歷淮徐止知水患之由於積霖而不知鳳屬兼受黃河之害且更不知河患之不特可除而並可因之以爲大利也今自受任總河以來朝夕奔馳深知江南鳳徐淮揚四府州徧近黃淮實有無窮之利儻蒙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准臣將江南徐鳳淮揚四府州並山東兗州一府荒磽地畝會同各該撫臣隨機斟酌盡力經營則先用墾本銀五十萬兩照臣前疏溝田之法量加更改召募無家無業之人計口授食督令墾土開溝引水滋溉並照大修河工之例多用監理分管等官每分管官一員募夫二百四十名墾田一百二十頃其所收之

粟更爲來歲加墾之資以五年爲率輾轉經營五年以後不復計口授食竟將所墾之田給與開墾之人爲業止量其所產每歲科什一之稅交有司徵收除經始一年不計外約計六年之後可爲國家歲增賦米三百萬石 國家旣於此五府州地方歲增賦米三百萬石則儘可就近運赴京通二倉將江浙等省遠處漕糧盡行改徵折色充餉其每歲漕運經費等銀亦可酌量節省誠一舉而數善備焉者也此疏竟議行行之已有緒矣至是御史郭琇給事中劉楷等交章劾之慕天顏孫在豐亦疏屯田累民及阻撓下河事 詔俟于成龍至會議公隨入 覲先疏論于成龍慕天顏孫在豐朋謀陷害又自辨受 命治河之日黃淮情形如彼今日

深通如此方臣未任之初部臣估費六百餘萬臣任事後苦心節省今一槩修竣統計所費僅及部臣所估之半而臺臣郭琇劾臣糜費帑金數百萬不知何所見而誣臣至此極也其曰題道題廳未聞得人則河員必自河臣保題定例已久其曰奪田屯墾則臣絕不以納糧民田分釐入屯自康熙二十二年兩河歸故運道通行而郭琇必以洪水狂瀾罪臣科臣劉楷則曰惟見年報衝決臺臣陸祖修則曰清丈隱占非額外多遺地畝諸臣合力攻臣必欲陷臣而後已絕不顧民生大計儻蒙 聖駕再巡親閱河工更命大臣清量隱占地畝則臣與諸臣之是非功罪立分矣疏入上諭閣臣曰自靳輔被劾論其過者益多靳輔若不陳辨朕前復何

所控告耶然卒允九卿議罷公職不惟屯田策不行並重隄亦停築矣昔元虞集嘗在講筵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爲資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徵之可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實爲百世良規爲議者所沮而寢其後明代徐貞明本文靖之意著潞水客談銳意行之而卒中止論者以爲古今一大憾事文襄之疏取河旁棄地行之亦可歲得米三百萬石以省東南之漕使其竟行則不惟寬民

力並可以紓國計策無善於此者乃臺諫諸臣必昌言排之或因
小不便而棄大利是何異因噎而廢食耶夫建都於北而必轉粟
於南轉粟又不用海運而用河運是爲舍近而求諸遠舍易而求
諸難此皆情理之不可解者文襄公屯田若成吾知他日必奏行
海運從雲梯闢下放洋雲帆雪浪不旬日卽達天津朝野熙熙皆
含哺鼓腹以樂太平何致如今日百計經營官民交困民間爲官
吏所剝削旣以數石而輸一石官府又爲役徒所侵欺必費銀數
兩而後可致一石耶且屯田察民所隱占過刻過嚴誠有不便之
處若築隄則無絲毫之損於民而有邱山之利於國乃公卿亦必
議奏停之謂之何哉吾是以嘆文襄公實有體國經野之才而當

時尚不盡其用爲可惜也公罷王新命代爲總河會中河工竣學士凱音布侍衛馬武往勘還奏中河商賈舟行不絕漕運可通上諭廷臣曰前于成龍奏靳輔開中河無益反爲民累河道已大壞今凱音布等往勘則云數年以來河道未嘗衝決漕船亦未有誤謂靳輔治河全無裨益不惟靳輔不服朕亦不愜於心矣若王新命順從于成龍說將原修工程盡行更改是各懷私意必致貽誤河工乃命尙書張玉書等往勘確議還奏河身漸次刷深黃水迅流入海其已建閘壩隄埽並應如靳輔章程無庸更改二十八年上南巡閱河見靳輔濬河深通隄岸堅固實心任事勞績昭然乃復其原職三十一年王新命罷復以輔爲總河公以病辭

上命順天府丞徐天璽同往協理疏言黃河全體情形謬杼善後一得之愚則高堰再爲籌畫萬全以資捍禦中河再宜加幫築遙隄以固金湯也蓋以黃河自滎澤縣起至江南之清河縣止兩岸各二千餘里臣等常設一必不然之慮以爲制變之宜如南岸險工之在開封者有疎虞其水乃入淮河歸德以下宿遷以上之險工有疎虞其水乃全入睢河桃源清河之間險工有疎虞其水總入洪澤湖以侵高堰使高堰能自保固以敵其疎虞則凡南岸衝決之水仍由清口而出止於民田受淹而於運道無礙儻高堰一有不固則黃水仍舊內灌山清高竇數百里之運河其爲淤墊無疑矣故臣等以爲高堰尙應籌畫萬全也北岸險工之在河南者

有疎虞其水乃由張秋入運河再由天津入海險工之在山東者
有疎虞其水乃由濟甯魚臺豐沛之間入運河總歸駱馬湖以入
黃中二河亦止於民田受淹而於運道無礙若在宿遷以下清河
以上者有疎虞則黃中二河之水建瓴北瀉勢必奪河而宿桃清
百四十里之運道淤墊無疑矣然此特就險工之特有疎虞者言
也再以伏秋長水言之如本年黃水長至八尺清水長至六尺皆
未出漕卽或加長數尺以至丈餘有減水壩可恃總不足虞康熙
二十四年之成驗可見也特是氣化不齊旱潦難定儻遇異常大
水之年宿遷以下則添山東諸水清河以下則添淮河之水一時
清黃交漲勢若滔天雖有減水壩而宣洩不及誠恐中河難以支

持不能無淹沒衝決之患故臣等以爲中河之尙宜講求也其講求之法在中河則宜加築重隄一道再開夾河一道以作重門之障更於隄工之上每二十里設立涵洞一座以溉民田則北岸自萬萬無虞矣在高堰亦須築前此停止重隄以作外藩以防意外則南岸亦萬萬無虞矣但此兩岸重隄爲費甚大臣等俱不敢議及惟查高堰前開運料小河一道卽以河土築成隄工見高八尺應加寬至三丈高至二丈餘則事半而功倍矣中河亦有河溝一道因之挑濬深通俾分洩暴水卽以所挑之土將見在遙隄加高三四尺如是則南北兩岸凡遇照常伏秋自有減壩宣洩儻值異常大水亦藉重門鞏固而有備無患永保無虞矣又疏言黃河隄

工莫重於既成之後隨時修補隄根積水易致汕刷惟於上流量
挖一溝引沙直注使停再於下流量挖一溝引水分洩漸去其低
窪處自然淤平臣前任時相度董家堂龍窩險工曾設涵洞引黃
灌注於月隄裏使清水流月隄外窪地遂成平陸今邳州舊城西
窪地周圍約有百里水無去路宜倣已驗之法行之或慮掘隄難
以修防則建小閘以酌量引灌可也當公革職時陳潢亦革去道
銜旋病歿至是公念其十載助己之勤辦事之忠稱爲義友具疏
歷數其大功有五皆足發前人心思之所未及仰求特沛 天恩
准復其僉事道銜以光泉壤其文尤悻惻纏綿可歌可泣潢其可
瞑目於地下矣公亦旋卒於任遺疏至下部議卹 賜祭葬諡文

襄三十三年 上召見河道總督于成龍及原任署督董訥責其排擊靳輔並責河道總督董安國以江南人士籲請捐貲建祠祀輔河干入奏下部議行四十六年 上追念輔功加太子太保子騎都尉世職雍正五年 詔追贈工部尙書 命江蘇巡撫尹繼善擇地建祠祀輔祠在清河縣城內八年入祀賢良祠

李祖陶曰易於乾坤之後次以屯其象辭曰元亨利貞隨後次以蠱其象辭亦曰元亨蓋謂必遇艱難險阻始可以見才必敗壞之極而後可以更新也文襄公任河督於大敗極壞之後又值軍興孔亟之時貲費難籌人夫難募卒能因勢利導績底於成其才力有過人者然非遇 聖祖仁皇帝之明則其初請餉不應雖巧婦

不能爲無米之炊其後說口交攻雖慈母不能無投杵之慮尙何
望功成身泰 恩禮始終哉此古人所以云有一代之君始有一
代之臣也陳潢負經世大才而無人賞識當其落魄邯鄲道上題
詩呂祠慨然遐想其旁若無人之態亦如馬周之命酒新豐文襄
一見而奇賞之延入幕中樂同魚水大丈夫得遇知己遂竭力贊
助以成功名當其代草溝田之奏祇欲教稼而非以治水迨移以
治水而亦如其所素習是爲潢之幸遇文襄歟抑亦文襄之幸遇
潢也若乃重隄之築爲保障奇謀屯田之興爲生財大策兩皆爲
人所尼二公當並不滿於心然而賈誼分封之策文帝不能行而
武帝行之王朴平邊之策周世宗不能行而宋太宗卒能行之事

固有鈍於一時而利於後世者二公其亦何憾之有哉予讀其奏
疏八卷一如楊勤懇公督漕之奏之可爲後世法程而又憾諸家
之文不足以見其全也爲聯綴而論次之如此

右治河事狀李祖陶撰

斯文襄公過邯鄲呂祖祠見壁有詩題云富貴榮華五十秋縱然
一夢也風流而今落拓邯鄲道要與先生借枕頭墨迹未乾蹤跡
其人乃秀水陳天裔也一見遂爲知己天裔名潢明鉤戈之法復
精奇門步算凡河防得失變態並有先見一時治河諸員以師事
之康熙二十三年五月 上南巡問靳曰爾必有通今博古之人
輔爾靳以陳潢對卽蒙 召見 特賜參議銜以幕友邀 恩遽

膺四品冠服可謂奇人有奇遇也

靳文襄公治河功績彪炳人寰其河防奏議至今行水者奉爲圭臬而其他建白尙多知者蓋鮮茲錄其請減專差疏以爲嘗鼎一臠其辭曰臣惟 皇上因在外諸臣於民生疾苦不以上 聞

朝廷詔旨不行下達廢弛驛站假冒錢糧民隱莫申民冤無訴於是屢遣在內諸臣訪查察究此 皇上軫念民瘼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是以不得不然也但 天使之車塵馬迹一經絡繹於道途則閭閻之蒼首黔黎未免嗟咨於草野在奉差之臣未嘗不以 皇上之心爲心未嘗俱有示威勒措之事並未嘗盡縱家人跟役等需索地方官也然往來供應雖蓋酒粒粟片肉隻雞盡皆小民

膏血況地方官員賢能廉介者少平庸畏事者多一聞 欽差將
至惟恐有所駁詰莫不力圖要結以悅之行賄與否姑置弗論而
飲食之費已屬不少上司雖戒之曰爾無科民有司亦隨荅之曰
斷不妄派究竟無神輸之術也更值不肖官員借端多斂則又不
堪言矣此等事務臣雖未得確情並無指實然揆之情勢在所不
免臣愚以爲除軍機重務必須口授 廟謨於兵主確酌商行者
自當專差馳驛又在外貪官污吏督撫不行題參被科道糾參或
旁人告發並督撫扶同犯法肆行貪婪之事亦必須遴選部院能
員秉公確審者無庸置議外他如整頓驛站料理軍需查勘海疆
卹刑督賑諸務似應責成督撫蓋督撫爲封疆大吏 皇上將數

千里地方數千萬百姓託之綏懷撫治乃不夙夜電勉力報 君
恩將此等分內之事闡其貽誤甚至捏冒侵漁致煩 皇上左顧
右慮另差近臣代理似此不職之督撫雖立置重典亦不足惜然
天下督撫賢愚不同未必盡皆不肖也臣請嗣今以後凡督撫司
道不能料理必須差員之事自當照舊遴差其督撫司道能行之
事俱責成督撫司道料理停其另差如有貽誤生弊等情即將該
督撫司道立行從重處分以爲大吏溺職之戒如此庶地方不至
因供應而擾民矣

右記余金撰

K820·49

2

文科教師研究生閱覽室

日
本
大
學
文
科
教
師
研
究
生
閱
覽
室

三

152-922



21101000157919